

Chopin's original manuscript

罪 與 罰



譯 著 者

原 版 樣 本

上



MG
IT12.44
36
:2

未名叢刊之一

罪
與
罰
(下)

俄國 陀思妥夫斯基 著
章叢燕 譯



3 1774 0568 9

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版：一至一千五百册

卷
四

第一章

「這能還是一場夢麼？」拉恩科里涅珂夫又問道。

他仔細地疑心地看着這位意外的客人。

「司維特里喀羅夫！什麼瞎話！這是不夠的！」他最後在迷惑中大聲說道。

他的客人彷彿對於這種賊贖絲毫不喫驚。

「我到你這里來有兩個緣由。第一，我想和你親自結識，因為我已經聽見許多有趣的奉承你的話；第二，我懷着希望，想你在一件直接關係你妹妹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幸福的事情上，不至于拒絕不幫助我。因為沒有你的扶助，她現在會

不讓我接近她的，她心存反對我的偏見，但是有你的幫忙我想……」

『你想錯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嘴道。

『她們只是昨天才到的吧，我可以問你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作答語。

『那是昨天，我知道。我自己只是在頭一天到的。』唔，讓我告訴你這點，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並不認為表白自己不錯是必須的，但是請告訴我，在這一件事上我這方面有什麼特別犯罪的地方，不帶偏見地說，用常識說？』

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着無語地看着他。

『我在自己家裏虐待一個無防備的女子，「以我的卑鄙的求婚侮辱她」——是麼？（我預料着你。）但是你只消設想一下，我也是一個人 *et nihil humanum*

……總而言之，我能夠爲人所迷而墮入情網（這並不靠着我們的意志），于是一切事情都能够以最自然的方法解釋了。問題是：我是一個妖怪，還是我是

個犧牲者呢？倘若我是一個犧牲者怎麼辦呢？我向我的熱情對象建議和我私奔到美國或瑞士，我可以對於她懷着最深沉的尊敬的，可以認為我是促進我們相互的幸福的！理智是熱情的奴隸，你知道；怎麼，或者我是加害于自身比加害于任何人都很哩！」

「但是那並不是要點，」拉思科里涅珂夫討厭地插嘴道。「這簡直就是無論你對不對，我們不喜歡你。我們不想和你有任何關係。我們指門給你看。出去！」

司維特里喀羅夫突然大笑。

「但是你……但是騙不了你，」他說道，頂坦率地大笑着。「我希望騙你，但是你立刻便說到正話了！」

「但是你還在想法騙我哩！」

「這有什麼關係？這有什麼關係？」司維特里喀羅夫喊道，坦白地大笑着。

『但這乃是法國人所叫做 *bonne guerre* (光明磊落) 着，而且是最無辜的形式餘欺哄！……但是仍然你打斷了我的話；無論如何，我再重說一遍：要沒有花園中發生的事，本來絕沒有任何不快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

『你又撤掉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了吧，她們這樣說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無禮地插嘴道。

『哦，那麼那事你也聽說了麼？不過，你一定聽說了。……但是至于你的問題，我實在不知道說什麼話好，雖說我自己的良心爲那個緣故是十分安頓的。莫要以爲我對於那事有任何恐懼。一切都按規矩，有條有理的；醫生檢查診斷爲痰迷症，因爲直接在用一頓飽餐和一瓶酒之後便洗澡的緣故，而且的確不能證明是別的什麼的。但是我要告訴你近來我自己怎麼想，特別是在坐車到這里的路上：我是否稍微在道德上以刺激或那類的情形增劇了那一切……災殃。但是我得到的結論是那也十分不成問題的。』

拉爾科里邊呵笑大呢。

『我奇怪你自己煩心那件事情！』

『但是你爲什麼大笑呢？只消想一想，我用小棍只打她兩下——甚且連痕跡都沒有……請你莫要把我看作一個傲世輕人者；我十分自知我和那一切是何等地殘忍；但是我也確實知道，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很可相信地高興我的親熱，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關於你妹妹的故事最後一滴水都被她絞出來了；因爲死前三天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不待已在家裏坐着；她沒有事情可在城裏出風頭了。並且，她用那封信把他們煩絮到那種地步（你聽說她念信了）。而且忽然之間那兩小棍從天上掉下來！——她的第一個舉動便是吩咐把馬車拉出來……有這樣情形的：女人們非常，非常高興受辱，不問她們的一切憤怒的表示，這樁事實且不說。人人都有這樣的例子；的確一般的人類極受受辱，你注意那點麼？但是女人們特別是這樣。人甚且可以說那是她們唯一的消遣。』

有一次拉思科里涅珂夫想起身出去，這樣便完結了這場會談。但是有種好奇心，甚且有種審慎，使他滯留了一會。

『你喜歡打架麼？』他隨便地問道。

『不，不十分地，』司維特里喀羅夫泰然地答道。『而且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和我幾乎就沒有打過架。我們很和諧地過活，她總是喜歡我的。在我們這七年中我只用過兩次鞭子（不算第三次，那次性質很曖昧的）。第一次，在我們結婚後兩個月，直接在我們到了鄉下之後，最後一次便是我們所說的這回。你以為我是那麽樣的一個妖怪，那麽樣的一個反動派，那麽樣的一個主張農奴制度者？哈，哈！順便說一句，你記得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幾年之前，在有利的言論自由的那些日子，一個貴族（我忘記他的姓名了）如何到處受人恥辱，在所有報紙上受人恥辱，因為他在火車上鞭打了一個德國女人。就是在那些日子，我相信就在那年，『時代的恥辱行爲』發生了。（你知道，『埃及之夜』，那公開的誦讀，你記

得麼？黑的眼睛，你知道！呵，我們青春的黃金日子，牠們在那里呢？）
唔，至于鞭打德國人的那位先生，我對他不表同情，因為究竟何須乎同情呢？但是我一定要說，有時有這樣惹人生氣的「德國人」，我不相信有一個進步人能夠十分替自己解答的。那時沒有一個人從那種觀點來看那個題目，但那却是真正純正的觀點，我向你担保。」

司維特里喀羅夫說完這話以後，又突然大笑起來。拉思科里涅珂夫看清楚
了，這是一位心中懷着堅決的主意，而且能夠把牠隱秘起來的人。

「我豫料你有幾天沒有和任何人談話了吧？」他問道。

「差不多沒有和任何人談話。我猜想你看我是這樣的一個可以適合的人而奇怪吧？」

「不，我只是奇怪你是太可以適合的一個人。」

「因為我對於你的問話的無禮並不生氣麼？是的麼？但是為什麼生氣呢？」

因爲你鬧，所以我答，『他帶着驚人的率真表情回答道。』『你知道，我幾乎對於任何物事都不發生興趣，』他彷彿作夢似地往下說道，『尤其是現在，我什麼事也沒有作的。……不過你可以十分隨便地猜想我是帶着一種動機來和你接近，特別是因爲我告訴你我想見你妹妹有點事。但是我坦白地承認，我是十分弄煩了。尤其是在過去三天，所以我高興來看你。……莫要生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但是你自己彷彿怎麼奇怪得要命。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不過你是有那點不對，而且現在，又……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當時，乃是現在，就一般而言。……唔，唔，我不，我不，莫要皺眉毛！我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般的一個狗熊，你知道。』

拉恩科里涅珂夫抑鬱地看着他。

『你或者絲毫都不是一個狗熊，』他說。『我確實以爲你是行爲很好的人，或者至少知道臨時如何動作。』

『我對於任何人的意見都不特別注意，』司維特里喀羅夫乾燥地甚且帶着傲慢的意味回答道，『所以有時當粗鄙對於我們的氣候是那般的一件方便外套的時候，爲什麼不粗鄙呢……尤其是若果人對於那方面有着本性的嗜好，』他續說着，又大笑起來。

『但是我聽說你在這裏有許多朋友。你是「並非無親朋的」，如同他們所說的。那麼，除非你有什么特別的目的，你能和我有什麼事呢？』

『我在這裏有朋友，那是不錯的，』司維特里喀羅夫承認道，他並不回答主要之點。『我已經遇見幾位了。在過去三天我四下散蕩，我看見了他們，或他們看見了我。那是一件自然的事。我穿的好，認爲並不是一個窮人；農奴解放並沒有影響我；我的財產大抵包括着森林和水地。收入並沒有減少；但是……我並不去看他們，我好久以前便討厭他們了。我到這裏三天了，並沒有拜訪一個人。……什麼樣的一個城市呀！牠怎麼得存在於我們之間，把這點告訴我？一個

有着各種各樣的官吏和學生的城市。是的，以八年以前我在這里彷徨着的時候，有許多我都沒有注意。……我現在惟一的希望是在解剖學，老天爲證，是這樣的！」

『解剖學？』

『但是至于這些俱樂部，杜索飯館，賽會，或進化，的確，可以——唔，這一切都能够沒有我而進行下去，』他往下說着，又沒有注意問話。『並且，誰想作一個賭假牌的呢？』

『怎麼，那麼你作過賭假牌的麼？』

『我怎能不作呢？我們有一幫子，上流社會的人，在八年以前；我們過的不錯。都是有教養的人，你知道，詩人，有財產的人。而且的確在我們俄國社會上，大概最好的品行都在被鞭打的那般人中發見，你注意那點麼？我在鄉下墮落了。但是我真因爲欠債入獄，由于一個從列辛來的下賤的希臘人。于是瑪爾法

彼得羅夫那出來了；她和他講價，以三萬銀元（我欠七萬）把我買出來。我們以合法的婚姻結合了，她把我帶到鄉下像一件寶物樣。你知道她比我大五歲。她很喜愛我。我有七年從沒有離開鄉間。注意，我終身她都握有一個字據管着我（三萬盧布的欠債字據），所以若果我要決定對於任何事情違抗，我立刻便被抓住了！而且她便要幹的！女人們在那上面看不出什麼矛盾來。」

『若果不是爲着那件事，你便逃脫她麼？』

『我不知道說什麼話好。那差不多並不是字據限制我。我不想到別的任何地方去。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看見我過煩了，自己請我往國外去，但是我先前會到過國外，在那里總是覺得不舒服。無緣無故地，但是那日出，那列卜斯海灣，那大海——你看着牠們，牠便使你憂鬱。最使人難受者乃是人真正憂鬱！不，不如在家鄉好些。在這里至少人事責備別人而原諒自己。我本來或者要往北極探險，因爲 j'ai le vin mauvais（我的酒量不佳）而且討厭喝酒，然而剩下的却只有

酒。我試了。但是，我說，我聽說伯格明天要從樹坡去花園坐汽球去，並且收費容納乘客。這是真的麼？」

「怎麼，你願王去麼？」

「我……不，哦不，」司維特里略羅夫喃喃道，他實在好像思想很深似的。「他是什麼意思？他是至誠的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奇怪。

「不，那字樣並沒限制我，」司維特里略羅夫默想地往下說道。「那是我自已幹的，不離開鄉間，而且差不多在一年以前，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我的命名日便把字據還給我了，並且又給我一大筆錢作為贈禮。她有一份產業，你知道。「你看我何等信任你，亞爾加提伊瓦諾維支」——這是真正她的說法。你不相信她用那種說法麼？但是你知道我把產業料理得十分合適麼，在隣近他們知道我。我也訂購書籍。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起初贊成，但是以後她怕我過于用勁了。」

「你彷彿十分覺得缺少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麼？」

『缺少她？』或者吧。實在，我或者是缺少她。順便談一下，你相信鬼麼？』

『什麼鬼？』

『怎麼，就是普通的鬼。』

『你相信他們麼？』

『或者並不，*pour you, plaire*（爲着使你歡喜）……我不願確切地說。』

『那麼你看見他們麼？』

司維特里喀羅夫頗奇怪地看着他。

『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高興來會我，』他說着，抿嘴作出一陣奇異的笑容。

『你是什麼意思「她高興來會你」？』

『她來了三次。我頭一次看見她，是在行葬禮那天，在她葬後一個鐘頭。

那是在我離家到這來的前一天。第二次是在前天天亮時，在道上，在馬列亞費希

拉車站，第三次是兩個鐘頭以前在我所住的房裏。我是孤獨着。」

「你醒着麼？」

「十分醒着。我時時都是大醒着。她來了，向我說了一會話，便在門口出去了——總是在門口。我幾乎聽見她了。」

「我爲什麼猜想這類的事情是你一定要遭的呢？」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說道。

同時他因爲說這話發驚了。他很興奮。

「什麼！你也這樣猜麼？」司維特里喀羅夫驚異地問道。「你真正地麼？」

我不是說過我們彼此之間有着相同的事情麼，囑？」

「你從來沒有這樣說過！」拉思科里涅珂夫嚴肅地熱切地喊道。

「我沒有麼？」

「沒有！」

「我以爲我說了。當我進來，看見你閉眼睡着，假裝着，我立刻自言自語道

「這里就是那人。」

「你說「那人」是什麼意思？你說什麼話？」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

「我是什麼意思？我實在並不知道。……」司維特里喀羅夫坦然地喃喃道，彷彿他自己也弄迷惑了似的。

他們沉默了一分鐘。他們彼此互相注視着。

「那全是瞎話！」拉思科里涅珂夫煩燥地喊道。「她到你跟前的時候，她說些什麼話？」

「她麼？你相信麼，她說些最蠢的細事——人是一個奇怪動物——那使我生氣。頭一次她進來（我累了，你知道：喪事，葬禮，以後用點心。最後我孤單的留下在我的書房裏。我點起一根紙烟，開始思想），她進來在門口。「你今天那麼忙，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你忘記扭飯室裏的鐘了，」她說。那七年中我每星期扭那掛鐘，若是我忘記了，她總要提醒我。次日我動身在路上往這里來。

我天亮時出來在車站裏；我睡熟了，困了，眼睛半睜着，我正在喝着茄菲。我睜眼一看，忽然有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坐在我的身邊，她手裏擎着一副紙牌。「我給你卜旅行的凶吉好不好，亞加爾提伊凡諾維支？」她是一個卜凶吉的大家。我將永不饒恕我自己，因為我沒有請她卜。我一驚跑開，並且，鈴響了。今天我正坐着，從一家小飯館喫了一頓苦惱的飯，覺得肚子沉重；我坐着抽煙，忽然之間又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她進來很漂亮，穿着一件綠色的綢衣服，帶着長的裙裾。「日安，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你怎樣喜歡我的衣服？亞尼斯加做不了這樣的。」（亞尼斯加是鄉間的一個成衣匠，是在莫斯科練習過的我們先前的奴女之一，一個漂亮的女子。）她站着在我的面前轉身。我看着衣服，于是仔細地，非常仔細地，看她的臉。「我奇怪你爲這樣小事麻煩到我這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天爺，你不讓人家爲任何事情煩擾你！」爲着要撩她，我說道，「我想結婚，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你就是像那樣，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你幾

乎還沒有埋葬了你的妻的時候，便去找一個新婦，這增加不了你什麼名譽的。

至少，若是你能有了好的選擇，但我知道那將並不是你的幸福或她的幸福的，你將僅只做了一切良好人們的笑柄。」于是她出去了，她的裙裾彷彿綵繡有聲。這不是無意思麼，噯？」

「但是或者你在說謊吧？」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嘴道。

「我不常撒謊，」司維特里喀羅夫沉思地答道，他顯然並沒有注意那問話的無禮。

「在過去，你先前會看見過鬼沒有？」

「是——是的，我看見過，但我一生只有一次，在六年以前。我有一個奴僕費爾加；剛把他埋了，我忘記了喊道「費爾加，我的烟斗！」他進來，到我的烟斗所在的碗碟櫃那里去。我坐着不動，以為「他由于報復作着那件事」，因為正在他死前我們大吵了一次。「你如何胆敢肘節露洞地走進來，」我說。「去吧，

你個痞賊！」他轉身出去，永不再來了。那時我沒有告訴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我想給他舉個葬禮，但是我害臊。」

『你應當去見一個醫生。』

『我知道我不好，即使你不告訴我，不過我並不知道有什麼不對；我相信我強壯五倍于你。我並不是問你相信不相信鬼被人看見，乃是問你相信不相信鬼存在。』

『不，我不相信！』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積極的怒氣喊道。

『人們一般怎麼說呢？』司維特里喀羅夫喃喃道，彷彿自言自語似的，向一邊看去，低着頭。『他們說，「你病了，所以顯現于你者只是不實在的空想。」』

但那並不是嚴格地合乎邏輯。我承認鬼僅只向病人顯現，但是那僅只證明牠們除了向病人而外便不能顯現，而並不是說牠們不存在。』

『一點也不是那回事，』拉思科里涅珂夫易激地堅持道。

『不癡？你不以為然癡？』司維特里喀羅夫審量地看着他，往下說道。

『但是你對於這種理由如何說法呢（幫助我吧）：鬼彷彿是其他世界的碎片，是牠們的開始。一個健康的人自然沒有理由看見他們，因為他畢竟是這個地上的一個人，為着完成與秩序的緣故，必須僅只在這一生中生活。但是人一病的時候，人間常態的機體秩序一亂的時候，人便開始覺得會有另一世界了；人病的越厲害，他與另一世界便變得相貼越近，因此這人一死的時候，他便照直走進那個世界去了。好久以前我便思想這件事。倘若你相信來生，那你也可以相信的。』

『我並不相信來生，』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司維特里喀羅夫坐着，兀自沉思。

『倘若那里只有些蜘蛛，或那一類的東西，怎麼辦呢，』他忽然說道。

『他是一個瘋子，』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我們總以為永生是超乎我們意想之外的東西，廣大的，廣大的東西！但是

牠爲什麼一定要是廣大的呢？完全不是那樣，倘若永生就是一個小房間，有如鄉間的洗澡室，又黑又陰，各屋拐都是蜘蛛，永生就是這，怎麼辦呢？我有時妄想永生就像那樣。」

「你真不能想一想比那合理些悅人些的事情麼？」拉思科里迥珂夫帶着一種痛苦的感情喊道。

「合理些？我們如何能講呢，或者那是合理的，而且你知道麼，我的確就是要使之這樣呢，」司維特里喀羅夫答道，帶着一陣茫然的笑容。

這怕人的答話使拉思科里迥珂夫打了一個寒戰。司維特里喀羅夫抬頭看他，忽然大笑起來。

「試想一想，」他喊道，「半個鐘頭以前，我們彼此從未見過，我們彼此互認爲仇人；在我們彼此之間有一件事情未解決；我們把他拋在一邊，我們談起玄學來了！我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兒對不對？」

『請容我，』拉思科里涅珂夫極受刺激地往下說道，『請你說明你爲什麼下鴿來看我……而且……而且我正急忙着在，我沒有時間耗費了。我要出去。』

『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你妹妹亞孕陀沙羅馬諾夫那要嫁盧辛君，彼得彼得羅維支麼？』

『你能克制莫問我的妹妹，莫提她的名字麼？我不明白你如何敢在我的面前說出她的名字，倘若你真正是司維特里喀羅夫。』

『怎麼，但是我到這里來就是要說她哩；我如何能避免提她呢？』

『很好，說吧，但是趕快。』

『我確信你若看見這位盧辛君由我妻那方面他是我的一個親戚半個鐘頭，或者是聽說了關於他的任何事實，你一定對於他有了你自己的意見。他與亞孕陀沙羅馬諾夫那並不配。我相信亞孕陀沙羅馬諾夫那是爲着……爲着家庭的緣故，而慷慨地且莽撞地犧牲了自己。從聽你所說的一切話中，我猜想若是不犧牲人世

的利益而能將這婚姻廢除，你便很高興的。現在我親自認識你了，我深信了。

『這一切都是很實在的……原諒我，我要說你那方面莽撞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你的意思說我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吧。莫要不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若果我是爲着我自己的利益而忙，我便不那麼直接地說出來了。我並不是十分的傻瓜。我將直說出些關於那件事的心理上好奇的話來：剛才我爲我對於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的愛情辯護，我就說，我自己作了犧牲品。唔，我且告訴你吧，現在我已沒有戀愛的感情了，一點點都沒有了，因此我自己的確都奇怪，因爲我實在覺着有種東西……』

『由于懶惰和邪僻，』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嘴道。

『我的確是懶惰邪僻，但是你妹妹有着那樣的性質，就是我都不能深印于心了。但那全是瞎話，如同我現在所看出來的。』

『那你早就看出了麼？』

『我先前開始覺着，但只是前天我才完全相信，幾乎就在我到彼得堡的時候。不過，在莫斯科我還妄想我要來努力獲得亞孛陀沙羅馬諾夫的手，取盧辛君而代之。』

『原諒我打斷你的話，請你說短些，說你來的目的吧。我急忙着在，我要出去。……』

『好極了。我來到這里，決定要作一種……旅行，便想作些必須的預備的安排。我把孩子們留下交給一個姑母；他們化消我都給好好預備了；他們無須乎我親身照應了。而且我也要變成個好父親哩！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拿，只拿了一年前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所給我的東西。那于我已經足够了。原諒我，我正要說到要點了。在旅行（這是可以成爲事實的）之前，我還想把盧辛君解決了。這並不是因爲我十分深惡痛絕他，乃是因爲他我才和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吵架，當我得知

是她安排這個婚姻的時候。我想現在藉着你的媒介去見亞孚陀沙羅馬諾夫，若你是願意，就當你的面，我向她說明，第一層她從盧辛君那里將除了禍害而外什麼東西都絕得不着的。然後我請求他原諒一切過去的不快，贈她一萬盧布，這樣幫助她和盧辛君決裂，這一種決裂，若果她能够想出方法辦到的話，我相信她自己並非不願的。」

「你的確是瘋了，」拉思科里道，他驚愕得甚于生氣。「你怎敢這般說話！」

「我知道你要向我驚喊；但是第一層，雖說我並不富有，這一萬盧布却是完全隨便用的；我絕對不需要牠。若果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不接受，我將以更愚蠢的方法把牠浪用去了。這是第一件事。其次呢，我的良心是完全安適的；我作這種供獻並不帶其他動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到終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和你將知道的。要點是因為我實在使我所大大尊敬的你的妹妹發生困難和不快，我真誠

地懊悔，所以我想——並不是賠償，並不是報償她那不快，乃只是要做點于她有利的
事情，表示究竟我並不是有特權專門爲害。倘若在我的供獻上有百萬分之一的
自私心，我便不這麼公然地來了；而且我也不僅僅奉獻她一萬，因爲五個星期以前
我奉獻給她更多了。並且，我或者可以很快地便和一位青年婦女結婚，單這一件
事便應當制止關於我對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有任何計畫的疑心了。歸結起來，
讓我說吧，嫁盧辛君，她也一樣是拿錢，不過是從另一個人拿而已。莫要生氣，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冷靜地安寧地細想一遍吧。」

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這話的時候，他自己已是極端冷靜而且安寧。

「我請求你莫再說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無論如何，這是不可饒恕
的鹵莽。」

「一點也不是。那麼一個人在這世上只能爲害于他的隣人，而不得以普通的
照例的形式行一點點的善了。那真豈有此理。比方說，若是我死了，在遺囑上

『當那筆款項給你妹妹，一定她不拒絕的吧？』

『很可信地她要拒絕的。』

『哦，不會，實在。不過，你若果拒絕，就拒絕好了，不過一萬盧布在必須的時候有了，乃是一件至要之事。無論如何，我請求你把我所說的話向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再述說一遍。』

『不，我不。』

『若是這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便不得已而設法自己去看她，而且因為這樣作而煩擾她了。』

『若果我告訴她，你不設法去看她吧？』

『我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我非常願意再看她一次。』

『莫要希望了吧。』

『我很抱歉。但是你不知道我。或者我們可以變作更好的朋友的。』

『你以為我們可以變作朋友麼？』

『爲什麼不可以呢？』司維特里喀羅夫微笑着說道。他站起來拿帽子。

『我並沒十分立意要擾亂你，而且我到這裏來並沒想到……不過今天早晨你的臉色非常使我喫驚。』

『今天早晨你在什麼地方看見我？』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安地問道。

『我偶而看見你。……我老是想你有什麼事情像我。……但是莫要不安。

我並不癡煩人；我常和假賭牌的們過的不錯，我從來沒有煩擾過斯費爾伯大人，他是我的——個遠親，一個大人物，我能在馬丹卜尼留珂夫的手冊裏寫拉飛爾的瑪利亞像，我有七年從沒有離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身邊，往日我常在乾草市場內維亞築司奇家裏住夜，我可以和伯格坐一個輕氣球上去，或者。』

『哦，不錯。你不久就動身旅行去麼，我可以問麼？』

『什麼旅行？』

『怎麼，那個「旅行」；你自己說的。』

『旅行？ 哦，是的。 我是說過旅行。 嚶，那是一個廣大的題目。……』

但願你知道你問的是什麼話，』他續說着，發出來一陣猝然的，高聲的，短促的大笑。『或者我將結婚，代替了旅行哩。 他們在給我撮合婚姻哩。』

『在這里麼？』

『是的。』

『你怎麼有時間辦那事呢？』

『但是我非常急着想見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一次。 我熱地誠請求。 唔，再見吧。 哦，是的，我忘記一件事了。 告訴你妹妹，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遺囑上記着她，留給她三千盧布。 那是十分確實的。 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她死前一個星期安排下的，而且是當我面辦的。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在兩個星期之內便能以接到這筆錢。』

『你是說真話麼？』

『是的，告訴她吧。唔，你的僕人。我住的很靠近你。』

司維特里喀羅夫出去的時候，在門口碰着拉如密亨了。

第二章

天是差不多有八點鐘了。兩個年輕人趕緊往巴克列耶夫住宅去，要在盧辛之前走到。

『那是誰？』他們一到大街上的時候，拉如密亨便問道。

『那是司維特里喀羅夫，那個地主，就是在他家裏我的妹妹作他們的女管事的時候，被他侮辱了。因為他以他的主意逼害她，她被他的妻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趕出來了。這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以後求都麗亞饒恕，她剛剛忽然死了。今天早晨我們就是談她。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怕那個人。他在他的妻的葬事過後，立刻便到這里來了。他是很奇怪的，決定要做什麼事情……我們一定要保衛都

麗亞脫離他……這就是我所要告訴你的話，你聽見麼？」

「保衛她！他能幹什麼來害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謝謝你，羅提亞，因為你那般地向我說話……我們要，我們要保衛她。他住在那里？」

「我不知道。」

「爲什麼你不問呢？多麼可惜！不過，我將找得出來的。」

「你看見他麼？」拉思科里遑珂夫停了一會問道。

「是的，我注意他了，我很注意他了。」

「你真正看見了他麼？你看他看得清楚麼？」拉思科里遑珂夫固執地問道。

「是的，我完全記得他，在一千人中我都指得出他；我對於人臉有很好的記憶力。」

他們又沉默了。

「哼！……那是不錯的，」拉思科里遑珂夫喃喃道。「你知道麼，我幻想……」

我不住地想那或者是一陣精神病吧。」

「你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你。」

「唔，你們都說，」拉思科里遑珂夫撮嘴微笑着往下說道，「我瘋了。我剛才想或者我真正是瘋了，僅只看見了一個幻像。」

「你是什麼意思？」

「怎麼，誰能說呢？或者我是真正瘋了，而且或者這些天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可以都僅僅是想像哩。」

「唉，羅提亞，你又顛倒了！……但是他說了什麼話，他來爲什麼事？」

拉思科里遑珂夫並不答話。拉如密亭想了一分鐘。

「現在我且來把我的故事告訴你吧，」他開口道，「我到你這來，你睡熟了。於是我們喫飯，然後我到波費利家去，薩米陀夫還和他在一塊哩。我設法開口，但是沒有用。我不能夠說得合宜。他們好像並不明白，而且不能明白，但是——

點也不害臊。我把波費利拉到窗前，開始向他談話，但是還是沒有用。他向一邊看，我向一邊看。最後我對他的鬼臉擺我的拳頭，而且告訴他，以一個老妻資格，我要打破他的腦袋。他僅只看着我，我眼罵着，走開了。就是這。非常無味了。對於薩米陀夫，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是，你看，我以為我做錯了，但是當我下樓的時候，一個妙想打擊了我：我們為什麼要麻煩呢？自然，若是你有任何危險或任何事情，但是為你什麼須乎注意呢？你絲毫也無須乎注意他們。以後我們要大笑他們一場，若是我處在你的地位，我便更要使他們莫明其妙哩。他們以後要何等害臊呵！滾他們的吧！我們以後能夠鞭他們，但是我們現在且大笑他們吧！」

『一定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但是明天你將說什麼話呢？』他自己想道。說來奇怪，直到此時，他從沒有想到奇怪拉如密亨要知道的時候當作什麼感想呢。當拉思科里涅珂夫想到這點的時候，他便看他。拉如密亨叙述他會波

費利的話，于他很少興趣，從那時以後說來說去多極了。

在走廊上他們撞見了盧辛；他按時在八點到了，正找着那號數，因此三個人彼此不打招呼不相看地一齊進去了。年輕的人們走進去在先，同時彼得彼得羅維支爲着禮節，在門口滯了一會，把上衣脫去。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立刻前赴在門口歡迎他，都麗亞在歡迎她的哥哥。彼得彼得羅維支走進去，而且十分可愛地向婦女們鞠躬，雖說是帶着加倍的莊嚴。不過，他看來彷彿有點昏亂了，而且還不能復原。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好像也有一點迷亂了，趕緊使他們都在圓棹邊坐下，一個銅暖炊正在那上面煮着哩。都麗亞和盧辛在棹子相對的兩邊面對着面。拉如密亨和拉思科里涅珂夫對着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拉如密亨次于盧辛，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他妹妹旁邊。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彼得彼得羅維支徐徐地抽出一條發香味的細葛布手巾，擡擡鼻子，帶着一種慈善人覺得自己被慢待了的態度，大下決心，定要一番解釋。

在過道上他會想到照舊穿着外套走開，這樣給這兩位婦女一個嚴厲的有力的教訓，使她們覺得情形的嚴重。但是他不能使自己這般做去。並且，他忍受不了躊躇，他要一番解釋：若果他的請求如此公然不遵從，背後是有着什麼東西的，若是這樣，他不如預先查出來了；懲罰她們那是在他權力以內的，那總有時間去辦的。

『我相信你一路好吧，』他官腔地詢問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道。

『哦，很好，彼得彼得羅維支。』

『我聽了很喜歡。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也不太累麼？』

『我年輕體壯，我不累，但是于母親真是大大費力哩，』都麗亞說道。

『那是免不了的；我們國有鐵路都長得要命。』母親俄羅斯，如同他們所說的，乃是一個廣大的國度。……我雖滿心想來，昨天還是不能來會你們。但是我相信一切都並無不便地過來了吧？』

『哦，不，彼得彼得羅維支，一切都使人寒心得要命。』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

羅夫那帶着一種特別的音調起緊要聲明：『倘是太不派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給我們（我實在相信是上帝自己派他來的），我們怕要完全迷失了。他在這里！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如密亨，』她續說着，把他介紹給盧辛。

『我領教過……在昨天，』彼得彼得羅維支喃喃道，斜眼仇視拉如密亨一下，于是他皺眉沈默了。

彼得彼得羅夫那屬于這一類的人：在社會上外面非常恭敬，極重禮節，但是立刻他們在任何事情上一遇了阻力，便完全不知所措了，而且變得好像麵袋而少像雅活潑的社會上人了。大家又是沈默；拉思科里涅珂夫固執地不作一聲，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不願把這場談話，開頭太快了。拉如密亨無話可說，因此普里契里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又焦急了。

『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死了，你聽說麼？』她開始求助于她談話的主要一條了。『自然，我聽說是的。我立刻便得到通知了，而且我來要使你們熟悉這件事』

情。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司維特里喀羅夫在他的妻葬事過後，立刻便趕緊動身往彼得堡來。這樣至少我有了相信的好證據了。」

「到彼得堡來？到這里來？」都麗亞驚惶地問道，看着他的母親。

「是的，確實，而且無疑的並非沒有什麼計畫的，試想他離去之速與離去之前的一切情形。」

「天爺！就是在這里他還不讓都麗亞平平安安安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

「我以為你和亞宇陀沙羅馬諾夫那都沒有任何不安的緣由，自然，除非你們自己願和他來往。至于我，我在注意哩，現在正在查探他住在那里。」

「哦，彼得彼得羅維支，你不會相信我多麼驚恐呵。」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往下說道。「我只見過他兩次，但是我以為他怕人，怕人！我相信了，他便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致死之因。」

『關於這點要確定是不可能的。我有了精密的報告。我並不辯駁這點：他可以因陵辱之道德上的影響（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而幫助加速事情的進行；但是至于那人的一般行為和品格，我是和你同意的。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錢不，以及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確實留給他些什麼；這在一個很短的期間以內我將知道的；但是無疑的，在彼得堡這里，若果他有點資財，他將立刻又墮入他的老道上去了。他是頂邪僻的，是那類人中壞得下流的標本。我大有理由相信，那個如此不幸鐘情于他而且在八年前替他還債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還在另一方面幫忙他哩。單藉着她的盡力與犧牲，一場刑事訴訟包含狂妄的謀殺的殘酷成分，他很可能因此被判決到西比利亞去的，終于壓下去了。他就是那樣的人，若是你願知道的話。』

『天爺！』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拉思科里連珂夫注意地聽着。

『你說關於這事你有很好的證據，你是說實話麼？』都麗亞嚴肅地注重地問道。

「我只是重行述說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所秘密告訴我的話。我一定要說明，從法律的眼光看來，那案件離清楚還遠着哩。這里先前住着（我相信現在還住着）一個女人叫作列思麗赫，是一個外國人，出借生利小款，還作別的事體，司維特里喀羅夫有好久和這個女人有着親密的秘密的關係。她有一個親戚，我相信是一個表姪女，和她同住，一個聾而啞的十五歲的姑娘，或者並不過十四歲。列思麗赫恨這個姑娘，喫一口，罵一口；她常把她打得殘酷。有一天這姑娘被發現在樓頂上吊死了。在堂判上判決是自殺。經過通常的手續事情便完結了，但是日後據報告這孩子……被司維特里喀羅夫殘酷地強姦了。是不錯，這點並沒有明白地證實，這報告是另一個性格淫蕩的德國女人給的，她的話是不能相信的；因為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金錢與努力的緣故，沒有人真正向警察陳述；並沒有超出閒言的範圍之外。然而這故事還是一個很重要的故事。僕人菲力卜的故事，無疑地你聽說了，亞摩陀沙羅馬諾夫那，當你和他們在一塊的時候，那僕人是在六年前，在農奴

廢除之前，因為他所受的虐待而死了。

『我聽說的相反，這個菲力卜是自己上吊死的。』

『正是如此，但是那催逼他，或者勿寧說使他心向自殺者，乃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君的有系統的虐待與嚴刻。』

『那我並不知道，』都麗亞無情地答道。『我只聽說了一個奇怪的故事，說菲力卜是一種患憂鬱病的人，一種家庭哲學家，僕人們常說，「他自己糟迂了」並且說他自己上吊，一部份是因為司維特里喀羅夫君嘲弄他，並不因為他打他。』

我在那里的時候，他對於僕人們的行為很好，他們確實喜愛他，雖說他們因為菲力卜之死的確埋怨他。』

『我知道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你彷彿忽然之間傾向于替他辯護了。』盧說着，撮嘴作出曖昧的笑容，『沒有疑問的，他是一個詭譎的人，而且凡關於婦女他是曲解家說的，關於這點，死得十分奇怪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便是一個怕人的』

例子。我的唯一的願望就是要使我的忠告有益于你和你的母親，因為他的重新努力是的確可以預期的。至于我呢，我堅決相信，他將又要得下債戶牢獄的結果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懶慮到小孩子們的利益，絲毫沒有意思把任何實在的東西交給他，若果她留給他任何東西的話，那也不過是極僅僅的足衣足食而已，一點不足重輕的一天便完的東西，那于他那樣習慣的人不夠支持一年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我求你，』都麗亞說，『莫再說司維特里喀羅夫君了。那使我苦惱。』

『他剛才去看我，』拉思科里達柯夫第一次打破他的沈默說道。

所有的人都驚嘆，他們都轉臉向他。就連彼得彼得羅維支都被喚起精神了。

『一個半鐘頭以前，他在我熟睡的時候進來了，把我叫醒，給自己介紹了。』拉思科里達柯夫繼續說着。『他頗高興而且安適，十分希望我們要變成朋友。』

他特別急想煩擾，都麗亞，和你相見，關於這事他請我幫忙。他要向你有一個建

議，那他告訴我了。他並告訴我，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她死前一個星期，在遺囑上留給你三千盧布，都麗亞，並且說你很快便能以接到這筆錢了。」

『感謝上帝！』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在自己身上畫十字，『替她的靈魂祈禱吧，都麗亞！』

『這是一件事實！』盧辛破口道。

『告訴我們，還有什麼話？』都麗亞催促拉思科里連珂夫。

『接着他說他並不富有，所有的田產都留給他的小孩子們了，他們現在和一個姑母在一塊，接着他說他住在什麼地方離我不遠，但是那里呢，我可不知道，我並沒有問。……』

『但是他，他要向都麗亞建議什麼呢？』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驚喊道。

『他告訴你麼？』

『告訴了。』

『是什麼呢？』

『我以後告訴你。』

拉思科里涅珂夫住下不說，把注意轉到茶上去。

彼得彼得羅維支看看錶。

『我必須守一個事務上的約會，所以我將不至于妨礙你們了，』他續說着，帶着一些見怪的神氣，開始站起來。

『莫要走，彼得彼得羅維支，』都麗亞說，『你打算要耗費這一晚上的。並且，你自己寫信說你要和母親有一番解釋。』

『確是這樣，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彼得彼得羅維支動人地答道，又坐下，但是還拿着帽子。『我的確希望同你和你的尊慈，關於一件實在是很重要之點，有一番解釋。但是你的哥哥既然不能在我面前公開地談司維特里喀羅夫君的什麼建議，我也不願而且不能公開地……在別人面前……談某種極嚴重的事情。並

且，我的最重要最懇切的請求竟不顧了……」

盧辛裝出一種著惱的禱氣，陷入于莊嚴的沉默之中。

「你的請求，叫我的哥哥在我們會見時不要來，完全是我提議不顧的。」都麗亞說。「你寫信說我被我的哥哥侮辱了；我想這是必須立刻解釋的，而且你們必妥和解決的。倘若羅提亞真正侮辱你了，那末他應當而且要道謙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立刻發起怒來。

「有些侮辱，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是沒有什麼善意能使我們忘記的。在一切事上都有一條界線，跨過去是危險的；一旦跨過去，就不能回頭了。」

「那並不是我真正要說的話，彼得彼得羅維支，」都麗亞有些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讀道。「請你要明白，我們的整個將來，現在都全靠着這一切是否能極力快地解釋明白改正過來了。在這起始時我明白地告訴你，我不能從任何其他觀點來看這件事情，倘若你有一點點顧及我的話，這一切事情必須就在今天結束，不論這

一定是如何地困難。我重說一遍，若是我哥哥應受責備，他將來你饒恕的。」

「你把問題這般說法，我真驚奇，」盧辛說着，越發生氣了。「尊敬你，而且，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崇拜你，同時我也可以，實在很可以，能够不喜歡你家庭中的某個人的。雖說我要求有得到你的手的幸福，我却不能承認與……太不相合的義務。」

「唉，莫要這麼容易發脾氣，彼得彼得羅維支，」都麗亞帶着感情地打斷他的話，「作一個我總認你作，而且願意認你作的一個懂事的慷慨的人。我給你一個大的允許了，我是你的訂婚人。信託我在這件事上，而且相信我，我將能以判得公正的。我之擅自作公斷人，對於我哥哥是一個驚奇和對於你是一樣。在你信到後我方持他今天要加入我們的會見的時候，我一句話也沒有告訴他所立意要作的事。你要明白，若果你們不調和，我必須在你們兩個之間選擇了——那一定或者是你，或者是他。」這問題靠在你那邊和靠在他這邊，情形正是這樣。我不想

在我的選擇上錯誤，而且我必須不的。爲着你的緣故，我必須和我的哥哥決裂，爲着我哥哥的緣故，我必須和你決裂。現在我能以確實地看出來，他是不是于我是一個哥哥，而且我想知道；關於你呢，看你愛我不，看你尊敬我不，看你是不是我的丈夫。」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盧辛見怪地聲言道，『你的話對於我是太有關係了，我再說，因爲在我和你的關係上我所榮幸佔有的地位的緣故，那些話是起惡感的。且不說你把我一個無禮的少年放在一道水平線上之奇怪與起惡感了，你並且承認了破裂你對我的婚約的可能性。你說「或者是你，或者是他」，從這點顯出來我在你的眼中是何等不關重要呵……因爲存在我們之間的關係與……名分的緣故，這點我是不能置之不問的。』

『什麼！』都麗亞喊道，臉色發紅。『我把你的利益放在我一生中直到如今所最寶貴的一切——那會作成了我的整個生活——之旁，然而你却因爲我太小看你

而生氣。」

拉思科里涅珂夫譏刺地微笑着，拉如密亨搖動不安，但是彼得彼得羅維支並不承認這個答責；正相反，她每說一個字他變得越發堅持易怒，他彷彿賞識似的。

「對於你生活上的將來的伴侶，對於你的丈夫的愛，應當重乎你對哥哥的愛，」他詞鋒清切地公言道，「無論如何你不能把我放在同一道水平線上。」雖說我十分著重地說過，我不願在你哥哥的面前公然地說，然而我現在立意要請你的尊慈關於那密切地影響我的尊嚴的大大重要的一點上，給我一個必須的解釋。你的兒子？」他轉臉對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昨天當拉東德金君（或者我想就是他的吧？）原諒我，我忘記你的姓了。」他謙恭地向拉如密亨行禮（的面前侮辱我，因為他誤述我在一場私人談話中，喝茄菲時候，向你所表白的意思，就是說和一個有困難經驗的貧窮女子結婚，從夫妻的觀點看來，是比和一個生活在奢華之中勸女子結婚有益些，因為在品格上是有利些。你的兒子故意地把我說話的意義誇

張了，使之可笑，責我僅惡意，而且，就我所能想到的講，是依據你和他的通信。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若果以一個相反的結論使我被疑，于你是可能的。而且藉此大大地使我堅信的話，我將認自己幸福了。請讓我知道你在寄羅提索羅。
諾維支的信確切地用什麼言詞重述我的話。

「我不記得，」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支吾道。「我照我所明白的意思重述出來的。我不知道羅提亞怎樣向你重述的，或者他誇張了。」

「除了受你的挑唆而外，他不能誇張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莊重地聲言道，「中證明羅亞和我並沒有把你的話看作很壞的意思者，乃是我們都在這里這件事情。」

「說的好，母親，」都羅亞贊成地說道。

「那末這又是我的錯了，」盧辛抱怨的說道。

「唔，彼得彼得羅維支，你老是責備羅提宏，但是你自己剛才却寫了關於他的

謊話。」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得到勇氣續說道。

『我不記得寫了任何謊話。』

『你寫信，』拉瑟科里、渣珂夫鋒利地說道，並不轉臉向盧辛，『說我昨天給龔並不是給被壓死了的那人的寡孀（事實上是給她的），乃是給他的女兒（直到昨天為止我從沒有見過她）。你寫這話要造成我和我的家庭之間的不睦，而且爲着那個目的，你給你所不認識的一個女子的行爲上加以粗鄙的說法。那一切都是盧辛的謊言。』

『原諒我，先生，』盧辛氣得發抖，說道。『我在信上詳述你的性靈和行爲，完全是回答你妹妹和母親的詢問，我如何找到你，以及你給我的是什麼印象。至于你所暗示的我的信上的話，請你指出一句謊言來，指出來，你並沒有把探的錢扔掉，那家並沒有無價值的人，不論如何不幸。』

『在我想來，你和你所有的德行一起，並值不上你所非難的那個不幸的女子的

小指頭哩。」

「那末你甚至於要讓她和你的母親妹妹交結麼？」

「我已經這樣做了，若是你願知道的話。『今天我使她坐下和母親與都麗亞坐起。』」

「羅提亞！」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都麗亞面色變紅，拉如密摩皺起眉頭。盧辛帶着傲岸的譏刺微笑着。」

「你可以自己想吧。」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說，「這是不礙我們所能承認的。我現在希望把這個問題告一結束。『言為定論。』我將退出。這樣我可以不至於妨礙家庭親密的快樂與秘密事的討論。」他從椅子上起身拿帽子。『但是在退出時，我冒昧請求，將來我可以豁免了這相同的會遇與。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和解决了。關於這件事情我特別地求你，尊貴的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尤其是因為我的信是寫給你的，並不是給別的任何人的。」

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有點生氣了。

「你好像以為我們完全是在你的權力之下似的，彼得彼得羅維支，亞麗亞已經把不願你的希望的理由告訴你了，她有着最好的意思的。而且實在你信寫的好像下令給我們似的。我們是要把你的每個希望都當作命令麼？我且告訴你正相反，現在你應當對於我們表示出特別的雅道和體貼，因為我們把一切東西都拋掉，來到這里靠着你，因此無論如何在或一意義上我們是在你的手中了。」

「那並不十分真實的，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尤其是在目前這時候，爾法彼得羅夫那遺產的消息來了，那彷彿實在是很合時，從你向我所採取的新的語調看來，」他譏刺地續說道。

「從這句話看來，我們可以確實推測你是恃着我們的無助了，」都麗亞易怒地說道。

「但是現在無論如何我不能持那了，而且我特別想不妨礙你們討論亞爾加提伊」

凡諸維支司那特里略羅夫的秘密建議，那是他付託你哥哥的，而且我看那手條有着大次的或很樂意的興趣哩。」

「老天爺！」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

拉如密亭在椅子上坐不穩了。

「你現在不害臊麼，妹妹？」拉瑟科里渣珂夫問道。

「我害臊，羅提亞，」都麗亞說。「彼得彼得羅維支，去吧。」她轉臉對他，臉色氣白了。

彼得彼得羅維支顯然絲毫從未料到這樣的一個結果。他太信心自己，自己的勢力，和他的犧牲品之無助了。她就是此刻還不能夠相信。他臉色變灰白了，他的雙唇發抖。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若果我現在經過這番遣退，走出此門，那麼，你可以想吧，我將永不回來的。試想你做的是什麼事。我的話是不能動的。」

『多麼無禮！』都麗亞喊道，她從座上跳起來。『我不要你再回來。』

『什麼！那裏就是這樣了！』盧辛喊道，直到最後片刻他還簡直不能相信決裂，因此現在算完全出乎他的打算了。『那裏就是這樣了！但是你知道麼，亞平陀沙羅烏諾夫那，我本可以抗辯的。』

『你有什麼權利這般向她說話？』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那熱地干涉道。『而且你能抗辯什麼呢？你有什麼權利？我要把都麗亞交給你這樣的人麼？去吧！完全離開我們吧！怪我們同意了一件錯誤的舉動，特別是我……』

『但是，你以你的應允束縛我，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盧辛在一陣瘋狂中發怒道，『現在你却否認了……並且我因那以至于化錢……』

這最後的怨言是彼得彼得羅維支如此特有的，以致因氣與努力壓氣而臉色變灰。白的拉思科里登柯夫，不禁猝然大笑。但是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怒不可遏了。

「化錢？化什麼錢？你是說我們的衣箱麼？但那是掌車人白白給你帶來的。可憐，我們束縛你了！你想些什麼，彼得彼得羅維支，是你束縛我們，連手帶腳，並不是我們束縛你！」

「够了，母親，請莫再說了。」亞字陀沙羅馬諾夫那央求道。「彼得彼得羅維支，行好，走吧！」

「我走了，但是最後說一句話。」他說，「十分不能管束自己了。」你的媽媽彷彿完全忘記了，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在城裏關於你名譽的閒言傳遍到處之後，我決心娶你。爲着你的緣故我不願與論，恢復你的名譽，我的確本來很可以養望一個相當的回報，本來實在可以期望你那方面的感恩。然而我的眼睛僅僅到現在才開！我自己看出來了，我不願普遍的評判，可以作得非常，非當造次的。」

「這傢伙想頭腦破碎麼？」拉如密亨跳起來喊道。

「你是一個卑鄙的惡毒的人！」都麗亞說道。

『莫說一句話！莫動一動！』拉思科里迥珂夫阻止拉如密亨，喊道：『於是走近盧辛跟前，』請離開這屋！』他說得安靜清楚，『莫再說一句，不然……』

彼得彼得羅維支凝視他幾秒鐘，臉色灰白，怒氣沖沖，于是他轉身出去，很少看任何人心懷着這般報復的仇恨而去。如同他覺得對拉思科里迥珂夫所懷的怨，他單是他的一切事情都怪他。當他下樓的時候，他還以為他的情形或者並非完全失敗，而且以為凡關於兩位婦女那方面者，一切『實在很』可以再改正過來，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章

事實是這樣，他直到最後片刻都從未料到這樣的一個結果；他橫暴到極點，從未夢想到兩個貧困的無防備的女人能够逃脫他的管轄。這種堅信又被他的虛榮心和自負心（那自負心達到優點了）加上勁。彼得彼得羅維支是由卑賤而土達的，病態地慣于自誇，極高看他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有時甚至于在寂寥時在鏡中貪視自己的像。但是他所最愛最寶貴的乃是以他的勞力，以他的各種方法所聚來的錢；那錢使他和他的所有的上司成爲平等的人。

當他辛酸地提醒都麗亞，說他不願惡意的報告決心娶她的時候，彼得彼得羅維支是帶着十分的真誠說的，而且實在對於這般『凶惡的忘恩負義』真正覺得憤怒。

然而，當他向都麗亞求婚的時候，他是充分明瞭一切閒言的毫無根據。那故事到處都被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反駁了，而且那時所有的市民都不相信，他們都熱烈地爲都麗亞辯護。而且他也不會否認的，這一切同時他也知道。然而他還高看自己的決心把都麗亞舉到他的平等的地位，而認之爲英雄氣的事情。他向都麗亞說這事，便露出他所懷的所欽佩的祕密的感情，他不能明白別人也竟不欽佩。他帶着一個要去收善行之果，去聽悅意的阿諛，這般的忍人的感情，去拜訪拉恩科里這阿夫。當他現在下樓的時候，他認自己是最不應當地受損害且不被認識了。都麗亞于他簡直是必需的；去了她乃是不堪設想的。他有許多年作着結婚的快樂夢，但是他總是等下去，聚着錢。在深沉的懸衷裏，他癡愛地默想着一個女子的像，這女子貞淑，窮（她一定要窮），很年輕，很漂亮，門第好，教育好，很害羞，她受苦多，在他面前十分卑微，她願終身看他爲她的救主，崇拜他，欽佩他，而且只是他一個。當他的工作完畢的時候，關於這個引人的好玩的題目應該怎樣

了好多幕戲，好多愛情的趣事呵！……看看吧！這變許多年的夢幾乎就要實現了！這羅倫和沙羅馬諾夫那的美和學識深印在他的心中；她的無助的情形是一個太大的別誘，他在她身上找到了甚且比他夢想到的還多。……這里是一個知自重，有品格，有穩當的女子，學識品行都在他自己以上（這他覺着了），而且這個人將爲着他的英雄氣的俯就而終身奴隸似地感恩，在他面前將使她自己卑微到塵土裏去了！而且他在她身上將有着絕對的，無限的權力！……不久之前，他經過長期的沉思與躊躇，在他的事業上又起了一個重要的變化，現在正從事于更寬的事務界。……因着這種變化，他所懷着的升入上層社會的夢彷彿大概要實現了。……事實上，他決定了要在彼得堡試一試命運。他知道女人能有很大的效用的。……一個迷人的真澈的深受教育的女人的魔力可以使他成功更容易，可以作出引人向他的奇事來，圍他射出光輪來。……然而現在一切事情都被壞了！……這忽然的怕人的決裂影響他如同霹靂一聲雷。……這如同一個逆耳的戲語，一件豈有此理的事情。……他只是有一點點兒放肆，甚且沒有

時間說得曉暢，僅只說了一個笑話，扯遠了——而結果竟這般嚴重。自然，他對於都麗亞也有他自己的愛法；他在夢中已經佔有了她，而且是在立刻之間的！不行！次日，就在次日，這一切必須改正，弄順，解決了。特別他一定要把那個自負的懦夫毀了，他乃是這一切的禍因。帶着一陣不舒服的感憤，他又不能想起拉如密亨來，但是他不久便爲着這個緣故壯胆了；彷彿像那樣的，一個傢伙能終於在與他同等地位似的！他所真正專心害怕的人乃是司維特里喀羅夫。……總之，他有許多地方要注意的。

「不，我，是我比任何人都要受責備！」都麗亞吻她的母親說道：「我爲他的金錢所誘了，但是以我的名譽作担保，哥哥，我毫不知道他是這樣的，一個重流的人。倘若先前我看透他了，什麼東西也不會誘惑我！莫要責備我，哥哥！」

「上帝把我們解救了！上帝把我們解救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甫

喃道，但是半意識地，彷彿幾乎不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似的。

他們都安穩了，五分鐘過後他們便大笑起來。不過時而都麗亞臉色變白，皺着眉頭，因為想起了發生的事。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裏驚，看出自己也萬與：她僅僅就在那天早晨竟以為和盧辛決裂乃是一件可怕的禍難。拉如密享快活了。他還沒有敢充分表示他的喜悅，但是他興奮極了，彷彿一噸重量從他的心上落了似的。現在他有權利把他的生命供奉給她們，服事她們了。……現在任何事情可以發生吧！但是他覺得害怕去思想更進一步的可能性，而且不敢讓他的頭腦橫跑。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穩坐在原地方，幾乎陰沉沉且冷淡。雖然說他是暴發持脫離盧辛的人，他現在彷彿頂不關心剛才所發生的事情。都麗亞不禁以為她還和她生氣。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怯懦地注視着他。

「司維特里喀羅夫向你說什麼話？」都麗亞走近他跟前說道。

「是的，是的！」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

拉恩科里涅珉夫抬起頭來。

「他要送你一萬盧布，而且他願當我面看你一次。」

「看嬈！無緣無故地！」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他怎麼敢給她錢呢？』

于是拉恩科里涅珉夫（頗冷淡地）重述他和司維特里喀羅夫的談話，省去了他關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幽靈來臨的敘述，他願免去一切不必要的談話。

「你給他什麼回答呢？」都麗亞問道。

「起初我說我不願帶任何消息給你。于是他說他將不要我的幫助盡力獲得你晤談一次。他向我確說，他對於你的熱情乃是過去的迷戀，現在他對於你沒有感覺了。他不要你嫁盧辛。……他的談話完全很亂的。」

「你向你自己如何解釋呢，羅提亞？他怎樣使你喫驚呢？」

「我一定要實說，我並不太明白他。他給你一萬，這說他並沒有錢。他

說他要走了，然而十分鐘內他便忘記他說了那話了。——于是他說他要結婚了，而且已經決定了一個女子。……無疑地他是有動機的，而且大概是一個壞動機哩。

但是若果他有任何計畫害你，他竟這麼笨，這真奇怪。……自然，我為你一下把那錢拒絕了。總而一起，我以為他很奇怪。……人幾乎可以想他是瘋子，但是他可以錯誤的；那可以僅只是他假裝的角色。瑪麗法彼得羅夫那之死彷彿在他心中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印像。」

「上帝安靜她的靈魂吧，」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我將永遠地，永遠地爲她祈禱！沒有這三千盧布了，都麗亞！現在我們將到那裏去呢？這彷彿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羅提亞，今天早晨我們口袋裏只有三塊盧布了，都麗亞和我正在打算把她的錶當了，這樣好避免向那人借錢，直到他提議幫助的時候為止。』

都麗亞彷彿對于司維特里喀羅夫的供獻奇怪地深印于心中。她不動地站着，

默想着。

「他想出了什麼怕人的計畫了，」她一半低聲地自言自語，幾乎發抖。

拉思科里涅珂夫看出來這不適合的恐怖了。

「我想我必須常常去看他，」他向都麗亞說道。

「我們要注意他！我要把他追尋出來！」拉如密亨有力地喊道。

「手看不見他！羅提亞給我許可了。他剛才自己向我說：『當心我的妹妹。』」

你也給我許可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

都麗亞微笑，伸出手來，但是焦急的神色並沒有離開她的臉孔。普里契利亞

亞歷山特羅夫那怯懦地注視着她。但是那三千盧布顯然對於她發生了安慰的影響。

過一刻鐘，他們都忙于一場活潑的談話。就連拉思科里涅珂夫都注意地聽了

些時候，雖說他並不談話。拉如密亨是說話人。

「爲什麼，爲什麼你們要走呢？」他踴躍地洶洶不絕地說道。『你們在一個

小城裏作什麼呢？最大的事是你們都在這裏，而且你們彼此都需要。彼此都需要，真彼此都需要，相信我。一個時期，無論如何。……帶我合股，我向你實說，我們要計畫一種極好的經營。聽着！我要向你詳細說明一切，整個的計畫。在任何事情沒發生之前，這一切都在今天早晨突現于我的腦海之中。我告訴你，你們是什麼一回事；我有一個伯父，我一定要把他介紹給你們，他是一個最普通最可尊敬的老人。這個伯父有了一千盧布的資本，然而他靠他的郵金過活，不需用那筆錢。這兩年他都麻煩我要我向他借，付六厘利息。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就是想幫助我。去年我不需要，但是今年我決心要在他一到的時候就借。然後你們從你們三千中再借給我一千，我們便足夠開辦了，這樣我們將合股經營，然而我們要幹什麼呢？

于是拉如密亭開始說明他的計畫，他末後解說幾乎所有我們的出版家和書賣都兼毫不知道他們在賣些什麼，因為這種緣故他們通常都是不好的出版家，並且說在

何合適的出板物照例有報酬，而且賺一筆板稅。有時賺很大的一筆。拉如密亭在夢想期張作一個出板家。這兩年他都在出板家的辦公室裏工作，精通二種語言，雖說在六天以前他告訴拉恩科里涅珂夫他的「德文」不行，目的是勸他拿他的一半翻譯和一半報酬。他那時說了一個謊，而且拉恩科里涅珂夫知道他是說謊。

「爲什麼，爲什麼在我們有了成功的主要工具之前，我們自己的錢——其動靜候，要讓我們的機會錯過呢？」拉如密亭熱烈地喊道。自然，要有許多工作的，但是我們裏工作，你，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我，羅提宏。……近來在有些書上能得到一大筆利錢！而且生意大大的要點乃是我們要知道什麼需要翻譯，而且我們同時之間要翻譯，出版，學習。我可以有用的，因爲我有經驗。差不多有兩年我都在各出板家之間跑忙，現在他們生意的種種底細我都知道。作板者無須乎是聖人的，相信我吧！爲什麼爲什麼我們要讓我們的機會錯過呢？怎麼，我知道——我保守這秘密——兩三本書，這可以僅只因爲想到翻譯想到出版而

得一百盧布。實在，而且就是這其中的一個意思，五百盧布我也不賣。你們以為如何？若果我去告訴一個出版家，我敢說他要躊躇的——他們都是這般傻瓜。至于生意方面，印刷，紙張，出賣，你們委託給我，我知道我的路如何走。我們要以小規模開始，繼續辦大。無論如何，這將聽到我們的生活費，我們要收回我們的資本的。」

都麗亞的眼睛發亮。

「我歡喜你所說的話，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她說道。

「自然，這我一點也不知道，」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插嘴道，「這或者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又是上帝知道了。這是新的而且沒有試過的。」自然，我們一定至少有一個時期要留在這里。」她看着羅提亞。

「為你以為如何呢，哥哥？」都麗亞說道。

「我以為他想出了一個很好的主意，」他答道。自然，要夢想一個出版家

哥那也太快了，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印出五六本書而且一定成功的。我自己知道有
一本書，那是一定銷得好的。至於他之能以管理這事呢？那也是沒有疑問的。
他知道這生意……但是我們可以稍遲細細談一番。

「好呵！」拉如密亨喊道。「那麼，注意，在這住宅裏有一所房子，屬于同
一個主人的。這是一所特別的房子，分開的，和這些寓所不通。那有家具，租
金適中，三間房子。假定你們租下開張。明天我去當你們的手錶，把錢帶給你
們，那麼一切事情都能夠辦了。你們可以三個人都住在一塊。羅提亞將和你們
起了。但是你往那里去，羅提亞？」

「怎麼，羅提亞，你已經要走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驚惶地問道。

「在這樣的時候麼？」拉如密亨喊道。

都麗亞帶着懷疑的驚奇看着她的哥哥。他手中拿着便帽，他預備要離開他
們。

『人要以爲你是在埋我或者是道永別哩，』他有些奇怪地說道。他努力要做笑，但是並沒有笑出來。『但是誰知道呢？或者這就是我們彼此相見的最後一次哩……』他偶然說滑嘴了。這是他真正思想着的事，然而大聲說出來了。

『你是怎麼一回事？』他的母親喊道。

『你往那裏去？』羅提亞都麗亞頗驚奇地問道。

『哦，我是十分必須去……』他含糊地答着，彷彿對着他所要說的話躊躇似的。但是在他的發白的臉孔上有着一種堅決的神氣。

『我的意思是想說……當我往這里來的時候……我的意思是想告訴你……母親呀，和你，都麗亞，我們不如離開一個時期。我覺得不舒服，我不安寧……我以後來我自己來……若是可能的時候……我記着你們而且愛你們。……任我，任我孤獨吧。這我在先前就決定了……我絕對地決定注意了……無論我遭遇什麼，我歸于毀滅不歸於我孤獨。完全忘記我吧，那比較好些……莫要打聽我……我』

若是能夠的時候，我自己要來的，不然……我便派人找你們來。或者一切都要復原的，但是現在若果你們愛我，便捨了我吧……否則我要開始恨你們。……再見！』

『天爺！』普里奧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妹都嚇得要命。『拉如密拿也是的。』

『羅提亞，羅提亞，同我們和解吧！讓我們和先前一樣吧！』他的可憐的母親喊道。

他慢慢地轉身對房門，慢慢地走出房去。都麗亞追上他。

『拉哥！你是怎麼對待母親？』她低語道，她的眼睛憤怒地閃着光。

『不要緊，我要來的。』他就來了。』他用低音喃喃道，彷彿並不十分明白自己說着什麼話，他走出房去了。

『快聽的，聽懂的自私的人！』都麗亞喊道。

「他瘋了，但並不是薄情。他瘋癲了！你看不見麼？關於這點你是薄情了！」拉如密亨在她的耳中低語，緊緊地捏着她的手。「我立刻就回來，」他向那位受恐怖打擊的母親喊道，他跑出房去了。

拉思科里遑珂夫在走道盡頭等着他。

「我知道你要來追我，」他說。……「回到她們那里去吧——和她們在一塊……明天而且永遠和她們在一塊。……我……我或者要來的……若是我能夠。再見！」

他並沒伸手便走開了。

「但是你往那里去呢？你幹什麼？你是怎麼一回事？你如何能老是像這樣呢？」拉如密亨計窮智拙地喃喃道。

拉思科里遑珂夫又停住了。

「一言爲定，決莫詢問我任何事情。我沒有事情告訴你。莫要來看我。」

我或者要到這里來。……離開我吧，但是莫要離開她們。你明白我麼？」

這時走廊上是黑暗的，他們靠近燈旁站着。有一分鐘他們彼此不語地對着。

拉如密亨終身都記得那一分鐘。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熱切的注意的眼睛每一瞬間變得越發深深感人，刺入他的靈魂，他的意識中。忽然拉如密亨發驚了。

彷彿有什麼奇異的東西從他們之間經過。……什麼思想，彷彿是什麼暗示，悄悄地來了，什麼可怕的可惡的東西，而且忽然兩方面都明白了。……拉如密亨臉變白了。

『現在你明白麼？』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他的臉孔劇烈地抽着筋。『回去，到她們那里去，』他忽然說道，急速轉身，走出這住宅了。

我且不來敘述拉如密亨如何走回到兩位婦女那里去，他如何安慰她們，他如何斷言羅提亞病中需要休息，斷言羅提亞一定來，每天要來，斷言他是十分，十分被攪亂了，他一定要不受刺激，他拉如密亨要留心他，要給他找一個醫生。

最好的醫生，診斷一下……事實上是從那天晚上拉如密享便對於她們站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哥哥的地位。

第四章

拉恩科里連珂夫照直往索尼亞所住的運河岸上的莊宅去。——這是一所三層樓的綠色老住宅。他找到門房，從門房那里得到了關於裁縫加泊勞毛夫住處的茫然的指示。他在院子拐角找着暗而且窄的樓梯的入口，便登上三層樓，走出到那臨着院子環繞三層樓的走廊上。……當他正在黑暗中徘徊，拿不穩到加泊勞毛夫的門往那邊的時候，離他三步遠有一扇門開了，他機械地把門拉住了。

「那那里是誰？一個女子的聲音不安地問道。

「是我。」來看你，拉恩科里連珂夫答道，他走進那小小的入口，走在一張破椅上放着一隻插在破銅獨盤裏的蠟燭。

「那是你呀！老天爺！」索尼亞無力地喊道，她站着那塊不動了。

「那是你的房間？這邊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努力不看她，趕緊進去。

稍遲一會，索尼亞也拿着蠟燭進來，把燭盤放下，她完全失措了，在他面前站着說不出來地昏亂，顯然爲他的意外的造訪所驚了。血色忽然湧到她的蒼白的臉上，淚珠湧到她的眼中……她覺得不舒服，害臊而又幸福……拉思科里涅珂夫迅速的轉開身，在棹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他以迅速的閃視詳細觀察那個房間。

這是一個大大的然而低低的房間，加泊勞毛夫家出租的唯一房間，左牆有幾道關閉的門通着加泊勞毛夫家自己住的房子。在相對的那一邊，在右手牆另有一道門，總是鎖着。那通着下一套房子，成爲分開的寓所。索尼亞的房間看來好像一個馬房；那是一個非常不齊正的四方形，這使之外表看來古怪。一道帶着三個窗戶的牆臨着運河，斜坡下去，因此有一個房拐形成一個很尖的角度，沒有很強的光

線難以看見那裏面。另一房拐又大得不稱。在這大的房間裏幾乎什麼家具都沒有：在右邊房拐有一張床架，在這旁邊，緊靠近門，有一張椅子。一張樸素的松木棹子鋪着藍布，也對着這扇牆放着，靠近通着別套房的門。兩張坐壞了的椅子放在棹邊。在相對的那一邊牆，靠近尖角放着一張小小的樸素的帶抽屜的木櫃。彷彿看來好像丟在沙漠裏似的。這便是那房裏所有一切。黃色的塗抹，破爛的牆紙在房拐裏都黑了。冬天一定是潮濕而且充滿水汽。這里有着各種貧窮的徵候，就連牀架子也沒有帷帳。

索尼亞無語地看着她的客人，這客人是如此注意地而且無禮地仔細觀察她的房間，她最後甚且開始嚇得發抖，好像站在她的審判官和她命運的判斷者的面前似的。

『我遲了。……現在十一點鐘了，是不是？』他問道，還不抬眼。

『是的，』索尼亞喃喃道，『哦是的，現在是，』她趕緊地續說道，『好像她』

的逃避方法就在個中似的。『我的房東太太的鐘剛才打……我自己聽
了。……』

『我這是最後一次到你這裏來，』拉思科里涅珂夫抑鬱地往下說道，雖然這乃
是初次。『我或者不再見你了……』

『你要……走開麼？』

『我不知道……』

『那麼你明天不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裏去麼？』索尼亞的聲音顫抖着。

『我不知道。』明天早晨我將知道……那不要緊……我來說一句話……』

他向她舉起他的深思着的眼睛，忽然注意出自己在坐着。她却始終在他面前站
着。

『你爲什麼站着？』坐下。『他溫和的、友愛的、改變一種聲音說道……』

她坐下……他仁慈地而且幾乎憐憫地看着她……』

『你是何等瘦呵！什麼樣一隻手！十分透明！像一隻死人手樣。』
他拿她的手。索尼亞無力地微笑着。

『我若是像這樣的，』她說。

『就連你在家裏住時也像這樣麼？』

『是的。』

『自然。你是，』他猝然續說道。他的臉孔的表情和他的話聲又忽然改變了。他又往四下看。

『你這房間是租加泊勞毛夫家的麼？』

『是的。』

『他們住在那里，穿過那道門麼？』

『是的。』他們還有一個房間像這一樣麼？』

『都在一個房間裏麼？』

『是的。』

『我夜間在傢房裏要害怕的，』他抑鬱地說道。

『他們都是很好的人，很慈善，』索尼亞答道，她還好像迷亂似的。『所有家具，一切東西……一切東西都是他們的。他們很慈善，小孩子們也時常來看我。』

『他們都口吃，是不是？』

『是的。……他口吃而且他跛腳。他的妻也是的。……她並不是真正口吃，不過她說不清楚。她是一個很慈善的婦人。他常作一個家庭奴隸。有七個孩子……只有最大的一個口吃，別的就是害病……但是他們並不口吃。……但是你在那裏聽說他們呢？』她帶些驚異的續說道。

『你父親告訴我的。』他把關於你的一切事都告訴我。……你如何在六點鐘時候出去，九點鐘回來，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如何跪在你的床邊……』

索尼亞昏亂了。

「我猜想我今天看見他了。」她躊躇地低語道。

「誰？」

「父親。」我在大街上走，在拐灣那里，約在十點鐘時候，他彷彿在前面走着，他那正像他。我那時想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去……

「你在大街上走麼？」

「是的。」索尼亞猝然低語道，她又被昏亂所征服，眼往下看。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常打你吧？我敢說。」

「哦不，你說什麼話？不！」索尼亞幾乎驚惶失措地看着他。

「那麼，你愛她麼？」

「愛她麼？自然嘍！」索尼亞帶着哀怨的加重語氣說道，她苦惱地釘住手。

「那麼你不……但願你知道！你看，她半分像一個小孩樣……她的碧牙

十分要失了；你看……因為悲哀。……她常是何等聰明……何等慷慨……何等慈善呵！……唉，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索尼亞彷彿在絕望中說這話似的，興奮地苦惱地扭着自己的手。她的蒼白的臉孔飛紅了，在她的眼中有着一種苦痛的神情。這是明明白白的，她被感動到最深的地步，她深想說話，辯護，表白些事情出來。一種不能滿足的慈悲（若是人可以這樣說的話）反映在她的臉孔的種種狀態上。

「打我！你怎麼能說這話？天爺，打我！若果她真打我，那麼怎麼樣呢？你以為怎麼樣呢？這你一點一點也不知道……她是如此不幸……唉，何等不幸呵！……而且有病。……她追求正義，她是純潔的。……她有着這樣的信譽，以為到處都一定有正義，她期待着。……你若果要加痛苦于她，她不願為非的。她不以為人們不能是正義的。而且她對那生氣，像一個小孩樣，像一個小孩樣。……她是良善的。」

『你將怎樣呢？』

索尼亞究問地看着他。

『他們留給你照顧，你看。他們先前都由你照顧，不過……而且你的父

親去向你要酒喝。唔，現在將如何呢？』

『我不知道，』索尼亞悲傷地一字一板地說道。

『他們將住在那里麼？』

『我不知道……他們欠着房租，但是我聽說，女老板今天說她要趕他們

伽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說她再不住一分鐘了。』

『這是怎麼的，她竟如此大胆？她靠着你呢？』

『哦，不，莫要那樣說。……我們是一個人，我們生活像一個人樣。』

尼亞又被攪擾了，甚且生氣，好像一隻金絲雀或什麼別的小鳥兒要生氣了似的。

『而且她怎麼辦呢？』她，她怎麼辦呢？她弄得熱烈，興奮，堅持道：『她

今天如何地哭呵！她的智力喪失了，你沒有看出來麼？……會她忙亂得像一個小孩樣，想明天一切東西都要弄好，喪餐和那一切。……于是她又扭手，吐血，哭泣，而且忽然之間她開始絕望地向牆上撞頭。于是她又被安慰了。她將她所有的希望都建在你身上；她說你現在要幫助她，說她要從什麼地方借一點錢，和我一陣回到她的故鄉，給紳士們的女兒們創辦一個寄宿小學校，要我管理，我們將開始一個美的新生活。……她吻我，抱我，安慰我，你知道她對於她的玄想着那般的信心，那般的信心！人不能反駁她的。她一整天洗呀，清呀，補呀。她用兩隻無力的手把洗衣桶拖進房裏去，倒在床上，喘着氣。我們今天早晨到店鋪去給被窩加和麗達買鞋，因為她們的都十分破了。只是我們所計算的錢並不够，差的多。而且她選擇那般貴的小靴子，因為她愛講究，你不知道。就在店鋪那里在管店鋪人面前她便放聲大哭，因為她的錢不够……看着她真傷心呵。……」

「唔，在這以後我能够明白你們這樣生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幅辛酸

的笑容說道。

『你不爲他們惋惜麼？你不惋惜麼？』索尼亞又突然抓住他，『怎麼？我知道，你自己把你最後的一文錢施與了，雖說你一點還沒有看見，倘若你看見了，一切事情，啊呀！我是多麼常常，多麼常常使她流淚呵！就在上星期！』『是我！我！』僅僅在他死前一星期。『我殘酷！而且我是多麼常常作那樣事呵！我！我！』我想起那事便終日悲傷！』

索尼亞說話的時候，想來苦痛，她扭着手。

『你殘酷麼？』

『是的，我討厭我。我去看他們。』她往下說着，啜泣着；『父親說要讀點書我聽，索尼亞，我頭痛，讀給我聽；這里有一本書，他有一本書，他從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文萊比綏亞利柯夫那里弄來的，他住在那里，他總是常常得着這樣的有趣的書。』我說：『我不能停留在這里，』因爲我不想讀，而且我進去的主要

她是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幾個領子看看。小賊理薩威賣給我些領子和袖頭，便宜的，漂亮的，新的，刺繡的東西。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非常愛，她戴在鏡子裏照看自己，很高興的。「把這些當禮物送我吧。」索尼亞說，「請送我。」請送我吧。」她說，她那麼要。她什麼時候能戴呢？這些只是使她想起她幸福的往日而已。她在鏡中照看自己，嘆賞自己，他一件衣服也沒有，自己什麼東西都沒有，這些年都沒有！她從不向任何人要任何東西；她驕傲，她寧願捨棄一切。然而她要這些東西，她這麼愛牠們。給她我又惋惜。「牠們于你有什么應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我說。我那樣向她說了，那話我本不應該說！她給我那樣的一幅臉色。她對於我的拒絕是如此傷心，如此傷心！看着是如此悲哀。……然而她並不是爲着領子傷心，乃是爲着我時拒絕，那我看出來了。時候，但願我能全收回來，改變一下，把那些話收回來！唉！但願我……但是這于你並不算什麼！」

「你認識小販薩威泰麼？」

「是的。……你認識她麼？」索尼亞有些驚奇地問道。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害着肺癆病、急性肺癆病，她不久便要死了，」拉思科里涅到未並不回答她的問題，停了一會說道。

「哦，不，不！」

索尼亞不知不覺地握住他的雙手，好像求她不死似的。

「但是若果她真死了，還好些哩。」

「不，並不好些，一點也不好些！」索尼亞不知不覺地在驚惶失措中重複說道。

「孩子們呢？除了帶他們跟你生活而外，你能怎麼辦呢？」

「哦，我不知道，」索尼亞喊道，幾乎陷入絕望之中，她把雙手放在自己頭上。

。這思想在先前時時常現于她的腦中，這是顯而易見的，他不過是又把牠提起來而已。

『怎麼，倘若就在此刻，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活着的時候，你病了，拾到醫院去，那麼要發生什麼事呢？』他無憐憫地固言道。

『你如何能說那話？……那是不能夠的！』

索尼亞的臉帶着怕人的恐怖動着。

『不能夠？』拉思科里連珂夫帶着一幅刻薄的笑容往下說道。『你並沒有保

險吧，是不是？那時候他們將發生什麼事情呢？他們將流在大街上，他們一切

人將將咳嗽，乞求，對牆撞頭，如同她今天所作的，孩子們將哭喊。……然後

她將倒下，拾到警察署去，拾到醫院去，她將死去，孩子們……』

『哦，不……上帝不讓這樣的……』這話最後從索尼亞積鬱過度的胸中吐

出。

她聽着，懇求地看着他，在啞然的祈求中緊握着手，好像一切都靠着他的似的。
拉恩科涅涅珂夫起身，開始在房中走動。一分鐘過去了，索尼亞站着，手和頭在可怕的灰心喪氣中低垂着。

『你不能節省麼？』放在一邊留作困難的片子用藥子。他忽然停在她的面前問道。

『不能，』索尼亞低語道。

『自然不能。』你試了麼？』他幾乎譏刺地續說道。

『是的。』

『並沒有成功！』自然沒有，無須乎問的。』

他又在房中踱着。又一分鐘過去了。

『你不是每天得到錢吧？』

索尼亞昏亂極了，血色又湧到她的臉上了。

『不是，』她帶着一種痛苦的努力低語道。

『無疑地，波希加也將是一樣的，』他忽然說道。

『不，不！那不能夠，不！』索尼亞拚命地大聲喊道，好像被刺了似的。
『上帝不容任何如此可怕的事情的！』

『他讓別人們到那樣的。』

『不，不！上帝將保護她，上帝呀！』她發狂地重複說道。

『但是，或者並沒有上帝，』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種惡意回答道，他大笑，
看着她。

索尼亞的臉色忽然變了；臉上發了一陣顫抖。她帶着說不出的斥責看着他。
『努力要說什麼話，但是不能說，變成辛酸的，辛酸的嘆息，將臉兒藏在手裏。』

『你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智力喪失了；你自己的智力喪失了。』他沉默片
時之後說到。

五分鐘過去了。他還是沉默地在房中踱來踱去，並不看她。最後他走近她跟前；他的眼睛發光。他將雙手放在她的肩上，直蹶着她的帶淚的臉龐。他的眼色是嚴厲的，狂熱的，刺人的，他的雙唇撮着。忽然之間他迅速地躬下身，伏在地上，吻她的脚。索尼亞退避他如同退避瘋子似的。而且的確他看來像一個瘋子。

「你向我幹什麼？」她喃喃道，臉色變白了，一陣突然的疼痛抓住他的心。他立刻站起來了。

「我並不是向你致敬禮，我是向人類的一切受當致敬禮，」他狂熱地說道，「我開到窗戶跟前去了。」
「聽着！」他遲六分鐘轉身向她續說道，「我剛才向一個傲慢的人說他值不上你的小手指頭……並且說我加我妹妹榮幸，使她在你的旁邊坐着。」

「愛，你向他們說那話！當她的面麼？」索尼亞發聲喊道，我和我一塊坐

下！榮幸！怎麼？我是……不名譽的……唉，你爲什麼說那話？」

「並不是因爲你的不名譽和你的罪過我說你那話，乃是因爲你的偉大的受苦。但是，你是一個偉大的罪人，這是真的！」他幾乎莊嚴地續說道，「你最壞的罪過乃是，你白白地把自己毀壞了，賣了。這不怕人麼？這不怕天麼，你住在你的分討厭的這污穢之中，而同時你自己知道（你只消睜開你的眼睛）你並不因此便幫助了任何人，教了任何人！告訴我，」他幾乎一陣發狂地往下說道，「這羞恥與卑污如何能和別的，相反的，神聖的感情，在你一身中並存呢？我永死去還要好些，好一千倍，聰明一千倍哩！」

「但是他們將如何呢？」索尼亞無力地問道，帶着苦痛的眼色注視着他，但是並不豫對於他的提議發驚似的。

拉思科里迨河夫奇怪地看着她，他在她臉上一切都看出來了，可見她一定已經有了那種思想，或者有許多次了，她在絕望中熱切地想出來如何結果，這苦痛

物，以致現在她對於他的提議幾乎全不驚奇了。她甚且沒有注意他的話的殘酷。他的譴責的意義以及他對於她的羞恥之特別態度，她自然也沒有注意。這在他也是明明白白的。但是他看出來關於她的不名譽的，羞辱的地位的思想是如何顛倒地苦着她，而且久已苦着他了。「什麼，什麼，他想，『能攔阻她直到如舍不死呢？』」只是在這時他才知道那些可憐的小小的孤兒孤女們和那可憐的半癡狂的加透里那伊凡諾凡諾，患着肺癆病向牆撞頭，對於索尼亞是什麼一回事了。

但是，無論如何，以她的品格和她所終于受的教育程度，她決不能照舊這樣下去。這對於他是明明白白的。他還是爲這個問題所難：她既不能使自己去投水，如何能那般長久地照舊處在那種地位而不瘋狂呢？自然他知道索尼亞的地位是例外的情形，不過實在不幸，那並非唯一的，並非鮮有的；但是就那例外，她的教育淘汰，她的先前生活，人要以爲會在那令人難堪的路上的頭一步便要她的死命的意志麼把她支持住呢——一定不是那辭？那一切卑鄙醜惡顯然僅只機械地觸着她，

沒有一點那僻侵入她的心中；他看見了。她站在他面前時，他看透她了。

「在她面前有三條路，」他想，「連河，瘋人院，或……最後陷於那僻之中，蒙蔽智力，將心變成石頭。」

最後的觀念是最令人難堪的，但他是一個懷疑派，他年青，抽象，所以殘酷。因此他不禁相信最後的結果是最可信的。

「但是那能是真的麼？」他向自己喊道。「那個還保存着精神的純潔的人畢竟能最後被意識地拉入污穢與罪孽的陰溝中麼？這種演進能已經開始了麼？難道她直到現在才剛能忍受，因為罪惡對她開始較不討厭了麼？這是不夠的。」他喊叫，如同索尼亞剛纔以前一樣。「不，那直到現在使她不致墮落者，乃是關於罪孽與他們——孩子們——的思想。……然而若果她沒有瘋狂，她如何能說她沒有瘋狂呢？她是神智清明麼？人能像她一樣說話，一樣推理麼？她如何能坐在可惡的地獄的邊沿上，正在裏面滑去，人家告訴她危險而不聽呢？」

期望着奇蹟麼？無疑地她期望的。這一切不就是瘋狂麼？」

他頑固地抱着這種思想。他愛這種解釋實在比任何別的都狠。他開始注意她看着她。

「那麼你很向上帝祈禱吧，索尼亞？」他問她道。

索尼亞不說話。她站在她的旁邊等着答話。

「沒有上帝我將如何呢？」她急速地丟掉她低語道。她以突然發光的 eyes 斜視他，緊握着他的手。

「唉！那麼就是這樣呵！」他想到。

「上帝爲你作了什麼？」他更探究他，問道。

索尼亞沉默了好久，她好像不能答覆似的。她的軟弱的胸膛不住地顫着興奮的情感一鼓一扁。

「冷靜了，莫要鬧！你不配！」她忽然喊道，嚴肅地憤怒地看着他。

『那是的，那是的，』他向自己重複地說道。

『他作了一切事情，』她急速低語道，又往下看。

『這是出路！這是解釋，』他決定道，帶着熱切的好奇心，帶着一種新時奇異的，幾乎是病態的感情，詳細觀察她。他凝視着那幅蒼白的，瘦瘦的，不齊正的，成角形的小小的臉孔，那對溫柔的藍眼睛（那眼睛能以發光帶着那般的火熱，那般的嚴肅的力量），那憤怒得發抖的小小的身體——這一切在他看來好像越發越發奇怪，幾乎是不可能的。『她是一個宗教的狂人！』他向自己重複地說道。『在那點抽屜的大櫃上放着一本書，』他在房中踱來踱去的時候，每次都看見牠。『現在他把牠拿起來，看一看，』這是俄文翻譯的新約。用皮面裝釘的，破而甚舊。

『這你在那里弄的？』他在屋子那邊向她高叫道。

她還在原處站着，離褲子有三步遠。

『那是人家拿來給我的，』她答道，彷彿不願似的，並不看他。

『誰拿來的？』

『理薩威泰，我向她要的。』

『理薩威泰！奇怪！』他說道。

關於索尼亞的一切事情在她看來好像每分鐘都更奇怪，更驚人。他把書舉到獨旁，開始翻書頁子。

『拿破崙復活在那里？』我給我看，索尼亞。』

她偷偷斜看他一眼。

『你看的地方不對。……那是在第四福音裏，』她嚴肅地低語道，並不看他。

『我出來讀給我聽，』他說道。他坐下，肘節放在棹上，頭靠在手上，抑鬱地向一邊看去，預備來聽。

「在三星期的時間以內他們將在瘋人院裏歡迎我！我若不在更壞的地方，我將在那裏的。」他含糊地自言自語道。

索尼亞不信心地聽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請求，躊躇着移到棹前來。不過她拿着書子。

「這你沒有讀過麼？」她在棹子那邊舉眼看他，問道。

她的話聲變得漸漸更加嚴肅了。

「好容易讀了……當我在小學校時候。讀！」

「你沒有在教堂裏聽過麼？」

「我……沒有到過。你時常去麼？」

「不……不。」索尼亞低語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做笑了。

「我明白……明天你不是你父親的葬禮麼？」

「我去的。上星期我也在教堂裏。……我作了一個奠魂祭。」

「誰作的？」

「理薩威泰。她被人家用斧頭砍死了。」

他的神經越發越發緊張起來。他的頭開始發暈。

「你們和理薩威泰是朋友麼？」

「理薩威泰。她好。她常來。……並不時常。……她不能。……我們當

一塊讀經且談話。……她將見上帝的。」

這最後幾個成語在他的耳際中聽來奇怪。……這裏又有了新的事情：和理薩威泰

的神秘的相會。……而且她們兩個……宗教的狂人們。

「聽自己為主要戒為一個宗教的狂人。……這是有傳染性的。」

「理薩威泰他易激地煽動地喊道。」

蒙厄還躊躇着。……她的心怔忡着。……她差不多不敢讀給他聽。……他幾乎帶着

劇憤地看着這位「不幸的瘋人」。

「爲什麼？你又不相信麼？……」她溫和地低語道，彷彿喘氣似的。

「讀吧！我要你讀。」他堅持道。「你都常讀給薩威泰聽。」

薩威泰索妮亞打開書本，找出那地方。她的手發抖，她的聲音發不出來。她兩次努力將頭顱然而不能讀出頭一個音來。

「索妮亞，有個患病的人，索妮亞，住在伯大尼……」她終於勉強自己來讀，但是讀到第三個字她的聲音斷了，如同「一根太拉緊了的弦」。她的呼吸中有了「一個阻物」。

拉思科里涅珂夫一部分看出來索妮亞爲什麼不能使她自己讀給他聽了，他越是看出這點，他越粗魯地身激地硬要她這樣辦。他十分明白，把她自己的那一切都洩露出來，于她是何等地苦痛。他明白這些感情真正是她的秘密寶貝，這她保存或者有幾年了，或者從童年起，當她和一個不幸的父親與一個惱瘋了的癡狂的繼母

一塊，在挨餓的孩子們與不像樣的詬罵與斥責之中生活的時候。但是同時他現在知道了，而且確實知道，雖說那充滿她以恐懼與受苦，然而她却有要讀而且要向他讀，使他可以聽着，這一種使人痛苦的願望，她要現在讀，無論發生什麼結果！……他在她眼睛裏觀察出來這點，他在她劇烈的情緒中能夠看出。她克服自己，制住嗓裏的抽搐，往下讀着約翰福音第十一章。她往下讀到第十九節：

『有些猶太人來看馬大與瑪利亞，要為她們的兄弟安慰她們。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出來迎接他；瑪利亞却仍然坐在家裏。

馬大對耶穌說，主呵，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上帝求什麼，上帝也必賜給你。……

于是她又帶着一種怕羞的感情停住，覺得自己的聲音又要顫抖而且斷了。

『耶穌說，你的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

馬大說，『

（索尼亞吸了一口艱難的氣，便清楚地用力地讀起來，好像她是作着信仰的公開告白似的）。

『主呵，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她停住，急速舉眼看他，但是她約束着自己，往下讀書。拉思科里涅珂夫坐着不動，他的肘節放在禱上，他的眼睛轉向一邊去了。她讀到第三十二節。

『瑪利亞到了耶穌那里，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呵，你若早在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裏悲嘆，又甚憂愁。這瘦說，你們把他安放在那里？她們回答說，請主來看。

耶穌哭了。

猶太人就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

其中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轉眼而且帶着興奮的感情看着她。是的，他知道了！她是患

着真正的身體上的熱病顫抖着。他預料着的。她快讀到最大奇蹟的故事，一陣

極大勝利的感情把住了她。她的聲音像鈴一般響着；勝利與喜悅使之有力。字

行在她的眼前跳動，但是她心裏知道她所讀的是什麼。讀到最後一首詩時他既然

開了瞎子的眼睛……，她把聲音放低，熱情地重學那瞎眼的不相信的猶太人稱的懷

疑，眨斥，與譴責，他們在另一會兒硬倒在他的腳邊，好像遭雷打了似的，嘆息着

相信了。……他。他。——也瞎眼，不相信，他也要聽，他也要相信的，是的，

是的，立刻，現在，這是她所夢想着的，她懷着快樂的預想發着抖。

耶穌又心裏悲嘆，來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石頭擋着。

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他說，主阿，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她注重四那個字。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上帝的榮耀麼？』

她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阿，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着的衆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拿撒路出來。

那死人就出來了。」

（她大聲地讀，銷魂得發冷發抖，好像她在眼前看着似的。）

『手脚裹着布；臉上包着手巾。耶穌對她們說，解開，叫他走。

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作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她不能再讀了，把書合上，急速從椅上起身。

『關於拿破崙復活的一切都在這兒了，』她莊重地猝然地低語道，她轉身站着不動，不敢抬眼向他看。她還發熱病般地發着抖。燭頭兒在破燭盤上閃射着光，在這受貧窮打擊的房間裏，矇矓地照着這兇手與妓女，他們如此奇怪地在一塊讀着這永久的書。五六分鐘過去了。

『我來說件事情，』拉思科里遑珂夫皺眉大聲說道。他起身走到索尼亞跟前。她沉默地舉眼望他。他的臉色特別嚴厲，那裏面有着一種野蠻的決定。

『我今天把我的家庭拋棄了，』他說，『我的母親和妹妹。我不去看她們了。我和她們完全斷絕來往了。』

『爲着什麼？』索尼亞喫驚的問道。她和他的母親妹妹新近的相會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印像，那她不能分析的。她幾乎帶着恐怖聽說這個消息。

『我現在只有你了，』他續說道。『我們且一陣走吧。……我到你這來，』

我們都是被咒詛的，我們且一陣走我們的路吧！」

他的眼睛發光，「好像瘋了似的，」索尼亞想道。

「到那里去？」她驚恐地問道，她不知不覺地往後退。

「我怎麼知道呢？我只知道這是同樣的路，我只知道這，更不知道別的了。

這是同樣的目標！」

她看着他，一點也不明白。她只知道他是怕人地無限地不幸。

「倘若你告訴她們，她們沒有一個人明白，但是我明白的。我需要你，就是

因為這我才到你這來。」

「我不明白，」索尼亞低語道。

「你稍遲將明白的。你不是做了同樣的事麼？你也犯罪了……你有力量犯

罪。你抓住了你自己，你毀壞了一個生命……你自己的（都是一樣！）。你本

可以在精神與和諧中生活的，但是你將在乾草市場中結果了。……但是你將忍受

不了的，若果你仍舊孤單，你將像我一樣瘋狂的。你已經像一個瘋子了。因此我們一定要在同樣的路上——陣走！——我們走吧！」

「爲着什麼？這都是爲着什麼？」索尼亞爲他的話奇怪地劇烈地攪動了，便說道。

「爲着什麼？因爲你不能够照舊像這樣，就是因爲這！——你終于必須正視事實，不像小孩一般噉泣而且喊道上帝將不容的。倘若你明天真正被送到醫院去了，將發生什麼事情呢？她瘋了，而且患着肺癆病，她不久便死了，然而孩子們呢？你想告訴我波崙加將不至于毀壞麼？你沒有看見這里被母親派出去行乞的街頭孩子們麼？我找着了這些做母親的住在那里，和在什麼環境中養着孩子們在那里，能照舊是孩子的！到七歲大便壞了，成了竊賊。然而，你知道這些孩子們乃是基督的豫：「他們的國是天國。」他吩咐我們敬重他們，愛他們，他們是將來的人類。……」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索尼亞重複說道，她患神經昏亂病般地哭泣着，扭着自己的手。

『怎麼辦麼？打破那必須打破的，一下完結，就是這，然後自己去受苦吧。怎麼，你不明白麼？你稍遲就明白的。……自由與力量，特別是力量！不顧一切發戰的創造物與一切的螞蟻窩！……目標就是這，記住！這是我的臨別贈言。或者這就是最後的一次我向你說話。若果我明天不來，你將聽說那一切的，那時你便記住這些話吧。以後有一天，在將來的歲月中，你或者將明白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了。若果我明天來呢，我將告訴你誰把理薩威殺了。……再會。』

索尼亞嚇得發驚。

『怎麼，你知道誰把她殺了麼？』她嚇得打寒戰，驚奇地看着他，問道。

『我知道，我將告訴……你，只你一個。我選出你來。我並不是到你這裏來

求饒恕，乃只是要告訴你。 好久以前我便選出你來聽這件事，在你父親談你，在理薩威泰活着的時候，我便想了。 再會，不要握手。 明天！」

他出去了。索尼亞注視着他如同注視着一個瘋人。 但是她自己也像一個人發狂了，而且自己覺着了。 她的頭髮暈。

「天爺！他如何知道誰把理薩威泰殺了？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這怕人呀！」 但是同時那個思想並沒有進入她的頭腦，在片刻都沒有！ 哦，他一定是不幸得 變 瘋 了！ 他拋棄了他的母親和妹妹，爲着什麼？ 發生什麼事了？ 他必申懷着什麼意思呢？ 他向她說些什麼話？ 他吻她的腳而且說……說……他說得清清楚楚的，他沒有她不能生活。……慈悲的天爺呵！」

索尼亞發熱病般的不省人事的度過通宵。 她時時跳起來，哭泣，扭自己的手，於是奴奴次午發熱病般的睡眠中，夢着波崙加，如迭里那伊，諾夫那和理薩威泰，夢着讀福音和他……他臉色灰白，眼睛發火……吻她的腳，哭泣。

在右手門的那一邊，有一個房間，把索尼亞的房間和馬丹列思麗赫的一套房分開。那房間久已在空着，所以娘片子安在門上，一個通告貼在臨着連河的窗上，寫着出租的廣告。索尼亞久已慣于那間房裏沒有人住了。但是司維特里喀羅天君姑終都在那空房的門邊積着，聽着話。拉思科里連河夫出去的時候，他站着不動，想對門裏便聽腳走到連着這空房的他自己的房裏去，搬一張椅子，無聲響地把他搬到大廳。索尼亞房間的門扇閉着去。這場談話使他驚爲有趣而且頗堪注意。他大大地叫聲，叫他甚至手搬了一張椅子，好使他將來，比方說，明天吧，無須恐愛整個鐘頭站立之不便，而可以舒舒服服地聽了。

第五章

次晨拉思科里涅珂夫按時在十一點鐘走進刑事案調查部去，把姓名送進去給彼費利彼得羅維支。他驚奇使他等了那麼長久，至少還有十分鐘才傳他。他豫料他們要一下把他抓住。但是他站在接洽室中，那些顯然與他毫無關係的人們，不斷地從他面前過路過去。在那看來好像辦公室的一間房裏，有幾個書記在坐着寫東西，而且顯而易見地他們並不知道拉思科里涅珂夫是誰，是什麼人。他不安地疑心地往四下望，看有沒有什麼衛兵，什麼秘密的守卒，注意他，防他逃走。但是他一點也沒有那回事，他只看見那些聚精會神于瑣碎小事上的書記們的臉孔。於是看別的人們，沒有人像是與他有任何關係。他可以往他所願去的地方去。這種

堅信在他心中更加强了。倘若昨天的那個來歷曖昧的人，那個從地下跳出來的幻像，看見了一切事情，他們怕要不讓他這般地站着等。他們要等到他擇定在十一點鐘出面麼？不是那人還沒有通知，便是……便是他簡直就一點不知道。一點沒有看見。而且他如何能以看見一點呢？可見目前他所遇見的一切事又是個幻像，爲他的病的過度的想像所誇張了。這種揣測目前便在他所有的驚恐與絕望之中，開始變得有力。現在他細想了一番，預備作一個新衝突，便忽然覺得自己在打戰。而且他覺着怒氣勃發，想起自己因爲和那可恨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對面便嚇得發抖。他所最怕的就是又遇見那個人。他懷着一種劇烈的，未曾輕減的仇氣恨着他，惟恐自己的仇氣把自己的話洩露了。他的憤怒是這樣，以致他立刻便不發抖了；他預備帶着一種冷然的傲岸的態度進去，自己立誓盡力保守沉默，注意着，聽着，而且至少這一次要約束他的過度緊張的神經。在這時候他被傳去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

他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一人在書房裏。他的書房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房間，設備着一張大大的寫字檯，放在一張沙發發前面，用查照過的料子套着，一張文件櫃，一張書架放在房拐子，兩張椅子——都是公家家具，用刨光的黃色木料製的。在更遠的牆內有一扇關閉的門，門那邊無疑地還有其他的房間。拉思科里涅柯夫進來時，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立刻便把他所從那進來的門關閉了，他們孤單的留下他。他帶着一種顯見懇切的和驚的態度會他的客人，僅只過了幾分鐘，拉思科里涅柯夫便看出他心坎的某種失措的徵候，他好像出乎意外或在什麼很秘密的事體中被抓住了似的。

「愛，好伙計！現在你在……我們的領土之內了……」波費利開口道，向他伸出雙手。「得，坐下，老友……或者你不喜歡人家叫你「好伙計」和「老友」。Ton court（就是這）？請你莫要以爲那太親暱了。……這里，坐沙發上。」

拉思科里涅柯夫坐下，眼睛釘着他。「在我們的領土之內」，爲親暱抱歉，

【法文成語 *rom couri*（就是這），都是特殊的記號。

「他向我伸出雙手，但是他一隻手也沒有給我——他到時候便縮回去。」這思想使他驚得生疑心。兩人彼此互相注視着，但是當他們的眼睛相遇的時候，他們閃電一般快的向一邊看去了。

「我把這張呈文帶來給你……關於錶的事情。在這裡。這可以麼，還是要我再抄一遍呢？」

「什麼？呈文？……是的，是的，莫要不安，那是不錯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彷彿趕緊似的說道，他說完話，便拿起呈文來看。「是的，不錯，別的不再需要什麼了，」他同樣急速地聲說道，把紙放在桌上。

「遲一分鐘，當他談着別的事情的時候，他把呈文從桌上拿到文件櫃上。」

「我猜想你昨天說你願……正式地……詢問我關於我和那個被害的女人相識的事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又開口道。「我爲什麼插上「我猜想」呢，這思想從他

的心頭閃過。『我爲什麼對於插上那句『我猜想』這麼不安呢？』這思想第二次閃過。他忽然覺得他和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僅僅接近，說頭幾句話，看頭髮眼，便立刻變得十分不安，並覺得這是危險得要命。他的神經顫抖，他的情緒加增着。『這不好，這不好！我又要說得太多了。』

『是的，是的，是的！不必急，不必急，』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喃喃道，在椅子跟前走來走去，並沒有顯然的目的，彷彿向窗戶，文件櫃，和棹子衝去似的，避開免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疑心的眼，一時又站着不動，直瞅着他。

他的胖胖的圓圓的小小的樣子看來非常奇怪，好似一個球，從這邊滾到那邊，于是又跳回頭。

『我們有的是時間。你吸烟麼？你自己有麼？』這里，來一根烟！『他往下說着，奉給他的客人一根烟。』『你知道，我在這里接待你，但是我自己的住處是從那里過去，你知道麼，我的辦公處。』不過我暫時在外邊住，我這里必須修理修

「現在差不多完工了。……辦公處，你知道，是一樁最重要的事體。」
「你以為如何？」

「是的，」一樁最重要的事體，」拉思科里迥珂夫答道，幾乎譏刺地看着他。

「一樁最重要的事體，一樁最重要的事件，」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重複說道，彷彿他正想着什麼十分不同的事情似的。「是的，一樁最重要的事體，」他幾乎終于喊起來了，忽然注視着拉思科里迥珂夫，離他兩步遠突然站住了。

這蠢笨的重話，在愚昧上，和他向客人所斜轉的嚴肅，沉思而且曖昧的眼光太不合式了。

但是這特別挑動拉思科里迥珂夫的脾氣，他不能抵抗一種譏刺的而且頗不忌憚的挑戰。

「請告訴我，」他忽然問道，幾乎傲慢地看着他，而且對自己的傲慢感着一種樂趣。「我相信這是一種法律上的規矩，法律上的世傳，」至于所有調查的律師

都是一樣——從遠遠地開始他們的攻擊，用一件細事，或至少是用一個不相干的題目，這樣好鼓勵他們所盤駁的人，或不如說分他的心，去掉他的謹慎，於是忽然之間，用什麼致命的問題給他一個意外的打倒的打擊。是不是這樣？這是神聖的世傳，我猜想是在所有關於這技術的小冊上都說過罷？」

『是的，是的。……怎麼，你以為我談辦公處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麼……噫？』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說這話的時候，他把眼睛撮起來而且霎着；一種和露的狡猾的神氣現于他的臉上。他額上的皺紋沒有了，他的眼睛縮小，他的臉面寬了；他忽然發出一陣神經質的拖長的大笑，渾身發抖，直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臉。後者也自己勉強笑，但是當波費利看見他笑了，便發出那般的狂笑，以致他臉都變紅了的時候，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憎惡克服了所有的戒備；他不笑了，皺眉仇視着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定眼看他，同時他的故意拖長的笑聲繼續着。不過，雙方都缺少戒備，因為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彷彿對着客人的臉大笑，而且很少為客人對他討厭所

擾擾似的。後一種事實從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眼中看來是很有意義的：他看出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剛才以前也沒有被擾，但是他——拉思科里涅珂夫——或者墮入陷阱了；這里一定有什麼事情，有什麼動機他不知道，或者一切事情都預備好了，再過片刻便要突然顯現于他的眼前……

他立刻筆直說到要點，從座位起身拿帽子。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他堅決地開言道，不過帶着很大的刺激，「昨天你表示一種希望，要我到你這來，你要查問（他特別注重「查問」兩個字）。我來了。你若果有任何話要問，就問吧，若果沒有，容我退走吧。我沒有時間剩下了。……我一定要赴那個被馬車壓了的人的葬禮，那人你……也知道，」他續說道，立刻覺得生氣，因為續說了這句話，而且因為自己生氣更加劇了，「這一切我都討厭，聽見麼，而且早就討厭了。一部分就是這使我生病。總而言之，」他覺得關於他病的話更說的不是地方，便喊道，「總而言之，請盤問我或讓我走，立刻。若果

你必須盤問我，你便以適當的形式照辦！我不許你另樣辦，那麼同時，再見吧，因為我們現在顯然沒有事情留住我們了。」

「天爺！你是什麼意思？我詢問你什麼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立刻住口不笑，改變聲調略略道。「請你莫要自擾吧，」他開始從這地方到那地方，搖動不安，慌忙地使拉思科里遼珂夫坐下。「不必急，不必急，那空是瞎話。哦，不，我很高興你終于來看我了……我只是把你當作客人看待。至于我的可惡的夫笑，請原諒吧，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麼？這是你的名字麼？那是我的神經，你以你的滑稽的言語把我撩得這樣的；我向你實說，我笑得發掛像皮球樣，一次笑半個鐘頭。……我時常害怕癱瘓病來攻身。坐下吧。請坐，不然我要以為你生氣了……」

拉思科里遼珂夫不說話；他聽着，注意着他，仍然生氣地皺着眉頭。但是他坐下了，但是還拿着帽子。

『我一定要告訴你關於我自己的一件事情，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繼續說道，『在房中走動，又躲避客人的眼睛。』『你看，我是個寡漢條子，一個不重要的人，不慣于社交；並且，我前途什麼也沒有，我算固定了，熱心衰力竭了，而且……你注意了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在我們彼得堡各界裏，若果兩個聰明人相遇，他們兩個並不親密，但是彼此互相尊敬，如同你和我，他們要得費半個鐘頭才能找到談話的題目——我們是啞然的，我們彼此相對坐着，覺得笨拙。』『大人都有談話的題目，比方說，上流婦女們吧……』『上等社會的人們常有他們談話的題目，』*Cost de la Beau*（這是必須的），但是像我們這樣中等的人，這就是說用思想的人，常是舌結而且笨拙。這是什麼理由？或者這是缺少公共興趣，或者是我們太誠實了，不想彼此互相欺騙，我不知道。你以為如何？』『把帽子放下，那看來彷彿好像你就要走了，那使我不舒服……我是如此高興……』

拉恩科里迨珂夫把帽子放下，帶着一幅嚴肅的含怒的臉孔，繼續默然地聽着波

費利彼得羅維支的茫然的空洞的饒舌。『他真想以他的傻氣的胡說分我的注意力麼？』

『我在這裏不能給你茹菲喝：但是爲什麼不和一個朋友費五分鐘呢，』波費利往下喃喃道，『而且你知道這一切公家職務……請你莫要注意我的跑來跑去。原諒哦，好伙伙，我非常害怕得罪你，但是運動于我是絕對免不了的。我常是坐着，十分高興走動五分鐘……我的多坐生活使我好苦……我常想加入一個體育館，他們說各級的官員，甚至于樞密院顧問官，都可以看見在那里活潑地溜冰。對了，近代科學……是的，是的……但是至于我在這裏的職務，查問和所有這樣的形式……剛才你自己說過查問了……我向你實說，這些盤問有時對于盤問者比被盤問者更麻煩。……你剛才自己說過這話，說得合宜而且滑稽。』（拉恩科里趨前）夫並沒有說過這類話。）人弄得一陣迷昏！一陣完全的迷昏！人老是奏着一個音調，像一個鼓樣！要得有一種改良，至少我們應當叫作一個不同的名字。

he-he-he！……至于我們法律上的世傳，如同你所那麼滑稽說的，我完全和你同意。每一個受審的囚人，即使是最粗的粗人都知道，他們開始以不相干的問話使他不成備（如同你所那麼愉快說的），于是給他一個打倒的打擊，he-he-hd！……你的合理的比喻，he-he！……可見你真以為我想以辦公處……he-he！……你是一個專喜諷刺的人。……得，我不往下說了！……噯，順便說一下，是的！……一句話接着一句話。……你剛才說到形式，關於這查問的，你知道。……但是形式有什麼用呢？……有許多情形那是瞎話。……有時人作一種友誼的談話，從那裏面得到的多的多了。……人能以當時靠形式的，我且向你實說吧。……然而究竟，那等于什麼呢？……一個盤問的律師不能步步受形式限制的。……調查的工作乃是在牠自己那方面的一種自由的技術，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he-he-he！……」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呼吸了一會。……他只是空口說白話，露出幾句曖昧的話，又回到不相關的話來。……他幾乎在房裏亂跑，他的胖胖的小腿動得漸漸快，看着地

下，右手放在背後，左手做手勢，那和他的話特別不合。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看出來，他在房裏亂跑的時候，他有兩次彷彿靠近門旁站了一會，好像聽什麼似的。

『他期待着什麼嗎？』

『關於那點你的確十分對了，』波費利快活地開言道，帶着特別的誠實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這使他發驚，而且立刻使他防備）。『那麼滑稽地笑我們法律上的形式的確十分對，Heine！……這些苦心作成的心理學上的方法，有些是可笑極了，而且或者是無用的，若果人太板依形式了。是的……我又談起形式來了。

唔，若果我承認，或更嚴密地說，若果在交給我辦的任何案子中，我猜疑什麼人是犯人……自然，你是研究法律的吧，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是的，我先前是……』

『唔，那麼這于你在將來是一個成例——不過莫要以爲我在你發表關於犯罪的論文以後，敢來教你！不，我只是大胆敘述出來，當作一件事實，若果我把這個

或那個人當作犯人，我問，爲什麼我要時機未到便麻煩他呢？即使我有利於他的證據？在一件案子上，比方說，我可以必須立刻把一個人抓住的，但是另一個可以處在一個十分不同的地位的，你知道，所以我爲什麼不讓他在城裏稍稍走動走動呢，He-he-he！但是我看你並不十分明白，那麼我來給你舉一個更清楚的例子吧。若果我太快把他下獄了，我可以很可信地給他道德上的扶助了，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he-he-he！你在笑麼？』

拉恩科里涅珂夫並沒有笑的意思。他坐着，撮着嘴，他的激昂的眼睛釘住波我利彼得得羅維支的眼睛。

『然而情形是那樣，特別是對於有些派人，因爲人是十分不同的。你說證據。唔，證據可以有的。但是，你知道，證據大抵可以從兩方面解釋的。我是一個盤問的律師，而且是一個軟弱的人，這我承認。我歡喜使一個證據數學般地清楚，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我歡喜使一串證據好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樣，這應當

是一個判然明白的，辯駁不倒的證據！然而我若果把他關起來得太快了！——即使我可以堅信得他就是那人，我也多半大概要使自己丟去獲得不利于他的更進一步的證據的方法了。然而且如何呢？藉着給他一個固定的地位，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我將使他不加躊躇，使他必安，這樣他將縮到他的殼裏去。他們說在阿爾馬河戰後不久，在塞瓦斯妥坡的聰明的人們怕得要命，惟恐敵人公然攻擊，立刻取塞瓦斯妥坡。但是當他們看見敵人寧願採取完全的包圍，他們便高興了（我聽說而且使我堅信），因為這樣至少事情要拖長兩個月。你在笑麼，你又不相信我麼？自然，你也對的。你對，你對。這些都是特別的情形，我承認。但是你一定要注意這點，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普通的案子，一切法律上的形式與規矩所注意的案子，把形式規矩加以籌畫登入冊籍的案子，一絲毫不繼續發生，因為每件案子，比方說，每件犯罪，一到真正發生的時候，立刻便變成一件完全特別的案子。有時並不像先前過去的任何案子。那類的非常好笑的案子有時發生了。我若果

讓一個人大十分孤單的，我若不摸他，不麻煩他，但是讓他知道或至少時時刻刻疑心我什麼都知道，日夜注意着他，若果他處在不斷的猜疑與恐怖之中，他一定要昏頭的。他將自己來了，或者作種事情使之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樣的明顯，那才有趣哩。對於一個思想簡單的粗人可以是這樣的，但是對於我們這類的人，一個在某方面受過教育的見多識廣的人，這是一個無用的實事。好伙計，因為要知道一個人在那方面受過教育，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還有神經，還有神經，你漠視了，他們都是病的，神經質的，易激的！……還有，他們都是如何地受着憂鬱的苦！那我向你實說是我們正式的金籤。他在城裏自由亂跑，那在我並不焦心，我讓他，讓他稍稍走動走動吧！我足知道我抓住他了，他逃不脫我的，他能逃到那裏去呢？Rehe？國外麼，或者？一個波蘭人將逃往國外，但不是他，特別是因為我在注意着而且用了計。他或者將逃到鄉村頂裏面去麼？但是你知道，那裏住着農民，真正的粗魯的俄羅斯的農民。一個受過教育的近代人寧願下獄，也

不願和像我們的農民那樣的生人們一塊生活。Hullo! 但是這全是瞎話，而且是在表面上的。並不是僅僅因為那他便沒有處去，他是在心理上不能逃脫我，Hullo! 什麼一種說法！若果他有任何地方可去，但由於一種自然法則他不能逃脫我。你看過蝴蝶繞燭麼？他就是那般地不住地繞着我旋轉，旋轉。泊爾將失去他的吸力。他將開始沉思，他將把自己纏繞起來，他將自行煩惱死了！更要有害者，他將供給我以數學般的證據——只要我給他十足長的時間——他將不住地繞着我旋轉，越來越近，於是——撲——他將筆直飛到我的嘴裏，我將把他吞下，那將是很有趣的，Hullo! 你不相信我麼？」

拉思科里涅可夫並不作答，他坐着不動，臉色灰白，還帶着同樣的緊張注視着波費利的臉。

「這是一個教訓，」他變得發冷，想道。「這是超乎貓玩老鼠了，如同昨天樣，他不能誇揚自己的才能而不帶……鼓勵我的動機的；他在這方面太聰明了……他

一定懷有另一個目的。這是什麼呢？這全是瞎話！我的朋友！你假裝着，要恐嚇我！你並沒有證據，而且我所看見的人並沒有真實的存在。你只是想使我發頭，預先把我鼓動起來，好毀我。但是你錯了，你辦不到！但是爲什麼要給我一個暗示呢？他是恃着我的紛亂的神經麼？不！我的朋友，你錯了！即使給我設下圈套，你也辦不到……我們且看他給我預備下什麼吧。」

他打起精神來面對一場可怕的未知的嚴訊。有時他想和他幹，把他勒死。這種怒氣就是他從起頭就害怕的。他覺得他的焦乾的嘴唇沾着口沫，他的心狂跳着。但是他還決心直等到適當時候才說話。他覺出，處在他的地位，這是最好的策略，因爲他一方面不太多說話，便以他的沉默激怒他的敵人，挑得他說話過于隨便。無論如何，這便是他所希望的。

「不，我看你不相信我，我以爲我和你開一個無害的玩笑。」彼費利又開言道，他越來越活潑，時時刻刻嘻笑着，又繞着房裏走。「有一定的，你對上帝給了我

的模樣，只能在別人心中喚起好笑的觀念；一個丑角；但是我且告訴你而且重說一遍，原諒一個老人，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是一個仍然年輕的人，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還在你的起始的青春哩，所以你把智慧放在一切事情之上，像所有的年輕人樣。好玩的機智與抽象的辯論使你發迷，那完全像往日的澳大利的高等軍事會議，這是我關於軍事上所能評判的講；在紙上他把拿破崙打破了，把他當作囚犯，並且在他們書齋那裏他們用最聰明的作法作成了，但是你看吧，馬克將軍帶着全軍投降了，Roberto！我知道，我知道，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笑像我這樣的人，猶存民從軍事史裏舉例子！但是我禁不住，這是我的弱點。我嗜好軍事學，而且我總是十分愛讀所有的軍事史。我的確誤了我的相當的事業了。我本應當在軍隊裏的確我應當。我不會作一個拿破崙，我會作一個少佐的 Major-General 的人。我將把全部的實事告訴你，好伙計，我的意思是說，關於這件特別的案子。實在的事實與一個人的性情，先在，乃是重要的事情，他們有時如何使最巧點的籌算都失敗。

「了呵！那真驚人！」我道：「你聽着，一個老人說話，我是認真地說，羅提宏羅馬諾羅
支（當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說這話的時候，差不多還不到三十歲）的，却真正彷彿
老了似的，就連他的聲音都變了。他彷彿要縮攏到（一塊）並且！我是坦率的人
且！我是一個坦率的人，不是什麼你怎麼說呢？我猜我真正是：我自白地把這些事
情告訴你，甚且連一點報酬都不希望，*nothing*！唔，往下說來吧！據我的意見，
機智乃是一種堂皇的東西，乃是自然之裝飾，生活之安慰，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
而且還能玩什麼樣的把戲呵！因此有時一個可憐的調查的律師要知道他在哪里是
很難的，尤其是當他難免也爲他自己的妄想所迷的時候，因爲你知道他究竟是一個
人，但是這可憐的傢伙爲犯人的性情所教了，該他倒楣！但是年輕人爲他們自
己的機智弄迷了，「當他們越過一切阻礙物的時候」（如同你昨天滑稽地機伶地說
的），他們並不想那了。他將撒謊，這人便是，他便是一個特別的案子，這隱隱
姓名的，他將撒謊撒得好，用最刁的方法；你會以爲他要得勝而且享受他的機智

之果的，但是在最有趣，最發燂的時候，他要暈倒了。自然可以有病的，有悶人的房子，但是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他給我們那個觀念！他撒謊撒的無比，但是他並沒有想到他的性情。就是那把他洩露了！另一個時候，他的好玩的機智將使他超出範圍，和猜疑他的人開玩笑，他將變得失色，彷彿故意欺人，但是他晦失色將太自然了，太像真的了，他又給我們一個觀念！雖說他的盤問人起初可以被喚，若果這盤問人不是一個傻瓜，他第二天將想得不同的而且，自然這步都像這樣！不需要他的時候他便向前，應當沉默的時候他不住地說話，引用各樣的譬喻的隱語，*never*！來問你爲什麼老早以前不把我捉住呢？*wherefore*！你知道道，那在最聰明的人，心理學家，文人，都能够發生的。性情反映一切事物像鏡子樣！往裏注視，嘆賞你所看見的東西吧！但是你爲什麼如此失色呢，羅提宏羅馬諾羅支？房子悶人麼？我把窗戶打開麼？」

「哦，請你莫要麻煩，」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他忽然大笑起來。「請你莫

要麻煩吧。」

波費利臉對着他，停了一會，忽然他也大笑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沙發上起來，猝然止住他的患神經悛亂病般的大笑。

「波費利彼得得羅維支，」他大聲地清楚地開言道，不過他的腿打戰，他幾乎站不住。我終於看明白了，你真正猜疑我謀殺了那個老女人和他的妹妹薩威泰。

我且就我這方面告訴你吧，這我真討厭了。若果你看你有權利依法控告我，逮捕我，那麼你便控告我，逮捕我。但是我不讓自己被人當面嘲弄，被人麻煩。他的嘴唇發抖，他的眼睛氣得發火，他不能約束他的聲音了。

「我不答應！」他以拳擊掉喊道。『你聽見麼，波費利彼得得羅維支？』我不答應。

「天爺！這是什麼意思？」波費利彼得得羅維支喊道，顯然十分受驚了。羅捷宏羅馬諾維支，好伙計，你是什麼一回事？

「我不答應，」拉思科里涅珂夫又喊道。

「莫作聲，我的好人！他們將聽見進來的。試想一想，我們能向他們說什麼話呢？」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恐怖地低語着，把自己的臉緊靠近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臉。

「我不答應，我不答應。」拉思科里涅珂夫機械地重複說道，但是他也忿忿地低聲地說。

波費利急速轉身，跑去開窗戶。

「吸些新鮮空氣！你一定要喝點水，好快你。你有病！」他跑到門前，去拿冰來。他却在房拐發見一把水壺。「來，喝一點，」他低語道，拿着壺跑到他跟前，「這一定于你有益的。」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驚惶與同情是如此自然，以致拉思科里涅珂夫沉默了，而且開始帶着驚異的好奇心看着他。不過他並沒有拿冰喝。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好伙你，你將騙你自己發狂了，我向你實說吧，噯，噯！』來點水，喝一點吧。』

他勉強他拿玻璃杯。拉思科里涅珂夫機械地舉到他的唇邊，但是又討厭地把他放在棹上。

『是的，你發了一點小病！你又要使舊病復發，好伙你，』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帶着友誼的同情喀喀道：『雖說他看來還頗失措的。』『天爺，你一定要更加當心你自己！』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昨天在這裡，他來看我——我知道，我知道，我有一種粗俗的愛護刺的癖氣，但是他們如何想呵！……天爺，昨天你來字之後他來了。我們喫飯，他談着談遠了，我只能絕望地伸開手！他是從你那里來的麼？但是請坐下，行好，坐下吧！』

『不，不是從我那來的，但是我知道他到你這來，以及他爲什麼來。』拉思科里涅珂夫鋒利地答道。

『你知道麼？』

『我知道。這有什麼？』

『是這。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關於你知道的比那還多。我關於一切事情都知道。我知道你在晚上天黑時，如何去租房子。你知道如何按鈴，而且打聽那血。因此王大和門房並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是的，我明瞭你那時的心境……但是你像那樣將驅你自己發瘋，一定地。你將昏頭！你對於你起初由命運以後由警官所受的虐待，充滿了高尚的憤怒，因此你從這件事情跑到那件事情，強硬他們說出萊子把袖完塗告一結束，因為你對於這一切猜疑與愚昧討厭了。這是不是這樣？

我猜中你如何感覺得了，是不是？只是那樣你將昏頭而且也要使拉如密亨昏頭的；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中，他是太好了的人，這你一定要知道。請你有病的他人好，你的病對手他是傳染的……到你更清醒的時候，我要告訴你這件事情。但是請坐下，行好吧。請休息，你看來可怕，請坐下。』

拉恩科里連珂夫坐下了。他不再打發他渾身火熱。他在驚奇中帶着過度的注意聽着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說話，接着帶着友誼的關心照顧着他。這還好像受驚似的。但是他所說的話他一句話也不相信，雖說他覺得有一種要相信的奇怪傾向。波費利關于那房子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話，完全把他嚇倒了。『怎麼能夠呢？那關于那房子他知道了，』他忽然想道。『而且他自己把這事告訴我。』

是的，在我們勃斯訴訟上有一件案子，一件病態心理的案子，幾乎完全相似。波費利急速地往下說道。『那個人自認謀殺，以及他如何極力進行着。那是一種照例的精神錯亂。他引出事實，他購着每個人，爲什麼呢？他無意地，他（僅只一部份）成爲一件謀殺之因素。當他知道他把機會給了捉手們的時候，他墮入于灰心喪氣中了，這生于他的心中，轉變了他的頭腦。他開始想這些事情。他使自己相信自己是兇手。』但是最後大理院辦理此案，這可憐的傢伙開釋了，置于相當的照料之下。感謝大理院！嗒！嗒！嗒！怎麼，好伙計，若果你有衝動

要刺激你的神經，夜晚上去按鈴，打聽血，你可以驅你自己陷入不省人事的！我在實行中研究了這一切的病態心理。一個人有時受誘惑想跳窗戶或跳鐘樓，和按鈴正一樣。……這全是病，羅提宏羅馬諸維支！你開始不注意你的病了。

你應當找一個有經驗的醫生看看，那個肥傢伙有什麼用？你真草率！你作這一切事的時候，你是不省人事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有一會覺得一切東西都在轉。

「他還能撒謊麼？他還能撒謊麼？」這思想從他心中閃過，「他不能夠，他不能夠！」他拋棄那個意思，覺得這可以驅他暴怒到什麼一種程度，覺得這暴怒可以使他發瘋。

「我並非不省人事。我知道我幹的是什麼事，」他喊道，使盡所有的能力來看透波費利的把戲，「我神智是十分清白的，你聽見麼？」

「是的，我聽見而且明白了。你說你昨天並非不省人事，你特別注重那點！」

我明白你所能告訴我的一切話！噫！……聽着，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好快你。若果你真正是犯人，或牽纏在這件可咒詛的事上，你願力說你並非不省人事，却完全把持得住你的精力麼？而且如此注重地，固執地麼？這是可能的麼？若果你不可能，在我想來。若果你良心上有一點東西，你一定應當力說你是不省人事。是不是這樣？」

在這段查問中有一種詭譎的調子。波費利躬腰隨着他的時候，拉思科里涅珂夫退到沙發上，在沉默的迷惑中注視着他。

「另一件事情關於拉如密亨——你的確應當說他自己願來的，把你在其中的關係隱瞞起來！但是你並不隱瞞！你注重他來是受你的德惠。」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這樣說。一陣寒氣從他的背後傳下來。

「你老是說謊，」他慢慢地無力地說道，撮嘴作出一陣病狀的笑容，「你又設法要顯出來你知道我的一切把戲，你預先知道我所要說的一切話。」他說道，自己

覺得他並不照規矩衡量他的話。『你想嚇我……或者你簡直是在笑我……』

在他說這話的時候，他還注視着他，在他的眼中又有一道劇烈的仇恨之光的顯

『你老是撒謊，』他喊道。『你十分知道，犯人的最好策略便是說實情極力說得相近……極力少隱瞞。我不相信你呵！』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刁狡的人呵！』波費利嗤嗤笑道，『你是抓不住的，你完全熱中于一件事情。那麼你不相信我麼？但是仍然你相信我的，你相信一小部分，我不久要使你相信全部，因為我真誠地喜愛你，純真地希望你好。』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嘴唇發抖。

『是的，我真的，』波費利懇切地摸他的膀臂，往下說到，『你一定要注意你的病。並且，你的母親和妹妹現在都在這里，你一定要想一想她們。你一定要奉承安慰她們，然而你除了嚇她們而外，什麼事也不做……』

『那與你有什麼關係？你如何知道的？你關什麼心？你老是注意我，而

且想讓我知道麼？」

「天爺！怎麼，我都是從你自己口中聽來的！你不注意你在興奮中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和別人了。昨天從拉如密亭口中我也知道許多有趣的細事。」

不，你打斷我的話，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雖說你有機智，你的多疑却使你失去觀察事情的常識。比方說，回到按鈴上來講吧。我——一個盤問律師——露出來像那樣的一件寶貴的東西，一件真正的事實（因為這是一件值得有的事實）；你却看不出一點來！怎麼，若果我對於你有絲毫疑心，我能像那樣辦麼？不，第一要去掉你的疑心，不讓你看出我知道那件事，要分你的注意力，忽然給你一掌打倒（你的說法），說道：「在十點鐘或幾乎十一點鐘的時候，你在被謀害的女人的房裏作什麼？先生，請問，你爲什麼按鈴，你爲什麼打聽血？而且你爲什麼讀門房同你一陣到警察署去，到中尉那去？」若果我對於你有一點點疑心，我便應當像那樣辦的。我應當以稱當的形式拿你的證據，搜你的寓所，或者還逮捕你哩

……可見我對於你並沒有疑心，因為我並沒有作那件事。但是你不能常態地看這件事，你看不出一點來，我再說。」

拉恩科里渣珂夫發驚，因此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不會不明白的。

「你始終在撒謊，」他喊道，「我並不知道你的目的，但是你在撒謊。你剛才並不像那樣說，我不會錯誤的！」

「我在撒謊麼？」波費利重複說道，顯然被惹惱了，但是保持一種溫和的譏刺的臉孔，好像他絲毫都不關心拉恩科里渣珂夫對於他的意見似的。「我在撒謊……但是我剛才如何待你！我，整間的律師？鼓勵你，給你各種替你辯護的方法；我說病呀，不省人事呀，損害呀，憂鬱呀，和警官呀，和其他一切？唉！波費利！波費利！不過實在，所有這些心理上的辯護方法並不很可靠，有兩方面解釋：病呀，不省人事呀，我不記得！……那是不錯的，但是好先生，爲什麼你在病中，在不省人事中，就被那些錯誤所纏繞，而不被任何別的所纏繞呢？也可以有別的呢，嗎？」

Hetherington.

拉思科里澄珂夫傲慢地侮蔑地看着他。

「簡單地說，」他站將起來大聲地專橫地說道，「這麼一站，把波費利推向後去一點，」簡單地說，我要知道，你承認不承認我完全不犯嫌疑？告訴我，波費利，你得羅維支，一下告訴我，趕快！」

「我同你辦的是什麼一回事！」波費利帶着一幅十分溫和的，狡猾的，泰然的臉孔喊道。他們既然沒有開始麻煩你，你爲什麼要知道，你爲什麼要知道那麼多？怎麼，你像一個小孩要火樣！你爲什麼如此不安呢？你爲什麼硬使自已靠着我們呢，嗚？ Hetherington.

「我重說一遍，」拉思科里澄珂夫兇暴地喊道，「這我受不了！」

「受不了什麼？躊躇麼？」波費利插嘴道。

「莫要嘲弄我！我不受！」我告訴你我不受！我不能！我不聽見麼？」

你聽見麼？」他喊道，又以拳擊棹。

「莫作聲！莫作聲！」他們將偷偷聽見了。我鄭重地警告你，當心你自己吧。我並不是鬧笑話。」波費利低語道，但是這次在他的臉上便沒有舊時的女性荷溫和與驚恐了。現在他是決定的，嚴厲的，皺着眉頭，而且這一下把所有的玄妙都放在一邊了。

但是這只有一會兒。拉思科哩珂夫迷惑了，忽然真正狂怒起來，但是，說來奇怪，他又服從了命令。安詳說話，雖說他十分狂怒。

「我不答應自己受人家磨難，」他低語道，立刻愜恨地看出自己不禁服從命令，這思想驅他更加大次狂怒了。他逮捕我，搜查我，但是請你以稍當的形式行事，莫要和我開玩笑！莫要大胆！」

「莫要煩心形式。」波費利帶着同樣的詭譎的笑容插嘴道，彷彿取樂地貪視着拉思科哩珂夫。我十分照着朋友的樣子請你看我。

『我不要你的友誼，我唾棄他！你聽見麼？』 這里，我拿我的帽子走了。

若果你想逮捕我，你現在將作何說呢？』

他拿起他的帽子，向門前走去。

『你不看我的小小的使人驚愕的東西麼？』波費利冷笑道。我拉他肩膀，在門

旁使他停住。

他彷彿變得更好玩，更溫和，這使拉恩科里德河夫發瘋。

『什麼使人驚愕的東西？』他問道，站着不動，驚異地看着波費利。

『我的小小的使人驚愕的東西，那在門後面那里坐着，he-he-he！』（他指

着那鎖着的門。）我把他鎖起來，好使他不逃跑。』

『那是什麼？』在什麼地方？』什麼？』

拉恩科里德河夫走到門前，本要把門拉開，但是門鎖了。

門鎖了，鑰匙在這里！』

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把鑰匙來。

『你撒謊，』拉思科里涅珂夫無節制地咆哮道，『你撒謊，你個該死的小丑！』
他向波費利撲去。後者退到別一扇門，絲毫不驚。

『這一切都明白！你撒謊，嘲弄，好使我可以把自己的秘密洩露給你……』
『怎麼，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秘密更加洩露了，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是在一陣熱情之中。莫要嚷，我將叫書記們來。』

『你撒謊！』叫書記們來！你知道我有病，設法使我發狂，使我把自己的秘密洩露出來，這就是你的目的！捏造你的事實吧！這一切我都知道。你沒有證據，你只有可憐的無用的疑心，像薩米陀夫的一樣！你知道我的性格，你想驅我發怒，于是用牧師和陪審員把我打倒。……你在等着他們麼？囉！你等着什麼呢？他們在那里？把他們領出來麼？』

『爲什麼要陪審員，好人兒？人們將想像些什麼事情呵！這樣辦使不如同

你所說的依形式作了，你不知道這種事，好伙你……而且形式是免不了的，你知道的。」波費利喃喃道，他在門旁聽，因為一陣喧聲從那可以聽見。

「唉，他們來了，」拉思科里迨珂夫喊道。「你叫他們來的！你期待着他們！唔，把他們都領出來吧：你的陪審員，你的証人，隨你喜歡什麼！……我準備了！」

但是，在這瞬間，一件奇怪的意外之事發生了，事情如此出乎意外，拉思科里迨珂夫和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本都不能料到他們的會晤得了這樣的一個結局的。

第六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以後想起這幕劇的時候，他看見的就是這樣。

門後的喧聲增大，忽然門開了一點。

『什麼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發惱了，喊道。『怎麼，我吩咐……』

有一會兒並沒有回答，但是顯而易見的，門旁共有幾個人，而且他們顯然把什麼人往後拉。

『什麼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重複不安地說道。

『囚人尼古拉帶來了，』有人答道。

『並不需要他！把他帶走！讓他等着！他在這裏作什麼？何等地不規』

短！波費利衝向門前，喊道。

「但是他……」同一個聲音開言道，然而忽然止住了。

只費兩秒鐘真正掙扎，於是有人猛然一擡，於是一個人非常失色的跨進房來。

這人的外貌頭一眼看來非常奇怪。他向前直視，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似的。

在他的眼中有一種決然的光；同時在他的臉上有二種死色，好像他被領往處刑台去似的。他的白嘴唇無力地撮着。

他穿的像一個工人，身高適中，很年青，瘦瘦的，頭髮剪得圓圓短短的，臉孔瘠瘦。他所推往後去的那人，跟着他進這屋來，接着抓住他的膀臂；他是一個守卒；但是尼古拉把他的膀臂拉開了。

有幾個人愛打聽地擠進門口。其中有的努力想進來。這一切都是幾乎立刻發生的。

「滾開，這太快了！等着叫你！……你爲什麼太快地把他帶來？」波費利

彼得羅維支擰極了，喃喃道，那彷彿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似的。

但是尼古拉忽然跪下了。

『什麼一回事？』波費利喫驚喊道。

『我有罪！……那罪是我的罪！……我是兇手！』尼古拉忽然一字一板地說道，頗喘氣的，但是說的聲音頗大。

沉默了有十秒鐘，好像大家都嚇呆了似的，甚至于守卒也往後退，機械地退到門前，站着不能動。

『什麼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從片刻的昏迷中恢復過來，喊道。

『我……是兇手，』尼古拉停了一會之後，重複說道。

『什麼……你……什麼……你把誰殺了？』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顯然迷惑了。

尼古拉又沉默了一會。

『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和他的妹妹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我……殺了……用斧

頭殺的。我昏頭了，』他忽然續說道，又沉默下去。

他仍舊跪着。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站了一會，好像沉思似的，但是忽然把自己振作起來，把未經邀請的旁觀者揮退下去。他們立刻不見了，並把門關上。于是他向拉思科里澄珂夫看，他站在屋拐裏，驚奇地注視着尼古拉，向他跟前走去，但是忽然停住，從尼古拉看到拉思科里澄珂夫，于是又看尼古拉，彷彿不能禁止自己射擊後者似的。

『你忙的太利害了，』他幾乎發怒地向他喊道。『我並沒有問你怎麼了……說呀，你把她們殺了麼？』

『我是兇手。……我要給你證據，』尼古拉聲言道。

『噯！你用什麼東西把她們殺了呢？』

『用一把斧頭。我預備好的。』

『噯，他急忙着哩！單獨的麼？』

尼古拉並不明白這句問話。

『你單獨作這件事麼？』

『是的，單獨的。』米加並沒有罪，他在這件事上沒有分。』

『莫要忙講米加！』 噫！你們那時像那樣往樓下跑是怎麼一回事？門房遇

見你們兩個了！』

『那是要使他們看不見痕跡。……我追着米加，』尼古拉急忙地答道，好像他預備了這句答話似的。

『那我知道！』波費利煩惱地喊道。『他並不是在講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彷彿自言自語道，忽然他的眼睛又放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身上。

他顯然是十分滿意尼古拉，他有一會把拉思科里涅珂夫忘記了。他有一點驚奇。

『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原諒我！』他飛跑到他跟前，『這不行；我恐怕

你一定要走……你留下是沒有用的……我將……你看，什麼一種使人驚愕的事呵！

……再會！」

他拉着他的膀臂，領他到門前。

「我猜想這你沒有料到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他雖說對於這情形還沒有充分領會，却恢復了勇氣。

「這你也沒有料到，我的朋友。看你的手是何等地發抖呵！He-he！」

「你也在發抖哩，波費利彼得羅維支！」

「是的，我是發抖；這我沒有料到。」

他們已經來到門旁了；波費利急想要拉思科里涅珂夫走。

「還有你的小小的使人驚愕的東西，你不把鑰給我看看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譏

刺地說道。

「怎麼，他開話的時候，他的牙齒打戰，he-he！你是一個愛諷刺的人！」

得，再見！』

『我相信我們能以說別了！』

『那是操在上帝的手中，』波費利喃喃道，帶着一種不自然的微笑。

拉恩科里差剛夫從辦公室走過的時候，他注意出有許多人在看着他。在那些

人中他看見那住宅的兩個門房，那夜他曾請他們到警察署去。他們站在那里等

着。但是他剛到樓梯，便聽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聲音在他後面喊。他轉身看

見後者追他，喘着氣。

『一句話，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關於其他的一切，那是操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按形式上講，有幾個問題我將必須問你的……這樣我們將再見面了，不是麼？』

波費利站着不動，對他微笑。

『不是麼？』他又續說道。

他彷彿想再說什麼話，但是說不出來。

『你一定要原諒我，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爲着剛才過去的事情……我發脾氣了，』拉思科里涅珂夫開言道，他那般地恢復了勇氣，以致他覺得不能自禁地頗想顯出他的冷靜。

『不必客氣，不必客氣，』波費利幾乎快活地答道。『我自己也……也有一種壞脾氣，這我承認！但是我們將再見面的。若果這是上帝的意旨，我們可以彼此常相見的。』

『而且將彼此徹底相知麼？』拉思科里涅珂夫續說道。

『是的；彼此徹底相知，』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同意道，他撮起眼來，專心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現在你是赴一個生日宴會麼？』

『赴一家喪事。』

『自然，那喪事！當心你自己，而且病好吧。』

『我不知道祝你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他開始下樓，但是又回頭望。

『我願祝你成功，但是你的職務是這樣一個好笑的職務。』

『爲什麼好笑呢？』波費利轉身要走，但是他彷彿豎起耳朵聽這話。

『怎麼，你一定在心理上如何地照著你的方法磨難着，纏繞着，那可憐的尼古拉呵，直到他認供的時候爲止！你一定日夜釘着他，向他證明他是兇手，現在他認供了，你又要開始活活解剖他了。』你撒謊！你將說。『你並不是兇手！你不能是的！你並不是在說着你自己的故事！』你一定要承認，這是一件好笑的**事務**！』

『He-he-he！那麼你注意了，我剛才向尼古拉說，他並不是在說着他自己的故事麼？』

『我如何能不注意呢！』

『He-he！你真靈敏。你注意一切事情！你真具有一個好玩的頭腦！』

你總是抓着好笑的方面……he-he！他們說，在著作家中，那是果戈里的顯著的

特爾。』

『是的，果戈里的。』

『是的，果戈里的。……我希望見你。』

『我也是這樣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走回家去了。他弄得那般昏亂迷惑；到家的時候，他在沙發上坐了一刻鐘或一個鐘頭，努力收攏他的思想。他並沒有試去思想尼古拉；他昏呆了；他覺得他的供詞有些不可解，驚人——有些超出乎他的理解之外。但是尼古拉的供詞乃是一件真正的事實。這件事實的結果他立刻便明白，其虛假不能不被發現出來的，那麼他們又要追着他了。至少直到那時為止，他是自由的，而且一定要替自己設法，因為危險是迫近了。

但是如何迫近呢？他的地位他漸漸變明白了。概略地記起他新近和波費利鬧一場的大概情形，他不禁又嚇得打戰。自然，他還不知道波費利的所有目的，

他看不出他所有的計謀。但是他已經一部份露出手來了，而且沒有人比拉思科里更知道波費利對他的『手段』是何等地可怕。更加三點，他儘可以完全地，詳細地把自己洩露了。波費利知道他的神經質的性情，而且頭一眼便把他看透了，他雖是玩着一個大胆的把戲，也一定要贏的。拉思科里和珂夫嚴重地連累自己了，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還是沒有事實顯露出來；沒有什麼實際的東西。

但是他對於這情形看的對麼？他沒有誤會麼？波費利要達到什麼目的呢？他真有什麼使人驚愕的東西給他預備下了麼？那是什麼呢？他是不是真期待着什麼東西？若果沒有尼古拉意外出現了，他們要如何分手呢？

波費利幾乎把他所有的計謀都顯露出來了——自然，他是冒着些險把牠們顯露出來——若果他袖中真有任何東西（拉思科里和珂夫想道），他便也要顯露出來了。那『使人驚愕的東西』是什麼呢？那是一句笑話麼？那有任何意義麼？那能隱藏着任何東西像一件事實樣，一件實在的證據樣麼？他昨天的客人麼？他

怎麼樣了？他今天在那里呢？若果波費利真有任何證據，那一定是與他有關係。……

他坐在沙發上，肘節放在膝上，臉遮在手中。他還是膽怯打着戰。最後他起來，拿帽子，想了一下，便向門前走去。

他有一種預感，至少今天他可以認自己是出險了。他忽然幾乎感覺得快活；他要趕緊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里去。自然，赴喪禮未免太晚了，但是喫紀念餐是合時間的，而且在那里他立刻便看見索尼亞了。

他站着不動，想了一下，一陣難受的笑容在他的唇上現露了一會。

『今天！今天！』他向自己重複地說道。『是的，今天！那是一定的。』

但是當他要開門的時候，門開始自己開了。他喫驚，往後退。門是輕輕地慢慢地開了，那里忽然出現一個人物——昨天從地下來的那客人。

那人在門口站着，無語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往房裏走近一步。他和昨天正是一樣；一樣的人物，一樣的衣服，但是臉色却有着大大的改變；他看來灰心喪氣，而且深深嘆氣。只要他把手放近面頰，把頭靠向一邊，他便看來真正像一個鄉下女人。

『你有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嚇呆了，問道。

那人還是沉默着，但是忽然他幾乎叩頭到地，用手指觸地。

『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

『我犯罪了，』那人溫和地一字一板地說道。

『怎樣呢？』

『因為惡念的緣故。』

他們彼此對看着。

『我那時惱了。當你來了，你或者喝醉了，吩咐門房到警察署去，而且打聽

血，他們讓你走，當你喝醉了，我可惱了。我如此着惱，我失眠起來。記住這住址，我們昨天到這里來了，而且訪問你……」

「誰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嘴道，他立刻開始來回想。

「我來了，我對不起你。」

「那麼你是從那住宅來的麼？」

「我和他們一塊站在門前……你記不得麼？我們在那住宅裏作買賣在過去有些年了。我們燻皮子，預備皮子，我們拿活回家作……我算最惱了……」

前天在那大門口的全幕劇清楚地現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中；他回想起那里除門房外，還有幾個人，其中也有女人。他記得有一個話聲提議把他照直送到警察署去。他不想起說話人的臉孔來，就是現在他還不認得，但是他記得他曾轉身，給了他什麼答話……

那麼這便是昨天恐懼的解釋了。最可怕的思想乃這：他因為這樣一個普通。

的情形，真正幾乎失敗了，幾乎把自己毀了。可見這個人除了說他打聽房子和血點而外，什麼也說不了的。可見波費利也是除了那不省人事，什麼也沒有，除了這種兩面解釋的心理，就沒有事實，就沒有實際的東西。這樣若果沒有其他的事實顯露出來（一定莫要顯露，一定莫要顯露！），那麼……那麼他們能對他怎麼辦呢？即使他們逮捕他，他們如何能够定他罪呢？那麼波費利只是剛才聽說那房子事，先前還不知道哩。

『告訴波費利……說我到了那里，是你麼？』他忽然想起來，喊道。

『那個波費利？』

『偵探部部长？』

『是的。門房們沒有往那去，但是我去了。』

『今天麼？』

『我比你先到那里兩分鐘。我聽見了，我一切都聽見了，他如何地麻煩你』

呵。」

「在什麼地方？聽見什麼？在什麼時候？」

「怎麼，就在下一個房間裏。我始終坐在那里。」

「什麼？那麼你就是那使人驚愕的東西麼？但是怎麼能有這樣的事呢？」

的確！」

「我看門房不想照我所說的去作，」那人開言道；「因為天太晚了，他們說，而且或者他將生氣我們那時不來。我惱了，而且我失眠，我便開始詢問。昨天打聽出來往那里走，我今天便走。頭一次我去，他不在那里，我遲一個鐘頭來的時候，他不能見我。我第三次又去，他們便把我指引進去了。我把一切事情都告知他，正照所發生的說，他開始在房裏亂跳，捶他自己的胸膛。「你這些流氓們是什麼意思？若果我知道，我要把他逮捕了！」于是他跑出去，叫什麼人，開始在屋拐裏和他談話，于是他轉身對着我，他申斥我，問我。他申斥我一大

頓；我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他了，我告訴他說你昨天不敢說一句話回答我，說你並不認得我。他又忙忙亂亂跑起來，不斷打自己的胸膛，生氣，亂跑，當通知你來的時候，他告訴我到下一個房間去，「在那里坐一會兒，」他說。「莫要動，無論你聽見什麼。」他在那里給我放一張椅子，把我鎖起來。「或者，」他說，「我會叫我的。」當尼古拉帶來的時候，你剛一走，他便讓我出來了。「我將再找你來，問你，」他說。」

『你在那里的時候，他問尼古拉沒有？』

『他避我同避你一樣，在他未向尼古拉說話之前。』

那人站着不動，又忽然俯伏在地，用手指觸地。

『饒恕我，饒恕我的惡念與讒言。』

『願上帝饒恕你，』拉思科里連珂夫答道。

他說這話的時候，那人又彎下腰來，但是並未到地，他慢慢轉身，走出房去

了。

『這一切都是兩面解釋，現在這一切都是兩面解釋，』拉思科里涅珂夫重複說道，他更加自信的出去了。

『現在我們要爲這爭鬥一番了，』他說道，帶着一幅惡意的笑容，當他下樓的時候。他的惡意是對着自己的；他帶着羞恥與悔，藐回想着他的『怯懦』。

(卷四完)

卷

五

第一章

接着與都麗亞和她的母親的致命的會晤而來的清晨，帶來使人清醒的勢力，壓着彼得羅維支。事實上是討厭極了，他漸漸地不得不承認那僅在昨天在他看來還好像是空想與不可信的事，成爲一件不可挽回的事實了。受傷的驕傲之毒蛇終夜嚙着他的心。彼得羅維支起床的時候，他立刻照鏡子。他害怕他有癩病。不過他的身體直到此刻彷彿並未瘦損，彼得羅維支看着他的近來長肥的高貴的白淨的面貌有一會真正安慰了，因爲他堅信他將找到另一個新婦，或者甚且更好哩。但是回想到他現在的地位，他轉向一邊，用力地唾吐，這惹起了他同居的年輕朋友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的一陣譏刺的微笑。那陣微笑彼

彼得得羅維支注意了，立刻把這記在反對他的年輕朋友的賬上。他近來記下了許多點反對他的。他想起他本不應當把昨天會晤的結果告訴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他更加倍生氣。這是在性情上，由于衝動和易激，所犯的第二個錯誤。並且，那一早晨，接二連三地不高興。他甚且發見他在大理院的一件法律案子上有一個障礙待他除去哩。他特別爲房屋主人所惱，那房屋是因爲他那迫近的婚姻而租的，自己化錢重新裝飾的；主人是一個有錢的德國商人，他不願接受把剛簽字的合同解了的意思，硬要沒收全數的錢，雖說彼得得羅維支是把房屋實際重新裝飾了交還他。同樣地家具商人不答應退還那已買下但還未搬往家裏去的家具，因分期付款而先付的一塊盧布。

『我要僅爲着家具的緣故而結婚麼？』彼得得羅維支磨牙道，同時他又有了一道拚命的希望之光。『那一切真能如此不可恢復地休了麼？另下一番努力沒有用麼？』想起都麗亞心中發了一陣癢病。他那時忍着痛苦，若果願把拉思

科里涅珂夫剝掉便可把他殺掉，是可能的話，彼得彼得羅維支便要踴躍地發出這個願言來。

『這也是我的錯誤，不給她們錢，』當他灰心喪氣地回到萊比綏亞利珂夫的房子裏去的時候，他想到，『我爲什麼竟是這樣的一個猶太人呢？這是錯省！我的意思是想使她們一文錢沒有，因此她們要依賴我如同她們的天神，看她們吧！』
『若果我化了一千五百盧布在她們身上，從洛普公司和英國鋪子給她們買妝奩和禮物，買玩具呀，衣箱呀，首飾呀，材料呀，和所有那類的廢物，我的地位要好些而且……牢固些。她們便不能那麼容易地拒絕我！她們是那種人，要覺得若果她們疾裂的話，必須還錢和禮物的；她們便要看出難以辦到了！而且她們的良心要刺痛她們：我們如何能把一個直到如今都是如此慷慨雅道的人不要了呢？……』
『我鑄了一個大錯。』

彼得彼得羅維支又磨牙，叫自己傻瓜——但是並不大聲，自然嘍。

他回家去，比先前加倍地着惱，生氣。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家之預備喪餐激動了他的好奇心，當他經過的時候。他昨天聽說了；實在他猜想他被邀請了，但是他專心想着自己的困難，並沒有注意。馬丹列沛惠克色里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往墓地去了的時候，忙着布置棹子，彼得彼得羅維支向她打聽，他聽說這款待要成爲一件大事，所有的同寓人都被邀請了，其中有人還不認識這個死人，甚至于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也被邀請了，不管他先前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吵架，他——彼得彼得羅維支——不但被邀請，而且被熱切地期望着，因爲他是寓客中之最重要的。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自己也被用大大的禮貌邀請了，不管新近的不快，因此她是非常忙忙着預備，而且對之真正取樂；她並且穿將起來，渾身穿着新的黑色綢衣服，而且她以那驕傲。這一切向彼得彼得羅維支暗示了一個意思，他走進他的，或不如說萊比綏亞利珂夫的房裏去，有些沉思。他得知拉思科里涅珂夫是要作客人之一的。

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一早晨都在家裏。彼得彼得羅維支對於這位先生的態度是奇怪的，雖說或者是自然的。彼得彼得羅維支從他來和他同居的那天起，便輕視他，恨他，然而同時他彷彿有些怕他似的。他並非來到彼得堡和他同居僅只由于吝嗇，雖說那或者是他的主要目的。他聽說過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他曾有一次作過他的保護人，他是一個爲首的年輕的進步份子，在一些有趣的團體裏當着一個重要角色，其中舉動乃是外省的傳奇。這深印于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心中。這些有勢力的無所不知的團體，牠們輕視一切人，曝露一切人的好僞，久已在他心中灌入了一種特有的但是十分茫然的恐懼。自然，對於牠們是什麼意思，甚至于連相近的觀念他都想不出來。他像一切人樣，聽說，特別在彼得堡，有什麼種進步份子，虛無黨等等，而且他也像許多人樣，把這些話的意義，誇張曲解到可笑的程度。在過去許多年他比任何事情都更怕的乃是被人暴露好僞了，這是他想起把事務移到彼得堡來便不斷地不安之主要的緣由。他怕這事，像小小的孩子有時受驚

樣。幾年以前，他正走進他自己的事業的時候，他便遇見兩件案子，在這案子中，省裏頗重要的人物，他的恩人們，都被無情地暴露奸僞了。一次結果是被攻擊的人大大丟醜，一次結果幾幾乎陷入嚴重的困難。因為這個理由，彼得彼得羅維支立意一到彼得堡的時候，便來研究這個題目，而且若是必須的話，以博得『我們的較年輕的一代人』的好感，來預防着難料的事情。關於這點他靠着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在他未去拜訪拉思科里涅珂夫以前，他竟拾得幾句流行的話了。他不久發現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乃是一個平常的愚人，但是這絕不能使彼得彼得羅維支壯胆。即使他的確知道所有的進步份子都是像他一樣的傻瓜，那也不會解除他的不安的。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所用以煩擾他的那一切主義呀，信仰呀，組織呀，于他都沒有興趣。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是想要立刻打聽出這里發生着什麼事。這些人有任何勢力沒有？他有任何事情怕他們的麼？他們要曝露他的任何事業麼？什麼真正是他們現在攻擊的對象？若果他們真有勢力，他能以

將就親近他們，攙絡他們麼？是不是這就是要做的事情？他不能藉着他們得些利益麼？事實上千百問題都自來了。

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是一個血虧的患癱症的矮小的人，長着淡黃得奇怪的肉肉式的頰鬚，他非常以那爲驕傲。他是一個書記，眼睛幾乎總是有什麼毛病。他心腸頗軟，但是自信，有時在言談中自負極了，這發生一種可笑的印像，和他的矮小的樣子不合。他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所最尊敬的寓客之一，因爲他不醉酒，而且照規矩付房費。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實在是頗愚蠢的；他由于狂熱而皈依進步與「我們的較年輕的一代人」的主義。他是繁衆的各色各樣的傻子羣中的，無甚生氣的小產中的，自負的，無甚教養的治遊兒中的一個，他們皈依最時髦的理想，只是要使之俗化，他們諷刺着他們所奉的主義，無論如何真誠地奉着。

雖說萊比綏亞利珂夫十分溫和，他也開始不喜歡彼得得羅維支了。這在雙方不知不覺地發生了。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思想無論會如何簡單，他開始看出彼

彼得得羅維支在騙他，暗暗地輕視他，而且看出『他不是正額的人。』他設法向他解釋福利耶的系統與達爾文學說，但是近來彼得得羅維支開始太譏刺地聽着，甚且無禮。事實是他自然而然地開始猜想萊比綏亞利珂夫不僅是一個平常的愚人，或者還是一個說謊的人，並猜想他甚且在他自己的團體裏也沒有任何重要的朋友，只是再三輾轉地拾人牙慧而已；並猜想大概他連他自己的宣傳工作都不大知道，因為他昏亂得太利害了。曝露任何人的好僞他倒是一個不錯的人！順便說一下，這是一定要注意的，彼得得羅維支在那十天中熱心地接受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的頂奇怪的頌揚：比方說，當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稱贊他情願幫助創立新的『公社』，或自動戒除給將來的孩子施洗禮，取教名，或若果都麗亞在結婚後一個月要有一個愛人，情願默認，等等話的時候，他並沒有駁辯。彼得得羅維支那般高興聽他自己的頌詞，就是這樣的德性諉之于他，他都不嫌棄。

彼得得羅維支那天早晨當去兌換些五厘公債票，現在他在棹邊坐下，細數

那成捆的票子。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幾乎從來就沒有過一點錢，他在房裏走動，自己假裝冷淡地甚且侮藐地看着那所有的銀行票子。沒有東西會使彼得得羅維支相信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能真正看着那錢而不動心，然而後者，在他那邊，老是辛酸地想着彼得得羅維支能以對於他懷着這樣的一個意思，而且或者高興有機會擦他的年輕朋友，向他提醒他的卑下以及他們兩人之間的大大的不同哩。

雖說他——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開始詳說他的癡愛的題目，就是建設一個新的特別的『公社』，彼得得羅維支看他不可置信地漠不關心而且易激。在算盤珠子的响嗒聲中，彼得得羅維支所吐出的簡短的話，顯露出明白的無禮的譏刺。但是『純正的』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把彼得得羅維支的乖戾，誘之于他近來和都麗亞的決裂，他急得發火，談論那個題目。他關於那題目有些進步的話要說，那會安慰他的有價值的朋友，而且『不會不能』鼓勵他的發展的。

『在那……在那寡婦家裏預備着有一種什麼宴會，是不是？』彼得得羅維支

在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說到最有趣的一段時，打斷他的話，忽然問道。

『怎麼，你不知道麼？ 怎麼，昨夜我告訴你我對於所有這樣的禮節作什麼樣

的感想。她也請你了，我聽說。你昨天和她說話了……』

『我絕沒料到那個乞丐似的傻瓜要把她從那別個傻瓜——拉思科里掉珂夫——

弄的所有的錢，都化在這頓筵席上。我剛才正驚奇，當我經過那里預備的東西，那酒！有幾個人都被邀請了。這是出乎一切的！』彼得彼得羅維支繼續說道，

他彷彿有什麼目的來從事于這場談話。『什麼？你說我也被請麼？那是在什

麼時候？我不記得。但是我不去。我為什麼要去呢？我只是昨天順便和她

說了一句話，說她或者能够以一個公家書記的孤苦伶仃的寡婦的資格，得到一年的

薪水。我想她是因為那個緣故請我，是不是？ He-he-he！』

『我也不打算去，』萊比綏亞利珂夫說道。

『我想是不去的，既然打了她一頓以後！你很可能躊躇的， he-he-he！』

『誰打的？打誰？』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狼狽，面紅。

『怎麼，你在一個月以前打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一頓。我昨天聽說是這樣的……那麼你的信仰就是等於這樣呵……而且婦女問題也不十分有根據哩，*He-tie-he-*』彼得彼得羅維支好像舒服了似的，回去啣嚼算盤珠子了。

『那全是謊言和胡說！』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他總是怕關於那题目的暗示。『一點也不像那樣，十分不同。你聽錯了；那是謾謗。我只是自衛。她向我撲來，起初用手指甲，她把我所有的鬚髭都拔掉了。……我希望自衛對於任何人都是可以允許的，而且在主義上我絕不容任何人對我用暴力的，因為那是一種暴虐舉動。我怎麼辦呢？我只是把她推回去。』

『*He-he-he-*』盧辛惡意地笑下去。

『你老是像那樣，因為你自己生氣。……但是那是胡說，而且那與婦女問題一點，一點什麼關係也沒有！你不明白；實在，我常想，若果女子在各方面都和

男子平等，甚至于在力量上（如同現在人們所主張的），在那上面也應當平等的。自然，我以後想，這樣的問題不應當真正發生，因為不應當有鬥毆，而且在將來，社會中，爭鬥是想不到……並且想，在鬥毆上找平等未免是一件怪事。我並不是那麼愚蠢……不過，自然，是有鬥毆的……稍遲便沒有了，但是現時是有……可惡！人和你弄得何等昏亂呵！我並不是因為那個緣故不去。我是在主義上不去，不參加紀念餐的討厭的習慣，就是爲着這個緣故！不過，自然，人可以笑着牠的……我很可惜席上將沒有任何牧師。若果有的話，我一定去的。」

『那麼你是要坐下喫別人的酒席，而且侮辱酒席和那些請你的人麼。噫？』
『一定不是侮辱，而是辯駁。我將懷着一個好的目的做去。我可以間接地幫助開化與宣傳的宗旨的。爲開化與宣傳而工作，乃是人的義務，越刻薄或者越好。我可以種下一粒種子，一個信仰的……而且從那粒種子可生長些東西的。我如何會侮辱她們呢？她們起初可以生氣，但是以後她們便看出來我替她

們作了一樁事。你知道，提列雷瓦（她現在在這社裏）受人責備，因為當她離開家庭而且……供獻……自己的時候，她寫信給她父母說，她不願照習俗地生活下去，正從事自由結婚，據人說這是太厲害了，說她本可以愛惜他們，寫得溫和些。我想，那全是胡說，並無須乎溫和，正相反，需要的是辯駁。瓦崙結婚七年了，她拋掉她的兩個孩子，她在一封信上照直告訴她的丈夫說：「我實在覺得我和你一塊是不能幸福的。你欺騙我，用社的方法之另一種社會組織，你隱瞞着我，這我絕不能饒恕你的。我只是近來才從一位精神偉大的人那里得知道的，我把自己交給他了，並和他創立一個社。我明白地說，因為我認為欺騙你，乃是不誠實。照你所認為最好的做去罷。莫要想再把我弄回去了，你太遲了。我希望你將幸福。」像那樣的書信正是應當那樣寫的！」

『是你所說的那個提列雷瓦舉行了第三次結婚麼？』

『不，那只是第二次，實在地！但是即使是第四次又怎麼樣呢，即使是第五

次又怎麼樣呢，那全是瞎話！若是我從來惋惜過我父母的死，那乃是現在，我有時想，若果我的父母活着，我要向他們發出什麼一種辯駁呵！我要故意地做出種事情……我要教導他們！我要驚嚇他們！我實在可惜，沒有一個！」

『使之驚奇的！Hehe！唔，隨你怎麼樣吧，』彼得彼得羅維支插嘴道，『但是告訴我這件事：你認識那死人的女兒，那面貌嬌柔的小東西麼？他們關於她的話是不是真的？』

『這有什麼關係？我以為（這是我個人的信心）這是女子的常態。爲什麼不呢？我的意思是說，*distinguons*（優點）。在我們目前的社會上，那並不是完全常態的，因爲那是強迫的，但是在將來的社會上，那將是十分常態的，因爲那將是自願的。就是照現在這樣，她是十分對的：她受苦，那是她的一種資產，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是她的資本，她有充分權利來處置的。自然，在將來的社會上，便不需要資產，但是她的角色却有着一種意義，合理的而且與她的環境符

合。至于就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個人講，她的行動我認爲是對於社會組織的有力的抗議，我爲這深深敬重她；我看着她時候，我實在覺得快活！」

「我聽說是你把她趕出這寓所了。」

萊比綏亞利珂夫大怒。

「這是另一個謊言，」他叫道。「絲毫不是這樣的！這全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捏造，因爲她不明白！而且我絕沒有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戀愛！我只是啓發她，完全大公無私地，設法喚起她去抗議。……我所要的就是她的抗議，然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本來無論如何不能仍舊在這里住的！」

「你請她加入你的社沒有？」

「你老是笑，而且笑的非常不合適，容我告訴你吧。你並不明白！在一個社裏並沒有這樣的人物。社的創立，就是不應當有這樣人物的。在一個社裏，這樣的一個人物便本質地潛移默化了，在這里是愚昧的，在那里是明理的，在現在

情形下是不自然的，在那個社裏便變得十分自然了。這全靠着環境。一切都是環境，人自己並不算什麼。我直到今天都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有着友好的關係，這便是她從未認我爲錯待她了一個證明。我現在設法引她到社裏來，但是等級十分，十分不同。你笑什麼？我們努力要創立一個我們自己的社，一個特別的，範圍更寬。我們在信心上更進一步了。我們否認的更多！同時我在啓發着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她有着優美的，優美的品格！』

『你利用她的好品格麼，噫？ He-he-!』

『不，不！ 哦，不！ 正相反。』

『哦，相反！ He-he-he-! 說來真是一件怪事！』

『相信我！ 我爲什麼要裝假呢？ 事實上，我自己都覺得奇怪，她和我一塊是何等地害羞，純潔，貞淑呵！』

『自然，你是在啓發她…… he-he-! 設法向她證明那一切的真淑都是瞎話

麼？」

『絲毫不是，絲毫不是！你是何等粗鄙地，何等愚昧地——原諒我說這樣話——誤解了啓發這個字呵！天爺，你還是何等地淺薄呵！我們正爲着婦女的自由努力，你頭腦中却只有一個觀念。……我把純潔與女性的貞淑的一般問題放在一邊，認爲牠們無用，而且實在是偏見，我却完全承認她對我的純潔，因爲那是由她決定的。自然，若果她自己告訴我，說她要我，我要自以爲很幸運的，因爲我非常喜歡那個女子；但是就事實上看來，沒有一個人會待她比我更有禮貌，更敬重她的尊嚴……我希望地等待着，就是這！』

『你送她什麼禮物要強的多了。我打賭你從沒有想過那件事的。』

『你不明白，我已經告訴你了！自然，她是處在那般的情況中，但那是另一問題。十分地另一問題！你簡直輕視她。因爲你誤認一件事實值得侮藐，你便不肯用純正的觀點來看一個同胞。你並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我只

可惜近來她完全放下書本，也不來借書了。我常借書給她。我還可惜，她雖有抗議的一切強力與決心——這她已經顯出來過一次——却少有自恃心，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少有獨立性，以擺脫某幾種偏見和某幾種愚昧的觀念。然而有些問題她明白得透徹，比方說，關於吻手的事，一個男子吻一個女子的手，對於女子乃是一個侮辱，因為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徵兆。我們關於這事有過一番辯論，我向她述說了。她還注意地聽着關於法國工會的一個報告。現在我在說明在將來的社會裏進房裏去的問題。」

「這是什麼一回事，請問？」

「我們近來關於這個問題有一番辯論：一個社員有沒有走進另一個社員房裏去的權利，無論是男的女的，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決定了，有的！」

「那可以在一個不方便的時候哩，he-he-」

萊比綏亞利珂夫真正生氣了。

『你總是想着什麼討厭的事情，』他厭惡地喊道。『呸！我何等地煩惱呵，我解釋我們的組織的時候，我提到個人私事的問題過早了！那子像你這樣的人們永遠是一個絆腳石，他們在未明白以前便把他變成笑話。他們還多麼以那爲驕傲呵！呸！我常常主張，一個新手對於組織沒有堅決的信仰以前，便不當讓接近那個問題。請告訴我，甚至于在污水潭裏你發見什麼如此可耻？我要作第一個人情願把任何污水潭弄乾淨了，隨你喜歡叫我弄那一個。而且這並不是自己犧牲的問題，這只是工作，可尊敬的，有用的工作，這和任何其他工作一樣地好，而且比一個拉飛耳和一個普希金的作品好多了，因爲這更有用。』

『而且更可尊敬哩，更可尊敬哩，ne-het-er！』

『「更可尊敬」是什麼意思？形容人類的活動我不明白這樣說法。』「更可尊敬」，「更高尚」——所有這些都是我所否認的舊式的偏見。每種于人類有用的事情就是可尊敬的。我僅明白兩個字：有用！你能以任意盡情冷笑，但是那

是這樣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熱心地大笑着。他錢數完了，把牠放在一邊。但是有些票子他還留在棹上。『污水潭問題』已經成爲他們爭辯的題目了。可笑的是在這：那使萊比綏亞利珂夫真正生氣了，同時却使盧辛娛樂，而且在那時他特別想使他的年輕朋友生氣。

『這是你昨天的霉運使你如此乖戾而且惱人，』萊比綏亞利珂夫明言道，不管他的『獨立性』與他的『抗議』，他並不敢反對彼得彼得羅維支，而且還是帶着些早年習慣的尊敬，和他行事。

『你不如把這點告訴我吧，』彼得彼得羅維支帶着傲慢的不快插嘴道，『你能……或者不如說，你真正和那個年輕人好得可以請她來到這里一會麼？我想她們都從墓地回來了……我聽見步聲了……我要見她，那個年輕人。』

『爲什麼？』萊比綏亞利珂夫驚異地問道。

『哦，我要。我今天或明天就離開這里了，所以我要向她說……不過，你在會談時可以在場的。你在場是好些，實在。因為你不知道你會想些什麼事哩。』

『我什麼事也不想。我只是問一問，若果你有什麼話向她說，沒有比叫她進來更容易的事情了。我直接就去，你可以相信，我不至于妨礙你的。』

遲五分鐘，萊比綏亞利珂夫和索尼亞一陣進來了。她進來發驚，而且照例羞怯極了。她在這樣情況中總是羞怯的，她總是怕新見面的人，她像一個小孩樣，現在更其這樣了。……彼得彼得羅維支『恭敬地而且遽然地』迎接她，但是帶着一種戲弄的親暱之態，這在他看來，一個有他那般可尊敬與重要的人對待一個如此年輕如此有趣如她的人，是合適的。他趕緊給她『壯膽』，使她在棹旁坐下，面對着他。索尼亞坐下，往四下望——望着萊比綏亞利珂夫，望着棹上的票子，于是又望着彼得彼得羅維支，她的眼睛仍舊釘着他。萊比綏亞利珂夫往門前移動。彼得彼得羅維支向索尼亞作手勢，叫她照舊坐下，而且使萊比綏亞利珂夫站住。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那里麼？他來了麼？』他在一陣低語中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的。爲什麼？是的，他在那里。我看見他剛才進去。……爲什麼？』

『唔，我特別求你仍舊和我們一塊在這里，莫讓我單獨和這位……年輕女子在一塊。我只想和她說幾句話，但是上帝知道他們可以如何想的。我不喜歡拉思科里涅珂夫重述什麼話。……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我明白！』萊比綏亞利珂夫看見要點了。『是的，你對的。……自然，我個人相信你並沒有理由不安，但是……仍然，你對的。一定地我要留下。我將在這里窗戶旁邊站着，不妨礙你……我想你對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回到沙發來，對着索尼亞坐下，注意地望着她，裝出一種極端莊重的，甚且嚴厲的表情，就等於說，『莫要弄錯了一點，馬丹。』索尼亞迷亂極了。

『第一層，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請你向你的尊慈給我求恕。……這對不對？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對於你是站在母親的地位麼？』彼得彼得羅維支帶着大大的莊嚴，但是豁然地開言道。

這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目的是友誼的。

『是的，正是；站在母親的地位，』索尼亞羞怯地匆忙地答道。

『那麼請你向她替我道歉好罷？我由于不得已的情形，不能到場，而且不去喫飯，雖是有你媽媽的好意的邀請。』

『是的……我要告訴她……立刻就去。』

索尼亞趕緊從座上跳起來。

『等一等，話還沒說完哩，』彼得彼得羅維支留住她，微微笑她的思想簡單與不悖禮節，『你不大知道我，親愛的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若果你猜想我冒昧麻煩像你這樣的人，爲着僅僅關係我自己的一件如此不重要的事情。我有着另一個目的

「啞。」

索尼亞匆忙坐下。她的眼光又有一會注在那仍舊放在棹上的灰色的虹色的票子，但是她迅速地往一邊看，定眼看着彼得彼得羅維支。她覺得看着別人的錢，真無禮得要命，特別是在她。她注視着彼得彼得羅維支左手裏拿着的金絲眼鏡，和他中指上戴着的大的極漂亮的帶着黃色寶石的戒指。但是忽然她往一邊看去，不知道轉向那里看好，結果又照直注視着彼得彼得羅維支的臉。他更加莊嚴地停了一會之後，繼續說話。

『我昨天偶然順便和加迷里那伊 凡諾夫那 交談了兩句話，可憐的婦人。那便足能使我知道她是處在一種情形中——變態的情形，若是人可以這樣說的話。』

『是的……變態的……』索尼亞慌忙地同意道。

『或者說來更簡單而且更明白，就是有病。』

『是的，更簡單而且更明……是的，有病。』

『正是。這樣那麼由于一種仁愛和慈悲（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的感情，我歡喜在任何方面幫她的忙，因為我預先看出了她的不幸的情形。我相信這受貧窮打擊的家庭全體現在都完全靠你吧？』

『容我問你，』索尼亞站起來，『你昨天向她說了什麼能弄一份郵金的話麼？因為她告訴我說你着手去給她弄一份。那是真的麼？』

『絲毫也不是，實在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我僅只暗示她以一個服務中死去的官吏的寡婦資格，可以得到暫時的資助——只要她有特別的面子……但是顯然你的先父並沒有服務滿期，而且近來實在完全沒有作事。事實上，若果能有任何希望的話，那也是非常少的，因為這種情形沒有請求資助權，離的遠哩！……她已經在夢想着一份郵金，he-he-he……一個大胆的太太！』

『是的，她是的。因為她容易受哄，心腸良善，她出于她心的良善相信一切事情，而且……而且……而且她就像那樣……是的。……你一定要原諒她，』索

尼亞說道，于是她又起身要走。

『但是你並沒有聽見我所必須說的話。』

『沒有，我沒有聽見，』索尼亞喃喃道。

『那麼坐下吧。』她迷亂得要命；她第三次又坐下。

『因為她的景況和她的不幸的小孩子們，我歡喜——如同我先前所說的，就我的能力以內——帮忙的，這就是，就我的能力以內，不再多。比方說，人可以給她預備一本捐冊，或一種彩票，這一類的東西，如同在這樣情形的時候，朋友們或甚至于願意幫人忙的外邊人們所常辦的。我想同你說的就是關於這件事；這是可以作的。』

『是的，是的……上帝將爲這報答你的，』索尼亞注意地凝視着彼得彼得羅維支支吾道。

『這是可以的，但是我們稍遲再談吧。我們可以在今天開始，我們可以在今

晚上細談一談，築下基礎，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在七點鐘的時候到我這裏。

我希望，萊比綏亞利珂夫將幫助我們。但是有一種情形，我應當預先警告你，而且因為那我冒昧麻煩你，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到這裏來。在我看來，錢是不能放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手裏，那實在是不可靠。今天的酒席便是這點的一個證明。雖說她明天便沒有一塊麵包皮，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和……唔，靴子或鞋，或任何東西；她今天却買傑麥加甜酒，我相信，甚且買馬第拉旨酒和……和茄菲。我經過的時候看見了。明天這一切將又要依賴你，他們將沒有一塊麵包皮喫的。實在，這真可笑，因此，在我想來，捐款應當這樣募，使那不幸的寡婦不知道那錢，而只有你知道，比方說。我對麼？」

「我不知道……這只是今天，在她生平中一次……她那麼急想增光，舉行紀念。……而且她是很懂事的……但是正如你所想的，我將非常，非常……他們也都要……而且上帝將報償……而且孤兒孤女們……」

她流淚了。

『那髮，很好，記在心裏吧；現在請你爲你親屬的利益，接受我所能省下的小款吧，我個人給的。我非常切望，關於這件事情不要提到我的名字。……這裏……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我自己也著急，我不能更拿多了……』

彼得彼得羅維支把一張細心展開的十塊盧布票子伸給索尼亞。索尼亞拿着，臉色飛紅，跳起來，含糊地說句話，便開始告辭了。彼得彼得羅維支客氣地伴送她到門前。她最後出了那屋子，興奮而且苦惱，回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迷亂極了。

萊比綏亞利珂夫始終站在窗前或在房中走動，極想不打斷那場談話；當索尼亞走了的時候，他便走到彼得彼得羅維支跟前，莊重地伸出手來。

『一切事情我都聽見看見了，』他說道，他著重最後一個動詞。『那是可尊敬的，我的意思是說，那是仁愛！你想避免感恩，我看見了！雖說我自認，在

原則上我不能同情于私人的慈善，因為那不但不能除惡，甚且助惡，然而我一定要承認我是帶着快樂地看着你的舉動——是的，是的，那我歡喜。」

『這全是瞎話，』彼得彼得羅維支喃喃道，他有些失措了，注意地看着萊比綏亞利珂夫。

『不，這並不是瞎話！一個如你昨天所遭的痛苦與煩惱的人，仍然能夠同情于別人的不幸，這樣的一個人……即使他是鑄成一個社會上的錯誤——還是值得尊敬的！我實在沒有料到你是這樣，彼得彼得羅維支，特別是按着你的觀念講……哦，你的觀念于你是什麼樣的一種阻礙呵！比方說，你昨天的霉運使你如何痛苦呵，』老實的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他覺復愛彼得彼得羅維支了。『你要結婚，要合法的結婚作什麼，親愛的高尚的彼得彼得羅維支？你爲什麼執著于這婚姻的合法呢？唔，你若歡喜打我可以打我，但是我高興，實在高興，這事沒有實現，你是自由的，你還能爲人類作些事。你看，我把真心話都說出來了！』

「因為我不想在你們的自由結婚中被愚弄，而且教養別人的孩子，我就是因此要合法的結婚，」盧辛爲着要作答話，便答道。

他彷彿有什麼事情先佔據了他的思想。

「孩子？你提到孩子，」萊比綏亞利珂夫像一匹戰馬聽見號響樣，開口道。「孩子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且是第一重要的問題，我承認；但是孩子問題有着另一種解決法。有些人完全不願有孩子，因爲孩子使人想起組織家庭。我們稍遲才談孩子，但是現在關於名譽問題，我自認這是我的弱點。那可憎的，軍人的，普希金的說法，在將來字典裏，是想不到。實在那是什麼意思呢！那是瞎話，在一個自由結婚中將沒有欺騙的！那只是一個合法結婚的自然結果，牠的矯正，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是一個抗議。因此那實在並不是耻辱……若果我會合法地結婚了（假設一件可笑的事），那我實在高興的。我要向我的妻說：「親愛的，直到現在我都愛你，現在我尊敬你，因爲你顯出了你能抗議！」你笑！那是因

爲你不能離開偏見。可惡的偏見！我現在明白在一個合法結婚中受驕的討厭在那里，但那只是一個卑鄙情形中的一個卑鄙的結果，在那裏面雙方都耻辱。當欺騙是公開的時候，如同在一個自由結婚中，那麼那便不存在了，那是想不到的。你的妻認爲你不能反對她的幸福，不能爲着她的新丈夫在她身上復仇，她將僅僅證明她是如何尊敬你。可惡！我有時夢想，若果我要給人家了，呸！我的意思是說，若果我要娶親，合法地或不合法地，都是一樣，我要贈我的妻一個愛人，若果她沒有給自己找到一個的話。「親愛的？」我要說，「我愛你，但是更進一層我希望你尊敬我。看！」我不對麼？」

彼得彼得羅維支聽着的時候，嗤嗤笑了，但是並不帶着許多快活。他實在幾乎沒有聽見。他被什麼別的事情先佔據了他的心，甚至于萊比綏亞利珂夫最後也注意到了。彼得彼得羅維支彷彿興奮似的，搓着手。萊比綏亞利珂夫記得這一切，以接思想着這件事。

第二章

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紛亂的腦中，怎麼能想起了那無意思的酒席呢，這怕是難以解釋正確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爲瑪爾美拉陀夫喪事給她的二十塊盧布，差不多有十塊都浪費在酒席上面。大概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覺得必須『合適地』敬重死者的紀念，好使所有的同寓人，尤其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可以知道『他在那一方面都不比他們低，或者比他們高的多了，』而且沒人有權『向他擡鼻子』。或者主要的成分乃是那特別的『窮人的驕傲』，這強使許多窮人們把他們最後的積蓄都化在什麼傳統的社會的禮節上，僅只是爲着要『像別人一樣』辦，不要『被人輕視』。這也是很可能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希望在這個事故上，在她彷彿爲

人人所棄的時候，向那些『無價值的可耻的同寓人』顯示她知道『如何辦事，如何款待，』顯示她是『在一個大家派的，她幾乎可以說，貴族的廳長家庭』長大的，並不是要掃地板，夜間洗小孩的破衣服的。就是最窮最喪氣的人，有時都難免這些驕傲與虛榮心的發作，這形成了一種不可抵抗的神經質的渴望。而且加迭里加伊凡諾夫那並不喪氣；她可以爲環境逼死，但是她不會喪氣，這就是，她不會膽怯，她的意志是壓不倒的。並且，索尼亞說得頗有理，她的智力喪失了。她不能說是瘋狂，但是過去有一年，她是如此疲累，她的智力很可以用過度的了。肺癆病的後期易于影響智力，醫生們告訴我們的。

並沒有許多種酒，也沒有馬第拉旨酒；但酒是有的。有麥酒，甜酒，和里斯朋酒，都是質最壞的，但是量是足夠的。除開相傳的飯與蜜而外，還有三四個盤子，其中有一個盛着油餅，都是在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的廚房裏預備的。兩個銅暖炊在煮着，好使茶和甜酒可以在飯後奉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自己照料購買

食物，帶着一個同寓人幫助她，這位是一個不幸的矮小的波蘭人，他不知怎麼滯留在馬丹列沛惠克色里家裏。他踴躍地自願受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指揮，而且那一早晨，那前一整天，兩條腿盡力地四下跑，而且極想人人都知道這事。爲着每一件小事他都跑到加迭里那伊夫諾夫那跟前，甚至于在市場把她找到，時時刻刻叫她『Pai』（『太太』）。她在未完以前便真心地討厭他了，雖說她起初聲言，她沒有這位『能作事的慷慨的人』，便不能做下去。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特性之一便是以最鮮明的顏色粉飾她所遇見的每個人。她的頌揚是那般誇張，有時使人不知所措；她捏造各樣的情形，給她新認識的人大放光彩，而且她十分純真地相信那情形的真實。于是忽然之間她便要幻滅了，而且要將她僅在幾個鐘頭以前所真正崇拜的人，無禮地侮蔑地拒絕了。她天生地有着喜悅的，活潑的，愛好和平的性情，但是由于不斷的失敗與不幸，她竟如此熱心地希望大家都在和平與喜樂中生活，不敢破壞和平，以致微微的衝突，小小的不幸，都幾乎使她發瘋，她立刻之間

便要從最鮮明的希望與玄想，變到詛咒她的命運，發狂，對牆碰頭。

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忽然也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眼中，博得特別的重要

受她特別尊敬的待遇，這或者只是因為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熱心從事于預備的緣故吧。她着手布置筵席，預備亞麻布，陶器，等等，在她的廚房裏作菜，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把這一切都交在她的手中，自己到墓地去了。一切事情都作的不錯。甚至于棹布也差不多算乾淨的；陶器，刀，叉，玻璃杯，自然都是各式各樣的，向各位寓客借的，但是筵席在規定的時間布置得合適，亞瑪利亞覺得自己把活作得不錯；穿上一件黑綢衣服，戴上一頂帶新的素縐條的帽子，帶着些得意迎接歸來的一幫人。這種得意雖說合乎正當，却有幾種理由使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高興：『好像這筵席除了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而外便不能布置了似的！』她也不喜歡那帶新縐條的帽子。『她能以出風頭麼，這愚蠢的德國人，因為她是這住宅的女主人，當作一種好意答應了幫助她的窮寓客！當作一種好意！試想一想！加迭

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父親會作過廳長，而且幾乎作了省長，他有時一棹筵席預備四十人，那時候任何像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或勿寧說拉得韋各夫那——的人，都不准到廚房裏去的。

不過，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暫緩表示自己的感情，以冷然地待她，使自己滿意，雖說她內心裏決定她一定必得把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壓下去，把她放在她的相當的地位去，因為誰都不知道她自己在作着什麼妄想哩。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還爲這件事情所惱：幾乎沒有一個被請的同寓人來赴葬禮，除了那個波蘭人而外，他剛才將就跑到墓地去，然而赴紀念餐是連其中最窮的最不重要的人都露頭了，那可憐的人們，其中有許多還不十分清醒。其中年長些的和較可尊敬的人，好像一致同心的，都不在場。比方說，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吧，他可以說是所有寓客中之最可尊敬的人，他並沒有出面，雖說昨晚晚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便告訴普天下，這就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波崙加，索尼亞和那波蘭人，說他是頂慷慨，高尚

的人，財產大，親朋多，他是她頭一個丈夫的朋友，她父親家裏的客人，說他應允用他所有的力量給她弄一大筆卹金來。這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稱揚任何人的親朋與家產的時候，那並沒有其他的動機，十分慷慨地，只是爲着高興增加他所頌揚的人的重要。『那個可耻的賤人萊比綏亞利珂夫』或者從廣辛那里『得到暗示，也沒有露頭。他自己怎樣猜想呢？他只是由于好意被請的，而且因爲他和彼得彼得羅維支同居，而且是他的一個朋友，所以不請他未免不好看。』

在那些沒露面的人中有『那大家派的太太和她的老處女氣的女兒』，她們在這住宅裏剛才作了兩個星期的寓客，但是有幾次抱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房內喧聲與吵鬧，特別是當瑪爾美拉陀夫喝醉酒回來的時候。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聽見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說這話，後者和前者吵架，威嚇着要把前者全家趕出門外去，向前者嚷罵，罵他們並『值不上』他們所騷擾的那可尊敬的寓客們的『脚』。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現在決定要請這位太太和她的女兒，（『她值不上她們的脚』，當她偶

然遇見她們的時候，她們便傲慢地轉過臉去，好使她們可以知道，「她在恩禮和情感上更高尚，並不懷惡意，」而且可以看出她並不是慣于她那樣的生活的。他立意要在喫飯時使她們明白這點，暗暗提到他先父的省長職分，同時還暗示她們遇見她便轉過臉去乃是她們的極端愚昧。那肥胖的中校（他真正只是一個退伍的二等中尉）也不到場，但是原來他前兩天都是「昏迷的」。這次宴會來賓包括有那個波蘭人，一個看來倒霉的書記，滿臉斑點，穿着油膩的上衣，他沒有替自己說一句話，而且發出令人惡心的氣味，一個聾而又幾乎瞎的老人，他曾有一次在郵局裏做過事，他從不知何年何月起便被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這里什麼人供養着。

一個軍需處退職的書記也來了；他喝醉了，發出大聲的最不像樣的笑聲，而且只澄想一想吧——連背心都沒穿！其中有一個客人甚且並沒有招呼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便照直在禱旁坐下。最後一個沒有成套衣服的人穿着寢衣出面了，但是這就很好了，亞瑪利亞伊凡諾夫和那個波蘭人的努力竟能把他搬來了。不過，

那個波蘭人還帶來兩個別的波蘭人，他們並不在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這里住，先前也沒有人看見過他們在這里。這一切劇烈地惱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了。『那麼他們爲誰個預備這些東西呢？』爲着讓地方給客人，在棹上並沒有給孩子們預備；但是那兩個小孩在最遠屋枋的板凳上坐着，他們的飯菜放在箱子上，同時波倫加因爲是一個大女孩子，必須照料他們，喂他們，老把他們的鼻子擦乾淨，像有好撫養的孩子的鼻子樣。

事實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差不多不禁帶着加增的尊嚴，甚至帶着傲慢，迎接她的客人。她帶着特別的嚴厲注視着其中有些人，高傲地請他們入座。趕緊作結論說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一定要對於那些不到的人負責任，她開始帶着極端的淡漠待她，這在後者立刻便注意了，而且憎恨。這樣的一個開端對於結果不是好兆。最後大家都坐下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就在她們從墓地回來的時候進來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

那見他大大高興，第一，因為他是一個『受教育的客人，而且，如同人人所共知的，在兩年內便要在大學任教授職，』第二，因為他立刻恭敬地爲他不能赴葬禮抱歉。她決然抓住他，使他坐在她的左手（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在她的右手）。

不管她的不斷操心，要使盤子轉着傳得不錯，使人人都嘗，不管那苦人的咳嗽，那時時刻刻打斷她的話，而且那彷彿在前幾天之間變得更糟，她却趕緊在一陣半耳語中向拉思科里涅珂夫把她所有的壓抑的感情和她對於酒席作失敗了的正當憤怒都吐出來，說話中夾着對於她的客人，尤其是對於她的女老板，加以活潑的制止不住的大笑。

『這都是那個鼠子的錯！你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誰個？她呀，她！』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點頭指着女老板。『看她，他在瞪眼哩，她覺得我們在談她，而且不能夠明白。呸，這貓頭鷹！哈——哈！』（咳嗽——咳嗽——咳嗽。）而且她爲什麼戴上那頂帽子呢？（咳嗽——咳嗽——咳嗽。）你們注意了麼，她想人人認

爲她是憐愛我，她到這里來是給我增光？我請她像一個懂事的女人樣去請人，特別是那些認識我的先夫的人，然而看她帶來的這幫傻瓜吧！掃道的！看那個滿臉斑點的人。還有那些無價值的波蘭人，哈！哈！哈！（咳嗽——咳嗽——咳嗽。）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會到這里露頭過，我從沒有看見過他們。他們到這里來幹什麼，我問你？他們在那里坐成一排。嘿，Mr（先生）！她忽然向其中一人喊道，『油餅你嘗過了麼？再來一點！來點啤酒！你不來點麥酒麼？』看，他跳起來了，鞠躬哩，他們一定十分餓了，可憐的東西。不要緊，讓他們喫吧！無論如何，他們不至于喧鬧，不過我實在替我們女老板的銀匙子害怕……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他忽然幾乎大聲地向她說道，『若果你的匙子碰巧被偷了，我將不負責任，我警告你！哈——哈——哈！』她笑着轉臉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又向女老板點頭，與高彩烈地戲弄着。『她不明白，她又不明白！看她怎樣張着嘴坐着！貓頭鷹，真正的貓頭鷹！帶着新緞條的貓頭鷹，哈——哈——哈！』

此刻她的大笑又變成一陣難受的咳嗽的發作，繼續了五分鐘。前額上流出汗滴，她的手帕上染了血。她孤單地把血給拉思科里涅珂夫看，然而她剛一能呼吸的時候，又極端活潑地開始向他耳語，兩頰上帶着氣力衰弱的紅暈。

「你知道麼，我教給她最文雅的話去請那位太太和她的女兒，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你明白我說的是誰。這需要極度的雅道，最大的精細，但是她把事情辦得那樣，以致那個傻瓜，那個自負的賤婆娘，那個外省的無甚價值的人，只是因為她是一個縣長的寡婦，來設法弄筆卹金，在衙門裏磨破她的裙子，因為她五十歲了還在臉上擦粉（這人人都知道）……像那樣的一個人還以為到這來不相宜，甚且對于邀請連答覆都沒有，這是最普通的禮節上所必需的！我不能明白彼得得羅維支為什麼沒有來？但是索尼亞在那里？她往那里去了？唉，她畢竟來了，什麼事，索尼亞，你到那里去了？這真奇怪，就是對于你父親的喪事你也這樣不按時候到。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讓地方給她在你旁邊坐。那就是你的座位，索尼亞

……你愛喫什麼就喫什麼。來點涼菜加果醬，那是最好。他們立刻就把手餅拿來了。他們給孩子們一些了麼？波希加，你什麼東西都有了麼？（咳嗽——咳嗽——咳嗽。）對了。作個好女孩子，麗達，珂里亞莫要擺腳；像一個小老爺樣。你說什麼，索尼亞？」

索尼亞趕緊向她說彼得彼得羅維支的道歉，她努力十分大聲說使人人都聽見，細心地選出她所加于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最恭敬的成語。她續說彼得彼得羅維支特別告訴她，要她來說，他只要一能來的時候，他便要立刻來和她單獨討論事情。斟酌能如何幫忙她，等等的話。

索尼亞知道這要使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安慰的，逢迎了她，而且滿足了她的驕傲。她在拉思科里涅珂夫身邊坐下；她向他匆忙地鞠了一個躬，好奇地斜眼看他。但是其餘的時候，她彷彿要避免看他和他說話。她彷彿心不在焉似的，雖說她老是看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努力使她歡喜。她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兩

人都弄不到喪服穿；索尼亞穿着重褐色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穿着她所僅有的衣服——一件重色條紋的布衣服。

從彼得得羅維支那里來的消息是很成功的。帶着莊嚴地聽着索尼亞的話，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帶着同樣的莊嚴問彼得得羅維支的好，于是立刻幾乎大聲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耳語說，且不管彼得得羅維支對於她家庭的誠懇和他與她父親的老交情，他要看見自己在這樣的『特別的來賓』中，那于一個有他那樣地位與身分的人一定是很奇怪的。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十分感激你，羅提宏羅馬羅維支，你即使在這樣環境中，都不嫌棄我的款待，』她幾乎大聲地續說道。『但是我相信，這只是你對於我的可憐的丈夫之特別感情，使你踐約的。』

于是她又帶着驕傲與莊嚴詳細觀察她的客人們，忽然大聲向棹子那邊詢問那個聾子：『他不再來點肉麼？給他點酒喝沒有？』那老人並不答話，他好久都不

那白人家問他什麼話，雖說他的旁邊人戳他推他，藉以取樂。他只是大張着嘴，四下呆望，這僅僅加增一般的笑樂。

『什麼樣的一個庸種！看，看！爲什麼把他帶來？但是至于彼得彼得羅維支，我對於他永遠有着信心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繼續說道，『自然，他並不像……』她帶着一幅極端嚴肅的面孔，向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那般鋒利地大聲地說話，以致後者十分失措了，『並不像你的裝扮起來的拖泥帶水的女人們，我父親都不要她們到廚房去當廚子的，我的先夫若是好意請她們，也算給她們面子了。』

『是的，他愛喝酒，他愛喝，他真喝！』軍需處書記灌下第二杯麥酒了，喊道。

『我的先夫的確是有這種弱點，而且人人都知道，』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立刻硬攻擊他，『但是他是一個慈善的可尊敬的人，他敬愛他的家庭。最壞的是他的良好的天性使他信託各種卑鄙的人，而且他和那些並值不上他的鞋底子的漢子們一

塊喝酒。你相信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他門在他的口袋找出一塊糖薑餅來；他醉死了，但是他並沒有忘記孩子！」

『餅子？你是說餅子麼？』軍需處書記嚷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並沒有賜他一句答話。她嘆氣，兀自沉思。

『無疑地你是像人人一樣，以爲我對他太嚴厲了，』她對拉思科里涅珂夫往下說道。『並非如此！他尊敬我，我非常尊敬我！他是一個心腸仁慈的人！

我有時是何等地爲他惋惜呵！他坐在一個房拐裏坐着，看着我，我常是那般爲他惋惜，我常想要和善的對他，于是我又自己想：「和善的對他，他又要喝酒了，」只有用嚴厲的方法你才能把他約束住。』

『是的，他常常弄得頭髮被扯着，』軍需處書記灌下另一杯麥酒又叫嚷道。

『有些傻瓜還不如用棍給他一頓好打，還扯他們的頭髮。我現在並不在說我的先夫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罵他道。

她頰上的紅暈變得越發越明顯，她的胸部一起一伏。再過一分鐘她便預備要大鬧一場的。許多客人嗤嗤地笑着，顯然是高興了。他們開始戰軍需處書記，又向他咕咕什麼話。他們顯然努力要鼓動他。

『我且問你暗指着誰說，』那書記開言道，『這就是說，你剛才……說的是……誰的……誰個……但是我不管！那是瞎話！寡婦！我饒恕你……算了！』

他又喝酒。

拉思科里渣珂夫無語地坐着，討厭地聽着。他喫只是由于客氣，只是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住地放在他盤子上的食物略嘗一嘗，以避免傷她的感情。她專心注視着索尼亞。但是索尼亞變得越發越發焦急而且苦惱了；她也預先看出這筵席不會和平完畢的，她恐怖地看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的往上長的惱怒。她知道她——索尼亞——是那「大家派的」太太小姐們侮藐地對待加迭里那伊凡諾夫

那的邀請之主要緣由。她聽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告訴她，說那位母親對於這請客真正生氣了，並且發出這句問話：『她如何能讓她的女兒在那個年輕人旁邊坐下呢？』索尼亞有一個感覺，以爲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已經聽說這話，而且對於索尼亞的一個侮辱，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看來，比對於她自己，她的孩子，或她的父親的侮辱還利害。索尼亞知道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現在不會滿足的，『除非她顯給那些拖泥帶水的女人們看，她們都是……』有個人從棹子那邊遞給索尼亞一個盤子，裏面放着黑麵包切成的一箭穿雙心，這使事情更糟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臉色飛紅，立刻大聲向棹子那邊說這盤子的人是『一條醉驢！』

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預先看出有些不對了，同時又深爲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傲慢所傷，爲着要恢復來賓的快活，增高他們對她自己的重視，她無緣無故地開始講關於她的一個熟人，『藥舖裏的卡爾』的故事，他有一夜坐着一輛馬車，並且說，『車夫要殺他，卡爾央求他不要殺，哭泣，緊扣着手，喫驚，因爲害怕便利

入他的心窩。」雖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微微一笑了，她立刻說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不應當用俄國話講逸事；後者更其生氣，她反駁說她的『Valer aus Berlin（柏林老父）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總是手放在口袋裏走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能約束自己了，那麼大笑起來，以致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失了忍耐力，幾乎管不住自己了。

「聽這貓頭鷹叫吧！」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立刻低語道，她的快活幾乎又恢復了，「她的意思說他把他的手老是放在口袋裏，但是她說他把他的手放在人們的口袋裏。（咳嗽——咳嗽。）你注意了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所有這些彼得堡的外國人，特別是德國人，都比我們愚蠢些！你能想像我們中有任何人講『「藥罐裏的卡爾」如何因為害怕便刺入他的心窩』，而且那白癡不去懲罰那車夫，却『緊扣着手，哭泣，央求。』唉，傻瓜！你知道她以為那是非常動人哩，並不猜疑她是何等地愚蠢！在我想來，那個喝醉了的軍需處書記比她聰明的多了。」

無論如何人能以看出他喝酒把他的腦子弄昏了，但是你知道這些外國人總是那樣很規規矩矩的，端莊的……看她如何坐着瞪着眼！她生氣了，哈！哈！（咳嗽——咳嗽——咳嗽。）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恢復了她的快活，立刻便開始告訴拉思科里追珂夫，說她得到郵金的時候，她便打算在她的故鄉T城給紳士們的女兒們開辦一個學校。這是第一次她向他說到這個計畫，而且她詳述那最引人的細事。這事忽然顯現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手中拿着那名譽證書，就是瑪爾美拉陀夫在酒館裏對拉思科里追珂夫說的，那時他告訴他，說他的妻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在離校時，在行政長官和其他名人面前跳披肩舞。這張名譽證書現在顯然是立意要證明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有權開辦一個寄宿學校；但是她以這作自己的武器，主要地是帶着目的要壓倒『那兩個藐視人的拖泥帶水的女人』，若果她們來赴筵席的話，而且不可辯駁地證明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乃是屬於最高貴的，『她甚且可以說是貴族的家庭，是一個』

上校的女兒，比有些近來十分出人頭地的冒險倖進的人高的多了。」這名譽證書立刻傳到那些喝醉了的客人們的手中，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並沒有要留起來，因為那實在 *en toutes lettres*（明明白白地）包括有這話，她的父親是少校銜，而且是一個有勳章的，因此她實在差不多算是上校的女兒。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快活起來了，往下詳說她們要在T城過的那平安的幸福的生括，說她所要請在她的寄宿學校裏教書的先生們，說一個最可尊敬的老法國人，一個姓曼高的，他在往日曾教過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自己，還在T城住着，無疑地要在她的學校裏教書的，按着適中的條件。其次她說到索尼亞要同她一陣往T城去，在她所有的計畫上幫助她。在棹子的那一邊有人對這話發出一陣突然的狂笑。

雖說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努力顯出鄙薄地不留意那事，她却提高她的話聲，立刻開始帶着信心地說索尼亞無疑地有能力幫助她，說「她的溫和，耐心，虔誠，大

度，與良好的教育陶冶，』她輕彈索尼亞的頰，親熱地吻她兩次。索尼亞臉色飛紅，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忽然流淚起來，立刻說自己『害神經病而且蠢笨，說自己太顛倒了，說這是完局的時候了，而且酒席既然完了，是上茶的時候了。』

在那時候，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十分冤枉沒有參加談話，沒有人聽她說話，她作一度最後的努力，帶着秘密的疑懼，冒昧說出一種極其深沉的重要的話，『在將來的寄宿學校裏她必須要特別注意 *die Wäsche* (洗衣)，而且一定必須有一個良好的 *dame* (女教員) 照料襯衣，其次是年青小姐們不得在夜間讀小說。』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確是顛倒了，非常累了，而且又真心地討厭這筵席了，她立刻截斷亞瑪利亞伊凡諾夫的話，說道，『她關於這事一點也不知道，說些瞎話，照料 *die Wäsche* (洗衣) 乃是洗衣媽子的事，並不是一個高等的寄宿學校的女管理的事，至于讀小說吧，那簡直是無禮，她請求她莫作聲了。』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火氣上來發怒了，說她只是『對她好意』，說『她對她意思非常好，』

說『她好久沒有付房錢了。』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立刻『斥責她』說，說她對她好，那是一個謊言，因為僅在昨天她的死了的丈夫在權上躺着的時候，她還關於房子事情麻煩她。對於這話，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說的很適當，說她請了那些太太小姐們，但是『那些太太小姐們沒有來，因為那些太太小姐們乃是太太小姐們，不能到一個不是太太的太太家裏來。』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立刻指教她說，因為她是醜女人，她判斷不了什麼使人真正成爲一個太太。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立刻聲稱她的『Vater aus Berlin（柏林老父）』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人，雙手放在口袋裏走路，總是常常說：『啞！啞！』她從棹旁跳起來，裝她的父親，把手插在口袋裏，吹漲臉頰，在一切寓客的大笑聲中發出不清楚的聲音類似『啞！啞！』，那些寓客故意地慫恿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希望吵打一場。

但是這使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受不了，她立刻聲言，好使大家都聽得見，說

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或者從來並沒有一個父親，而且只是一個醉酒的彼得堡的芬蘭人，一定會經作過一次廚子，或者比廚子還不如。

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臉色變紅得像一隻龍蝦樣，號叫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或者從來並沒有一個父親，『但是她却有一個 valer aus Berlin (柏林老父)，他穿着一件長上衣，總是說吓——吓——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侮藐地說，大家都知道她的家庭是什麼樣，說就在那張名譽證書上便印着說她的父親是一位上校，然而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的父親呢——若果她真有父親的話——或者就是什麼芬蘭賣牛乳的，但是或者她從來完全並沒有一個父親，因為她的名字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還是亞瑪利亞盧得韋各夫那，仍然未定哩。

話到這里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罵惱了，以拳擊棹，號叫說她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不是盧得韋各夫那，『她的 valer (父親) 名叫約翰，他是一個市長，加迭

里那伊凡諾夫那的 Vater (父親) 十分地從來不是一個市長。」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從椅上起身，用一種嚴肅的而且顯然冷靜的話聲（雖說她臉色灰白，胸膛一起一伏，）說：『若果她敢有一回把她的可耻的賤人父親和她的爸爸放在平等地位，她——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要把她的帽子從她頭上扯下來，扔在腳下踩。』

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在房裏亂跑，盡力大聲地嚷，說她是這住宅的女主人，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就在那分鐘要離開那寓所；于是她無緣無故地跑去從棹上收銀匙子。呼喊吵鬧一大陣，小孩子們開始哭起來。索尼亞跑去阻止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但是當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關於『黃票』嚷了什麼話的時候，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便把索尼亞推過去，奔向女老板來實行她的威嚇話。

正在那時門開了，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出現在門檻上。他站着以嚴肅的注意的眼色詳細觀察這幫來賓。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向他奔去。

第三章

『彼得彼得羅維支呀，』她喊道，『保護我……至少你要保護我！使這個優女人明白：她不能對于一個處在不幸中的太太像這樣舉動……有法律管着這樣事情的。……我將到總督自己那里去。……她將對那負責的。……記住我父親的厚遇，保護這些孤兒孤女們吧。』

『讓我，馬丹。……讓我。』彼得彼得羅維支揮她過去。『你的爸爸，你都知道，我並沒有認識他的榮幸』（有人大聲地笑）『而且我並無意要參加你和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永遠的口角。……我到這里來是說我自己的事……我要同你的繼女——索菲亞……伊凡諾夫那，我想是吧？——說一句話。讓我過去。』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仍舊在她原地方站着，好像被雷打了似的。她不能明白彼得彼得羅維支如何能否認享受她父親的厚遇。雖說這是她自己捏造的話，她這時却堅決相信。她還被彼得彼得羅維支的辦事樣的，無情的，甚且嚇人嚇得侮藐的語調所驚。所有的喧囂在他進來的時候都漸漸消滅了。並不僅僅是這位「莊重的辦事人」和其餘的人不合得奇怪，而且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他是爲着什麼重要的事情而來，使他來的一定有什麼例外的原因，所以什麼事情便要發生了。站在索尼亞旁邊的拉恩科里，走到一邊，讓他過去；彼得彼得羅維支彷彿並沒有注意他。遲一分鐘，萊比綏亞利珂夫也在門口出現；他並沒有進來，但是站着不動，帶着顯見的興趣，幾乎帶着驚奇地聽着，彷彿有一時迷亂了似的。

『或者我打斷你們的談話了，原諒我，但是這是一件有些重要的事情，』彼得彼得羅維支向賓客們一般地說道。『我實在高興看見有別人們在場。』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我竊請求你以女房東的資格，仔細注意我所必向索菲亞伊凡諾夫那說

的話。索菲亞伊凡諾夫那，』他向十分驚嚇而且已經受驚了的索尼亞說道，『立刻在你走後，我發見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在我的朋友萊比綏亞利珂夫君的房裏，在我掉上失去了。若果無論你如何知道而且告訴我們現在錢在那里，我必定向你担保，而且請所有在場的人作證，這事情便到此完結。倘若情形相反，我將不得不用很嚴厲的方法，那麼……你一定要責備你自己吧。』

完全的沉默統治着這房裏。甚至于哭喊着的孩子們都是啞靜無聲的。索尼亞站着，臉色死白，注視着盧辛，不能說出一句話來。她彷彿不明白似的。幾秒鐘過去了。

『唔，那變怎麼樣呢？』盧辛注意地看着她，問道。

『我不知道。……那我一點也不知道，』索尼亞最後無力地一字一板地說道。

『不，你一點也不知道麼？』盧辛重複說道，又停了幾秒鐘。『想一會吧，

小姐，』他嚴厲地開言道，但是彷彿還在忠告她。『好想一想，我準備給你時間

去斟酌。請注意這點：我若不是那麼完全信心了，你可以相信的，我以我的經驗不會冒昧這般直接地加罪于你。因為在證人面前這樣的直接的加罪，若是假了或甚至于錯了，我自己在那種意義上是要負責任的，這我知道。今天早晨我爲自己使用，兌換了幾張五厘公債票，換來一筆差不多有三千盧布的款子。這賬證下在我的皮夾裏。在我回家來的時候，我就來數錢，——有萊比綏亞利珂夫作證。——數完兩千三百盧布之後，我便把其餘的裝在我上衣口袋裏的皮夾裏。約有五百盧布仍舊在棹子上，其中有三張是一百盧布一張的。在那時候你進來了（受我邀請的）——你在座的時候你始終是失措極了；因此有三次你正在談話談到當中的時候跳起來，設法要走。萊比綏亞利珂夫對此能以作證的。你，你自己，小姐，或者也不會不肯證實我的話的：我藉着萊比綏亞利珂夫君請你來，惟一地是爲着要同你討論你的親屬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她的酒席我不能到）無助的貧困的情形，以及應行爲她預備捐款性質的東西，彩票或這類的事情。你感謝我，甚且淚

流。我照實敘述這一切，第一要使你心中回想起來，第二要告訴你，沒有絲毫的細事逃脫了我的記憶。于是我從棹上拿一張十塊盧布的票子交給你，當作我這方面幫助你的親屬的第一次付款。萊比綏亞利珂夫君看見這一切了。于是我伴送你到門口——你還是處在同樣的失措情形中——在這以後，剩下我和萊比綏亞利珂夫君一起，我和他談了十分鐘，——于是萊比綏亞利珂夫君出去了，我回到棹前，錢還放在棹上，我立意想數一數，把牠放在一邊，這是我先前就打主意這樣辦的。使我奇怪，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不見了。請你斟酌這個情形。我不能猜疑萊比綏亞利珂夫君的。我害臊提到這樣的一個設想。我算賬不能算錯的，因為在你未進來之前那分鐘我把賬算完了，我看總數對的。你要承認，我回想起你的失措，你之急于要走，以及你有些時把手放在棹上這件事實，並斟酌你的社會地位，和那連帶的習慣，我帶着恐怖（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實在違反我的意志，不得不懷一個疑心——一個無情的，但是可說正當的疑心！我還要說，而且

重複說，不管我的絕對的信心，我實在覺得我這種加罪是冒着一種險，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輕輕放過的。我下手了，我告訴你爲什麼：惟一地，馬丹，惟一地，因爲你的惡意的忘恩負義！爲什麼！我爲着你的貧困的親屬請你來，我送你十塊盧布的贈禮，然而你却立地以這樣的一個舉動報答我那一切。這不好了！你需要一番教訓的。想一想！此外，像一個真實的朋友樣我請求你——你在此刻不能有更好的朋友了——想一想你怎麼辦，否則我將不變的！唔，你怎麼說呢？」

「我什麼也沒有拿，」索尼亞恐懼地低語道，「你交給我十塊盧布，在這裏拿去吧。」

索尼亞從口袋裏把她的手帕插出來，解開一個拐角，拿出那十塊盧布的票子，交給盧辛了。

「那一百盧布你不承認拿了麼？」他斥責地堅持道，並不拿那票子。

索尼亞往四下望。大家都用那樣的可怕的，嚴厲的，譏刺的，仇視的眼光看

着她。她看拉思科里道珂夫……他背對牆站着，交叉着兩臂，用發光的眼睛看着她。

『上帝呀！』索尼亞破口喊道。

『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我們將必須送話給警察！因此我竊求你同時找門房來，』盧辛低聲地甚且和善地說道。

『Gott der barmherziger（慈悲的上帝呀！）我知道她是賊，』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急舉兩手，喊道。

『你知道麼？』盧辛急速抬起她的話，『那麼我猜你在這事以前這樣想是有些理由的。我請求你，有價值的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記住你的話，這是在證人面前說出來的。』

在各方面都有一陣大聲談話的嗚嗚的聲音。大家都在動作。

『什麼！』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忽然覺出這情形，便喊道，她向盧辛衝去。

「什麼！你告她偷竊麼？索尼亞麼？唉，賤人們，賤人們！」

她跑到索尼亞跟前，張開她的兩隻瘦損的膀臂抱着她，摟住她如同在虎頭鉗子裏。

「索尼亞！你如何敢從他那里拿十塊盧布呢？傻女子！給我！立刻把那十塊盧布給我——這里！」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從索尼亞那里把票子抓來，摺縲起來，照直扔到盧辛的臉上。那打在他的眼上，落在地上。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趕緊把票子拾起來。

彼得彼得羅維支發脾氣了。

「把那個瘋女人抓住！」他嚷道。

在那時候，除萊比綏亞利珂夫外，還有幾個人在門口出現，其中有那兩位太太小姐。

「什麼！瘋了？我瘋了麼？白癡！」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號叫道。「你

自己倒是一個白癡，當訟棍的律師，下流的人！索尼亞，索尼亞拿他的錢！

索尼亞是一個賊！怎麼，她願把她最後一文錢都贈送他人的！」加迭里那伊凡

諾夫那發出一陣突然的大笑來。「你們曾經看過這樣的一個白癡麼？」她從這

邊轉向那邊。「而且你也是的，」她忽然看見女老板了，「你也是的，你個愛喫

臘腸子的人，你聲稱她是一個賊，你個穿褶箍的普魯士的無價值的雞腿！她就沒

有出這屋子；她直接從你，你個賤人那里來，在我旁邊坐下，人人都看見她了。

她坐在這里，在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旁邊。搜她！她既然沒有離開這屋子，錢她

若拿了，一定在她身上！搜她，搜她！但是若果你找不到，那麼原諒我吧，朋

友，你將負責任的！我要到我們的皇帝，到我們的皇帝，到我們仁慈的查爾自己

那里去，倒在他的脚下，就在今天，這分鐘！我在世界上是孤獨的！他們要讓

我進去！你以為他們不讓麼？你錯了，我要進去的！我要進去的！你替着

她的柔和！你就靠着那點！但是我並不是那般服從，我且告訴你吧！你自己

太弄過火了。搜她，搜她！」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在一陣狂怒中搖擺着盧辛，把他向索尼亞跟前拉。

「我準備了，我要負責任的……但是你自己放安靜吧，馬丹，你自己放安靜吧。我知道你並不是那般服從！……唔，唔，但是至于那件事……」盧辛嘩嘩

道，「那應當當警察面前……不過實在事實上證人已經够了。……我準備了。……

但是無論如何，因為性別的緣故……在一個男子是很難的。……但是有亞瑪利亞

伊凡諾夫那幫忙……不過，自然，這不成辦事的樣子。……怎麼辦呢？」

「隨你便！誰愛搜便搜她！」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索尼亞，把你所有口袋都翻過來！瞧呀，看呀，妖怪，口袋是空空的，這是她的手帕。

這裡是她的別的口袋，看呀！你瞧見麼，你瞧見麼？」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把兩個口袋都翻過來——勿寧說是抓過來。但是從右邊口袋有一塊紙衝出來了，在空中畫出一道拋物曲線，落在盧辛的腳前。人人都看

見了，有幾位喊起來了。彼得得羅維支躬下腰，用兩隻手頭把紙拾起來，舉到大家都能看見的地方，打開。這是一張摺成八摺的一百盧布的票子。彼得得羅維支舉起那票子，給人入看。

『賊呀！滾出我的寓所。警察，警察！』亞瑪利亞伊凡諾夫叫道。『一定要把她們送到西比利亞去！去吧！』

喊聲從各方發出。拉思科里涅珂夫沉默着，眼睛死釘在索尼亞身上。除開間或迅速瞥視盧辛而外。索尼亞站着不動，好像失了知覺似的。她幾乎覺不到驚異了。忽然她的兩頰飛紅，她一聲哭喊，把臉遮在手裏。

『不，這並不是我！我並沒有拿！』這事我一點也不知道，』她帶着傷心的哭聲喊道，她跑到加迷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後者緊緊地抱着她，好像後者要保護她脫離所有的世人之手似的。

『索尼亞！索尼亞！我並不相信這事！你看，我並不相信這事！』她對

着這顯然的事實喊道，她抱着她搖來搖去像一個嬰兒樣，不斷地吻她的臉，於是急忙抓住她的雙手，而又吻之，『你拿了！這些人們是何等地愚昧呵！啊呀！你們是傻瓜，傻瓜，』她向全屋人喊道，『你們並不知道，你們並不知道她有着什麼樣的一副心腸，她是什麼樣的一個女子！她拿了，她麼？她願把她最後的破衣服賣掉，她願光着腳去幫助你，若是你需要的話，她就是那樣的人！她有黃護照，因為我的孩子們挨餓，她爲我們把自身賣了！唉，丈夫呀，丈夫呀！你看見麼？你看見麼？這是什麼樣的一頓紀念餐呵！慈悲的天爺！保護她，爲什麼你們都站着不動？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爲什麼不替她辯護呢？你也相信這事麼？你們並值不上她的小手指頭，你們所有的人一起！上帝呀！至少現在要保護她吧！』

這可憐的，患肺癆病的，無依無助的女人的哀號彷彿對於她的聽衆發生了一陣大大的影響。那苦惱的，消瘦的，患肺癆病的臉孔，那焦燥的，染血的嘴唇，那

破陋的聲音，那像小孩一般的無限的眼淚，那信心的，釋氣的，然而絕望的求救，這一切是如此可憐，以致人人都彷彿表同情于她。無論如何彼得得羅維支立刻感覺同情了。

「馬丹，馬丹，這件意外之事于你並沒有什麼不名譽！」他動聽地喊道，「沒有人擅自告發你是一個唆使人或甚至于是一個同謀者，特別是因為你把她的口袋翻過來，證明她犯法了，顯出你先前並不曉得這事。我是最願意，最願意顯示憐憫的，若果是貧窮逼使索菲亞苗諾夫那做這件事的話（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但是你爲什麼不肯承認呢，小姐？你怕那羞辱麼？那第一步麼？或者你是昏頭了罷？人能够十分明白這點的。……但是你如何能使你自己降低到作出這樣的一種舉動呢？各位先生們，」他向全體來賓說道，「各位先生們！我同情而且憐恤（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這些人，不管她加于我的個人的侮辱，就是現在還情願不介意于這件事情！但願這種羞辱作爲對你將來的一個教訓，」她向索尼亞說

道，『我不再更進一步辦理此事了。够了！』

彼得彼得羅維支偷看了拉思科里連珂夫一眼。他們的眼光相遇，拉思科里連珂夫眼中的火彷彿準備要把他燒成灰燼。同時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顯然什麼話也沒有聽見。她吻着緊攥着索尼亞像一個瘋女人樣。孩子們也在各方面抱索尼亞，而且波爾加——雖說她並不完全明白出了什麼岔子——把她的哭腫了的漂亮的小臉兒在索尼亞的肩上遮着，眼淚汪汪的，悲哽發抖。

『多麼卑鄙！』一種高的人聲忽然在門口喊道。

彼得彼得羅維支迅速轉過頭來看。

『什麼樣的卑鄙！』萊比綏亞利柯夫直睜着他的臉，重複說道。

彼得彼得羅維支確實發了一陣驚——大家都注意了，而且以後都回想起來。

萊比綏亞利柯夫跨進房來。

『你敢叫我作證人麼？』他走到彼得彼得羅維支跟前說道。

『你是什麼意思？你說些什麼？』盧辛喃道。

『我的意思是說你……是一個敗人名譽的人，我的話就是這個意思！』萊比梭

亞利珂夫熱烈地說道，用兩隻近視眼嚴厲地看着他。

他氣極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凝視着他，好像抓着而且衝着每個字似

的。又是一陣沉默。彼得彼得羅維支頭一下實在彷彿幾乎目瞪口呆了。

『若果你對我是那個意思，……』他結舌的開言道，『但是你是什麼一回事？

你瘋狂了麼？』

『我並沒瘋狂，但是你却是一個流氓！唉，多麼卑鄙！我一切都聽見了。

我故意地等着要明白這件事，因為就是現在我還一定要承認這並不十分合乎邏輯。

……你幹什麼做這一切事情，我不能明白。』

『怎麼，那麼我作什麼事了？莫要說你的無意思的謎語吧！不然或者你是

喝醉了！』

「你或者是一個酒痞，卑鄙的人呵，但我並不是！我從未嘗過麥酒，因為那違反我的信仰。你們相信麼，他自己，親手把那張一百盧布的票子給了索非亞·綏苗諾夫那——我看見了，我是一個證人，我要起誓！這事他作的，他！」萊比綏亞利珂夫向大家重複說道。

「你瘋了麼，你個喫乳的？」盧辛號叫道，「她自己在你的面前，——她自己剛才在這裡在人人面前聲稱我只給她十塊盧布。我如何能給她一百盧布呢？」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萊比綏亞利珂夫重複說道，「雖說這違反我的主義，我也情願就在此刻在法庭上你愛叫我把什麼誓我使起什麼誓，因為我看見你如何把那張票子偷偷放進她的口袋裏去的。只是我像一個傻瓜樣，以為你是出于慈惠這樣作！你在門前向她說再會的時候，你一隻手拉着她的手，用別隻手——左手——偷偷把那張票子放進她的口袋裏去。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盧辛變失色了。

「什麼樣的謊言！」盧辛厚顏地喊道，「怎麼，你站在窗戶旁邊，如何能看見票子呢！你近視眼想像的呵。你在說狂話！」

「不，我並不是想像的。雖說我離遠一點站着，我却都看見了。雖說從窗戶那里要辨別一張票子一定是很難的，——這是真的——然而我的確知道那是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因為你要給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十塊盧布的時候，你便從褲上拿了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我看見了，因為那時我站的靠近，而且立刻一個意思打動了我，因此我沒有忘記你是把牠握在手裏）。你把牠摺起來，始終握在手裏。我沒有再想起來那張票子，直到你起身，你把牠從你的右手換到你的左手來，幾乎把牠弄掉了的時候才想起來！我注意了，因為那同樣的意思又打動了我，以為你想對她行一個好，不要我看見。你可以想像我是如何注意你，我看見你如何竟能把牠偷偷放進她的口袋裏去了。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我要起誓。」

萊比綏亞利珂夫幾乎氣喘。喊聲從各方面的人們發出來，主要地是表現驚

奇，但是有些在音調上威嚇着。他們都圍繞着彼得彼得羅維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衝到萊比綏亞利珂夫跟前去。

「我誤會你了！保護她吧！你是惟一的幫她的人！她是一個孤女，上帝派你來了！」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差不多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跪倒在他的面前。

「一堆瞎話！」盧辛惹火了，叫道，「你說的都是些瞎話！」——一個意思打動了你，你沒有想起來，你注意了，」——這到底怎麼樣呢？那麼我是故意暗暗把那張票子給她麼？幹什麼呢？有什麼目的？我和這位……有什麼關係呢？」

「幹什麼？那就是我所不能明白的，但是我所告訴你的話乃是事實，那是的確的！你個名譽掃地的，犯罪的人呵，我絲毫不錯，記得因為那個緣故一個問題如何立刻現于我的腦中，正在我感謝你並緊握你手的那個時候。你爲什麼秘密地把那張票子放進她的口袋裏去呢？我的意思是問你爲什麼秘密地放？能以

只是爲着隱瞞我麼，因爲你知道我的信仰和你的相反，知道我不贊成私人的行善，那不能够把病根本治好。唔，我決意以爲你實在害臊當我面前施與那樣的一大筆錢。我想，或者他又想給她一個驚奇，當她在口袋裏發見一張整整一百盧布的股票的時候。（因爲我知道，有些行善的人非常歡喜那樣遮蓋他們的善舉。）於是另一個意思又打動了我，以爲你想試驗她，看她發見那張票子的時候，來不來感謝你。于是又以爲你想避免感謝，而且以爲，如同俗所謂，你的右手不應當知道你左手所……事實上就是那類的事。我想了那麼多的可能的事，以致使我拋開不加斟酌了，但是還以爲使你看我知道這事是非禮的。但是另一個意思又打動了我，以爲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在沒有注意那張票子之前，她可以容易把錢失落掉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才決定要到這里來，叫她出屋來，告訴她說你放一百盧布在她的口袋裏。但是在路上我先到馬丹珂碧拉尼可夫家去，教她們「積極法通論」，特別是要舉盧皮得利的論文（還有瓦格列的）；于是我便到這里來，我看見什麼樣的

一種情形呵！那麼若果我沒有看見你把那張一百盧布的票子放進她的口袋裏去，我能够，我能够有這些觀念與思想麼？」

萊比綏亞利珂夫以合乎邏輯的推論說完他的滔滔不絕的雄論的時候，他十分累了，汗從臉上流。啊呀，他甚且不能用俄國話正確地表白自己的意思，雖說他並不懂得別國的話，因此在這件英雄氣的舉動之後，他十分疲乏了，幾乎消瘦了。

但是他的演說發生了一種有力的影響。他帶着那般的熱心，帶着那般的堅信說語，以致人人顯然都相信他。彼得彼得羅維支覺得事情于他變壞了。

『若果你發生些愚念，那與我有什麼關係？』他嚷道，『那並不是證據。你可以夢想到那件事的，就是這！我告訴你吧，你在撒謊，先生。你撒謊，誹謗，由于對我的惡意，簡直是由于懷恨，因為我不同意于你的自由思想的，無神的，社會的信條！』

但是這種反駁對于彼得彼得羅維支並沒有益。不贊成的怨謗在各方面都聽得

見。

「唉，現在那就是你的保障了！」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那是瞎話！叫警察來，我要起誓！只有一件事情我不能明白：什麼使他冒險作出這樣的一個可恥的舉動呢。可憐的，可賤的人呵！」

「我能以說明他爲什麼冒險作出這樣的一個舉動，而且若是必須的話，我也將對之起誓的，」拉思科里渣珂夫用一種堅決的口氣最後說道，他邁步前去。

他看來是堅決而又泰然。人人都從他的外貌便明明白白地覺得他是真正知道那回事，這奧妙要解明了。

「現在我能够把這一切向自己解釋的，」拉思科里渣珂夫向萊比綏亞利珂夫說道。「從這件事情一起頭，我便猜疑裏面有什麼流氓式的陰謀。我開始猜疑那事，是由于那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一些特別情形，這我立刻便要向人人說明的：這些情形便解明一切事情了。你的有價值的證據終於使我明白一切事情了。我請求

大家，大家都聽着。這位先生（他指着盧辛）新近和一個年青女子——我的妹妹，亞字陀沙羅馬諾夫那——訂婚了。但是他到彼得堡來了，和我吵架，就是前天，在我們第一次相會的時候，我把他趕出我的房子了——我有兩個證人證明這件事。他是一個非常惡毒的人。……前天我並不知道他在這裏住，在你的房裏住，因此就在我們吵架那天——前天——他看見我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些錢辦葬禮，以已故瑪爾美拉陀夫君的朋友的資格給的。他立刻便寫一封短信給我的母親，告訴她說我把所有的錢都送人了，並不是送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乃是給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而且以最可恥的態度提到……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品格，那就是，暗示我對于·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態度的性質。這一切你明白都是懷着把我和我母親妹妹分開的目的，向她們暗示我是把她們所寄給我的錢，而且那是她們所僅有的錢，浪用在下賤的目的上。昨天晚上，在我母親妹妹之前而且當他的面，我聲稱我是把錢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辦葬禮，並不是給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並說我並不認識索菲亞·

亞綏苗諾夫那，實在先前就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同時我接續說，他——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和他的一切德性一起，並值不上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小手指頭，雖說他說她那麼壞。對於他的問話——我願讓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在我妹妹旁邊坐下來，我回答說，那天我已經這樣做過了。我的母親妹妹不願受他的暗示和我吵架，他惱了，他便漸漸開始對於她們無禮得不可饒恕。最後的決裂發生了，他被趕出屋去。這一切都是昨天晚上發生的。現在我請求你特別注意：試想：若果他現在竟能證明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是一個賊，他便要指給我的母親妹妹看，說他的猜疑差不多是對了，說他有理由對於我把我的妹妹放在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平等地位生氣，並且，爲着攻擊我，他要說他是保護並保全我的妹妹——他的訂婚人——的榮譽。事實上，他可以藉着這一切甚至于能以使我和我家庭疏遠，而且無疑地他希望和她們重修舊好的；且一句不說他自己對我個人復仇了，因爲他有理由猜想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名譽與幸福對於我是非常寶貴的。他就是爲此而忙！我

所明白的就是這樣。這便是整個的理由，不能有其他理由的！」

就是像這樣，或差不多像這樣，拉恩科里涅珂夫把他的演說結束了，那演說非常受注意聽，雖說爲聽衆發出的喊聲所打斷。但是不管中斷，他還說得清楚，安靜，正確，堅決。他的決定的口氣，他的堅信的音調和他的嚴肅的臉孔，在人人心中刻上了一個大大的印像。

「是的，是的，那正是，」萊比綏亞利珂夫欣然表同意道，「那一定是的，因爲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剛一到我們房裏來的時候，他便問我，你在不在這里，我看見沒看見你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賓客之中。他叫我到窗戶一邊去，秘密地問我。你要在這里，這于他是主要的！那正是，那正是！」

盧辛梅藐地微笑着，並不說話。但是他非常失色。他彷彿在細想着什麼逃脫的方法。或者他高興放棄一切走開了，但是在那個時候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那便包含承認對他的所加之罪是真實了。並且來賓全體已經喝酒喝得興奮，現在

未免太受鼓動了，不易于答應的。那個軍需處書記雖說實在並沒有明瞭全部的情形，却曉得比任何人的聲音都大，並且發了些對於盧辛非常討厭的提議。但是並非所有在場的人都喝醉了；客屋裏的寓客都進來了。那三個波蘭人興奮極了，不住地向他嚷罵道：『*The pan is lajshak*（這位先生是一個流氓）！』用波蘭話含糊說些恫嚇之詞。索尼亞帶着過度的注意聽着，雖說她彷彿也不能明瞭這一切，她彷彿好像剛剛恢復意識似的。她沒有把她的眼睛轉開拉思科里涅珂夫，她覺得所有她的安全都放在他的手中。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艱難地痛苦地呼吸着，彷彿累之得要命。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站着，看來比任何人都呆，大張着嘴，不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她只看見彼得彼得羅維支不知怎的完全失敗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又要說話，但是他們沒有讓他說。人人都擁圍着盧辛，發出恫嚇與詆罵的喊叫。但是彼得彼得羅維支並不怕。他看見他對於索尼亞所加的罪完全失敗，便賴着傲慢了：

『讓我，先生們，讓我！莫要擠，讓我過去！』他從人羣中擠過去說道。

『莫要恫嚇，若是你們歡喜的話！我老實告訴你們，那是沒有用的，你們那樣得不到絲毫利益的。正相反，你們在劇烈地阻撓正義之進行上，先生們，必須要負責任。這賊並不僅僅是被揭開假面具了，我要起訴。我們的法官並不是那麼瞎眼，而且……並不是那麼醉，他將不相信兩個人所共知的無信心者，煽動家兼無神論者的證詞，他兩個出自個人復仇的動機加我罪名，這是他們傻極了自己承認的。……是的，讓我過去！』

『莫要讓我在我房裏發見你的一點痕跡！請立刻離開去吧，我們彼此之間的一切都算告一結束了！我想起來這兩個整星期我所受的麻煩，我那樣地解釋的時候！』

『今天我自己告訴我我要走了，那時你設法留我；現在只再說一句，你是一個傻瓜。我勸你爲着你的腦子和你的近視眼，去見一個醫生吧。讓我過去，先生』

們！』

他硬擠過去。但是那軍雷處書記不願讓他那麼容易地去了；他從棹上拿起一個玻璃杯，在空中舞，向彼得彼得羅維支扔去；但是那玻璃杯照直扔到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的身上。她號叫，那書記身體失了均衡，沉重地倒在棹下，彼得彼得羅維支走到他的房裏去，遲半個鐘頭便離開這住宅了。索尼亞天性懦弱，在那天以前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容易受虐待，自己能以無傷地受侵害的。然而直到那時她都以爲她可以在人人面前小心，溫和，服從，以避免災禍哩。她的失望是太大了。自然，就是這她都能以耐心地忍受，而且幾乎一點不鳴不平。但是這第一次她覺得太酸辛了。不管她的勝利和她的辯明——當她最初的恐怖與昏迷過去了，她能以清清楚楚地明白這一一切的時候——她感覺到自己的無助與別人加于她的損害，這使她的心痛苦地怔忡着，她突然哭得不開交了。最後，不能再忍受了，她衝出房去，跑回家，幾乎直接就在盧辛走後。在大笑聲中玻璃杯扔到亞瑪利亞

伊凡諾夫那身上的時候，這是女老板所受不了的。她一聲號叫像一個悍婦樣，直奔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認爲一切事情都怪她。

『滾出我的寓所！立刻！快走！』

說着這話，她便開始急抓她所能下手的屬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一切東西，扔到地板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失色，幾乎暈過去了，喘着氣，從她力竭所倒臥的床上跳起來，向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衝去。但是這爭鬥太不相匹了：女老板把她像一根羽毛樣揮過去了。

『怎麼！好像那兇惡的誣陷還不够似的——這個卑鄙的東西又來攻擊我！』

怎麼！在我丈夫殯葬的日子我就要被趕出我的寓所麼？噢了我的麵包與鹽之後，她便把我趕到大街上去，和我的孤兒孤女們一起！我往那里去呢？『那可憐的女人哀哭道，哽咽着，喘着氣。』『上帝呀！』她帶着發閃光的眼睛哭道，『世上沒有正義麼？你若是不保護我們孤兒孤女，你保護誰呢？我們且看吧！世

上是有法律與公理的，有的，我將找着的！等一會，兇惡的東西！波崙加，和
孩子們留在一塊，我要回來的。若果你必須在大街上等，你也等我。我們將看
世上有沒有公理！」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把瑪爾美拉陀夫曾向拉思科里涅珂夫提過的那綠色披肩包
在頭上，從那還充滿房中的亂七八糟的喝醉的寓客羣中擠過去，她哀哭流淚，跑到
大街上去——懷着立刻到什麼地方找公理的一個渺茫的主意。波崙加抱着兩個小
孩在房拐衣箱上蹲伏着嚇住了。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在房裏胡作非爲，號叫着，
啼哭着，把她所遇見的一切東西都扔在地板上。寓客們妄談着，有些用上他們頂
大的本能評談着所發生的事，有些彼此對罵，同時有些却唱起歌來了。……

「現在是我走的時候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唔，索菲亞綬苗諾夫那，
我們要看你現在將作何說呢！」

他動身向索尼亞寓所那方去了。

第四章

拉思科里迺珂夫作了索尼亞反對盧辛的一個有力的活動的辯護人，雖說他自己的心中有着那樣的一個恐怖與苦楚的重物。但是他早晨受了那麼多的罪，便在一陣感觸的變換上找到一種安慰，那迫他替索尼亞辯護的強烈的個人感情且撇開不提。想起就要和索尼亞晤談，他又攪擾了，特別在有些時候：他必須告訴她是誰把理薩威殺了。他知道那將加于他的可怕的受苦，而且他彷彿把那思想掃去。因此當他離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家，喊道，『唔，索尼亞綏苗諾夫那，我們要看你現在將作何說呢！』的時候，他還在表面上興奮，還由于他對於盧辛的勝利而有勁，大膽。但是，說來奇怪，他來到索尼亞寓所的時候，他覺着一陣忽然的懼怯

與恐懼。他在門前躊躇地站着不動，問他自己這個奇怪的問話：『他一定要告訴她是誰把理薩威泰殺了麼？』這是一個奇怪的問話，因為他就在那時覺得不僅僅他禁不住要告訴她，而且他又不能延遲。他還不知道爲什麼一定要這樣，那他僅僅覺着，而且當着免不了的事情痛苦地感覺得自己的懦弱，幾乎把他毀了。爲着要減少自己的躊躇與受苦，他迅速地把門開了，從門口看着索尼亞。她坐着，肘節放在棹上，臉遮在手裏，但是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她便立刻起身，來迎接他，好像她正期待着他似的。

『若果沒有你，我要變成什麼樣子呢！』她迅速地說道，在房子的當中迎接他。

顯而易見地她是趕緊地向他說這話。這便是她所等待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棹前，在她剛才從那起身的椅子上坐下。她對着他站着，離兩步遠，正如頭天一樣。

「唔，索尼亞？」他說道，他覺得自己的聲音顫動，「這全是由于「你的社會地位和那連帶的習慣」。這你現在明白麼？」

她的臉顯出她的苦楚來。

「只是莫要像你昨天那樣地和我談話，」她打斷他的話道。「請你莫要開頭說那話。沒有那已經够苦的了。」

她趕緊微笑，怕他會不喜歡這責言的。

「我真愚，從那里走了。現在那里發生着什麼事呢？我立刻就要回去，但是我老是以爲……你要去的。」

他告訴她，說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正在把她們趕出寓所，並且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尋覓公理」去了。

「我的上帝呀！」索尼亞喊道，「我們立刻就去吧。……」

她急抓起她的坎肩。

『永遠是同樣的一回事！』拉思科里涅珂夫易激地喊道。『你除了爲她們面外就沒有思想！和我一塊停留一會。』

『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呢？』

『你不會失掉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你可以放心，她既然跑出來了，她自己要到你這裏來的，』他煩燥地續說道，『若果她在這裏找不到你，那是要歸罪于你的。……』

索尼亞在痛苦的躊躇中坐下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沉默着，注視着地板，細細想着。

『這次盧辛不想控告你，』他開言道，並不看索尼亞，『但是若果他想，若果那適于他的計畫的話，那麼若沒有萊比綏亞利珂夫和我，他便要把你送到獄裏去了。……』

『是的，』她低聲地表同意道。『是的，』她重複說道，心不在焉而且苦

憐。

「但是我本可以容易不在那里的。」

萊比綏亞利珂夫之出頭真十分是一件意外

之事。」

索尼亞沉默着。

「若果你入獄了，那麼怎麼辦呢？你記得我昨天說的話麼？」

她又不答話。他等着。

「我以爲你又大喊『莫要說那件事，中止吧。』」拉思科里涅珂夫發出一陣

大笑，但是勿寧說是一陣勉強的大笑。「怎麼，又沉默麼？」他遲一分鐘問道。

「我們一定要談件事情，你知道。我要知道你如何解決某一個『問題』」（如同萊

比綏亞利珂夫所說的話）倒是有趣。（他開始鬆線。）「不，實在，我是認真

的。索尼亞，試想你預先知道了盧辛的一切主意。知道了這是事實，那些主意

要毀滅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和孩子和你也投進去——因爲你不把你自已當作什麼

——波崙加也一樣……因為她將走同樣的路的。唔，若果忽然這一切都靠你決定，是他還是她們應當生活下去，這就是說，是盧辛應當生活下去，做惡事，還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應當死呢？你要怎樣決定呢，他們將死誰個？我問你？」

索尼亞不安地看着他。在這躊躇的問話中有種特別的神氣，那彷彿繞路來談什麼事情。

「我覺得你要發出那樣問話的，」她考究地看着他，說道。

「我敢說你是覺得了。但是這如何回答呢？」

「你爲什麼問那不能發生的事呢？」索尼亞嫌惡地說道。

「那麼不如讓盧辛生活下去，做惡事麼？就連這點你都不敢決定！」

「但是我不能知道天意……你爲什麼問不能答的話呢？這樣的愚問有什麼用呢？怎麼會有的事，都靠我決定——誰個使我作法官來決定誰個活誰個不活呢？」

「哦，若果天意要參雜在這裏面，便什麼事也不能作了。」拉恩科里這到夫含怒地咕噥道。

「你不如把你所要說的話照直說出來吧！」索尼亞苦惱地喊道。「你又漸漸引到什麼事情上來了。……你能簡直爲着我而來麼？」

她不能約束自己了，她辛酸地哭起來。他在抑鬱的悲苦中看着她。五分鐘過去了。

「自然，你對了，索尼亞，」他最後溫和地說道。他忽然變了。他的假裝的倨驕與無奈的挑激之調子沒有了。甚至于他的話聲也忽然微弱了。「我昨天告訴你，我並不是來求饒，然而幾乎我所說的頭一件事便是求饒。……我關于盧辛和天意說那話，乃是爲我自己的緣故。我是求饒，索尼亞。……」他努力想微笑，但是在他的失色的笑容上有種無奈的不足的神氣。他低頭，用手遮臉。

忽然懷着一種對於索尼亞的辛酸的仇恨，這一陣奇怪的令人發驚的感觸從他的心中經過。彷彿對於這種感觸奇怪而且喫驚，他抬起頭來，注意地看着她；但是他遇見她的不安的焦急得苦痛的眼睛釘着他；那眼中有着愛；他的仇恨像幻象一般消逝了。那並不是真正的感情；他把這種感情當作那種感情了。那意思只是那個時候到了。

他又用手遮臉，低着頭。忽然他變失色了，從椅子上起來，看着索尼亞，一語未發，機械地在她的床上坐下。

他那時候的感觸像他手中拿着斧頭臨着那老女人的時候像得要命，而且他覺得『他一定莫要再失去一分鐘了。』

『什麼一回事？』索尼亞嚇得要命，問道。

他說不出一個字來。他一點也沒有，一點也沒有想這樣地『說』，他並不知道此刻他遭遇着什麼事。她悄悄地走到他的跟前，在床上他的身邊坐下，等着，

眼睛不離開他。她的心怔忡着，下沉着。這是受不了的；他轉他的死色的臉孔對她。他的嘴唇動作着，無力地奮力要說什麼話。一陣恐怖的劇痛從索尼亞的心中經過。

『什麼一回事？』她重複說道，稍稍離開他一點。

『沒有什麼，索尼亞，莫要驚嚇。……那是瞎話。若果你想到那點，那真是瞎話，』他喃喃道，像一個人不省人事了樣。『我爲什麼來苦你呢？』他忽然續說道，看着她。『爲什麼，實在？我老是問我自己這個問題，索尼亞。……』他或者在一刻鐘以前問他自己那個問題，但是現在他無可奈何地說了，差不多就不知道他所說的話，而且覺得渾身不住發抖。

『你是何等地受苦呵！』她苦惱地喃喃道，注意地望着他。

『那全是瞎話。……聽着，索尼亞。』他忽然微笑了，失色地無奈地微笑了兩秒鐘。『你記得我昨天想告訴你的話麼？』

索尼亞不安地等待着。

『我走的時候，我說，或者我是永遠告別了，但是若果我今天來的話，我將告訴你是誰……是誰把理薩威泰殺了。』

她渾身發抖起來。

『唔，現在我來告訴你。』

『那麼你昨天真正是那個意思麼？』她艱難地低語道。『你怎麼知道？』她迅速問道，好像恢復了理智似的。

索尼亞的臉變得越發越發失色，她痛苦地呼吸着。

『我知道。』

她停了一分鐘。

『他們查到他沒有？』她怯懦地問道。

『沒有。』

『那麼那你知道呢？』她又幾乎聽不見地問道，又停了一分鐘。

他轉臉向她，非常注意地看着她。

『猜吧，』他帶着一副同樣的牽強的無奈的笑容說道。

一陣戰慄通過她的周身。

『但是你……你爲什麼這樣地嚇我呢？』她說道，微笑得像一個小孩子樣。

『我一定是他的一個好朋友……既然我知道，』拉思科里涅珂夫往下說道，他

還注視着她的臉，好像他不能把眼轉開似的。『他……並不是想殺那個理薩威泰。

……他……偶然地把她殺了。……他是想在那個老女人獨自一人的時候殺那個老

女人，他便往那里去了……然而那時理薩威泰進來了……他便把她也殺了。』

又一個怕人的瞬間過去了。兩人還彼此互相注視着。

『那麼，你能够猜到麼？』他忽然問道，覺得好像投閣似的。

『不——不能……』索尼亞低語道。

『好好地看一看。』

他剛一說了這話，那同樣的類似的感觸又冷了他的心。他看着她，而且忽然之間彷彿在她的臉上看着理薩威泰的臉了。他清清楚楚地記得理薩威泰臉上的表情，當他拿着斧頭走近她跟前的時候，她往後退到牆上，伸出手來，臉上帶着釋氣的恐怖，神情看來像小孩子們樣，當他們開始爲什麼東西所驚的時候，便注意地不安地看着那驚嚇他們的東西，往後縮，伸出小手就要哭了。現在索尼亞幾乎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她帶着同樣的無奈與同樣的恐怖看他一會，忽然伸出左手，無力地用手指緊按胸膛，慢慢開始從床上起身，走開離他遠些，把眼睛甚且更加不動地死釘着他。她的恐怖傳染了他。同樣的恐懼顯現在他的臉上。他同樣地注視着她，而且幾乎帶着同樣的釋氣的笑容。

『你猜着了麼？』他最後低語道。

『上帝呀！』從她的胸中發出一陣怕人的哀號。

她無可奈何地倒在床上，臉放在枕頭裏，但是遲一分鐘，她起來了，迅速地移到她跟前，抓住他的兩手，用她的瘦削的手指緊捏着，開始又以那同樣的注意的凝視，蹙着他的臉。在這最後的拚命的一看中，她努力仔細觀察他，努力抓住最後的希望。但是並沒有希望了；並沒有疑問存留了；那是完全真的！實在，以後，當她回想起那瞬間的時候，她認為奇怪，而且不知爲什麼她立刻便看出沒有疑問了。比方說，她不能說她預先知道那類的事——然而現在，他剛一告訴她，她便忽然猜想她實在預先知道這件事了。

『得，索尼亞，够了！莫要苦我了！』他悲傷地求她道。

他一點也沒有，一點也沒有想這樣地告訴她，但是事情的發生就是這樣。

她跳起來，彷彿並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扭着自己的手，走到房子當中去；但是迅速回來，又坐在他的身邊，她的肩膀幾乎觸着他的了。忽然之間她喫驚，好像被刺似的，發出一陣哭喊的聲音，跪在他的面前，她並不知爲什麼。

『你作了什麼事——你對於你自己作了什麼事！』她絕望地說道，跳起來，攔住他的頸子，緊緊地摟着他。

拉思科里達珂夫往後退，帶着一副淒慘的笑容看着她。

『你是一個奇怪的女子，索尼亞——我告訴你那件事情的時候，你却吻我，抱我。……你並沒有想你在作什麼。』

『沒有一個人——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像你那般不幸的了！』她在一陣狂亂中喊道，並沒有聽見他所說的話，她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那對於他久已生疎的一種感情氾濫于他的心頭，立刻便把他的心淹軟了。他並沒有抵抗。兩顆淚珠來到他的眼中，掛在他的眼眶上。

『那麼你將不離開我麼，索尼亞？』他說，幾乎帶着希望地望着她。

『不，不，絕不，無論在那里都不離開你！』索尼亞喊道。『我將跟隨你，我將跟隨你到各處去。哦，我的上帝！哦，我是何等地悲苦！……爲什麼，』

爲什麼我先前不認識你！爲什麼你先前不來呢？啊呀！

『我到這里來了。』

『是的，現在！現在怎麼辦呢！……一塊兒，一塊兒！』她彷彿不知不覺地重複說道，而且她又緊抱他。『我將跟隨你到西比利亞去！』

他聽了這話往後退縮，那同樣的敵意的，幾乎傲慢的笑容現在他的唇上。

『或者我還不想到西比利亞去哩，索尼亞，』他說道。

索尼亞迅速地望着他。

在對於這不幸的人表示了最初的，熱情的，苦楚的同情之後，那可怖的謀殺觀念又把她嚇住了。她在他的改變了的語調中彷彿聽見兇手在說話。她看着他迷惑了。她還一點都不知道這是爲什麼，怎樣作的，帶着什麼目的。現在這一切的問題都立刻湧到她的腦中來了。她又是不能相信：『他，他是一個兇手！這能是真的麼？』

『這是什麼意思？我在那里呢？』她在完全的迷惑中說道，好像還不能恢復原狀似的。『你，你如何能以，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你如何能使自己作那事？……這是什麼意思？』

『哦，唔——搶劫。算了，索尼亞，』他疲倦地答道，幾乎帶着煩惱。

索尼亞站着，好像嚇失措了，但是忽然她喊道：

『你們餓了！那是……要救你的母親麼？是的麼？』

『不，索尼亞，不，』他喃喃道，轉過臉去，低着頭。『我並不是那麼餓。

……我的確是想救我的母親，但是……那也不是真正的事情……莫要苦我，索

尼亞。』

索尼亞扣住她的雙手。

『這能以，這都能以是真的麼？上帝呀，什麼樣的一個實情！誰能相信

呢？你如何能以把你最後的一文錢都送人，而仍然搶劫，謀殺呢！唉，』她忽

然喊道，『你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的那錢……那錢……那錢能……』

『不，索尼亞，』他連忙插嘴道，『那錢並不是的。莫要自行煩惱！那錢是我母親寄給我的，我害病的時候到的，就在我把那錢給你們那天。……那錢是我的——我自己的。』

索尼亞迷惑地聽着，盡力要明白。

『而且那錢……我甚且實在並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錢，』他輕輕地續說道，好像沉思似的。『我從她頸上取下一個錢袋，羚羊皮做的……一個塞滿了東西的錢袋……但是我並沒有往裏瞧；我猜想我是沒有功夫。……那些東西——鏈子和首飾——我第二天早晨和錢袋一起都埋在出V大街的一個院子裏的石頭下。那些東西現在都在那里。……』

索尼亞緊張着每根神經來聽。

『那麼爲什麼……爲什麼，你說你做那事是要搶劫，但是你什麼東西也沒有

拿？」她急切地抓住了一件小事，迅速問道。

「我不知道。……我還沒有決定拿不拿那錢呢，」他說道，又在出神；他彷彿一驚醒來，露出一陣短促的譏刺的微笑。「唉，我說些什麼廢話，囉？」

這思想從索尼亞的心頭閃過：他瘋了麼？但是她立刻便把這思想除去了。

「不，這是什麼別種東西。」她一點也不能懂，一點不能。

「你知道麼，索尼亞，」他忽然帶着信心說道，「我且告訴你：若果我只是因為餓了，把她殺掉，」他字字著重，曖昧地然而真誠地看著她，「我現在便快活了。這你一定要相信！若果我要承認我作錯了，這于你有什麼關係呢！這樣的一個對於我的勝利你能得到什麼利益呢？唉，索尼亞，我今天到你這來就是爲着這麼？」

索尼亞又努力想說什麼話，但是沒有說。

「我昨天請你和我一塊去，因爲你便是我所剩下的一切了。」

『往那里去？』索尼亞怯懦地問道。

『不是去偷，不是去謀殺，莫要焦心，』他辛酸地微笑着。『我們是如此不同呵。……你知道，索尼亞，只是現在，只是這瞬間，我才明白我昨天請你和我一塊是往什麼地方去！昨天我說那話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什麼地方。我爲着一件事情請求你，我爲着一件事情到你這里來——莫要離開我。你不離開我吧，索尼亞？』

她緊捏他的手。

『然而我爲什麼，我爲什麼告訴她呢？我爲什麼讓她知道呢？』他遲一分鐘絕望地喊道，帶着無限的苦痛看着她。『你在這里期待着我的——一個解釋，索尼亞；你坐着等着，這我看見了。但是我能否告訴你什麼呢？你將不明白，而僅僅受苦……爲着我的緣故！唔，你又哭了，又抱我。你爲什麼這樣作呢？因爲我担不了我的負擔，來扔在別人肩上：你也受苦，我便覺得好些！你能愛這樣的

「一個卑鄙的賤人麼？」

「但是你不是也受罪麼？」索尼亞喊道。

一陣同樣的感情的浪又湧到他的心頭，又一會便把心弄軟了。

「索尼亞，我有一副壞心腸，注意這點。這可以解釋許多。我來，因為我壞。有人是不願來的。但是我是一個懦夫，而且是……一個卑鄙的賤人。但是……不要緊！這並不是要點。現在我一定要說，但是我不知如何開頭。」

他暫停，陷于沉思中。

「唉，我們是如此不同呵，」他又喊道，「我們並不相像。然而我，我為什麼來呢？這點我將絕不饒恕我自己。」

「不，不，你來是一件好事，」索尼亞喊道。「我知道好些，好的多了！」他憂痛地看着她。

「若果真是那樣，怎麼樣呢？」他說道，好像得到了一個結論似的。「是的，

就是那麼一回事！我想作一個拿破崙，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把她殺了。……你現在明白麼？」

「不！不，」索尼亞老實地怯懦地低語道。「只是說呀，說呀，我將明白，我將在我自己內心裏明白的！」她不住地央求他。

「你將明白麼？很好，我們看吧！」他暫停，有些時兀自沉思。

「就是這樣：有一天我問我自己這個問題——比方說，若果拿破崙碰巧處在我的地位，若果他既沒有都龍，也沒有埃及，也沒有白嶺道來開始他的事業，而代替這一切如畫的值得紀念的事情，却僅僅有什麼可笑的老醜婆，一個當主，她還必須要被謀殺了好從她的箱裏弄錢（爲着他的事業，你明白），怎麼樣呢。唔，他要使自己作那件事麼，若果沒有別的方法的話？他要因爲那太不值得紀念……而且還有罪，而覺得一陣痛苦麼？唔，我一定要告訴你，我對於這個「問題」把自己苦得要命，因此當我最後猜想（不知怎的，忽然之間）那不會給他絲毫痛苦的，那

甚至於不會使他驚覺那是不值得紀念的……他不會看見其中有什麼事情要思索的。他若果沒有別的路的時候，他會一分鐘便把她勒死，並不想一想！唔，我也……並不想一想……便把她暗殺了，學他的樣子。正是這樣！你以為這有趣麼？是的，索尼亞，最有趣的事情或者就是正是這樣。」

索尼亞完全不以那為有趣。

「你不如照直告訴我吧……不用舉例，」她更其怯懦地而且幾乎聽不見她央求道。

他轉臉對她，傷心地看着她，拿着她的手。

「你又對了，索尼亞。自然，那都是瞎話，那幾乎都是空談！你看，自然你知道我的母親幾乎什麼東西都沒有，我的妹妹撞巧受了良好的教育，却被罰作苦工，當一個女管事。她們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是一個大學生，但我不能維持自己在大學讀書，有一個時期被迫離校了。即使我像那樣遲延下

去，在十年或十二年之內，我可以（幸運地）希望作某種職員或小官，有一千盧布的薪金，」（他重述着，好像這是一堂功課似的）『然而到那個時候，我的母親會傷心焦急壞了，我不能維持她生活舒服，同時我的姊妹……唔，我的姊妹很可能過的更壞！。要一個人一生不管一切事情，昂然不顧一切事情，忘記他的母親，合宜地答應人家加于他的妹妹的侮辱，這是一件難事。一個人爲什麼要這樣呢？』

當一個人把她們埋葬了，又給自己加上別人——妻子兒女——的負擔，又一文不留給他們麼？因此我便決心要獲得那老女人的錢，作我頭幾年的費用，不麻煩我的母親了，維持自己在大學讀書和離校後的短期間的生活——用大大的，貫徹的計畫來作這一切事，好建立一個完全新的事業，開始獨立的新生活。……唔……就是這……。……唔，自然在殺那老女人上我作錯了。……。……唔，够了。』

他力竭地勉強把他的話說到底，讓他的頭低沉下去。

『哦，那並不是，那並不是，』索尼亞苦惱地喊道。『一個人如何能……不，

那並不對，不對。」

「你自己看出那不對了。但是我說得真實，這是實情。」

「好像那能以是實情似的！上帝呀！」

「我僅僅殺了一個虱子，索尼亞，一個無用的，討厭的，有害的動物。」

「一個人——一個虱子！」

「我也知道那並不是一個虱子，」他答道，奇怪地看着她。「但是我在說些瞎話，索尼亞，」他續說道。「我好久便在說瞎話了。……那並不是，這點你對了。那還有着十分，十分的其他緣由哩！我好久沒有向任何人談話了，索尼亞。……現在我的頭痛得要命。」

他的眼睛發亮，帶着興奮的光。他幾乎不省人事；一陣不安的笑容露在他的唇上。他的要命的疲乏可以從他的興奮中看出來。索尼亞看出他是何等地受苦。她也變得頭暈了。他說得那麼奇怪：彷彿將就可以明白，但是仍然……

『但是如何，如何！上帝呀！』她絕望地扭着手。

『不，索尼亞，那並不是，』他又忽然開口道，抬起頭來，好像一串新的突然的思想打動了他而且彷彿激起了他似的——『那並不是！不如……想像——是的，的確不如——想像我是自誇，忌妒，惡毒，下流，好報復，而且……唔，或者有瘋狂的傾向哩。（我們且一下把這一切都說出來吧！他們已經在談論瘋癲了，我注意了。）我剛才告訴你我不能維持自己在大學讀書。但是你知道我或者可以維持麼？我的母親會把我所要繳的費寄給我，我可以聽錢購買衣服，靴子，和食物，無疑地。教書事情長到半塊盧布一個鐘頭了。拉如密亨在教！但是我變得乖戾，我不願教。（是的，乖戾，這是適當的字！）我坐在我的房中像一個蜘蛛樣。你到過我的陋室去，你看見了……你知道，索尼亞，低的天花板與小的房間拘束靈魂與心智麼？唉，我是何等地恨那樓頂呵！然而我還不願出去！我故意地不願！我一弄幾天不出去，而且我不願作事，我甚且不願讀』

我只是躺在那里，什麼事不作。若果那思泰沙拿給我什麼東西，我便喫，若果她不拿，我一整天便不喫過去了；我由于乖戾，故意不願要！夜晚間我沒有亮，我在黑暗中躺着，我不願掙錢買蠟燭。我本應當讀書，但是我却把書賣了；我掉上的筆記本上的灰塵有一吋厚。我愛躺着不動，思想着。我不斷地想……我始終作着夢，各樣的奇怪夢，無須乎敘述！只是那時候我開始想……不，那並不是！我又告訴你錯了！你看，那時我不住地問我自己：爲什麼我這蠢蠢呢，若果別人愚蠢——我知道他們是愚蠢——我也不比他們聰明些？于是我看出來，索尼亞，若果一個人要等着人人都變聰明些，那要費時間太長了。……以後我明白那絕不會見諸事實的，人將不改變，沒有人能使之變換的，而且不值得在那上面費力氣。是的，就是這樣。這是他們性質的定律，索尼亞，……就是這樣！……而且現在我知道，索尼亞，無論誰有強健的心智與精神，就有力量管他們。任何人有極大的胆量，便在他們的眼中是對的。輕視最多事物的人將在他們之中

成爲一個立法者，最大胆的人將最對！直到現在都是這樣，而且將永遠是這樣。一個人看不見這點，必須是瞎眼！」

雖說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這話的時候，看着索尼亞，他却不再注意她懂不懂了。狂熱完全將他把持住，他是處在一種悽慘的銷魂中（他的確太久沒有和任何人談過話了）。索尼亞覺得這悽慘的信條變成他的信仰和法典了。

『那時我預先看出來，索尼亞，』他熱心地往下說道，『力量是只賜給那敢彎腰把他拾起來的人。只有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必須：人只要敢！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心中形成了一個觀念，在我以前就沒有一個人曾經想過，沒有一個人！我看得如大天白日一樣明白，這是何等奇怪，沒有一個人活在這個瘋狂世界上有這種胆量直接注意這一切，使之飛向魔鬼去！我……我想有這種胆量……我便把她殺了。我只是想有這種胆量，索尼亞！這就是整個的緣由！』

『哦，莫作聲，莫作聲，』索尼亞緊扣住自己的手喊道。『你離開上帝，上

帝便加禍于你，把你棄給魔鬼了！」

『那麼，索尼亞，當我常在黑暗中在那里躺着，這一切便對於我變得清清楚楚的，這是魔鬼的誘惑麼，嗚？』

『莫作聲，莫要大笑，褻瀆神聖的人！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哦，上帝！他將不明白的！』

『莫作聲，索尼亞！我並不是在笑。我自己知道，這是魔鬼引誘我。莫作聲，索尼亞，莫作聲！』他重複說道，帶着抑鬱的固執。『我在黑暗中躺着，這一切我都知道，這一切我都細細想了，這一切我都向自己低訴了。……我把這一切和我自己辯論，點點俱到，這一切，一切，我都知道！那時我是何等討厭，何等討厭，過細檢查那一切呵！我老是想把那忘記，作一個新的開始，索尼亞，而且打住不想了。你不以為我是像一個傻瓜樣莽撞地着手做那事吧？我像一個聰明人樣着手做那事，而這便正是我的毀壞之因。你一定莫要以爲我不知道，此方

說，若果我開始問我自己，我有沒有權利得到力量——我的確沒有這權利——或者若果我問我自己，一個人不是一個虱子，結果證明，並不是這樣，雖說一個人可以以不發問題便照直向他的目標走去。……若果在所有那些日子我自行煩惱，奇怪拿破崙會不會作這件事呢，我清清楚楚地覺得我並不是拿破崙。我必須忍受那一切思想戰鬥的苦痛，索尼亞，我急想把那苦痛除掉：我想不問是非把她暗殺了，爲着我自己的緣故殺人，單單爲我自己！我甚至於對於自己都不想撒謊。我作這種謀殺，並不是爲着要救我的母親——那是瞎話——我並不是作這種謀殺，爲着要獲得財富與勢力，成爲人類的一個恩人。瞎話！我做只是做了；我爲我自己，單單爲我自己，而作這種謀殺，或者我成爲別人的恩人，或者我像一個蜘蛛樣，把人們捉在我的網裏，吮取人們的生命，以度我的生活，我那時都不能注意了。……當我作那件事情的時候，索尼亞，我所要的並不是錢。我要的並不十分是那錢，乃是別的東西。……現在這一切我都知道。……明白我！或者我將絕不再

犯謀殺之罪了。我想查出別的事情；乃是別的事情引誘我漸漸前去。那時我極迅速地查出我是一個虱子像別的人人一樣，還是一個人。我能不能越過阻礙物，我不敢灣腰拾起來，我是不是一個發抖的動物，我有沒有權利……」

『殺人麼？有權利殺人麼？』索尼亞扣着手。

『唉，索尼亞！』他易激地喊道，彷彿將要作什麼反駁，但是侮藐地沉默着。

『莫要打斷我的話，索尼亞。我只是想證明一件事情，就是那時魔鬼誘我漸漸前去，從那以後他指示我，說我沒有權利走那條路，因為我正是這樣的一個虱子，和所有其餘的人一樣。他嘲笑我，現在我便到你這里來了！歡迎你的客人吧！』

『若果我不是一個虱子，我會到你這來麼？聽着：我那時往那老女人家去的時候，我只是想試一試。……這你可以相信的！』

『你便把她暗殺了！』

『但是我如何把她暗殺了？人們暗殺就是那樣麼？人們去犯暗殺之罪就像

我那時去的一樣麼？那一天我將告訴你我如何去的！我把那老女人暗殺了麼？我把自己暗殺了，並不是把她！我一下，永遠地，把我自己毀了。……但是殺那老女人者乃是魔鬼，並不是我。够了，够了，索尼亞，够了！由我吧！」

他在一陣痛苦的抽肋中喊道，『由我吧！』

他肘節靠在膝上，兩手擠着頭如同虎頭柑子。

『什麼樣的受苦呀！』一陣悲痛的號哭從索尼亞發出來。

『唔，我現在怎麼辦呢？』他問道，忽然抬起頭來，看着她，帶着一副因絕望而扭歪得難看的臉孔。

『你怎麼辦麼？』她跳起來，喊道，她的充滿眼淚的眼睛忽然開始發光了。

『站起來！』（她抓住他的肩膀，他起來，幾乎迷惑的望着她。）『立刻去，就在此刻，站在十字街頭，吻你所沾污了的大地，于是俯伏在全世界的面前，向所有的人大聲說，「我是一個兇手！」那麼上帝將又賜你生命了。你去麼？你去

麼？」她渾身發抖問他道，急抓住他的雙手，緊握在自己的手中，凝視着他，眼中充滿了熱情。

他對於她的忽然的踴躍喫驚了。

「你的意思是說西比利亞麼，索尼亞？我一定要向警察自首麼？」他悽慘地問道。

「受苦而且藉以贖你的罪吧，這是你所必須做的。」

「不！我不往他們那里去，索尼亞！」

「但是你如何生活下去呢？你活着幹什麼呢？」索尼亞喊道，「現在那如何可能呢？怎麼，你如何能同你母親談話？（哦，現在她們將變成什麼樣呢！）

但是我在說些什麼？你已經拋棄了你的母親和你的妹妹。他已經把她們拋棄了！上帝呵！」她喊道，「怎麼，這一切他自己都知道。他，他如何能自己生活呢！現在你將變成什麼樣呢？」

『莫要作一個小孩子，索尼亞，』他低聲說道。『我對於他們作什麼錯事了？我爲什麼要到他們那里去？』我向他們說什麼話呢？那只是一個空想。……他們自己成百萬地毀害人，而且重視之爲德性。他們是痞棍和流氓，索尼亞！我不往他們那里去！而且我向他們說什麼話呢——說我把她暗殺了，但是不敢拿錢，把他藏在石頭下麼？』他帶着一陣辛酸的微笑續說道。『怎麼，他們要笑我的，要叫我作傻瓜，因爲沒有弄到錢。懦夫兼傻瓜！他們不會明白，而且他們不配明白。我爲什麼要到他們那里去呢？我不。莫要作一個小孩子，索尼亞。……』

『那將于你太厲害了，不易于忍受，太厲害了！』她重複說道，在絕望的懇求中伸出手來。

『或者我對於自己並不公道，』他悽慘地說道，思想着，『或者畢竟我是一個人，並不是一個虱子，我太急于斷定自己無用，急得太利害了。我將爲此事再戰

六番哩。」

一陣傲慢的微笑現在他的唇上。

「什麼樣的一個負擔要担呵！而且你的整個生活，你的整個生活！」

「我將過慣的，」他嚴厲地熟思地說道，「聽着，」他遲一分鐘開口道，「停止哭喊吧，這是談事實的時候了：我來告訴你警察在監視我，跟着我的踪跡。……」

「噫！」索尼亞恐怖地喊道。

「唔，你爲什麼喊叫呢？你要我到西比利亞去，現在你却喫驚了！但是我且告訴你：我不去向警察自首。我將爲此事奮鬥一番，他們不能對我做出任何事情的。他們沒有真正的證據。昨天我是處在大大的危險之中，以爲我失敗了；但是今天事情變得好些了。他們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從兩方面解釋，這就是說，我能以把他的控告變成我的榮譽，你明白麼？而且我將這樣辦的；因爲我學過我的課程。但是他們一定要逮捕我。若不是因爲發生的什麼事情，他們

一定今天便要這樣辦了；或者就是現在他們今天也要逮捕我。……但是那並沒有關係，索尼亞：他們又要讓我出來的……因為並沒有不利于我的真正的證據，而且將來也沒有的，我留這話給你看。他們不能就他們所有的不利于我的東西來定一個人的罪。够了。……我只是告訴你，你好可以知道。……我要設法將就向我的母親和妹妹說明，好使她們不至于受驚。……不過，現在，我相信，我妹妹的將來算安穩了……而且我母親的一定也算安穩了。……唔，就是這。不過放小心些。我在獄裏的時候，你來看我麼？』

『哦，我要去的，我要去的。』

他們並坐着，兩人都悲傷憂鬱，好像他們孤單的被狂風暴雨刮到什麼荒涼的海岸上去了。他看着索尼亞，覺得她對於他懷着何等偉大的愛，而且說來奇怪，他覺得這樣被愛忽然累贅而又痛苦。是的，這是一種奇怪的怡人的感觸！在他去着索尼亞的路上，他覺得他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她身上；他期望至少要去掉他的一部份

的受苦，然而現在，她全心都轉向他的時候，他忽然覺得他比先前更不幸極了。

『索尼亞，』他說，『我在獄裏的時候，你不如不來看我。』

索尼亞沒有答話，她在哭泣。幾分鐘過去了。

『你身上有一個十字架麼？』她問道，好像忽然想起那事似的。

他起初並不明白這問話。

『沒有，自然沒有吧？』這里，拿這個，柏樹做的。我還有一個，一個銅

的，屬於理薩威泰的。我和理薩威泰換的：她把她的十字架給我，我把我的小聖像給她了。現在我要戴理薩威泰的，把這個給你。拿着……這是我的！這是我的，你知道，』她央求他道。『我們將去一塊受苦，我們要一塊戴着我的十字架！』

『給我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他不想傷她的感情。但是他立刻把他伸出去拿十字架的手縮回了。

『不在此刻，索尼亞。不如稍遲吧，』他安慰她，續說道。

『是的，是的，不如，』她堅信地重複說道，『在你去接受你的苦難的時候，才戴上吧。你要到我這來，我要給你把袖戴上，我們要祈禱，一塊走。』

在這時候有人在門上敲了三次。

『索尼亞綏苗諾夫那，我可以進來麼？』他們聽見一種很熱，很客氣的口氣。

索尼亞一驚跑到門前。萊比綏亞利珂夫君的淡黃色的頭在門前露出來。

第五章

萊比綏亞利珂夫外貌看來是擾亂了。

『我到你這來了，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他開言道。『原諒我……我想我會遇見你的，』他忽然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這就是，我並沒有別的什麼意思……』

……關於那類的……但是我只是想到……。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瘋癲了，『他把臉從拉思科里涅珂夫轉向索尼亞，忽然亂說出來了。

索尼亞號叫。

『至少彷彿是這樣。但是……我們不知道怎麼辦，你看！她回來了！她

彷彿在什麼地方被趕出來了，或者挨打了。……至少彷彿是這樣，……她跑到

你父親老上司那里去，她沒有找到他在家；他在別位老爺那里喫飯。……只消想
一想，她跑往那去，往那別位老爺那里去，試想，她那麼堅持，她竟設法使那個主
司見她，把他從酒筵上拉出來，彷彿。你能够想像發生了什麼事。自然，她被
趕出來了；但是，依她自己的說法，她詆罵他而且扔什麼東西打他。人很可以相
信這事的。……她怎麼沒有被抓起來，我不能明白！現在她在告訴每個人，亞
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也在內；但是要明白她，是不容易的，她在號叫，亂撞。……
哦是的，她學道，既然人人都棄絕她了，她將領小孩子們，帶着一隻攜帶風琴到大
街上去，小孩子們將唱歌，跳舞，她也幹，而且收錢，每天都要從那位老爺的窗下
走，……「好讓人人看見出身貴族的小孩子們——他們的父親是一個作官的——在
大街上行乞。」她老是打小孩子們，他們都在哭。她在教麗達唱「我的鄉村」，
教小男孩跳舞，並教波崙加。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扯破，給他們做小便帽，像演員
樣；她想帶一個錫盆，使之叮噠，以代替音樂……她什麼話都不聽……試想那

情形！那是出乎一切了！」

萊比綏亞利珂夫本要說下去，但是索尼亞聽他的話幾乎喘氣，她急抓起她的外套和帽子，跑出房去，她走着的時候，把她的東西穿戴上。拉思科里涅珂夫跟着她，萊比綏亞利珂夫隨他後面來了。

「她的確是瘋了！」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這時候他們已走上大街了。

「我不想使索尼亞綏苗諾夫那受驚，因此我說『彷彿像那樣』，但是那『懸疑惑』也沒有。他們說，患肺癆病時，結核有時出現于腦中，可惜我一點也不明白醫學。

我努力勸她，但是她不聽。」

「你跟她談結核麼？」

「並非真談結核。並且，她也不會明白。但是我所說的是，若果你合乎邏輯地使一個人相信自己並沒有可哭喊的事情，他便要止住不哭喊了。這是明明白白的。你相信他不止住麼？」

『若果是這樣，人生便是太容易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

『原諒我，原諒我吧，自然那于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是頗難懂的，但是你知道麼，在巴黎那里他們關於僅只藉着合乎邏輯的辯論能否醫治瘋狂這事，在作着認真的試驗哩。那里有一位教授，一位有聲譽的有專門學識的人，新近才死，他相信能以這樣治療。他的意思是在這：瘋人在機體上並沒有什麼真正的病，瘋狂乃是一種邏輯上的錯誤，判斷上的謬誤，對於事情觀察不正確，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他漸漸向瘋子指出他的謬誤，你相信麼，他們說他成功了！但是因為他也應用薰洗法，所以成功竟究好多賴于那種治療，還是不定的。……至少彷彿是這樣。』

拉思科里涅珂夫早已不聽了。到了他所住的住宅，他便向萊比綏亞利珂夫點頭，從大門進去了。萊比綏亞利珂夫一驚覺醒過來，往四下一望，急忙前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進他的小房去，站在房子當中不動。他爲什麼回到這里來呢！他看着那黃色的扯破的紙，看着那灰塵，看着他的沙發。……從院中傳來

一陣大的繼續的敲打聲；有人彷彿在鎚擊着。……他走到窗前，蹣跚着腳，望院子裏看了好久，帶着一種用全力注意的神氣。但是院子是空落的，他看不見誰在鎚擊。在左邊房子上他看見幾扇開着的窗戶；在窗臺上有幾盆顏色枯槁的風呂草。襯衣在窗外掛着。……這一切他心裏都記得。他轉身坐在沙發上。

他從來沒有，從來沒有覺得自己這麼孤寂得要命。

是的，他又覺得他或者終于要恨索尼亞的，現在他使她更苦了。

『他爲什麼到她那里去求她的眼淚呢？他何須乎要毒害她的生活呢？哦，這事的下流！』

『我將仍舊孤寂，』他堅決地說道，『她將不到獄裏來！』

遲五分鐘，他抬起頭來，帶着一陣奇異的笑容。這是一個奇異的思想。

『或者真不如在西比利亞哩，』他忽然想道。

他說不出他有好久坐在那里，渺茫的思想在他的心頭洶湧。忽然之間門開

了，都麗亞走進來。起初她站着不動，從門口看着他，正如他在索尼亞那里一樣；于是她進來，在她昨天所坐的那原位置上坐下，坐在椅子上臉對着他。他默然地而且幾乎漠然地看着她。

『莫要生氣，哥哥；我只進來坐一會，』都麗亞說道。

她的臉孔看來是沉思的，但是並不嚴厲。她的眼睛明亮而且柔和。他看見她也是帶着愛心到他這里來的。

『哥哥，現在一切，一切我都知道了。』特密忒里普羅珂非支把一切事情都向我說明了，都告訴我。他們由于一種愚昧的可恥的疑心，麻煩你，磨難你。……特密忒里普羅珂非支告訴我，說並沒有危險，說你那樣恐懼地重視那事，你錯了。我並不以為然，我完全明白你一定是何等地憤怒，而且那種憤怒對於你可以發生一種永久的影響的。這就是我所害怕的。至于你和我們之疏遠，我並不批評你，我不敢批評你，原諒我，因為我曾為那責備你。我覺得，若果我有這麼大

的一個災禍，我也要遠離一切人的。關於這事我一句也不告訴母親，但是我將不
斷地談你，而且從你這方面告訴她，說你不久就來了。莫要操心她；我將使她安
心；但是你莫要太使她受苦了——至少要來一次；記住，她是你的母親。現在
我來只是要說，」（都麗亞開始站起來了）「若果你需要我或需要……我的一生或
任何東西……叫我，我要來的。再會了？」

她猝然轉身，向門前走去。

「都麗亞！」拉恩科里遑珂夫使她停住，向她走去。『那位特密忒里普羅珂

菲支是一個很好的人。』

都麗亞微微紅臉。

「唔？」她等了一會，問道。

「他是合宜的，下苦力的，誠實的，而且能以真愛。……再會了，都麗亞。」

都麗亞臉色飛紅，于是她忽然發驚。

『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哥哥？你真是永別了，所以你……給我這樣的一個臨別贈言麼？』

『莫要注意。……再會了。』

他轉身向窗戶走去。她站了一會，不安地看着他，煩惱的出去了。

不，他並不是對她冷淡。有一剎那（最後的一剎那），他極想把她抱在懷裏，向她告別，甚至于告訴她，但是他連她的手都不敢摸。

『以後她想起我抱她的時候，她可以發抖的，而且將覺得我偷她的吻哩。』

『她願受那種試驗麼？』他遲幾分鐘往下向自己說道。『不，她不願；那樣的女子忍受不了事情的！她們絕不行。』

他想起索尼亞。

一陣新鮮的空氣從窗外吹來。日光正在消逝。他拿起便帽出去了。

自然，他不能而且不願想自己是如何有病。但是這一切心靈上的不斷焦急

與苦楚難免影響了他。若果他不在高度的熱病中纏着，那或者正因為這種不斷的內心的用力幫助使他站立得住，把住他的精力。但是這種不自然的興奮是不能支持長久的。

他無目的地徘徊着。太陽在落着。近來有一種特別形式的苦惱開始壓抑他。那並沒有什麼辛辣，什麼鋒刺；但是那有一種關於永遠，關於永生之感覺，那使他先嘗一嘗這絕望歲月的冷酷的沉重的悲慘，先嘗一嘗『在一方碼空地上』的一種永生。到黃昏的時候，那種感觸常常開始更陰沉地壓抑着他。

『因着這種白癡似的，純粹身體上的軟弱，由于落日或什麼而來的，人難免要作出什麼愚事來！你將往都麗亞那里去，正同往索尼亞那里去一樣；』他辛酸地喃喃道。

他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回頭看。萊比綏亞利珂夫向他奔來。

『你只消想一想，我到你的房子找你了。你只消想一想，她實行她的計畫，』

把小孩領走了。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們。她敲着一個煎炒鍋，使小孩們跳舞。小孩子們哭着。他們不斷地停在十字街頭和店鋪面前；有一羣傻瓜在跟着他們跑。來呀！』

『索尼亞呢？』拉思科里涅珂夫焦急地問題，慌忙跟着萊比綏亞利珂夫走。

『簡直狂了。並不是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狂了，乃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過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也狂了。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完全狂了。我告訴你她十分瘋了。她們將被帶到警察那里去的。你可以猜想，那將有什麼一種結果的……她們在運河岸上，現在靠近那橋，離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家並不遠，十分靠近。』

在運河岸上，靠近橋，離索尼亞所寄寓的人家不到兩家遠，有一羣人，大抵都是街頭小孩子們。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啞破的聲音從橋上可以聽見，而且這的確是一個奇觀，很可以吸引一羣大街上人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穿着舊衣服，

披着綠色的披肩，戴着一頂破草帽子，一邊破得難看，她真狂了。她力竭氣喘。她的消瘦的癆病的臉看來更苦了，實在一個肺癆病人出門在陽光裏總是比在家裏看來更壞。但是她的興奮並沒有洩勁，她的激怒時時刻刻變得愈加劇烈。她衝到小孩子們跟前，嚷罵他們，哄他們，在大衆面前告訴他們如何跳舞，唱什麼，開始向他們說明這爲什麼是必須的，他們不懂，使她絕望，她便打他們。……于是她便衝到羣衆跟前。若果她注意出任何穿得端整的人站住來看，她立刻便求他看這些『出自大家派的，人可以說是貴族的家庭』的小孩子們，弄到什麼一種地步。若果她聽見人羣中有笑聲和嘲罵，她便要立刻衝到譏刺者們跟前，和他們吵架。有些人大笑，有些人搖頭，但是人人都覺得希奇，看着這瘋女人和受驚的小孩子們。萊比綏亞利珂夫所說的煎炒鍋那里並沒有，至少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看見。但是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使麗達和珂里亞跳舞，波希加唱歌的時候，她開始用她的瘦削的手拍着，代替敲鈴了。她也加入唱，但是在第二個音上，一陣拍人的咳嗽便

使她失敗了，這使她絕望地詛咒，甚且流淚。那使她最怒不可遏的乃是珂里亞和麗達的啼哭與恐懼。爲着要把小孩子們像街上歌人穿的一樣裝扮起來，她會下了些力氣。小男孩戴着一個包頭，紅的和白的東西做的，看來像一個土耳其人。麗達沒有服裝；她僅有一頂編織的紅帽子，或勿寧說是屬於瑪爾美拉陀夫的一頂睡帽，裝飾上一根壞了的白色的駝鳥羽毛，那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祖母的，作爲一份家產保存着的。波爺加穿着她的日常的衣服；她在怯懦的迷惑中看着她的母親，老是在她身邊，遮着她的眼淚。她朦朧地實覺着她母親的情形，不安地四下望。她被那太街與羣衆驚得要命。索尼亞跟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哭泣着懇求她回家去，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並不依勸。

『算了吧，索尼亞，算了吧，』她嚷道，她說得快，又氣喘，又咳嗽。『你並不知道你懇求的是什麼事，你像一個小孩子樣！』我先前告訴過你，我不回到那個辭酒的德國人那里去了。讓人人，讓聖彼得堡看這些小孩子們在大街上行走，

雖說他們的父親是一個有體面的人，他終身在真實與忠誠中服務，而且人可以說是在服務中死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現在杜撰了這個狂忘的故事而且十分相信了。）「讓那個賤人老爺看見！你傻，索尼亞：我們有什麼東西喫呢？」告訴我這點。我們把你累够了，我不這樣過下去。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原來是你麼？」她看見拉思科里遑珂夫喊道，衝到他跟前去。「請你向這個傻女子解釋吧，說沒有比這更好的事可作了！即是奏携帶風琴的人都奪得他們的生活費，人立刻便看出我們是不同的，我們是一個有體面的，被剝奪的家庭，陷入乞丐的境遇了。那位老爺將失去他的位置的，你將看吧！我們將每天在他的窗下表演，若果查爾駕車經過，我將跪下，把小孩子們安排在我的面前，把他們給他看，而且說「保護我們，父親呀。」他是無父者的父親，他是慈悲的，他將保護我們，你將看見，而且那個賤人老爺……麗達，*tenez vous droite*（往右邊走）！

珂里亞，你要再跳。你爲什麼啼泣？又啼泣麼！你怕什麼，呆子？天啦，

我對他們怎麼辦，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但願你知道他們是何等地呆笨呵！人對于這樣的小孩子們怎麼辦呢？」

她自己都幾乎哭了——這並沒有停止她的滔滔不絕的談話——，還指着哭着的小孩子們。拉思科里涅珂夫努力勸她回家，而且希望影響到她的虛榮心，他甚至于說，在大街上徘徊像一個奏攜帶風琴的人，于她是不相宜的，因為她打算要作一個寄宿學校的校長。

『一個寄宿學校，哈——哈——哈！空中樓閣，』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她的大笑結果是一陣咳嗽。『不，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那場夢算過去了！』大家都棄絕我們了！……而且那位老爺……你知道，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扔一個墨水瓶打他——那碰巧放在接待室裏簽名紙的旁邊。我寫了我的名字，便把牠向他扔去，我跑掉了。那些流氓，那些流氓呵！但是他們已經說够了，現在我自己要供養小孩子們，我不向任何人折腰了！她已經替我們負擔够了！』她指着索尼亞

說。『波希加，你弄到好多？』給我看看！怎麼？僅只兩文錢！下流的賤夫們！啊！他們一點錢不給我們，只跟着我們跑，伸舌頭。那里，那個蠢東西笑什麼？』（她指着人羣中的一個人。）這都是因為珂里亞在這里這麼笨，我和他這樣麻煩。你有什么事，波希加？用法國話告訴我，*parlez-moi français*。怎麼，我教你了，你知道幾句成語的。不然你們如何能顯出你們是出自良好人家？教養很好的孩子，而且一點不像別的奏携帶風琴的人呢？我們不要在大街上玩傀儡戲，而來唱一個文雅的歌吧。……變，是的。……我們唱什麼呢？你老是擾亂我，但是我們……你看，我們站在這里，羅提宏羅馬諾羅支，要找什麼歌來唱，弄錢，要珂里亞能跳的什麼歌。……因為，你可想而知，我們的表演完全是臨時弄的。……我們必須細說一遍，徹頭徹尾地預演一番，然後我們將往涅夫斯基大街去，那里上流社會的人更多的多了，我們立刻便要被人注意了。麗達只會「我的鄉村」，除了「我的鄉村」什麼都不會，人人都唱那個歌。我們一定要唱更

文雅得多了的什麼歌。……唔，你想起了什麼歌沒有，波崙加？但願你會幫助你的母親！我的記憶力十分壞了，不然我會想起來什麼歌的。我們實在不能夠唱「一個驃騎兵」。愛，我們且用法國話來唱「Cinq sous」。（「五索」法錢幣名）錢吧，我教你了，我教你了。而且因為這是用法國話，人們立刻便看出你們是良好家庭的小孩子，那將更動人的多了……你可以唱「Malborough s'en va-t-en-tien guerre」（馬爾波羅去打仗），因為那十分是一個兒歌，在所有貴族的家庭裏都當作催眠歌來唱。

Malborough s'en va-t-en guerre

Ne sait quand reviendra……”

（馬爾波羅去打仗

不知何時反故鄉……）

她開始唱歌。『但是不，不如唱「Cinq sous」（五索錢）。得，珂里亞，兩

手插腰，趕快，你——麗達，老是向另一面轉，波崙加和我來唱，來拍手！

Cinq sous, cinq sous

Pour monter notre ménage.

（五索錢，五索錢，

來進我們的動物園。）

（咳嗆——咳嗆——咳嗆——）把你衣服扯整齊，波崙加，那滑到肩膀上去了，』她說道，咳嗆得氣喘。『現在特別須要舉止嫺雅，有大家氣，好使大家看出你們是貴族的孩子。我那時候說，胸襟應當裁長些，用兩個寬做。這是你的錯，索尼亞，聽你的話把他做短些，現在你看，孩子因為那弄得十分醜了。……怎麼，你們都又哭起來了！什麼一回事，呆東西們？得，珂里亞，開頭來。趕快，趕快！什麼樣的一個難堪的孩子呵！

Cinq sous, cinq sous.

(五索錢，五索錢。)

又是一個巡警！你有什麼事？」

一個巡警實在是從人群中擠來了。但是在那個時候，有一位穿着文官制服和外套的紳士——一位年約五十的面貌誠實的文官，頸上佩着勳章（這使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高興，而且對於巡警發生效力）——來近了，一語未發遞給她一張綠色的三塊盧布的票子。他的臉孔帶着一種純真同情的神色。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接收了，給他行了一個恭敬的，甚且客氣的禮。

『我感謝你，尊貴的先生，』她堂皇地開言道。『那使我們到這地步的原因（拿着錢，波崙加：你看，有慷慨的體面的人，他們情願幫助一個在苦難中的可憐的上流婦女）。你看，尊貴的先生，這些出自良好人家的孤兒孤女們——我甚且可以說是屬於貴族的親眷的——然而那個賤人老爺坐着喫松鷄……而且因為我擾亂他而頓足。』大人，」我說，「保護這些孤兒孤女們，因為你認識我的先夫——

寒米昂沙哈羅維支，就在他死的這天，那最卑鄙的流氓便誣陷他的獨生女。……」
又是那個巡警！保護我，」她向那個文官喊道。「那個巡警爲什麼慢慢到我跟前來呢？我們剛才跑開了一個。你有什麼事，傻瓜？」

「大街上禁止這事。你一定莫要騷擾。」

「這是在騷擾。這正是一樣，就當我在奏風琴好了。這與你有什麼關係？」

「你必須領風琴執照，你沒有，你那樣地聚攏了一群人。你住在那里？」

「什麼，執照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哀哭道。「我今天才把我的丈夫埋葬了。爲什麼需要執照？」

「你自己放安靜吧，馬丹，你自己放安靜吧，」那文官開言道。「來；我護送你。……這不是宜于你的地方，在人群中。你有病。」

「尊貴的先生，尊貴的先生，你不知道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號叫道。

『我們要到涅夫斯基大街去。……』索尼亞，索尼亞！她在那里呢？她也在哭呀！你們都是什麼一回事？珂里亞，麗達，你們往那里去？』她忽然驚惶地喊道。『傻孩子們呵！珂里亞，麗達，他們都到那里去了？……』』

珂里亞與麗達被群衆，和他們母親的瘋癲的惡作劇，嚇得失措了，一看見巡警要把他們帶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忽然彼此互相抓着手，跑掉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哭着，喊着，追着他們。當她跑的時候，她真是一個可憐的不像樣的把戲，哭着，喘着氣。索尼亞和波崙加奔去追她。

『把他們帶回來，把他們帶回來，索尼亞！愚蠢的，忘恩負義的孩子們們呵！波崙加！把他們抓住。……』這是爲着你們的緣故，我……』

她跑失足，跌倒了。

『她自己跌傷了，她流着血哩！啊呀！』索尼亞躬腰看着她，喊道。

大家都跑上來，圍繞起來。拉思科里涅珂夫和萊比綏亞利珂夫是最初到她旁

邊的，那文官也趕上來，在他後面是巡警，作出一種著急的手勢，低低說聲：『麻煩！』因爲他覺得這將是一個麻煩活。

『前去！前去！』他向那往前擠的群眾說道。

『她要死了，』有人嚷道。

『她瘋癲了，』又一個人說道。

『可憐呀，』一個婦人在自己身上畫十字，說道。『他們把那個小女孩子和男孩子抓住了麼？他們被帶回來了，年大些的把他們捉住了。……唉，頑皮的

小鬼們！』

他們仔細察看加送里那伊凡諾夫的時候，看見她並非像索尼亞所想的，自己跌在石頭上傷了，那把鋪道上染紅了的血，乃是從她胸部出來的。

『那我先前曾見過，』那文官向拉思科里渣珂夫和萊比綏亞利珂夫低聲說道；

『那是肺癆病；血流出來，把病人的氣息壅塞了。不久以前我看見我自己的

親戚發生同樣的事情……幾乎有一品脫血，在一分鐘之間……不過怎麼辦呢？她要死了。』

『這樣，這樣，到我房裏去！』索尼亞懇求道。我住在這裏！……看，那個住宅，從這裏數，第二家……到我那去，趕快，』她轉臉向這個又向那個。

『請醫生來！啊呀！』

因為那位文官的努力，這個計畫被採用了，巡警甚且幫着拾加送里那伊凡諾夫。她被抬到索尼亞的房裏，幾乎失了知覺，躺在床上。血還在流着，但是她彷彿蘇生過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萊比綏亞利珂夫，和那文官伴着索尼亞到房裏來，巡警跟着，他先把那些跟到門前來的群眾趕回去。波崙加拉着珂里尼和麗達進來了，他們抖着，哭着。有幾個人從加泊勞毛夫房裏也進來了；有房東——一個外貌奇怪的，跛脚的，一隻眼睛的人，長着鬚鬚和像刷子樣豎起來的頭髮，有他的妻——一個帶着永遠喫驚的表情的女人，和幾個面帶驚色的大張着嘴的小孩子

們。在這些人之中，司維特里喀羅夫忽然露面了。拉思科里達夫帶驚地看著他，不明白他是從那里來的，在群眾中並沒有注意出他來了。大家談到醫生和牧師了。那文官向拉思科里達夫低語，說他以爲現在找醫生來是太遲了，但是他吩咐把他找來。加泊勞毛夫自己跑去了。

這時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恢復了她的呼吸。流血暫時止住了。她有病的然而注意的動人的眼睛看着索尼亞，她站着，失色而且發抖，用一個手帕從她的額上擦汗。最後她懇求把她扶起來。他們使她在床上坐着，從兩邊扶着她。

『小孩子們在那里？』她用一種微弱的聲音說道。『你把他們帶來了麼，波崙加？這傻東西們呵！你們爲什麼跑呢。……哦！』

她的焦乾的唇上又沾滿血。她轉動眼睛，往四下望。

『原來你就是這樣住着的，索尼亞！我從沒有到你房裏來過一次。』

她帶着一副受痛苦的臉孔看着她。

『我們作了你的毀壞之因，索尼亞。波崙加，麗達，珂里亞，到這裏來！

唔，他們都在這裏，索尼亞，把他們都領下吧！我把他們交給你，我够了！把戲完了。（咳嗽！）把我放下，讓我平平安安地死吧。』

他們使她仰臥在枕頭上。

『什麼，牧師？我不要他。你們沒有一塊盧布化哩。我並沒有罪。沒有那上帝也一定要饒恕我的。他知道我是何等受苦……若果他不饒恕我，我也不管！』

她越發越發陷入于不省人事的景況中。有時她打戰，眼睛從這邊轉到那邊，認識每人一會，但是立刻又陷入于不省人事的景況中。她的呼吸有破聲而且困難，在她的喉嚨中有一種唸嚕聲音。

『我向他說，大人，』她呼叫道，每說一個字以後就喘氣。『那個亞瑪利亞

盧得，韋各夫那，唉！麗達，珂里亞，雙手插腰，趕快！Grissez, grissez!

Das de Basque! (滑，滑，巴斯克的步法。) 用腳跟踏着，作一個漂亮的孩子！

Du hast Diamanten und Perlen

(你有珍珠和金鋼鑽)

底下是什麼？唱對了。

Du hast die Schönsten Augen

Mädchen, was willst du mehr?

(你有最美麗的眼，

姑娘，你還要什麼呢?)

什麼樣的一個意思呵！ Was willst du mehr (你還要什麼呢。) 這傻瓜
捏造些什麼東西！ 噯，是的！

在中午的炎熱裏，在德格士坦的山谷裏。

『噯，我是何等愛這個歌呵！我愛這個歌愛到發狂了，波崙加！你知道，你的父親在我們訂婚的時候，常唱牠的。……那些日子呵！那是我們所要唱的東西！怎麼唱的？我忘記了。提醒我！是怎麼樣唱的？』

她劇烈地興奮了，努力要坐起來。最後她用一種啞得破得要命了的聲音開頭唱，尖聲喊叫，每唱一個字都喘氣，帶着恐怖漸增的神氣。

『在中午的炎熱裏！……在德格士坦的！……山谷裏！……』

胸中帶着子彈！……』

『大人！』她忽發出一聲傷心的呼號，眼淚湧流，哀哭道，『保護這些孤兒孤女們！你會作過他們父親的客人……人可以說是貴族的……』她一驚，恢復了意識，帶着一種驚恐凝視着所有的人，但是立刻便認出索尼亞了。

『索尼亞，索尼亞！』她柔和地慈愛地一字一板的說道，好像看見她在那裏面與驚似的。『索尼亞乖，你也在這里了？』

他們又把她扶起來。

「够了！事情算完了！別了，可憐的東西！我毀了！我壞了！」她帶着懷恨的絕望喊道，她的頭沉重地往後倒在枕頭上。

她又陷入于昏迷中了，但是這次並沒有繼續長久。她的蒼黃的消瘦的臉往下掉，她的嘴掉張着，她的腿抽動地動着，她深深地，深深地嘆一口氣便死了。

索尼亞向她撲去，抱着她，把頭緊按在這死了的婦人的消瘦的胸膛上，一動不動。波崙加倒在母親的腳前，吻着腳，哭得利害。雖說珂里亞和麗達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都有一種感覺，以為這是可怕的事情；他們彼此互相扶着小小的肩膀，彼此互相正視着，兩人都立刻開口痛號起來了。他們都還是奇裝；一個戴着包頭；一個戴着帶駝鳥羽毛的帽子。

「名譽證書」如何終子在床上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的身邊呢？那在那里枕頭旁邊放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看見了。

他走到窗前去。萊比緩亞利珂夫輕輕跳到他跟前。

「她死了，」他說道。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一定要同你說兩句話，」司維特里喀羅夫走近他們跟前說到。

萊比緩亞利珂夫立刻便讓路給他，文雅地退開了。司維特里喀羅夫把拉思科里涅珂夫引得更遠。

「我來担任這一切的安排，葬禮和這。你知道這是錢的問題，而且我已經告訴你，我剩出有許多錢。我來把這兩個小孩和波審加放到什麼良好的孤兒院去，我要存下一千五百塊盧布給每個孩子，在成年的時候付給，這樣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便無須乎操心他們了。而且我也要把她拖出泥窩來，因為她是一個良好的女子，是不是？那廣告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我就是這樣地把他的一萬塊盧布用去了。」

『你這樣的行善是有什麼動機？』拉思科里道珂夫問道。

『唉，你個懷疑的人呵！』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道。『我告訴了你，我無須乎那筆錢。你不承認這只是出于仁心而作的麼？她並不是「一個貳子」，你知道（他指着那死了的婦人躺着的房拐），『她是麼，像什麼老女當主麼？得，你將承認的，是要盧辛生活下去，做惡事，還是要她死呢！若果我不幫助他們，波崙加也要走同樣的路的。』』

他說這話帶着一種含有快活的丟眼色的狡黠的神氣，眼睛死釘着拉思科里道珂夫，後者臉色變白，而且發冷，因為聽見自己對索尼亞所說的話。他迅速地往後退，驚奇地看着司維特里喀羅夫。

『你怎麼知道的？』他低語道，幾乎不能呼吸了。

『怎麼，我在這里馬丹列思麗赫家裏寄居，在牆的那一邊。這里是加泊勞毛夫，那里住着馬丹列思麗赫——我的一個誠懇的老朋友。我是一個隣居。』

『你麼？』

『是的，』司維特里喀羅夫笑得發抖，繼續說道。『我以名譽作担保向你實說，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使我發生興趣極了。我告訴你，我們要變作朋友的，我預先說出來了。唔，現在我們成功了。你將看我是什麼樣的一個肯通融的人。你將看你能以和我過得來的！』

(卷五完)

卷
六

第一章

一個奇異的時期給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始了：這好像一陣霧罩在他身上似的，把他包在無味的寂寞中，逃脫不得。長久之後回想起那個時期，他相信他的心智有時是蒙蔽了，而且繼續是這樣，有時間斷，直到最後的不幸的結局。他相信了，那時他關於許多事情弄錯了，比方說關於某些事件的日期。無論如何，當他後來努力把他的回憶連結起來，他從別人告訴他的話中得知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事。他把事故弄參雜了，而且他以那些僅僅存在于他的幻想中的情形來解釋事件。他不時飽嘗病態的不安之苦，有時等于驚惶。但是他也記起完全無情的幾個片刻，幾個鐘頭，或者幾個整天，那是當作對於先前的恐懼之一種反動，偶臨到他的身上，

而且可和變態的無知覺（有時在將死的人身上看見）相比。他彷彿在後期中努力避免完全地清楚地明瞭他的情形。某些種需要即刻斟酌的主要事實，在他實際上是討厭的。有些憂慮要是脫去了，他要何等地高興呵，那些一不小心便威嚇他要完全地不可避免地毀滅。

他特別焦着司維特里喀羅夫的心，他可以說是永遠在想着司維特里喀羅夫。

從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死時在索尼亞房中司維特里喀羅夫說了那太恫嚇人的明白的話的時候起，他的心靈彷彿失去常態作用了。但是雖說這件事實使他極端不安，拉思科里遼珂夫並不急于要解釋。時時發見自己在城市的寂寞的寥遠的區域，在什麼下等的飯館裏，孤單坐着，兀自沉思，差不多就不知道他怎麼到那里去的，他忽然想起司維特里喀羅夫來。他忽然地，清楚地，而且驚惶地看出他應當立刻和那個人達到一種瞭解，極力說合。一天步出城門之外，他實在猜想他們約定在那里相會，他等待着司維特里喀羅夫。又一次他在天明前醒來，在什麼矮牆

林下地上躺著，起初就不能明白他如何到那里去的。

但是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死後兩三天之間，他在索尼亞的寓所裏遇見司維特里喀羅夫兩三次，他每次都是無目的地到那里看一會兒。他們交談了幾句話，並沒提到那有關生死的問題，好像他們默然同意了暫時不說那事似的。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的屍體還躺在棺材裏，司維特里喀羅夫忙着安排喪事。

索尼亞也很忙，在他們最後一次相會時，司維特里喀羅夫通知拉思科里迨珂夫，說他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的孩子們作了一種安排，一種很令人滿意的安排；說他藉着幾個親朋竟得抓住幾個名人，藉着他們的幫助，這三個孤兒女能够立刻放進一個很合適的機關去，說他安排下給他們的錢大有幫助，因為要安插有些財產的孤兒女比貧困的孤兒女容易的多了。他還說了些關於索尼亞的話，而且應允一兩天內自己來看拉思科里迨珂夫，說「他歡喜和他商議，說有些事情他們必須細談一談。」

這項談話是在樓上過道上舉行的。司維特里喀羅夫注意地看著拉思科里迨珂夫

夫，停了一會之後，忽然低下聲音問道：『但是這是怎麼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彷彿失神了？』你看着，你聽着，但是你並不像懂得樣。振起精神來！我們要把事情細談一談；我只抱歉，我自己的事情和別人的事情有許多要辦。

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他忽然續說道，『一切人所需要的乃是新鮮空氣，新鮮空氣……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他挪到一邊，讓路給牧師和副手，他們正上樓來。他們來作奠魂祭。受司維特里喀羅夫的吩咐，按時一天唱兩次。司維特里喀羅夫走他的路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動地站了一會，想了一想，跟着牧師到索尼亞房裏來了。他在門口站着。他們開始輕輕地，慢慢地，慘慘地念着經。從他童年起，死的思想與死的到臨都有些難堪而且怕人得奇怪；他好久沒有聽見作奠魂祭了。而且這裏還有着別種東西，太怕人，太擾亂人了。他看着小孩子們：他們都在棺材旁邊跪着；波崙加在哭。在他們後邊有索尼亞禱告，輕輕地而且彷彿怯懦地在哭。

『這兩天來她一句話沒有和我說，她並沒有瞥我一眼，』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想道。房裏的陽光是明耀的；香吐烟雲往上升看；牧師念道，『賜與休息吧，主呵。……』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作奠魂祭時，始終留在那里。當牧師祝福他們，而且告別了的時候，他奇怪地往回下望。作祭完後，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索尼亞跟前。她拿住他的雙手，把頭倒在他的肩膀上。這種微微的友誼的舉動使拉思科里涅珂夫迷惑了。這在他看來奇怪，沒有一點憎恨，沒有一點討厭，她的手並不顫抖。這是極度的克己，至少他是這樣解釋。

索尼亞一句話不說。拉思科里涅珂夫握了她的手，出去了。他覺得非常悲苦。若果逃到什麼窮荒是可能的話，他會認爲自己走運哩，即使他必須在那里度過過一生。但是雖然他近來幾乎永遠是獨自一人，他從未能覺得孤寂。有時他走出城外沿大路前去，有一次他甚至走到一座小森林，但是地方越偏僻，他彷彿越覺得有一種不安的鬼怪靠近他。這並不使他發驚，但是大大地煩惱他了，因此他

便趕緊回城，混在人群裏，走進酒館飯店，在忙亂的通衢中走路。在這里他覺得安適些，甚且更寂寞些。有一天在黃昏時分，他在一家酒館裏坐着聽了一個鐘頭的唱，他記得他實在享樂了。但是最後他忽然又覺得同樣的不安來，好像他的良心譴責他似的。『我坐在這里聽唱，這是我所應當作的事麼？』他問道。然而他立刻覺得這並不是他的不安之唯一的緣由；有種事情需要立刻決定，但是這是他所不能明白清楚的或用語語形容的事情。這是一個無望的糾纏。『不，不如再行奮鬥吧！不如再見波費利……或司維特里喀羅夫……不如再下什麼挑激……什麼攻擊。是的，是的！』他想到。他走出酒館，幾乎大奔步跑了。想起都麗亞和他的母親來，忽然使他幾乎失措。那夜他在天亮前在克列斯妥夫司基島上的什麼矮叢林中醒來，因熱病渾身發抖；他走回家，他到家的時候天已經是早晨了。睡了幾個鐘頭之後，熱病消退，但是他醒來遲了，已經是下午兩點鐘。

他記得加迭甲那伊凡諾夫那的葬禮定在那天，而且高興自己沒有到場。那思

泰莎拿些食物給他喫；他帶着飲食慾，幾乎貪饞地喫了。他的頭腦清新些，而且他比前三天都安寧些。他對於先前發作的驚惶，甚且覺出一種非常的驚奇。

開門了，拉如密亨進來。

『噯，他在喫着哩，那麼他並沒有病，』拉如密亨說道。他搬一張椅子，在掉旁和拉思科里道珂夫對面坐下。

他煩惱了，而且並不設法遮掩。他帶着顯然的煩惱說話，但是並不匆忙，也不提高聲音。他看來好像懷有什麼特別的固定的決心似的。

『聽着，』他堅決地開言道。『就我自己講，你們都可以滾你們的，但是就我所看的講來，這在我是明白的，我是看不出頭或尾來；請你莫要以為我是來問你話。我並不知道，可惡！若果你開始把你的秘密告訴我，我敢說我不會留下來聽的，我將走開，詛咒。我只是來要一下探察出來，說你瘋了，是不是一件事實？』四周空氣有一種堅信，以為你瘋了，或差不多是這樣。我承認我自己也傾

向于那種意見，從你的愚蠢的，招人反感的，十分不可解的行動，並從你對於你母親妹妹近來的行爲判斷起來。只有一個妖怪或一個瘋子能像你那樣對待她們；可見你一定是瘋了。」

「你上次在什麼時候看見她們？」

「剛才。你從那時以後就沒有看見她們麼？你自己幹些什麼事？請告訴我。我已經到你這裏來三次了。你母親昨天以後便病得利害。她決心要到這里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努力阻止她；她一句話也不願聽。」若果他病了，若果他的心智衰敗了，誰個能像他母親那樣照料他呢？」他說。我們一陣都到這里來了，我們不能讓她一路上獨自來。我們不住地求她放安靜。我們進來了，你並不在這里，她坐下，留了十分鐘，同時我們默然地站着。她站起來說道：「若果他出去了，這就是說，若果他好了，把他母親忘了，他的母親却在門口站着求他好，未免可耻而且不像樣子。」她回家，便病倒了；現在她在發燒哩。」我

知道，」她說道，「他有功夫費在他的姑娘身上去了。」她的意思是說你的姑娘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你的訂婚人或你的情人，我並不知道。我立刻便到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家去，因為我想知道發生着什麼事。我四下一望，我看見那棺材，小孩子們在哭，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在給他們試穿喪服。並沒有你的影子。我道：走了，走開，報告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可見那全是瞎話，你並沒有弄得一個姑娘；最可信的事情乃是你瘋了。但是你坐在那里，饞喫着煮熟的牛肉好像三天沒有喫一口東西似的。雖說就那方面講來，瘋子也喫東西的，但是雖說你還沒有說一句話，然而……你並不瘋！那我能起誓！特別是你並不瘋。這樣你，你們大家，可以滾你們的，因為這是有種奧妙，有種秘密，我並不打算在你的秘密上擾亂我的腦子。因此我只是來罵你，」他說完了，站起來，「來鬆我的心。我現在知道怎麼辦了。」

「你現在想幹什麼呢？」

『我想幹什麼，與你有什麼相干？』

『你要進去賽酒。』

『你……你怎麼知道？』

『怎麼，這是很明顯的。』

拉如密亨停了一會。

『你總是一個有理性的人，你從來沒有瘋過，從來沒有，』他忽然懇切地說道。『你對了：我要喝酒的。再會！』

他動身出去。

『我同我妹妹談論——我想是前天——談論你，拉如密亨。』

『談論我！但是……前天你能在那里見到她呢？』拉如密亨忽然停住，臉變有點失色。

人能以看見他的心慢慢地而且劇烈地怔忡着。

『她自己到這里來的，坐在那裏，和我談話。』

『她真的麼！』

『是的。』

『你和她說什麼話……我的意思是說，關於我？』

『我告訴她，說你是一個很好的，誠實的，勤勉的人。我並沒有告訴她，說你愛她，因為那她自己知道。』

『那她自己知道麼？』

『唔，這是很明顯的。無論我往那裏去，無論我發生什麼事情，你要仍舊照顧她們。我把她們交給你保護，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拉如密亨。我說這話，因為我深知道你是何等地愛她，而且我相信了你的心的純潔。我知道她也可以愛你，而且或者已經愛你了。現在替你自己決定吧，因為你知道最清楚，你是否須乎進去養濟。』

『羅提亞！你看……唔……。噯，可惡！但是你想到那里去？自然，這完全是一個秘密，不要緊……。但是我……我將探出這秘密的……而且我相信這一定是什麼可笑的謬話，你自己捏造的。無論如何，你是一個絕妙的傢伙，一個絕妙的傢伙！』……

『那正是我所要續說的，只是你打斷了我的話，我說你不來探察這些秘密，這是你的很好的決定。把這事交給時間吧，莫要煩心。到了一定的時候，你將知道一切的。昨天有一個人向我說，一個人需要的乃是新鮮空氣，新鮮空氣，新鮮空氣。我的意思是想直接到他那里去，探察他說那話是什麼意思。』

拉如密寧站着，沉于思想與興奮之中，作一個默然的結論。

『他是一個政治上的黨人！他一定是的。而且他就要採取什麼極端危險的步驟，這是一定的。不能僅僅是這！而且……而且都麗亞知道，』他忽然想道。

『原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來看你了，』他說道，衡量着每個音，『你要去看一個說我們需要更多的空氣的人，那麼自然那封信……那一定與這事有關，』他向自己結論道。

『什麼信？』

『她今天接到一封信。那使她非常地顛倒——實在非常地。太非常地顛倒了。我開始說你，她求我不要說。於是……於是她說或者我們不久便必須要分別了……於是她開始懇切地爲着什麼事情感謝我，於是她進她的屋裏去，把自己鎖起來了。』

『她接到一封信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沉思地問道。

『是的，你不知道麼？ 哼……』

他們都沉默了。

『再會，羅提宏。有一個時候，老哥，我……不要緊，再會。你看，

有一個時候……。唔，再會！我也一定要走了。我並不是去喝酒。現在無須乎了。……這全是胡說霸道！」

他匆忙出去；但是當他幾乎隨後把門關上的時候，他忽然又把門推開了，眼向一邊看，說道：

「呵，順便說一下，你記得那件暗殺案麼，你知道是波費利的，那個老女人？你知道兇手找到了，認供了，而且給了證據。就是那些工人中的一個，那漆匠，只消想一想！你記得我在這里替他們辯護麼？你會相信麼，在門房和兩個證人上樓的時候，他和同伴打呀，笑呀的那場把戲，是他故意預備來免除疑心的。這小狗的刁狡，鎮定！人差不多不能相信這回事；但是這是他自己的解釋，他把這事完全招供了。關於這事我是什麼樣的一個傻瓜呵！唔，他不過是在免除律師們的疑心上的——一個會裝假，有謀略的天才——因此並沒有許多可驚奇的，我想！自然人像那樣總是可能的。他不能把這角表演下去，而供認了，這件事實使他更

易于令人相信。但是我是什麼樣的一個傻瓜呵！我瘋狂的站在他們那邊！」

「請告訴我你從誰口中聽見這事，而且爲什麼這變使你發生興趣？」拉思科里
渣珂夫帶着明白的攪擾，問道。

「什麼？你問我這爲什麼使我發生興趣！……唔，我聽波費利說的，還有別人。……我是從他口中幾乎都聽說了。」

「從波費利口中聽說的麼？」

「從波費利口中聽說的。」

「他……他說些什麼話？」拉思科里渣珂夫驚惶地問道。

「他給我一個絕妙的解釋。從心理上，照着他的老法子。」

「他解釋了麼？他自己解釋的麼？」

「是的，是的；再會。在另一個時候我要把這一切都告訴你，但是現在我忙着哩。有一個時候我猜想……。但是沒有關係，在另一個時候！……現在我

何須乎喝酒呢？沒有酒你已經使我醉了。我醉了，羅提亞！再會，我去了。我立刻再來。」

他出去了。

「他是一個政治上的黨人，那是沒有一點疑問了，」拉如密亨瘦瘦下樓時候，便決定道。「而且他把他妹妹引進去了；那是十分，十分和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的性格相宜。他們之間有了晤談的！……她也暗示這事了……她有許多話……和暗示……都含有那種意義！這一切的糾纏別的能如何解釋呢？哼！我會幾乎以為……天爺，我那時想些什麼！是的，我失了理性，誤會了他！那是他幹的，那天在迴廊上燈光之下。呸！我這方面是什麼樣一種淺薄的，靦腆的，卑鄙的觀念呵！尼古拉是一個好傢伙，因為供認了……現在這一切是何等明白呵！那變他的病，他所有的奇怪舉動……在這以前，在文學裏，他常是何等乖戾，何等抑鬱……但是現在那封信是什麼意思呢？那裏面或者也有什麼事情。

誰寄來的呢？我猜。……不，我一定要偵查出來！」

他想起都麗亞，實覺着他所聽見的一切話，他的心怔忡了，他忽然開步跑起來了。

拉如密亨剛一出去，拉恩科里涅珂夫便站起來，轉身對着窗戶，從這拐角走到那拐角，好像忘記他房的狹小似的，于是又在沙發上坐下。他覺得更新了，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又要奮鬥了，這樣逃跑的方法是有。

「是的，逃跑的方法有了！這太悶人了，太局促人了，這負擔太苦人了。」

他時患昏睡病。從在波費利那尼古拉的那一幕的時候起，他就悶死了，被關住，沒有逃跑的希望。在尼古拉供認之後，就在那天又來了和索尼亞的那一幕；他的行為和他最後的話完全不像他先前所能想像的任何言行；他變得更軟弱了，立刻地，根本地！他那時和索尼亞同意，他在心裏承認他不能腦中想着這樣的一件事情，孤寂的生活下去！

『司維特里喀羅夫是一個啞謎……他使他煩惱，這是真的，但是不知怎的，並不是在同一點上。他還可以來和司維特里喀羅夫奮鬥一番哩。』司維特里喀羅夫也可以成爲逃避的工具；但是波費利乃是一件不同的事。

『原來波費利自己向拉如密亨解釋這事，從心理上來解釋這事，他又開始應用他的該死的心理學了！』波費利？但是試想，經過在尼古拉未露面以前他們中間所經過的事情之後，經過那場秘密的晤談之後，（那是只能有一個解釋的）波費利一會兒便會相信尼古拉有罪麼？（在那些天中拉思科里涅珂夫時常回想起他和波費利的那一幕中的幾段事；讓心思放在那上面，他受不了的。）那樣的話，那樣的姿勢，在他們之間經過，他們交換了那樣的閃視，事情是用那樣的一種語調說的，而且到了那樣的一種地步，尼古拉（波費利在頭一句話，在頭一個姿勢，便把他看透了）不能動搖他的信心的。

『試想甚至于拉如密亨都開始猜疑了！那末在迴廊上燈光之下的那一幕發生

影響了。他向波費利奔去……但是什麼使波費利那樣地哄他呢？他以尼古拉欺騙拉如密亨，是什麼目的呢？他一定有什麼主意；是有什麼計謀的，但是是什麼計謀呢？不錯，從那以後，過了好長時間了——時間太長了——波費利便無聲無影。唔，這不是一個好兆……」

拉思科里涅珂夫拿帽子，走出房去，還在想着。至少，這是好久以來第一次他心中覺得清清楚楚的。「我一定要把司維特里喀羅夫解決了，」他想到，「而且極力快地；他也彷彿在等着我自動往他那里去哩。」那時仇恨在他的疲倦的心中那般地湧上來，他可以把那兩個人——波費利或司維特里喀羅夫——殺掉一個的。至少他覺得若果現在不能，稍遲是能幹這件事的。

「我們看吧，我們看吧，」他向自己重複說道。

但是他剛一開門，便在過道上撞見波費利自己了。他正是進來看他。拉思科里涅珂夫目瞪口呆了一會兒，但是只有一會兒。說來奇怪，他看見波費利並不

十分驚愕，差不多就不怕他。他只是喫驚一下，但是迅速地，立刻地，小心了。『或者這就是結果了吧？但是波費利如何能這麼悄悄地來近了，像一隻貓樣，以致他什麼也沒有聽見呢？他能在門口聽麼？』

『你沒有料想到有一個客人來，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波費利大笑着，解釋道。『我早想進來看看了；我從這經過，想起來爲什麼不進去坐坐五分鐘呢。你要出去麼？我不留你時間長的。就讓我抽一根烟吧。』

『坐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坐下。』拉思科里涅珂夫給他的客人一個座位，帶着那般高興的友好的一種表情；若果他能夠看見的話，他都要驚嘆他自己的。最後的瞬間到了，最後的幾滴水也必須扭乾！可見一個人有時要受一個土匪的半個鐘頭生死的恐怖，然而當最後刀放在喉嚨上的時候，他並不覺得害怕。

拉思科里涅珂夫正對着波費利坐着，並不畏縮地看着他。波費利撮起眼睛，開始燃一根烟。

『說呀，說呀，』這話彷彿好像要從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頭吐出來似的。

『得，你爲什麼不說呀？』

第二章

『唉，這些烟！』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燃了一根烟，最後叫嘆道。『烟有害，實在有害，然而我還不能戒掉！我咳嗽，我喉嚨開始發癢，而且呼吸困難。』

你知道我是一個胆小的人，我新近到B.醫生那里去；他總是至少在每個病人身上要費半個鐘頭的。他看着我，實在笑了；他聽診我：「烟草于你不好呀，」他說，「你的肺受影響了。」但是我如何來把牠戒掉呢？有什麼來代替牠呢？我並不以為害就在這，He-he-te，我不以為然。一切事情都是相對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一切事情都是相對的！」

『怎麼，他又在玩他的專門把戲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討厭地想道。他們上

次唔談的所有情形忽然又都使他想起來，他覺得他那時所動的感情又湧上來了。

『我前天晚上來看你，你並不知道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往下說道，在房裏四下望。『我就是到這房來。我從這經過，正如今天一樣，我想我要回拜你。因為你的房門大開着，我便進來了，我四下看一看，等一等，出去了，並沒有把我的名字留給你們的聽差。你不鎖門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臉色變得越發越發抑鬱。波費利彷彿猜出他的心境。

『我來是要和你談論得到最後的瞭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好伙計！我欠你一番解釋，一定要給你，』他帶着一陣微微的笑容繼續說道，正好拍一拍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膝頭。

但是幾乎就在同一瞬間，他的臉上顯出一種嚴肅的憂傷的神氣；出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意外，他看見其中有些悲戚。他從沒有看見過而且從沒有猜過在他的臉上有這樣的一種表情。

『上次我們相會，在我們之間經過一幕怪劇，羅提宏羅馬諾羅支。我們頭一次的晤談也是一幕怪劇；但是那時……一件事件跟着又是一件！要點是在這：我或者對你辦的不公道；這我覺着了。你記得我們如何分手的麼？你的神經失措了，你的兩膝發抖，我的也是這樣。你知道，我們的行爲是不像樣的，甚至是非上流人的。然而我們是上流人，特別，無論如何，是上流人；那是必須明白的。你記得我們到了什麼地步麼……那是十分無禮呀。』

『他要怎麼辦，他把我當作什麼人呢？』拉思科里涅珂夫驚愕地自問道，抬起頭來，大睜着眼睛看着波費利。

『我決定了，彼此之間開誠是好些，』波費利波得羅維支往下說道：把頭轉過去，低下眼睛，好像不願使他先前的犧牲品失措似的，又好像憎恨他先前的欺詐似的。『是的，那樣的疑心和那樣的把戲是不能繼續長遠的。尼古拉把這止住了，不然我不知道什麼地步我們到不了。那個該死的工人那時在下一間房裏坐着

——那你能明白地覺着麼？自然，那你知道；我曉得他以後到你這裏來了。但
是你那時所猜想的都不是真的：我並沒有叫任何人來，我什麼種安排都沒有作。
你問我爲什麼不作麼？我向你怎麼說呢；那事完全是忽然來到我跟前的。我只
得找門房來（你出去的時候看見他們了，我敢說）。一個觀念突現于我的腦中；
我那時堅決地相信，你看，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得，我想——即使我一時疎忽一
件事情，我將抓住別的什麼事情——無論如何，我將不把我所要的丟失了。你生
性是神經質地易激，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那和你的心腸和性格上的別的性質不合比
例，這我恭維自己，我已預先知道到某種程度了。自然，就在那時我也想了，一
個人站起來把他自己的故事亂說出來，這件事並不是常發生的。這件事有時是發
生，若果你使一個人失去所有的耐心的話，不過就在那時這件事還是少有的。我
能以明白地覺着那點的。但願我有一件事實，我想，有一點點小小的事實可據，
有什麼我能以抓住的東西，有什麼實在的東西，並非僅僅是心理上的。因爲若果

一個人有罪，你一定要能以從他那里弄出什麼實在的東西來；實在人可以料着最驚人的結果的。我是靠着你的性情，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超乎一切地靠着你的性情啊！我那時對你懷着大大的希望哩。」

『但是你現在打着什麼主意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最後喃喃道，沒有思索便發出這個問題。

『他在說些什麼話？』他迷惑地驚奇着，『他真正把我當作無罪麼？』

『我打什麼主意麼？我來解釋我自己，我認爲這是我的責任，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我想使你明白這整個的事件，這整個的誤會，是如何發生的。我使你受了許多的苦，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並不一個怪物。我明白這于一個不幸，然而驕傲，專橫，尤其是著急的人，必須忍受那樣的待遇，一定是什麼樣的一回事啊！我認爲你無論如何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而且並非沒有豪爽的氣概，雖說我並不對於你所有的信仰表示同意。我要先把這話告訴你，明白地而且十分真誠

地，因為特別是我也不想欺哄你。當我和你結識的時候，我覺着被你吸引了。或者你要笑我說這樣話。你有權利笑的。我知道你一起頭就不喜歡我，實在你沒有理由喜歡我。隨你怎樣想，但是我現在希望盡我的力量把那個印像除去，而且顯出我是一個有心肝有良心的人。我真誠地說。」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作了一個莊重的停頓。拉思科里涅珂夫覺着一陳重新的心驚懼湧上來。想起波費利相信他無罪來，開始使他不安。

「逐條細細把一切事情重說一番差不多是不必須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往下說道。「實在，我差不多不能試辦的。第一，是有了謠言。這些謠言由誰，如何，以及在什麼時候傳到我耳朵裏……如何影響你，我無須乎細說了。我的疑心爲了一件完全的意外的事引起來，那事可以一樣容易地不發生的。這是什麼事呢？……哼！我想那也無須乎細說了。那些謠言與那件意外的事使我心中發生一個觀念。我明白地承認——因為這事人也可以完全直認不諱的——我是頭一個選

定你的人。那老女人寫在典物上的字條和那其他——那都等于零。你的是一百中之一個。我也偶而聽說了在辦公處那里你的那幕劇，從一個敘述得絕妙的人口

中聽來的，他不知不覺地把那幕劇重表演來活現極了。那正是一件事情另外又加一件，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好伙价！我如何能避免不想起某種觀念呢？你不能由一百隻兔子作一匹馬，一百個疑心並不成爲一件證據，如同英國俗語所說的，但是這只是從理性的觀點來說的——你禁不住要不公平了，因爲律師究竟不過是一個人。我也想到你在那雜誌上做的文章，你記着麼，在你頭一次訪見的時候，我們談論那事了？我那時機刺你，但是那只是要引你往前去的。我再說一遍，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有病而且著急。你胆大，莽撞，熱切，而且……有許多感觸，那我老早以前就看出來了。我也有同樣的感觸，因此你的文章在我彷彿很熟悉的。那是在失眠的夜間，帶着怔忡的心，在消魂與被壓抑的狂熱中，構想出來的。那種在年輕人心中的驕傲的被壓抑的狂熱乃是危險的！我那時機刺你，但是讓我告

訴你這話：按着一個文藝嗜好者來講，我對於這樣的初期的論文，充滿了青年的火熱，愛得要命。那有一種朦朧，並有一種合奏在迷霧中顫動着。你的文章是悖理的，妄想的，但是其中却有着透徹的真誠，青年的方正的驕傲與絕望的大胆。

那是一篇陰沉的文章，但是那正是其中的美點哩。我讀了你的文章，把牠放在一邊，在這樣作的時候我便想道「那個人將不走平常的道路的。」唔，我問你，在那事作了一個開端之後，我如何能自禁，不為以後接着發生的事所迷呢？啊呀，我並不是說什麼，我現在並不是作什麼敘述。我只是在那時注意了那事罷了。

那其中有什麼意思呢？我細想。那其中並沒有什麼，真正沒有什麼，而且或者絕對沒有什麼。檢查官讓自己為觀念所迷嗎，完全不是那回事：在這裡我有了尼古拉在手裏，有不利于他的實在證據——你對於這事喜歡怎麼想便可以怎麼想，但那是證據。他還披露他的心理；人也必須斟酌他，因為這是一件生死的事情。我為什麼要把這話向你說明呢？好使你可以明白，而不責備我那次惡意的行為。

那並不是惡意，我向你實說，hehe！你以為我那時沒有來搜你的屋子麼？我幹了，我幹了，hehe！你臥病在床上的時候，我在這里，並不是正式地，並不是我親身，但是我在這里。你的屋子在最初疑心的時候便搜到最後一根線了；但是 unsonst (枉然)！我自己想，現在那個人要來的，他自己要來的，並且還要快快來的；若果他有罪，他一定要來的。另一個人不，但是他要來的。你記得拉如密亨君如何開始同你討論起來那個題目麼？我們安排那事是要使你興奮起來，因此我們故意地散佈謠言，好使他可以同你討論那個案子，而且拉如密亨並不是一個能遏制憤怒的人。薩米陀夫君被你的怒氣和你公然的大胆嚇極了。試想你的一家酒館裏亂說「我把她殺了」。那未免太大胆了，太造次了。我自己想，若果他有罪，他將是一個可怕的對手。這就是我在那時所想的。我期待着你。但是你簡直把薩米陀夫打倒了……唔，你看，這全在這上面——這該詛咒的心理能以兩方面解釋的！唔，我老是期待着你。就是這樣，你來了！我的心非常

跳。
變！

「得，你何須乎來呢？還有你的大笑，在你進來的時候，你記得麼？那一切我看得如同日光一般明白，但是若果我不是那麼特別期待着你，我不會在你的大笑中注意出任何事情的。你看心境有着什麼樣的影響呵！那時拉如密亨君——唉，那塊石頭，東西藏在那下面的那塊石頭！我彷彿在一個菜園裏什麼地方看見了。那是在一個菜園裏，你告訴了薩米陀夫，以後又在我的辦公室裏把這話重說了一遍吧？當我們開始指你文章的錯的時候，你是如何解釋的呵！人能以把你的每個字都作兩種意義解，好像還有另外一個意義隱藏着似的。」

「那麼這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達到了極點，我用頭撞柱子，我把自己抓住，問自己幹什麼。我說，究竟若果你歡喜的話，你能以把那話全作另一個意義解的，實在，那樣更自然。我不禁承認那更自然。我煩了！」「不，我不如抓住什麼小小的事實？」我說。因此當我聽說按鈴的時候，我停住氣，渾身發抖。」

「我的小小的事實就在這裏，」我想，我並沒有細想，我只是不願。在那一分鐘，我願出一千塊盧布，親眼看見你，那時你在那個工人旁邊走了一百步，在他當你面叫你兇手之後，你一路上不敢問他一句話。以後你發抖是什麼一回事，你在病中，在半不省人事中，你按鈴是什麼一回事？」

「這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能奇怪我在你身上玩那樣的把戲麼？什麼使你就在那分鐘來到呢？彷彿有人送你來了似的，老天爲證！若果尼古拉沒有使我們分手……你記得那時的尼古拉麼？你記得他清清楚楚的麼？那是一道閃電呀，一道正式的閃電！我是怎樣地會他呵！我沒有一會兒相信那道閃電。這你自己能夠看見；我如何能相信呢？就是以後，你走了，他開始在某幾點上作出非常，非常像真事的答語，因此我對於自己驚奇，就是那時我都不相信他的話的。你看這是要像岩石一般固定的事！不，我想，*morgen früh*（明天一早）。尼古拉與這事有什麼關係！」

『拉如密亨剛才告訴我，說你以為尼古拉有罪，說是你自己把那話向他實說的……』

他的聲音說不出來，他忽然中止了。他在不可形容的攪亂中傾聽着，因為那個把他看得透了又透的人，把自己洩露了。他害怕相信這事，而且並不相信這事。在那些還是雙關的話裏，他老是熱心地找着什麼更固定而且確鑿的話。

『拉如密亨君！』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喊道，他彷彿高興拉思科里涅珂夫發出一句問話，因為後者直到那時都沒有作聲。『He!-he!……但是我必須把拉如密亨君除去：兩個人是伴侶，三個便不是了。』拉如密亨君不是合適的人，並且他是一個局外的人。他跑到我這里來，臉色灰白……但是不要管他，為什麼把他插進來呢！回頭說到尼古拉身上來，你歡喜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一種人，這就是說，我如何看他麼？第一，他還是一個孩子，並非真是一個懦夫，乃是有些像藝術家的樣子。實在，莫要笑我這樣形容他。他是天真的，易受影響。他有一副心

勝，而且是一個妄想的傢伙。他唱歌，跳舞，他講故事，他們說，因此人們從那村來聽他。他也上學校，只要你舉一個手指頭給他看，他便大笑，直到笑哭了為止；他自己喝得無知無覺的——這並不是一個照例的惡習，乃是有時，在人們待他像一個孩子樣的時候。而且那時他也偷竊，這他自己並不知道，因為「若果把東西拾起來，這如何能算偷竊呢？」你知道他是舊教徒，或勿寧說是異教徒麼？在他家庭中有漂泊教徒，他在村裏有兩年都在某位長老的精神領導之下。這一切語都是我從尼古拉和他的同村人們的口中得知到的。並且，他總跑到荒野去！他充滿了熱忱，夜間禱告，讀古書，「真正的」書，把昏已讀瘋了。

「彼得堡對於他有大大的影響，特別是女人與酒。他適應一切，他把長老和那一切都忘了。我得知這里有一個藝術家喜歡他，常去看他，然而現在這件事情落在他身上了。」

「唔，他嚇住了，他設法自盡！他跑掉了！人如何能夠忽視百姓對於俄國

法律手續的觀念呢？就是「審訊」這兩個字就使其中有些人驚嚇了。這是誰的錯呢？我們且看新陪審員們怎樣辦罷。上帝保佑他們行善罷！唔，徘徊，在獄裏，他想起那長老，聖經也又出現了。你知道，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受苦」這兩個字在一部份這般人中的力量麼？那並不是一個爲着什麼人利益而受苦的問題，乃簡直是，「人必須受苦。」若果他們在當局的手中受苦，那更好了。在我那時候，有一個非常謙遜溫厚的囚人，他一整年在獄中總是夜間在火爐上讀着聖經，把自己讀瘋了，那瘋瘋，你知道，以致有一天，無緣無故地，他抓住一塊磚頭向總管扔去，不過他並沒有傷害他。還有他扔的方法：故意描向一邊一碼遠，因爲怕傷了他。唔，我們知道一個用武器擊長官的囚人要遭受什麼懲罰的。這樣「他受苦」。

「因此我現在疑心尼古拉是想受苦或是有這類的的事情。實在，這我從事實上的確知道。只是他並不知道我知道。怎麼，你不承認在粗人中有這樣的奇怪人。」

麼？多的是！現在那長老開始感動他，特別是從他設法自縊以後。但是他自己要來把一切都告訴我的。你以為他將堅持到底麼？等一會，他將把他的話收回的。我時時等他來把他的證據取消。我終於喜歡那個尼古拉了，我在仔細地研究他。你作什麼感想呢？Hullo！他在有幾點上答我答得非常像真的，他顯然是搜集了些證據，自己預備得聰明。但是在其他各點上他簡直茫然了，什麼也不知道，甚至於並不疑心他不知道！

「不，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尼古拉並沒有變得時髦！這是一件奇怪的，悽慘的事，一件近代的案子，一件今日的意外之事，現在人心攪亂了，現在成語被引用，血便「更新」了，現在說教以舒服為人生目的。現今我們有着書本上的夢想，一類為學說所亂的心。現今我們有了初期的決定，但是特別的一種決定：他決定去做，像跳過懸崖樣，或從鐘樓往下跳樣，而且當他去犯罪的時候，他的腿發抖。他忘記隨後關門，為着一個學說暗殺了兩個人。他犯了曠殺之罪，不能拿

錢，他所將就急抓的東西他都藏在一塊石頭下。當他們猛烈地打口按鈴的時候，他在門後受的苦于他還不够，不，他須要往那空空的房子去，半不省人事的，去回想那鈴聲，他想再感受一陣寒戰……唔，那我們承認是由于病，但是試想一想這點：他是一個兇手，但是高看自己爲一個誠實的人，輕視別人，裝作被侵害的無辜的人。不，這不是一個尼古拉的活，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以上所說的一切話，聽來那變像取消前言，這些話真是太大的一個震驚。拉思科里涅珂夫發抖，好像被刺似的。

「那麼……那麼誰……是兇手呢？」他用一種喘氣的聲音問道，他不能克制自己了。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往後靠在椅上，好像他對這句問話喫驚似的。

「誰是兇手？」他重複說道，好像不能相信他的耳朵似的。「怎麼，就是你呀，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是兇手，」他幾乎在一陣耳語中繼續說道，用一種有着

真正信心的口氣。

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沙發上一跳，站起來幾秒鐘，又坐下，一語未發。他的臉孔抽助地撮着。

『你的嘴唇撮着，正如先前一樣，』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幾乎同情地說道。

『你誤會我了，我想，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他停了一會之後續說道，『就是因為那個緣故你如此喫驚。我故意來告訴你一切事情，公開地和你商議。』

『並不是我把她陪殺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像一個當場被捉住了的受驚的孩子樣低語道。

『不，是你，你，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並不是別人，』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帶着堅信，嚴厲地低語道。

他們都沉默了，這沉默支持的長久得奇怪，約有十分鐘。拉思科里涅珂夫將肘節放在棹上，用手指搔頭髮。波費利安靜地坐着，等着。忽然拉思科里涅珂夫

去侮藐地看着波費利。

『你又在玩你的老把戲了，波費利彼得羅維支！ 又是用你的老方法。 我奇

怪你不弄厭了！』

『哦，停止說那話，現在那話有什麼關係呢？ 若果有證人在場，那是一件事不同的事情，但是我們是孤單的私語。 你自己看見了，我並沒有來這你抓你像一個鬼子樣。 你供認不供認現在對於我並沒有什麼；至于我自己，沒有那我自己已經相信了。』

『若是這樣，你幹什麼來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易激地問道。 『我再問你那同樣的一句話：若果你認為我有罪，你爲什麼不把我帶到獄裏去呢？』

『哦，這就是你的問話！ 我要回答你，詳細細地。 第一層，這麼直接地逮捕你于我並不利。』

『怎麼是這樣呢！ 若果你相信，你便應當……』

『噯，若果我相信了怎麼樣呢？那暫時只是我的夢想。我爲什麼要把你放在安穩之中呢？你知道就是這回事，既然你請我那麼辦。比方說，我若果使你和那個工人對面，你向他說「你是不是喝醉了？誰看見我和你在一塊？我簡直當你是喝醉了，並且你是喝醉了。」唔，我能回答什麼話呢，特別是因爲你的話比他的是更可信的，因爲除開心理幫助他的證據（那幾乎和他的鬼臉不相配）而外，什麼東西都沒有，同時你正確地達到目的，因爲那個痞棍是一個有癮的酒徒，而且顯然那樣。我自己已經坦白地承認了幾次，說那心理能以作兩方面解釋，說第二方面強些而且看來更可信得，說除開這，我還沒有什麼東西不利于你。雖說我將把你下獄，而且實在是來——十分違禮——預先把這事通知你，然而我還明白地告訴你——也是違禮——這將于我並不。唔，其次呢，我到你這里來是因爲……』

『是的，是的，其次呢？』拉思科里涅柯夫喘氣的傾聽着。

『因爲，如同我剛才告訴你的，我認爲我欠你一番解釋。我不想你視我爲怪物，因爲我對於你懷着純真的喜愛，你可以相信我或不相信我。第三層，我到你這裡來是帶着一個直接的公開的建議——就是你當自首，供認。那將無窮地更有利於你而且也有利於我，因爲我的事情算完了。唔，這是不是我這方面開誠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想了一會。

『聽我說，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你剛才說你只有心理可據，別的什麼東西也沒有，然而現在你却弄到數學上來了。唔，現在若果你自己誤會了怎麼樣呢？』

『不，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並沒有誤會。就是那時我也有一件小小的事實，天送給我的。』

『什麼小小的事實？』

『我不告訴你是什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無論如何，我沒有權利把這事更

就攔了，我一定要逮捕你。那麼細想一番吧：現在這子我沒有什麼關係了，因此我只是爲着你的緣故而說話。相信我吧，那樣好些，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拉思科里涅珂夫惡意地微笑着。

「那並不僅僅是可笑，那實在是無耻。怎麼，即使我有罪（這我不承認），有什麼理由我必須供認呢，既然你自己告訴我，說我在獄裏將處于更大的安穩之中？」

「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莫要放太大的信心在話上，或者牢獄將並不完全是個安歇的地方哩。那只是學說，而且是我的學說，我于你是什麼樣的一個大家呢？減者就是現在我還在喘着你什麼事情呢？我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曝露出來，he-he-he！你如何能問什麼利益呢？你不知道這要如何減輕你的定罪麼？你在另一個人把罪加在他自己身上，因此把全案弄得亂七八糟的時候，供認了。試想想這點！我在上帝面前起誓，我要安排得使你的供認成爲一個完全的驚人的事。」

我們要把所有這些心理的要點，所有不利于你的疑心，一掃乾淨，因此你的罪將顯明是有些像精神錯亂，因為其實這是一種精神錯亂。我是一個誠實的人，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要踐言的。」

拉思科里涅爾夫保持着一陣悲慘的沉默，讓他的頭喪氣地垂着。他沉思了好久，最後又微笑了，但是他的微笑是憂愁的，溫和的。

『不！』他說道，顯然放棄對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保持面子的一切努力了，『那並不值得，我並不管減輕定罪！』

『那正是我所害怕的事！』波費利熱心地而且彷彿不知不覺地喊道，『那正是我所怕的事：你不管從輕定罪。』

拉思科里涅爾夫憂愁地而且意味地看着他。

『唉，莫要厭惡生活！』波費利往下說道。『你前程還有許多。你如何能說你不要從輕定罪呢？你是一個著急的傢伙！』

『我前程有許多什麼？』

『生活。你是什麼樣的先知呵，這你很清楚麼？尋覓，你將發見。這或者是上帝的方法，爲着把你帶到他那里去。那並不是永遠的，那幽囚……』

『時間將縮短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大笑道。

『怎麼，你是害怕資產階級的恥辱麼？或者你是害怕，然而自己並不知道，因爲你年輕！但是無論如何，你不應當害怕自首，供認的。』

『噯，滾牠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厭惡與侮藐低語道，好像他不想大聲說似的。

他又站起來，好像想走似的，但是在顯見的絕望中又坐下了。

『滾牠的，若是你歡喜！你失了信仰，你以爲我在粗鄙地恭維你；但是你活了多久？你懂得好多？你造了一個學說，于是又害臊那學說失敗了，那結果證明一點也不是首創的！那結果證明是有些卑鄙，這是不錯的，但是你不是卑鄙得

絕望了。絕不是如此卑鄙的！至少你沒有長久欺哄自己，你照直一躍達到極點了。我是如何看你麼？我看你爲那般只要找到了信仰或上帝，便在拷訊者把他們的腸肚都翻出來的時候，還站着對他微笑着的人們中的一位。把信仰找到，你便活了。你久已需要變換空氣了。並且受苦也是一件好事。受苦吧！或者尼古拉要受苦是對的哩。我知道這你並不相信——但是莫要過于聰明了；照直跳進生活裏去吧，無須三思；莫要害怕——大水將把你帶到岸上去，使你又安隱的立定了。什麼岸？我如何能講呢？我只相信你前面還有着長久的生活。我知道你現在把我所有的話，當作事先預備好的一篇正式演說詞，但是或者你以後將記起的。有時這些話可以有用的。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才說的。這也是一樣，你只殺了一個老女人。若果你創了另一個學說，你或者會做出千倍怕人的什麼事情來哩。你或者應當感謝上帝。你如何知道？或者是上帝爲着什麼事情救你哩。但是保持着一副良善的心腸，少存懼心！你是害怕眼前的偉大的贖罪麼？

不，害怕那事未免可耻。你既然走了那樣的一步，你一定要把心弄硬了。這其中是有着公理的。你一定要滿足公理的要求呀。我知道這你並不相信，但是實在，生活將使你有轉機的。你將來要以行爲洗刷這事的。你現在所需要的東西乃是新鮮空氣，新鮮空氣，新鮮空氣！」

拉思科里涅珂夫確實發怒了。

「但是你是誰？你是什麼先知？你從什麼莊嚴的鎮定之高位，來宣揚這些智慧的話？」

「我是誰？我是一個沒有可希望的人，就是這。一個或者有感憤種同情心的人，或者也有些知識哩，但是我的日子算完了。但是你却是另一回事，有生活在等待着你的。不過誰知道，或者你的生活也要烟一般地逝去，成爲畫餅的。得，你將進入另一類人中去，這有什麼關係？你所惋惜的，衷心惋惜的，並不是舒服！或者那麼長久沒有一個人看見你，這有什麼呢？並不是時間，乃是你自

己，將決定那件事。作太陽吧，大家將看見你。太陽必須在大家面前作太陽。你爲什麼又笑了？笑我作了這樣的一個釋烈麼？我賭東道，你是猜想我在設法以甘言奉承來欺哄你。唔，或者我是的，he-he-he！或者你不如不信我的話，或者你不如完全絕不相信，——我變成那樣了，這我承認。但是讓我續說吧，我想你能以替你自己判斷，我是一種卑鄙的人到什麼程度，我誠實到什麼程度。」

「你想在什麼時候逮捕我呢？」

「唔，我能夠讓你再走動一兩天。細想一想，好伙价，而且向上帝禱告。那更有利于你，相信我吧。」

「若果我逃跑了怎麼樣呢？」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副奇怪的笑容問道。

「不，你不逃跑的。一個粗人會逃跑，一個時髦的異教徒會逃跑，他是別人思想的奴隸，因爲你只要把你的小手指的頭子給他看了，他就情願在餘生中信任何東西的。但是你已經不相信你的學說了，你拐帶什麼逃跑呢？你藏起來做什

麼事呢？ 那于你討厭而且困難，你在生活中比任何東西都更需要的，乃是一個固定的地位，一種適合于你的空氣。 你會有什麼樣的空氣呢？ 若果你逃跑了，你自己將回來的。 你沒有我們便不能過活。 若果我把你下獄，——假定你在那里往一兩個月或三個月——記住我的話，你自己就供認了，而且或者是出乎你自己的意料之外。 一個鐘頭以前你都不知道你帶着供狀來了。 我相信你將決定「受苦」。 你現在不相信我的話，但是你自己將歸于那樣的。 因為受苦乃是一件偉大的事情，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莫要看我長得胖，我也一樣知道。 莫要笑我這話，在受苦裏面是一種意思的，尼古拉是對了。 不，你不逃跑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拉思科里涅珂夫站起來，拿帽子。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也起身了。

『你去散一散步麼？ 黃昏將好極了，若果沒有暴風雨的話。 不過那使空氣新鮮也是一件好事。』

他也拿帽子。

「波狄利彼得羅維文，請你莫要以爲我今天向你供認了，」拉思科涅連珂夫帶着恨恨的固執聲言道。「你是一個怪人，我由簡單的好奇心聽着你的話。但是我什麼也沒有承認，記住這點！」

「哦，這我知道，我要記住的。看他吧，他在發抖哩！莫要不安呀，好像你，隨你自己的便吧。稍稍走動，你不能走得太遠的。若果發生任何事情了，我對你有一個請求，」他把聲音放低，續說道。「這是一個笨拙的請求，但是重要。若果要發生任何事情（雖說實在我並不相信這事，而且以爲你十分地不能這事），然而設若你在這四五十個鐘頭之內，你高興要用什麼別的方法，用什麼奇怪的方法——下你自己的手——（這是一個悖理的建議，但是你一定要饒恕我這話）把這件事結束了，請留下一個簡短的但是確切的字條，只要兩行，而且要提那塊石頭。那更慷慨了。得，再會！祝你有良好的思想與正當的決定！」

波費利出去了，躬着腰，避免看拉思科里涅珂夫。後者到窗前去，帶着易激的急性等着，直等到他計算波費利到了大街而且走開了的時侯。于是他也趕緊地走出房去了。

第三章

他趕緊到司維特里喀羅夫那里去。他必須從那人身上希望什麼，他並不知道。但是那個人在他身上有什麼祕密的勢力。他一度想起這事，便不能安息，現在時候到了。

在路上，有一個問題特別使他煩惱：司維特里喀羅夫到波費利那里去過沒有？就他所想到的講，他敢起誓說他沒有去。他想了又想，詳細推敲波費利的拜訪；不，他沒有去，自然，他沒有去。

但是若果他還沒有去，他要去麼？同時，他想暫時他不去的。爲什麼呢？

他不能解釋，但是若果他能以的話，他那時也不願耗費許多思想在那上面。這一切煩擾他，同時他又不能注意。說來奇怪，或者沒有人會相信，但是他只覺着對於自己即刻的將來有一種微微的渺茫的焦心。還有一種，更重要得多了的焦心苦着牠——這關乎他自己，但是在一個不同的，更致命的方面。並且，雖說他的腦力在那天早晨比近來運用得好些了，他却覺着極大的道德上的疲乏。

經過發生了的那一切事情之後，和這些新的破碎的困難奮鬥，值得麼？比方說，設計使司維特里喀羅夫不往波費利那里去，值得麼？去調查，去查核事實，去在任何像司維特里喀羅夫的人身上耗費時間，值得麼？

他是何等討厭這一切呵！

然而他還趕緊往司維特里喀羅夫那里去；他能期望從他那里得到什麼新東西，消息，或逃跑的方法麼？人將急切抓草的！這是命運還是什麼本能使他們到一塊呢？或者只是疲乏，絕望；或者並不是司維特里喀羅夫，乃是什麼別的，他所

需要的人，司維特里喀羅夫只是偶而露面罷了。索尼亞麼？但是他現在往索尼亞那里去幹什麼呢？再去乞求她的眼淚麼？並且他也怕索尼亞。索尼亞站在他的面前如同一個不可挽回的定案。他一定要走他自己的路或者走她的路。在那時候特別他並不覺得站在平等地位去看她。不，去試一試司維特里喀羅夫豈不好些麼？他不禁在內心中承認，他久已覺得他爲着什麼緣故一定要看他。

但是他們能有什麼相同之點呢？就是他們的惡事也不能是同類的。並且，這人是非常令人不高興，顯然壞了，無疑地刁狡而且自負，或者惡毒。別人關於他說些那樣的謠言。不錯，他是照顧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的那小孩子們，但是誰能講他是帶着什麼動機，以及那是什麼意思呢？這人總是懷着什麼主意，什麼計謀。

另外還有一個思想，近來不斷地盤旋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腦中，使他大大地不安。那是如此痛苦，他明顯地努力要把她除去。他有時以爲司維特里喀羅夫在追着他的踪跡。司維特里喀羅夫探得了他的秘密，在都麗亞身上打主意。若果他

還打着主意怎麼樣呢？他是這樣的，那不是實際上確定的麼？他得知了他的秘密，因此得到勢力挾他了，若果他要用以爲反對都麗亞的武器怎麼樣呢。

這個觀念有時甚且使他在夢中苦痛，但是那從沒有像他往司維特里喀羅夫那里去的路上那般活潑地向他顯現的。就這思想就使他悽慘地愠怒。第一，這要把一切事情都變化了，甚至他自己的地位；他必須立刻向都麗亞把他的秘密直說了。他或者必須自首以防止都麗亞採取什麼輕率的步驟。那封信？今天早晨都麗亞接到一封信。他在彼得堡能收到誰的信呢？或者是盧辛慶？不錯，拉如密亨在那里保護她；但是這情形拉如密亨一點也不知道。或者告訴拉如密亨乃是他的責任。他帶着憎惡地想着這件事。

無論如何他必須極力快快地見司維特里喀羅夫，他最後決定了。感謝上帝，談話中的細事並不關重要，但願能探出事情的根本；但是若果司維特里喀羅夫竟能……若果他謀害都麗亞，——那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那個月所經過的事情，那般使他精疲力竭，他只能用一個方法決定這樣的問題；『那麼我要把他殺了，』他在冷酷的絕望中想道。

一陣突然的苦痛壓抑他的心，他在大街心站着不動，開始往回下望，看自己在什麼地方，往那條路去。他發見自己是在X大街，離乾草市場有三四十步遠，他剛從那里經過。左邊房子的整個第二層樓都用作開酒館了。所有的窗戶都大開着；從窗邊走動的人推想來，那屋裏是擠滿了人。有着唱歌的聲音，銅簫和瓦俄琳的聲音，和一個土耳其鼓的咚咚聲。他能以聽見女人們在尖聲叫。他奇怪自己爲什麼到X大街來了，將要回頭，那時忽然他在末後的一個窗戶裏看見司維特里略羅夫，坐在正對大開的窗戶的茶棹旁邊，嘴裏甩着一根烟管。拉思科里涅珂夫吃驚得要命，幾乎嚇住了。司維特里略羅夫無語地注意着而且考究着他，那使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驚覺的，是他彷彿想站起來，不讓人看見溜走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假裝沒有看見他，心不在焉地往一邊看去，同時他却從眼角注意他。他

的心劇烈地跳動着。是的，司維特里喀羅夫不想被他人看見，這是顯而易見的。他把烟管從嘴裏拿出來，將要藏起來，但是當他站起來，把椅子往後移動的時候，他彷彿變得忽然覺出拉思科里涅珂夫看見他了，而且在注意他。那在他們中間所經過的情形，和他們在拉思科里涅珂夫房裏初次相遇所發生的情形，幾乎一樣。

一陣詭譎的笑容現在司維特里喀羅夫的臉上，變得越發越發明顯。每人都知道自己已被別人看見了，注意了。最後司維特里喀羅夫突然大笑起來。

『唔，唔，進來呀，若果你找我；我在這裏！』他從窗戶那里喊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進酒館去。他看見司維特里喀羅夫在一間小小的後房裏，連着大廳，大廳裏面有商人，小官僚，和各色各樣的許多人在二十張小棹上，對着歌詠隊的拚命號叫喝茶。抬球的嗚嗚聲遠遠可以聽見。在司維特里喀羅夫面前棹上放着一個敞口瓶，和一個一半盛滿香檳酒的玻璃杯。他在這房裏還看見一個少年，拿着一隻小小的手風琴，一個面貌強健的紅鬍的十八歲的女子，穿着一件褶

起來的，有條紋的裙子，戴着一頂帶緞條的提羅爾式的帽子。不管別屋裏的歌詠隊，她用一種頗帶破聲的極高音，唱着什麼僕人歌，伴着風琴。

『得，够了，』司維特里喀羅夫在拉思科里涅珂夫進來的時候，使她停止了。那女子立刻住聲，恭敬地站着等着。她還唱了她的小調子，臉上帶着一種莊重的恭敬的表情。

『嘿，菲力卜，來一杯！』司維特里喀羅夫喊道。

『我什麼都不喝，』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隨便，那我並不是叫給你喝的。』喝呀，加提亞！今天我不再叫什麼了，你可以走了。』他給她倒了一滿杯，放下一張黃色的票子。

加提亞把她那杯酒喝掉了，如同一般女人們一樣，並不把杯放下，用二十口喝完了，拿起票子，吻司維特里喀羅夫的手，這他十分莊重地容許了。她走出房去，那少年拿着風琴跟着她。兩人都是從大街上帶進來的。司維特里喀羅夫在彼得

堡沒有一個星期，但是一切環境都已成老套了，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堂信菲卜力現在已經是一個老朋友，而且非常巴結。

通到大廳的那扇門上面有一把鎖。司維特里喀羅夫在這房裏很熟，或者整天在這裏過了。這酒館臟而且霉，甚至于連二等都不算。

『我去看你，找你，』拉思科里涅珂夫開言道，『但是我不知道什麼使我剛才從乾草市場轉到X大街來。我從沒有向這轉彎過。我從乾草市場向右轉。這並不是往你那里去的路。我只是一轉，原來你在這裏。這真奇怪！』

『你爲什麼不立刻說「這是一個奇蹟」呢？』

『因爲這或者不過是機會罷了。』

『哦，你們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道，『即使你們真內心裏相信牠是一個奇蹟，你們也不承認！現在你說這或者不過是機會罷了。這裏他們關于具有自己的主見，都是什麼樣的懦夫呵，你想不到的，羅提宏羅馬諾維

文。我並不是指你，你有你自己的主見，而且並不怕有。就是這樣你引起我的好奇心了。」

『沒有別的麼？』

『唔，那够了，你知道。』司維特里喀羅夫顯然有興致了，但是只微微這樣，他喝的並不過半玻璃杯酒。

『我猜想在你未來看我之前，你還不知道我能够具有你所謂自己的主見哩，』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哦，唔，那是一件不同的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主意。關於奇蹟的事，讓我告訴你吧，我想你前兩三天都酣睡過去了。我自己告訴你這個酒館的，你照直到這里來，並沒有什麼奇蹟。我自己解釋這路如何走，告訴你在那里，和你在什麼時候能在這里找到我。你記得麼？』

『我並不記得，』拉思科里涅珂夫驚奇地答道。

「我相信你。我告訴你兩次了。這地址機械地印在你的記憶上。你機械地向這面轉，仍然準確地依照這方向走，雖說這你並不覺得。我那時告訴你的時候，我幾乎就沒有希望你明白我。你太把自己洩露了，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了，在彼得堡有許許多多人，他們在走路的時候，自言自語。這是一座瘋人的城。但願我們有專門的人，醫生，律師和哲學家可以在彼得堡就各人自己所好作最有價值的調查。很少有些地方像彼得堡，在人的靈魂上，有這麼許多悽慘的，有力的，怪影響。寡是氣候的影響就那麼大了。而且這是全俄羅斯行政的中心點，牠的性質一定要反映全國。但是現在這是沒有關係的。要點乃是我幾次注意了。你走出住宅去——昂着頭——離家二十步遠便把頭低垂下來了，兩手在背後扣着。你看，然而你顯然前後左右什麼東西都沒有看見。最後你開始動你的嘴唇，自言自語，有時你揮手高談，終于站在大路當中不動。完全不是那回事。有人或者在你旁邊注意你哩，那將于你沒有什麼好處

的。實在與我並沒有什麼關係，而且我並不能醫治你，但是，自然，你明白我。」

「你知道我有人跟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問道，考究地看着他。

「不，這事我一點也不知道，」司維特里喀羅夫彷彿喫驚地說道。

「唔，那麼，不要管我吧，」拉思科里涅珂夫皺眉喃喃道。

「好極了，不要管你吧。」

「若果你是到這里來喝酒的，你不如告訴我吧，而且你指點我兩次到這里來見你，剛才我從大街上看着窗戶的時候，你爲什麼隱藏而且設法走開呢？我看見

了。」

「Ho! Ho!！你閉着眼睛在沙發上躺着，假裝睡熟了，雖說當我在門口站着的時候，你是大醒着，這是爲什麼呢？我看見了。」

「我可以有……理由的。那你自己知道。」

「我也可以有我的理由的，不過你不知道罷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右臂肘節放在棹上，用右手的手指托着他的下頰，注意地瞅着司維特里喀羅夫。他有整整一分鐘考究着他的臉孔，那在以前便印入他的心中了。這是一個奇異的臉孔，像一副假面具樣；又白又紅，鮮明的紅唇，淡黃的鬚鬚，和更厚的淡黃的頭髮。他的眼睛不知怎的太藍了，那表情不知怎的太沈鬱，太固完了。在那副漂亮的臉上有種令人不快得要命的神氣，那臉孔按他年紀看來是年輕得驚人。司維特里喀羅夫穿着漂亮的夏服，襯衣特別雅緻。他戴着一個大戒指，上面鑲着一顆貴重的寶石。

『我現在又必須和你麻煩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說道，他帶着神經質的著急，照直說到要點來。『即使若果你願損害我的話，或者你是最危險的人，我也不想再擾亂自己了。我立刻就向你表明，我並不是如同你所或者想的那麼重視自己。我來立刻告訴你，若果你關於我的妹妹堅持着你先前的主意，若果你想從你近來所發現的事情上在那方面取得任何益處，我要在你沒有把我鎖起來以前便把

你殺了。你可以信賴我的話。你知道我能踐言的。第二層，若果你想告訴我什麼話——因為我始終老是猜想你有什麼話要告訴我——趕快說吧，因為時間是貴實的，而且大概不久便太遲了。」

「爲什麼這樣急呢？」司維特里喀羅夫問道，好奇地看着他。

「人人都有他的主意，」拉思科里涅珂夫仰鬱地著急地答道。

「你自己剛才力促我坦白，然而頭一句問話你便不肯答。」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一副笑容說道。「你老是猜想我有着自己的目的，因此你帶着疑心看着我。自然，處在你的地位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不過我歡喜和你作朋友，我將不麻煩自己，使你相信了相反的事情。這把戲並值不上燦爛，我並不打算告訴你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麼你要我幹什麼呢？那是你來到我的周圍徘徊。」

怎麼，只是當作一個有趣的觀察對象而已。我歡喜你的情形的奇怪性質……

就是這麼一回事。並且，你是我所大大發生興趣的人的哥哥，我從那人口中在過去聽了許多關於你的事，我從那推知你在她身上有着大大的影響；這還不够麼？

哈——哈——哈——！ 仍然我一定要承認，你的問語是頗混雜的，而且使我難以回答。現在，比方說，你並非僅僅爲着一個固定的目的叫我這來，乃是爲着要聽什麼新的事情的緣故。不是這樣麼？不是這樣麼？」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一副詭譎的笑容堅持道。「唔，你不能猜想我在往這里來的路上，在火車裏，也是想着你，想着你告訴我什麼新的事情，並且想着利用你！你看我們是什麼樣的富人呵！」

『你能利用什麼呢？』

『我如何能告訴你呢？我怎麼知道呢？你看我在什麼樣的一個酒館裏把我所有的時間都耗費了，這便是我的娛樂，這就是說，這並不是大的娛樂，但是人必須在什麼地方坐着；現在那個可憐的加提亞——你看見她麼？……但願我現在是——』

個饕餮客，一個俱樂部裏的大喫家，但是你看我能以喫這東西的。」

他指着房拐的小棹子，那兒有看來可怕的牛肉片和馬鈴薯的殘餘放在錫盤上。

「順便問一下，你喫過了麼？我用了點東西，不再要什麼了。比方說，我一點也不喝酒。除了香檳而外，我從沒有嘗過任何東西，而且那一整晚上也不過一杯，就是那就足使我頭痛了。我剛才叫他，是要使自己興奮起來，因為我就要到什麼地方去，你看我是處在一種特別的心境中。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剛才像一個學童樣，把自己隱藏起來，因為我怕你妨礙我。但是我想，」他把錶扯出來，「我能以和你化一個鐘頭。現在是四點半。但願我是個什麼，是一個地主，一個神父，一個馬隊軍官，一個照像家，一個新聞記者……我什麼都不是，沒有專業，有時我確實煩惱了。我實在以為你要告訴我什麼新的事情哩。」

「但是你是什麼人？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我是什麼人？你知道，上流人，我在馬隊裏服務過兩年，于是我在彼堡得

這里閒蕩，于是我娶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鄉下居住。這就是我的傳記！」

「你是一個賭博人吧，我想？」

「不，一種壞賭博人——賭假牌的——並不是賭博人。」

「那麼你作過賭假牌的了？」

「是的，我也作過賭假牌的。」

「你有時挨打麼？」

「那事發生過。怎麼？」

「怎麼，你可以向他們挑戰……那一定痛快。」

「我不反駁你，並且，我並不長于哲學。我自認我趕緊到這里來是爲着女人的緣故。」

「在你剛把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葬了以後麼？」

「正是如此，」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動人心目的誠實微笑着。「這有什麼？」

你彷彿對於我這樣說女人看出有什麼不對麼？」

「你問我在缺德上看沒看出什麼不對麼？」

「缺德！ 哦，這就是你所追求的！ 但是我要按次序回答你，首先關於一般的女人；你知道我是愛談話的。 告訴我，我要克制自己幹什麼？ 我為什麼要把女人拋棄呢，既然我對於她們有熱情？ 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事業。」

「原來你在這裏除了缺德什麼都不希望麼？」

「哦，唔，那麼就是缺德。 你堅持那是缺德。 但是無論如何，我歡喜一個直接的問話。 在這種缺德裏，至少有種永久的東西，實在是建在天性上的，並不是靠着幻想，這是一種存在于血液中的東西，像一種不滅的燃屑，永遠燃燒着人，而且或者並不迅速滅熄，甚且燒到多年。 你將承認這是事業的一種。」

「那並不是可喜的事情，那是一種病，而且是一種危險的病哩。」

「哦，那就是你所想的吧！ 我承認，那是一種病，像超過常度的一切事情樣。」

自然，在那種事上，人一定要超過常度的。但是，第一層，人人都有些像那樣，第二層，自然，人應當節制謹慎，（不論這是如何下賤）但是我怎麼辦呢？我若果不是那樣，我可以自戕的。我情願承認，一個適宜的人應當忍受煩惱，然而……」

『你能自戕麼？』

『哦，得！』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厭惡地擋開道。『請你莫要說那話，』他連忙續說道，一點也不帶着他在先前所有談話中所顯出來的那誇大的派頭。他的臉色十分變了。『我承認，那是一個不可原諒的弱點，但是我不能自禁：我怕死，而且我不喜歡談他。你知道我有幾分是一個神秘派麼？』

『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鬼魅！她們還繼續會你麼？』

『哦，莫要談她們；在彼得堡便不再有了，滾她們的吧！』他帶一種激怒的神氣喊道。『讓我們勿寧來談這事吧……不過……哼！我沒有許多時間，不能長

久和你留在一塊，可惜！我本要找出許多話告訴你。」

『你有什麼約會，女人麼？』

『是的，女人，一件臨時發生的事……不，這並不是我所要談的。』

『你所有的環境之討厭，醜陋，那不影響你麼？你失去了約束自己的力量麼？』

『你也假裝有力氣麼？』 *He-fell-o!* 你剛才使我驚奇，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雖說我預先知道，是要這樣的。你欠缺德和美學來向我說教呀！你——一個釋
烈，你——一個理想家！自然，這一切都是應當這樣的，若不是這樣，那才使
人驚奇哩，然而事實上這是奇怪的……唉，多麼可惜，我沒有功夫了，因為你是
最有趣的一派人！順便問一下，你愛慕釋烈麼？我愛慕他極了。」

『但是你是什麼樣的一個誇張的人呵。』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些厭惡地說
道。

『的確，我並不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答道。『不過，我並不辯駁，讓我作一個誇張的人吧，爲什麼不誇張呢，若果那並不傷害任何人的話？我在鄉下和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一塊過了七年，因此現在我遇見一個像你這樣的一個見多識廣的人——見多識廣而且極有趣味——我簡直高興談話，並且，我喝了那杯香檳酒，酒力有點到頭上來了。並且，有某一件事情使我興奮極了，但是關於那事我……要保持沉默。你往那里去？』他驚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始站起來了。他對於到這里來，覺得憂鬱，氣悶，而且不安。他覺得相信了司維特里喀羅夫是地面上最卑鄙的流氓。

『噯！噯！坐下，停一會！』司維特里喀羅夫請求道。『讓他們給你拿點茶來，無論如何。停一會，我不說謊話了，我的意思是說，關於我自己。我將告訴你一件事情。若是你歡喜，我將告訴你一個女人如何設法「救」我（你要稱之爲「救」的）？實在，那就是對於你第一句問話的一個回答：因爲那女人乃

是你的妹妹。我可以告訴你麼？這就幫助耗費時光了。」

『告訴我，但是我相信，你……』

『哦，莫要不安。並且，即是在像我這樣的一個無價值的下賤的傢伙心中，亞字陀沙羅馬諾夫那僅僅能激起最深沉的尊敬。』

第四章

『你或者知道——是的，我自己告訴你了，』司維特里喀羅夫開言道，『說我在這裏的債戶牢獄中，爲着一筆鉅款，而且沒有一點希望能償還。無須乎詳說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如何把我買出來的細事了；你知道一個女人有時能愛到什麼樣的瘋狂之點麼？她是一個誠實的女人，非常懂事，雖說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你相信麼？這個誠實的忌妬的女人，經過許多場氣惱症和責罵之後，竟下駕和我訂了一種合同，這她在我們婚後生活中自始至終保持着。她比我大的多，並且，她嘴裏總是噙着一朵丁香芽或什麼東西。在我的靈魂裏面有那麼多的粗鄙氣，還有一種誠實氣，以致我竟直接告訴她，說我不能絕對地對她誠實。這番告白使她發瘋，但

是仍然她彷彿有些喜歡我的殘酷的坦率。她以為這顯出來我不願欺哄她，若果我這樣預先警告她，在一個忌妬的女人，你知道，那是第一個斟酌。經過許多流派之後，在我們之間訂立了一個口頭的合同：第一，我絕不離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永遠作她的丈夫；第二，沒有她的應允我絕不離去；第三，我絕不重訂一個永遠的情人；第四，爲着補償這點，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讓我和女僕們自由行動，但是只讓她秘密知曉；第五，上帝禁止我鍾情于我們階級的一個女人；第六，設若我——上帝禁止這事——遇有大大的嚴重的熱情，我必須把牠露示給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不過，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對於這最後的原因十分放心。她是一個懂事的女人，因此她難免看我爲一個淫佚的酒色之徒，够不上真正愛情的。但是一個懂事的女人和一個忌妬的女人是兩件很不同的事情，麻煩就從這里來的。但是要公道地批判什麼人，我們必須拋棄些預存的意見和我們對於我們周圍的普通人們的習慣的態度。我有理由寧願信仰你的評判甚于任何人的。或者你已經聽見關於瑪爾法彼得羅夫

那的許多可笑的悖理的事了。她的確有些很可笑的方面，但是我坦白地告訴你，我實在爲那些原因在我的無數的悲苦而懊悔。唔，我想，作爲一個頂溫存的丈夫爲他的頂溫存的妻作的一個合宜的 *Orison Funèbre*（奠辭），這就够多了。當我們吵架的時候，我常不作聲，不激怒她，這種上流人派的行爲很少達不到目的，這影響她，使她歡喜，實在。有時候她確實以我爲驕傲。但是你的妹妹無論如何她受不了。不過，她終于冒險領那樣一個美貌的人到她的家裏來當女管事。我的解釋是這樣：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是一個熱誠的易動感情的女人，她自己簡直鍾情——真正地鍾情——于你的妹妹。唔，沒有什麼驚奇的——看亞孚陀沙羅馬諾夫！我頭一眼便看出危險了，你作什麼感想，我決定甚至于連看都不看她。但是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自己遮了頭一步，你相信麼；你也相信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爲着我對于你妹妹的固執的沉默，爲着我漫不經心地接受她對于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不斷的崇拜的頌揚，她起初確實和我生氣了。我不知道她需要的是什麼？

唔，自然，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把關於我的一切細事都告訴亞孚陀沙羅馬諾夫了。

她有一個不幸的習慣，把所有我們家庭的秘密都實在地告訴每各人，不斷抱怨我；他如何能不信賴那樣的一個令人喜悅的新朋友呢？我料想她除了我別的什麼也不

談，無疑地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聽見了那一切流行的關於我的曖昧的祕密的謠言了

……我不願賭東道，說你也已經聽說了這類的什麼事。」

『我聽說了。盧辛加你以害死了一個小孩的罪名。那是真的麼？』

『莫要提到那些下流的謠言，我請求你，』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憎惡與煩惱說

道。『若果你堅持要知道那一切的傻事，我那一天將告訴你，但是現在……』

『我還聽說你鄉下的什麼從僕，你待他不好。』

『我求你放下這個題目，』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顯然的急性，又打斷他的話。

『這是那個死後到你那去給你裝煙管的從僕麼？……這是你自己告訴我的，』

拉恩科里涅珂夫覺得越發越發起勁了。

司維特里喀羅夫注意地看着他，拉思科里遑珂夫猜想他在那種神氣中頗會出來一陣毒意的嘲弄。但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克制自己，很客氣地答話。

『是的，就是他。我看你也極端發生興趣，而且我覺得在有第一個機會時，滿足你的好奇心，乃是我的責任。一定這樣！我知道我實在可以被有些人認為浪漫的人物。試想我對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一定要如何感激呵，因為她向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重述關於我的那樣的神秘的有趣的閒言。我不敢猜想那給她一個什麼印像，但是無論如何那發生于我有利的效力。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雖有種種自然而然的嫌疑，雖有我的不變地陰沉和抗拒的態度——她終于覺得憐惜我，憐惜一個絕望的靈魂。而且若果一個女子的心一動憐惜，那是比任何東西都危險的。她不得不想要「救他」，使他明白，把他舉起來，引他向更高尚的目的，使他恢復一種新生活並且有用——我們都知道這樣的夢能作到好遠。我立刻便看出這鳥兒飛往她自己的籠裏來了。我也準備了。我想你在皺眉吧，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無須乎。

你知道，那結果完全是烟消雲散。（滾他的，我喝了好多！）你知道麼，我從一起頭就常惋惜，你妹妹沒有命運生在二三世紀，爲小亞細亞的一個御宇的君王或什麼總都的女兒。她無疑地要作了那些受殉教之苦的人中的一位，當他們用火熱的鉗子烙她的胸膛的時候，她要微笑的。她自己要去的。要在四五世紀，她要走開到埃及的沙漠裏去，要在那里住三十年，靠着草根，消魂與異象生活。她簡直是渴望爲什麼人受苦，若果她得不到苦難的話，她要投窗自盡的。我聽見了一些關於一個拉如密亨君的話——他據說是一個懂事的傢伙，他的姓就暗示出來了，實在。他大概是一個研究神學的大學生。唔，他最好照料你的妹妹！我相信我明白你的妹妹，而且我以此自傲。但是在人初結識的時候，人易于更粗心而且愚蠢。人看不清楚。可惡，她爲什麼那麼漂亮呢？那並不是我的錯。事實上，那起始在我這邊是一種最不可抵抗的肉體上的慾望。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真節得要命，不能相信而且希奇。注意，我把關於你妹妹的這話當作一件事實告訴你。

不問她的廣大的見識，她幾乎是病態地貞節，而且那將妨礙她。那時樞巧家裏有一個女子巴拉霞，她是一個青眼睛的村女，我先前從來沒有見過——她剛從別一個村子來——非常漂亮，但是愚蠢得不能相信：她流淚，啼哭起來，好使到處都能以聽見，而且發生了謠言。一天喫了午飯之後，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跟着我到花園裏的一條蔭道上去，她帶着發光的眼睛堅持我不要管那可憐的巴拉霞。這差不多是我們單獨地第一次談話。自然，我是極高興遵從她的願望，努力顯出失措了，迷惑了，事實上我這角裝的並不壞。於是晤會，神秘的談話，勸告，懇求，祈禱，甚至于眼淚都來了——你相信麼，甚至于流淚？試想傳道的熱情竟使有些女子到什麼一種地步！自然，我把這一切都放在我的命運上，假裝對於光明感着飢渴，最後我用了征服女性的心的最有力量武器——一件從未使人失敗的武器。這是著名的方法——奉承。世上沒有比說真話更難的事，也沒有比奉承更容易的事。說真話時，若果有百分之一的不諧的音，那便發生不和諧的結果，而且那就

生出麻煩了。在奉承時，若果直到最後的音，一切都是不諧的，那正是一樣地好聽，聽着並不是不帶着滿意。那可以是一種粗鄙的滿意，但仍然是一種滿意。不論那奉承如何粗鄙，至少一半一定彷彿是真的。這于各種程度的人和社會上的各階級都是不錯的。一個貞節的處女可以被奉承誘惑的。我想起我有一次如何誘惑了一個熱心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主義的太太來，絕不能不大笑。什麼樣的——一個趣事，麻煩何等少呵！而且那位太太實在是有主義的，有她自己的主義，無論如何。我所有的戰略都在于使自己簡直匍匐在她的純潔之前而且完全化歸烏有了。我厚臉地奉承她，當我剛能握一握手，甚至于得到她的一瞥的時候，我便要責備自己強迫急抓了，而且便要聲言她拒絕了，所以我若不是那麼無規矩，我絕不能獲得什麼的。我力說她是那麼天真爛漫，以致她不能預先看出我的狡詐，不知不覺地，不防備地隨我了。事實上，我勝利了，同時我的情婦仍舊堅決地相信她是天真的，貞節的，而且對於她所有的本分與義務是忠實的，然而她十分意外地屈

伏了。當我最後向她說明，我的真誠的信心是以爲她是和我一樣地切望的時候，她是何等地和我生氣呵。可憐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奉承這方面不行極了，若果我只要願意的話，我可以在她活時把她所有財產交給我的。（我現在喝了許多酒，談話太多了。）我希望你不生氣，若果我現在提到我開始在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身上發生同樣的效力。但是我蠢笨而且性急，把事情完全弄壞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有幾次——特別有一次——大大不高興我的眼睛的表情，你相信麼？那其中有時有一種光，使她驚嚇，這光變得越發強，越發不留神，直到使她憎恨的時候爲止。無須乎詳說細事了，但是我們分開了。這時我又作得笨了。我極力以頂粗鄙的方法嘲弄所有要感化我的那般的傳道與努力；巴拉霞又出場了，而且並不是她一人；事實上是發生了一場可怕的騷動。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但願你能看見你妹妹的眼有時能如何地發閃光呵！莫要管我這時候醉了，喝了一滿杯酒。我是說真話。我向你老實說，那一瞥便纏繞我的夢了；最後就是她的衣服

的粹聲我都受不了。我實在開始以為我可以變癲癲的。我絕不能相信我能被感動到那樣的一種瘋狂地步。實在，至要的是要解決，但是在那時是不可能的。試想我那時作了什麼事！瘋狂能使一個人到什麼一種最愚蠢的地步呵！在瘋狂中絕莫着手任何事情，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細想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究竟是一個乞丐，（噯，原諒我，並不是那話……但是若果那話把意思表明了，這有什麼關係呢？）她靠着作事生活，她有你的母親和你要供養（噯，這話可惡，你又皺眉了），我便決心把我所有的錢——那時我有三萬盧布能以換成現款——奉獻給她，若果她願和我跑到彼得堡這里來的話。自然，我要起誓奉獻永久的愛情，歡樂等等的。你知道那時我對她那麼狂熱，若果她告訴我把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毒死，或把她殺掉，來和她自己結婚，我立刻便辦了！但是終于得了那不幸的結局，那已經知道了。你可以想像，當我聽說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抓住那個流氓派的律師盧辛，幾乎使他們成為配偶的時候，我是何等狂怒呵——那實在和我求婚正是一樣。

的事情。不是麼！不是麼？我看出你開始非常注意了……你個有趣的青年人呵。……』

司維特里喀羅夫著急地以拳擊槌子。他臉紅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明白地看出他幾乎不知不覺吮下去的那一杯或那一杯半的香檳酒在他身上發生影響了——他決心利用這個機會。他覺得對於司維特里喀羅夫非常疑心。

『唔，從你所說過的話看來，我完全相信了，你到彼得堡來是要打我妹妹的主意，』他爲着更進一步激怒司維特里喀羅夫，便直接向他說道。

『哦，瞎話，』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道，彷彿使自己振作精神了。『怎麼，我告訴你……並且，你的妹妹不能寬容我。』

『是的，我確知道她不能的，但是那並不是要點。』

『你這麼相信她不能麼？』司維特里喀羅夫撮起眼睛，嘲弄地微笑着。『你對的，她並不愛我，但是你絕不能確知丈夫與妻或情郎與情婦之間所經過的事情的。』

總是有小小的一角對於世人仍舊是一個秘密，只有那兩個人知道。你將保證亞拿陀沙羅馬諾夫那是帶着嫌忌地看我麼？」

「從你所吐出的有些話中，我看出你對於都麗亞還打着主意——自然是壞主意——而且想立刻實行哩。」

「什麼，我吐出那樣的話了麼？」司維特里喀羅夫在老實的驚惶中問道，絲毫沒有注意那說出他的主意的話。

「怎麼，就是現在你還吐着那話哩。你爲什麼這樣發驚呢？你現在這樣害怕什麼？」

「我——害怕麼？害怕你麼？你勿寧害怕我吧，cher ami（好友）。」

但是說什麼瞎話呵。……不過我喝的太多了，這我知道。我幾乎又說得太多了。可惡這酒！喂！這里，水呀！」

他急抓起香檳酒瓶，不客氣地把他扔出窗外。菲力卜拿水來了。

『那全是瞎話！』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道，濕一把手巾，放在頭上。『但是我
能用一句話回答你，消除你所有的疑心。你知道我要結婚了。』

『你先前告訴我這話了。』

『我告訴了麼？我忘記了。但是我不能確定地告訴你這話的，因為我甚且
還沒有看見過我的訂婚人；我只是想要那樣。但是現在我真有一個訂婚人了，
而且這是一件固定的事，若果不是我事務不能放下，我要立刻領你看，因為我
歡喜詢問你的意見。噯，可惡，只剩十分鐘了！瞧，看這錶。但是我一定要告
訴你，我的婚姻在牠本身那方面却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你往那里去？又走麼？』

『不，我現在不走開。』

『簡直不走開麼？我們看吧。我將領你到那里去，我將把我的訂婚人領給
你看，不過並不是現在。因為你不久一定要離去的。你一定要往右邊去，我要往
左邊去。你知道那位烏丹列思麗赫——我現在同住的那個女人麼，嗎？我知道，』

你在想什麼，她就是那個在冬天投水自盡的女子的媽。得，你聽着麼？她替我安排這一切事情。你厭煩了，她說，你需要什麼事物來耗費你的時光。你知道，因為我是一個抑鬱的，愁悶的人。你以為我快活麼？不，我是抑鬱的。我並不爲害，只是在一個蔽處一氣坐三天，一言不發。那個列思麗赫乃是一個詭譎的賤婆娘，我告訴你。我知道她心裏想着什麼；她想我將弄厭了，拋棄我的妻，離去了，她便抓住她，利用她——自然是在我們的階級裏，或者在更上的階級裏。她告訴我，說父親是一個衰老的退職的官吏，腿癱瘓了，三年來都在一張椅子上坐着。她說母親是一個懂事的女人。有一個兒子在外省作事，但是他並不幫助家裏；有一個女兒，已經結婚了，但是她並不來看他們。他們有兩個小姪兒，歸他們照顧，好像他們自己的孩子不似的，他們不讓最年輕的女兒上學校了，她是一個再過一個月便十六歲了的女子，因此到那時她也能以結婚了。她就是給我的。我們到那里去。這是何等地可笑呵！我出面了——一個地主，一個鰥夫，有着

人所素知的姓名，有親朋，有財產。即使我五十歲，她還沒有十六歲，又何妨呢？誰想那回事？但是這迷人呀，是不是？這是迷人呀，哈！哈！你當看見我是如何走向爸爸媽媽那里去呵。在那時看見我，那是值得的。她進來了，屈膝爲禮，你可以猜想，還穿着短短的外套——一朵含苞未放的花！臉紅得像落日樣——她已經聽說了，無疑地。我不知道你對於女性的臉如何感覺，但是在我看來，這十六歲，這禪氣的眼，害羞之怯懦與眼淚，比美還好，而且她還是一幅完美的小小的畫圖。美麗的頭髮成小小的鬚子，像羊身上的樣，圓滿的小小的櫻唇，小小的腳，一個迷人心魂的人！……唔，我們作朋友了。我告訴他們，因爲家庭瑣事，我是急忙着，于是次日，就是前天，我們便訂婚了。當我此刻走時，我立刻把她抱在我的膝上，使她坐着……唔，她臉紅得像落日樣，我時時吻她。她的媽媽自然使她牢記着，這是她的丈夫，這是一定要這樣的。這簡直使人樂極了！現在的訂婚的情形或者比結婚還好。現在你有了那所謂 *la nature et la*

Miss (天性與真)，哈！哈！我和她談了兩次，她遠不是一個傻瓜哩。有時她偷偷看我一眼，確實把我燃燒了。她的臉像拉飛爾的瑪利亞像。你知道殺克（斯圖瑪利亞）的臉上有種奇怪的神氣——那含着悲戚的宗教的消魂之臉。那你注意了麼？唔，她是有些和那相合。在我們訂婚的第二天，我買禮物送她，價值一千五百盧布——一副金鑲鑽，一串珍珠，一個銀梳妝盒子，有這麼大，裏面有各種東西，因此甚至于我的瑪利亞的臉都發紅了。我昨天放她坐在我的腿上，我想是有些太不客氣——她臉色飛紅，眼淚流出了，但是她不想顯露出來。我們孤單的留在那里，她忽然撲在我的頸上，（這是她第一次自願的，）用她的小小的膀臂撲着我，吻我，起誓說她願作一個服從的，忠實的，好妻子，願使我幸福，願供獻她的一生，她一生中的每一分鐘，願犧牲一切，一切，說她所要求的答是我的尊敬，說她「什麼東西，什麼東西都不再要我的，不要禮物。」你要承認，聽着這樣的一種自白，獨自一人，聽一個十六歲的天使，穿着棉紗外套，有着小小的鬚髮，頰上帶着

處女含羞的紅暈，眼中噙着狂熱的眼淚，是有些迷人心魂呵！這不迷人心魂麼？這是值得付以代價的，不是麼？唔……聽着，我們將去看我的訂婚人，不過並不是就在此刻！」

「事實是這種年齡與發育之巨大區別激起你的性慾了！你真要作這樣的一種結婚麼？」

「怎麼，自然囉。人人都想着自己，那最知道如何欺騙自己的人，過的最快活。哈——哈！但是你爲什麼對於德性如此熱心呢？可憐我吧，好朋友，我是一個有罪的人。哈——哈——哈！」

「但是你供給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孩子們。不過……不過你有你自己的緣由。……我現在這一切都明白了。」

「我總是喜愛小孩子，非常喜愛，」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道。「我能以告訴你一個希奇的例子。我到這里頭一天，便去看各種常到的地方，經過七年之後，

我簡直向之奔去了。你大概注意了，我並不急于和老朋友們重新結交。我將極力地長久避免他們。你知道麼，我在鄉下和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一塊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這些地方，任何知道路的人在這里都能發見許多事物。是的，的確這樣！粗人有麥酒，受教育的青年人，被撥斥于活動之外，消耗自己于不可能的夢想與幻象之中，而且爲學說弄跛脚了；猶太人發達起來，聚積着錢，所有其餘的人都耽溺于淫佚。從頭一點鐘起，這城市便發出牠那家常的氣味。我碰巧在一個怕人的常到的地方——我觀喜我常到的地方污穢——這是一種所謂跳舞，有在我生平所絕沒有見過的一種 cancan（凱凱舞）。是的，進化就在這里。忽然之間我看見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子，穿的漂亮，和那一行的一個專家跳舞，和另一個人 *à vis-à-vis*（面對面）。她的母親在牆旁一張椅子上坐着。你猜想不到那是什麼樣一種 cancan。（凱凱舞）呵！那女子害羞了，臉紅了，最後覺得受侮辱了，開始哭起來。她的對手抓住她，開始使她旋轉，在她面前扮演；人人都大笑——我像觀衆

「一樣——即是 carcan（凱凱舞）的觀衆——他們都大笑而且曠叫。」——懲罰的對——懲罰的對——不應當帶小孩子來！」——唔，這消愁的回憶是否合乎邏輯，並不是我的事。我立到定下我的計畫，在那位母親的身邊坐下，開始說我也是一個生人，說這里的人都是受了不好的教養的人，說他們不能辨別正人，禮遇她們；使她明白我有許多的錢，提議用我的馬車把她們送回家。我把她們送回家，知道她們了。她們寓居在一個可憐的小屋裏，剛從鄉下來到。她告訴我，說她和她的女兒只能把和我結識認爲一種榮幸。我探查出她們自己什麼東西都沒有，而是爲着什麼法律上的事項到城裏來的。我奉獻我的服務與金錢。我得知她們誤赴跳舞廳去了，以爲那是純正的跳舞界。我提議在法文與跳舞上幫助這少女的教育。我的提議被她們當作一種榮幸，帶着狂熱地答應了——而且我們現在還很好。……若是你歡喜，我們就去看她們，不過並不是就在此刻！」

「住嘴吧！聽够了你的卑鄙醜惡的逸事，缺德的，卑鄙的，淫佚的人！」

『釋烈，你是一個徹底的釋烈！O la vertu va-t-elle se nicher（道德那里去了）？但是你知道我故意告訴你這些事情，因為高興聽你的喊叫！』

『我敢說。我能够看見我自己是可笑』拉思科里涅珂夫生氣地喃喃道。

司維特里喀羅夫誠心地大笑；最後他叫菲力卜，付了賬，站起來。

『我說，但是我喝醉了，assez causé（談够了），』他說道。『這是一場快樂！』

『我頗以為這一定是一場快樂哩！』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站起來。『無疑地在一個精疲力竭的酒色之徒，敘述這樣偶遇的事，心中懷着奇怪的同樣計畫——特別是在這樣情形之下，而且是對着像我這樣的一個人，這是一場快樂。……這是提神的！』

『唔，若果你是那意思，』司維特里喀羅夫答道，帶着些驚異詳細觀察拉思科里涅珂夫，『若果你是那意思，你自己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冷嘲的人。你足可以

使你這樣，無論如何。你能以明白許多……而且你也能以作許多。但是够了。我真誠地惋惜不能和你多談，但是我將把你放在我的眼中的……只是稍等一下。』

司維特里喀羅夫走出酒館去。拉思科里涅珂夫跟着他走出去。不過司維特

里喀羅夫並不很醉，酒影響了他一會，但是一分鐘一分鐘消去了。他心中早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而且皺眉。他預料着什麼事情顯然是興奮了而且不安。在這幾分鐘，他對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態度改變了，他一時一刻越無禮，越譏諷。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到這一切，他也不安。他變得非常疑心司維特里喀羅夫，便決定去跟着他。

他們出來到鋪道上。

『你往右邊去，我往左邊去，或者若是你歡喜，你就往左邊去，我往右邊去。』

不過 adieu, non plaisir (別了，朋友)，但願我們再見。』

他往右邊向乾草市場走去。

第五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跟在他後面走。

『這是什麼一回事？』司維特里喀羅夫轉身喊道，『彷彿我說……』

『這意思就是，我現在將把你放在眼中的。』

『什麼？』

兩人都站着不動，彼此注視着，好像量力似的。

『從你所有半醉的話看來，』拉思科里涅珂夫嚴厲地說道，『我深信你並沒有放棄你在我妹妹身上所打的主意，而且更加活動地從事進行。我得知我的妹妹今天早晨接到一封信。你自始至終差不多都坐不穩。……你可以在進行中找出一個』

妻子來，但是那並不算什麼。我自己歡喜弄確實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自己幾乎都不能說他有什麼事，以及他想要把什麼事情弄確實了。

『一定地！我要叫巡警！』

『叫去吧！』

他們又面對面站了一分鐘。最後司維特里喀羅夫的臉色改變了。他自己相

信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對於他的恫嚇並不驚懼，便裝出一種喜形于色的和露的神氣。

『什麼樣的一個傢伙！我故意戒提你的事，雖說我被好奇心吞掉了。那是

一件怪事。我把那放在一邊，直到另一個時候為止，但是你是可以把死人激起來了。……唔，我們走吧，不過我預先警告你，我只回家看一會，去弄點錢，然後我將把房子鎖住，駕一輛馬車，往島上去度過這晚上。現在，現在你要跟着我走麼？』

『我到你的寓所去，並不是看你，乃是看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去說我抱歉沒有赴喪禮。』

『那是隨你便，但是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並不在家。她領着那三個孩子到一個顯貴的老太太那里去，她是幾個孤兒院的女恩人，我幾年以前就很認識她。我貯存一筆款子給這位老太太，以供給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的三個孩子的費用，並且又捐款給那機關，這樣便把她迷住了。我又把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故事詳細地講給她聽，什麼也不隱瞞。這在她的身上發生了難以形容的影響。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今天被召到這位太太暫時所住的X醫院去。』

『沒有關係，我還是要去。』

『隨你便，這于我並沒有什麼，但是我不和你一陣去；現在我們熟了。順便說一下，我相信了，你帶着疑心地看我，就是因為我顯出那樣的客氣，並沒有用閒話麻煩你。……你明白麼？這使你驚為特別；我敢賭東道是這回事。唔，這

教訓人顯客氣了！」

「而且教訓人在門旁聽話哩！」

「噯，就是這回事，是不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道。「是的，經過那發生的一切事之後，你若果置之不問，我會喫驚哩。哈——哈！雖說我明白一點你所要作的那些惡劇，而且你把那告訴索非亞綏苗諾夫那，那是什麼意思呢？或者我是十分落在時代後面來了，不能明白。行好吧，說明一下，好伙儕。解釋解釋最近的學說！」

「你什麼話也聽不見的。那一切都是你捏造的？」

「但是我並不是說那回事（雖說我確是聽見些話）。不，我是說你現在老是嘆息呻吟的樣子。你內裏面的釋烈時時刻刻在反抗，現在你告訴我莫要在門旁聽話。若果你是那樣覺得，去報告警察吧，說你有了這種不幸：你在你的學說上鑄了一個小錯。但是若果你相信人必須莫在門旁聽話，但是人可以高興暗殺老女人

們的，你最好是離開到亞美利加去，而且趕快。跑呀，青年人！還可以有時問的。我真誠地說。你沒有錢麼？我給你路費。」

『我一點也不是想着那件事，』拉思科里涅珂夫討厭地打斷他的話道。

『我明白（但是莫要使你自已昏亂了，莫要討論他，若果你不想的話）。我明白你所憂愁的問題——道德的問題，是不是？公民與人的責任麼？把牠們放在一邊吧。牠們現在對於你並不算什麼了，哈——哈！你將說，你還是一個人和一個公民。若是這樣，你便不應當弄進這個圈裏來。從事一件不適合于你的工作，是沒有益處的。唔，你最好自戕吧，不然是你不想自戕麼？』

『你彷彿設法使我發怒，使我離開你。』

『什麼樣的一個怪傢伙！但是我們到這里了。請上樓梯。你看，那就是往索尼亞綏苗諾夫那那里去的路。看，沒有人在家。你不相信我麼？問加泊勞毛夫。她把鑰匙留給他。這里就是馬丹加泊勞毛夫本人。嘿，什麼？她

有些發覺。她出去了麼？往那里去了？你聽說了麼？她不在房裏，大概直到夜晚很遲才回來哩。唔，到我的房來，你想來看我，不是麼？到了。馬丹列思麗赫並不在家。她是一個永遠忙碌的婦人，我向你担保；她是一個極好的婦人。……若果你稍微懂事些，她可以于你有用的。得，看！我從櫃裏把這張五厘公債票拿出來——看我還弄有好多呵——這張今天要換成現款。我一定不再耗費時間了。櫃鎖了，房子鎖了。現在我們又在樓梯上了。我們坐馬車麼？我要往島上去。你歡喜拉一把麼？我要坐這輛馬車。噯，你不肯麼？你聽倦了麼？來坐車逛一逛！我想天要下雨的。不要緊，我們要把車蓬放下來。……

「司維特里喀羅夫已經上了馬車。拉思科里涅珂夫決定他的疑心至少在這時是不正當的。他一語不答，轉身向乾草市場走回去。他在路上只要回頭，他便可以看見司維特里喀羅夫出去沒走一百步遠，便開掉馬車，順鋪道走着。但是他

轉了灣，什麼也看不見。極端的厭惡拉他離開司維特里喀羅夫。

「試想我一會能求助于那個粗鄙的畜生，那個缺德的耽于肉慾的人和流氓！」
他喊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評判下得太隨便，太匆促了：關於司維特里喀羅夫，有種事情使他發生了一種新奇的，甚且是一種神祕的性質。至于他的妹妹，拉思科里涅珂夫相信司維特里涅珂夫不會讓他平平安安的。但是關於這事往下想了又想，未免太麻煩人，太難受了。

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他還沒有走二十步，便照常陷入于沉思中了。他在橋上站在欄杆旁邊，開始凝視着河水。他的妹妹緊靠近他站着。

他在橋頭遇見了她，但是走過去了，沒有看見她。都麗亞先前從沒有在大街上這樣地遇見他，她驚惶失措了。她站着不動，不知道是叫他還是不叫他。忽然她看見司維特里喀羅夫迅速地從乾草市場那方面來了。

他彷彿小心地來近了。他並不往前到橋上去，而在鋪道上一旁站着，極力避免拉思科里涅珂夫看見他。他觀察了些時都麗亞，向他作手勢。她猜想他作信號請她莫向她哥哥說話，而到他那里去。

都麗亞就是這樣作的。她從她哥哥身旁偷着過去，走到司維特里喀羅夫跟前。

「我們趕快走開吧，」司維特里喀羅夫向她耳語道，「我不要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知道我們相會。我一定要告訴你，我同他在緊靠近的那家酒館裏一塊坐着，他在那里會我，我大費困難才脫掉他。他不知怎的聽說我給你的信了，而且疑心什麼事情。自然，告訴他的人並不是你，但是若果不是你，那麼是誰呢？」

「唔，現在我們已經轉灣了，」都麗亞打斷他的話說道，「我哥哥看不見我們了。我一定要告訴你，我不和你再走遠了。在這裡和我說吧。你可以在大街上把那一切都告訴我的。」

『第一層！我在大街上不能說這件事；第二層，你也要聽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說；第三層，我要給你些文件看。…… 唔，若果你不答應跟我一陣去，我也不肯說明一點，而且立刻走開了。但是我求你不要忘記，你所愛慕的哥哥的一件非常希奇的秘密，完全在我保守着哩。』

都麗亞站着不動，躊躇着，用查究的眼睛看着司維特里喀羅夫。

『你怕什麼呢？』他安靜地說道。『城市並不是鄉下。就是在鄉下，你害我也比我害你利害些。』

『你預備了索菲亞綏苗諾夫那麼？』

『沒有，我一句話也沒有向她說，我不十分確知她此刻在不在家。但是大概她是在家。她今天把她的繼母安葬了：她大概不在這樣的日子去會人的。暫時我不想向任何人說這事，我一半懊悔向你說了。在這樣的一件事上，極微微的不慎便像賣朋友一般地壞。我住在那里，那住宅裏，我們就到了。那便是我們的

門房——他很認識我；你看，他在鞠躬哩；他看見我同一位小姐一陣來了，無疑地他已經注意你的臉孔了，你若果怕我而且疑心，這你要高興的。原諒我說話這樣粗鄙。我自己沒有一套房子，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房間緊接我的——她寓居在緊接着的一套房裏。這全層樓都是分成寓所出租的。你爲什麼嚇得像一個小孩樣？我是如此可怕麼？」

司維維特里喀羅夫的嘴唇撮成一陣慳慳的笑容；但是他並不是懷着微笑的心情的。他的心怔忡着，他差不多不能呼吸。他頗大聲的說話，以遮蓋他的增加着的興奮。但是都麗亞並沒有注意這種特別的興奮，她是那般受了他的話的刺激，以致她怕他像一個小孩子樣，以致他在她看來是那般可怕。

「雖說我知道你並不是一個……可尊敬的人，我絲毫不怕你。領路，」她帶着顯然的寧靜說道，但是她的臉非常失色。

司維維特里喀羅夫停在索尼亞的房前。

『讓我來打聽她在不在家。……她不在。多麼倒霉呵！但是我知道她很快就來的。若果她出去了，那只能是爲着那孤兒孤女們的事，去見一位太太。』

他們的母親死了。……我會干與而且替他們安排。若果索菲亞 綏苗諾夫 在十分鐘內不回來，我將叫她到你那里去，若是你歡喜，就在今天。這是我的房子。這是我的兩個房間。馬丹列思麗赫（我的女房東）住在緊接的那間房裏。得，這樣看。我將指給你看我的主要的證據：這道門從我的臥室通到兩間完全空的屋子，那是出租的。就在這里……你一定要注意地細看這屋子。』

司維特里喀羅夫 佔有兩間很大的有家具的房子。都麗亞 不信心地往四下望，但是看見屋子的家具和情形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然而有種事情要注意，比方說，司維特里喀羅夫 的房子正在兩套幾乎沒有任過人的房子中間。他的房子並不是直接從走廊進去，乃是從女房東的兩間幾乎空着的房間經過。用鎖匙開了從他臥室通出去的門，司維特里喀羅夫 指給都麗亞 看那兩間出租的房子。都麗亞 停在門

口，並不知叫她看什麼，但是司維特里喀羅夫趕緊來說明。

『看這里，在這第二間大房裏。』注意那道門，那鎖了。門旁放一把椅子，這是這兩間房裏的所僅有的椅子。我把牠從我的房裏搬來，好聽得更方便。正在門的那邊便是索菲亞綏苗諾夫的棹子；她坐在那裏和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談話。我坐在這里聽了一連兩晚上，每次有兩個鐘頭——自然我能得知些事情，你以為如何？』

『你聽了麼？』

『是的，我聽了。現在回到我的房來；我們不能在這里坐下。』

他把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領回到他的客房來，給她一張椅子坐。他坐在棹子對面那一邊，至少離她有七呎遠，但是或者他的眼裏有了同樣的光，那曾有一次十分驚嚇了都麗亞。她打戰，又不信心地往四下望。這是一個不由己的舉動，她顯而易見地不願露出她的不安來。但是司維特里特羅夫寓所的幽閉的情形忽然使

她驚覺了。她想問至少他的女房東不在家，但是驕傲使她不問。並且，在她的心中有着另一種憂慮，比他替自己的恐懼大得無比。她是處在大大的苦楚中。

『這里是你的信，』她說道，把信放在棹上。『你所寫的能是真實的麼？你暗示犯罪，你說是我的哥哥犯的。這你暗示得太明顯了；你現在不敢否認的。我一定要告訴你，我在你未寫這信以前，便聽說了這個愚昧的謠言，我連一個字都不相信。這是一個厭人的可笑的猜疑。我知道這個謠言，以及爲什麼，如何捏造出來。你不能有證據的。你應允要證明。說呀！但是讓我警告你吧，我並不相信你！我並不相信你！』

都麗亞說這話，匆忙地講着，一會她的血色湧到臉上來了。

『若果你不相信，你如何能冒險單獨到我的房裏來呢！你爲什麼來呢？只
是由於好奇心麼？』

『莫要磨難我。說呀，說呀！』

『你是一個勇敢的女子，這是不能否認的。的確，我想你要請求拉姆密亨君護送你到這里來。但是他並沒有和你一陣，也並不在任何靠近的地方。我在用心看着哩。這是你精神好，這證明你想保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不受懲罰。但是在你裏面的一切都是神聖的。……關於你的哥哥，我要向你說什麼話呢？你自己剛才看見他了。你對於他作什麼感想呢？』

『一定這並不是你所根據的唯一的事情吧？』

『不，並不是根據這，乃是根據他自己的話。他一連兩晚上到這里來看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我已經指給你看他們坐在什麼地方。他向她完全告白了。他是一個兇手。他殺了一個老女人，一個當主，他自己也當東西給她。他還把她的妹妹——一個名叫薩威泰的女小販子，在他暗殺她姊姊的時候，攆巧進來了。他用他帶去的一把斧頭，把她們兩個都殺了。他暗殺了她們，好搶她們，他的確搶她們了。他拿了錢和各樣的東西。……他逐字逐句把這一切話告訴索

兼亞綏苗諾夫那，她是知道這個秘密的唯一的人。但是她在這件暗殺上言行兩面都沒有份；她對之驚嚇得如同你現在一樣。莫要焦心，她不洩露他的秘密的。」

「這不能夠，」都麗亞喃喃道，嘴唇發白。她喘着氣。「這不能夠。並沒有絲毫的原因，沒有種根據。……這是一個謊話，一個謊話？」

「他搶她，那就是原因，他拿錢和東西。不錯，他自己承認他並沒有用那錢或東西，而是把牠們藏在一塊石頭下，現在那些東西就在那里。但那是因為他不敢用。」

「但是他如何能偷人，搶人呢？他如何能夢想那事呢？」都麗亞喊道，她從椅子上跳起來。「怎麼，你知道他，你見過他，他能是一個賊麼？」

她彷彿懇求司維特里喀羅夫；她完全忘記她的恐懼了。

「那有千千萬萬的關聯與可能性哩，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一個賊偷人而且知道自己是——個流氓，但是我聽說一個上流人把郵信袋扯開了。誰知道，大概他以

爲他作着一件上流人的事哩！自然，我自己也不會相信的，若果我同你一樣，聽人家告訴我這件事，但是我相信我的耳朵。他並且向索非亞亞綏苗諾夫那把那事的一切原因都說明了，但是她起初並不相信她的耳朵，然而她終於相信她自己的眼睛了。」

『是什麼……原因呢？』

『說來話長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是這……我如何告訴你呢？』一種學說，按照這種學說，比方說，我認爲一件犯罪是許可的，若果主要的目的是對的，一件惡行，百件善事！自然，一個有才情，有着自命不凡的驕傲之青年人，知道他若果（比方說）有很少的三千盧布，他的整個事業，他的整個將來便造就得不好了，然而却没有那三千盧布，這也是惱人的。這再加以由於餓，由於在一個小房裏寓居，由於破衣，由於活鮮地感覺着他的社會地位，還有他妹妹母親的地位的魔力，而來的神經的刺激。特別是，虛榮心，驕傲與虛榮心，雖說誰知道他或者也

有好點的。……我並不是責備他，請你莫要那樣想，並且，那並不是我的事。

他還引用了一個特別的小學說——一種學說——你看，把人類分成原料與超人——法律因為他們的超羣不能施用在他們身上的人，他們替其餘的人類（就是原料）制定法律。當作一個學說，那是不錯的，une théorie comme une autre：（各個學說都一樣）。拿破崙把他吸引得要命，這是說，使他受影響的乃是這件事：許許多多有天才的人對於惡行並不躊躇，他們並不想法律便把牠越過去了。他彷彿以為他也是一個天才——這是說，他有一時相信這事。他因為他能夠創一個學說，但是不能大胆地越法。因此便不是一個有天才的人，這個觀念使他大大受苦了，而且還在使他受苦哩。這於一個有任何驕傲的青年人都是令人屈辱的，特別是在我們這時候。……』

『只有悔恨麼？那麼你否認他有任何道德的情感麼？他是像那樣麼？』

『唉，亞乎陀沙羅馬諾夫那，現在一切事情都是亂七八糟的；也並不是曾經有

過很好的秩序。一般的俄國人在思想上都寬泛，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寬泛得像俄國的土地樣，而且他們極端偏於虛妄的，混亂的。但是寬泛而無特別天才乃是一樁不幸。你記得我們關於這個題目我們一塊談論了好多回，晚間飯後坐在看樓上。怎麼，你常責備我寬泛！誰知道，或者我們正在他躺在這裏細想着他的計畫的時候談着話哩。在我們之中，尤其是在知識階級裏，並沒有神怪不可侵犯的傳統觀念，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最好的時候，有人將從書上從或舊編年史記上不知怎的替他自已編造出來。但是那些大抵是有學問的人而且都是年老的守舊派，因此一個社會上的人是不宜於作有學問的人的。不過，你知道我的一般的意見。但是我們以前談論這事不止一次了。關於使你對於我的意見發生興趣，我實在是那般快樂。……你非常失色，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

『我知道這個學說。我讀了他的那篇關於那些一切允許的人們的文章。』拉如密亨拿給我的。』

「拉如密亭君麼？你哥哥的文章麼？在一本雜誌上麼？有這樣的一篇文章麼？我並不知道。那一定有趣哩。但是你往那里去，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

「我要去看索菲亞綏苗諾夫那，」都麗亞無力地一字一板地說道。「我怎樣去看她？她或者進來了。我一定要立刻見她。或者她……」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不能把話說完。她的呼吸真正地斷了。

「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直到夜晚才回來，至少我相信是的。她以前馬上就回來，但是若果不回來，那麼她便直到十分晚了才在家。」

「嗶，那麼你是撒謊了！我看……你是撒謊……始終在撒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都麗亞喊道，她完全昏頭了。

她幾乎暈絕了，倒在司維特里喀羅夫趕緊給她的一把椅子上。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什麼事？約束你自己吧！這里有水。喝一點兒

吧。……」

他在她身上灑點水。都麗亞打戰，蘇生過來了。

「這很見效，」司維特里喀羅夫含糊地自言自語道，皺着眉頭。「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自己放安靜吧！相信我，他有朋友們的。我們要救他。你歡喜我把他帶到國外去麼？我有錢，我在三天之內能以弄到一張票。至于那伴暗殺呢，他還要作各種的善事，補償起來。你自己放安靜吧。他還可以成爲一個偉人哩。唔，你怎麼樣？你覺得怎麼樣？」

「殘酷的人呵！對這事能以譏誚！讓我去吧。……」

「你往那里去？」

「到他那里去。他在什麼地方？你知道麼？這扇門爲什麼鎖了呢？我們從那門進來，現在却鎖了。你什麼時候將就鎖上的？」

「我們不能滿屋子嚷着這樣的一個題目。我萬不是譏誚，那只是我討厭這樣

談了。你如何能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中走去呢？你想洩露他的秘密麼？你將使他發怒，他將自首的。讓我告訴你吧，他已經被監視着了；他們已經在追着他的踪跡。你將簡直地把他洩露了。稍等一會：我剛才看見他而且同他談話。他還可以被救的。等一會，坐下；讓我們一起細想一番吧。我請求你來，爲着要單獨地討論這事，徹底斟酌一下。但是坐下吧！」

「你如何能救他？他真能以被救麼？」

都麗亞坐下。司維特里略羅夫在她旁邊坐下。

「這全靠着你，你，你自己一人，」他開言道，帶着發光的眼睛，幾乎是耳語，因爲興奮的感情，他差不多不能說出話來。

都麗亞驚懼地往後退。他也渾身發抖。

「你……你說一句話，他便被救了。我……我將救他。我有錢，有朋友。我將立刻把他送走。我將弄一個護照，兩個護照，一個給他，一個給我。我有

朋友……有能爲的人。…… 若是你歡喜，我將領一張護照給你……給你母親。……
： 你要拉如密亨作什麼？ 我也愛你……我愛你超乎一切。…… 讓我吻你的衣
邊吧，讓我，讓我。…… 就是那絆縲聲我都受不了。 告訴我「做那件事」，我
便做。 我將作一切事。 我將作不可能的事。 你相信的，我就相信。 我將做
任何事情——任何事情！ 莫要，莫要那樣看着我。 你知道你在殺我麼？……」
他幾乎開始發狂。…… 有種思想忽然彷彿來到他的腦中。 都麗亞跳起來，
向門前衝去。

『開門！ 開門？』她嚷道，推動着門。 『開門？ 那里沒有人麼？』

司維特里喀羅夫站起來，恢復了意識。 他的仍然顫動着的嘴唇，慢慢張開顯
出一陣生氣的侮慢的笑容。

『並沒有人在家，』他安靜地著重地說道。 『女房東出去了，那樣喊嚷只是
耗費時間。 你只是無用地激動你自己。』

『鑰匙在什麼地方？立刻開門，立刻，卑鄙的人！』

『我把鑰匙弄掉了，找不着了。』

『這是一種強逼，』都麗亞喊道，面如死色。她奔到最遠的屋拐，她在那里趕緊用一張小棹子擋住自己。

她並沒有呼號，但是她用眼睛釘住磨難她的人，注意他的每種舉動。

司維特里喀羅夫仍舊站在房子的那一邊，面對着她。他確實是鎮定的，至少在外表上，但是他的臉像先前一樣失色。那侮慢的笑容並沒有離去他的臉孔。

『你剛才說到強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若果那樣，你可以相信我是打了主意。』索尼亞綏苗諾夫不在家。加泊勞毛家人走遠了——中間隔着有五間鎖了的房子。我至少有你兩倍強壯，並且，我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你以後不能訴苦的。你一定不願真正去洩露你哥哥的秘密吧？並且，沒有人相信你。一個女子如何能單獨到一個單身的人的寓所去會他呢？因此即使你犧牲了你的哥

哥，你也不能證明什麼的。要證明一件脅迫是很困難的，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

「流氓！」都麗亞憤怒地低語道。

「隨你便，但是注意，我只是照着一般的求婚說話。這是我個人的堅信：你是十分對的——暴力是可恨的。我只是說來使你明白你無須乎悔恨，即使……你願意自動地救你哥哥，如同我所向你提議的。你簡直要服從環境，其實是服從暴力，若果我們必須用這兩個字的話。想一想吧。你哥哥和你母親的命運都操在你的手中。我將作你的奴隸……終身……我在這里等着。」

司維特里喀羅夫在沙發上坐下，離都麗亞約有八步遠。她現在對於他的不改的決心沒有絲毫的懷疑了。並且，她知道他。忽然她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手槍，扳機子，手拿着放在棹上。司維特里喀羅夫跳起來。

「啊呀！原來這樣麼！」他喊道，他喫驚但是惡意地微笑道。「唔，這完全改變事情的面目了。你使事情于我容易多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但是你

從那里弄到的手槍？這是拉如蜜亭君麼？怎麼，這是我的手槍，一個老朋友！我如何地尋找呵！我在鄉下教你的放槍功課你並沒有扔掉。」

『這並不是你的手槍，這是屬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她被你殺了，賤人！』

在她家裏並沒有你的東西。在我開始疑心你能作什麼事的時候，我便把牠拿來了。若果你敢前進一步，我起誓我要把你槍斃了的。」她狂怒了。

『但是你的哥哥呢？我由于好奇心問你，』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道，他還在原位站着。

『報告去，若果你要去的話！莫要動！莫要來近！我要放的！你毒死了你的妻子，我知道；你自己便是一個兇手！』她拿着手槍準備了。

『你如此確信我毒死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麼？』

『你幹了！你自己暗示了那件事；你和我談毒藥。……我知道你去弄來了……你準備了。……那是你幹的。……那一定是你幹的。……流氓！』

『即使那是真的，那也是爲着你的緣故……你便是造因的人。』

『你撒謊！我總是，總是恨你的。……』

『哦哈，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你彷彿忘記了你在傳道的狂熱中如何向我變得溫存了。那我在你的眼中看見了。你記得那月明之夜，夜鶯在唱麼？』

『這是一個謊話，』在都麗亞的眼中有一道怒光。『這是一個謊話，一個謊話！』

『一個謊話麼？唔，若是你歡喜，這就是一個謊話。我捏造的。對女人們不應當提醒這樣事情的，』他微笑道。『我知道你要放的，你漂亮的狂暴的人呵。唔，放去吧！』

都麗亞舉起手槍，臉色死白，凝視着他，量着距離，等待着他那方面的第一個舉動。她的下唇發白而且顫動，她的大大的黑眼睛發光像火樣。他從沒有看過她如此美貌。那當她舉起手槍的時候，在她眼中發光的火彷彿把他燃着了，他的

心中有着一陣疼痛。他向前走一步，一槍響了。子彈擦過他的頭髮，打到後面牆裏去了。她站着不動，低聲笑着。

『蜂子釘我了。她照直擋準我的頭。這是什麼？血麼？』他摺出手帕擦血，細細的一道血流在他的右鬢角上。子彈彷彿剛擦過皮膚。

都麗亞把手槍放低，看着司維特里喀羅夫，懷着一種狂烈的驚奇，甚于恐怖。她彷彿並不明白她在作着什麼事，發生着什麼事。

『唔，你沒打中！再放，我等着，』司維特里喀羅夫低聲說道，還微微笑着，但是慘悽地。『若果你老是这样，我將有功夫在你沒有再扳機以前把你抓住了。』

都麗亞一驚，迅速扳好手槍，又舉起來。

『由我吧，』她絕望地喊道。『我起誓我要再放的。我……我要把你槍斃了。』

『唔……離三步遠你便能以鎗我了。但是若果你不……那麼。』他的眼睛發光，他向前走了兩步。都麗亞又放鎗，子彈沒有出來。

『你沒有裝對。不要緊，你那里還有一發。準備好，我等着。』

他站着，面對着她，離兩步遠，等着，注視着她，帶着狂熱的決心，帶着熱病般地熱情的，強項的，固定的眼睛。都麗亞看出他寧死也不願讓她走。『而且……現在，自然她要把他槍斃了，離兩步遠！』忽然她把手槍扔掉了。

『她把槍丟掉了！』司維特里喀羅夫驚奇地說道，他深深地吸一口氣。一件重物彷彿從他的心頭滾去了——或者並不僅是死的恐懼，實在他那時差不多可以覺不着的。這是脫去了另一種感情，更黑暗，更辛酸，那他自己也解釋不了。

他走到都麗亞跟前，輕輕地摟着她的腰。她並不拒絕，但是發抖得像一片樹葉子樣，帶着懇求的眼光看着他。他努力要說什麼話，但是他的嘴唇動着，不能發出一個音來。

『讓我走吧，』都麗亞懇求道。司維特里喀羅夫打戰。她的聲音現在是十分不同了。

『那麼你並不愛我麼？』他低聲問道。都麗亞搖頭。

『然而……然而你不能麼？絕不麼？』他絕望地低語道。

『絕不！』

這時在司維特里喀羅夫的心中接着便有一會可怕的壓然的衝突。他用一種難以形容的注視看着她。忽然他縮回膀臂，迅速轉身向窗戶，對着窗戶站着。又一片刻過去了。

『鑰匙在這裡。』

他從上衣的右口袋把牠掏出來，放在後面棹上，並沒有轉身，也沒有看都麗亞。

『拿去！趕快！』

他頑梗地向窗外望。都麗亞走到棹前去拿鑰匙。

『趕快！趕快！』司維特里喀羅夫重複說道，仍然不轉身，不挪動。但是在那『趕快』的口氣中彷彿有一種可怕的意義。

都麗亞明白這點，急抓起鑰匙，奔到門前，迅速開門，跑出房去。稍一分鐘，她神經錯亂的向着X.橋跑到運河岸上。

司維特里喀羅夫仍舊在窗旁站了三分鐘。最後他慢慢轉身，往四下望，手摸着前額。一陣奇異的微笑扭歪了他的臉，這是一陣可憐的，傷心的，無力的微笑，一陣絕望的微笑。那已經乾了的血，染污了他的手。他生氣地看着那血，於是濕了一把手巾，洗他的鬚角。都麗亞忽然扔掉的那把手槍，落在靠近門跟前，忽然映入他的眼簾了。他拾起來，觀察一下。這是一把舊式的小小口袋裏的三管手槍。還有兩發和剩在那裏的一個彈殼子。那可以再放的。他想了一會，把手槍放在口袋裏，拿帽子出去了。

第六章

他那晚上玩到十點鐘，從這一個常到的下流場所到那一個。加提亞也出頭了，唱月一隻小調子，一個『痞棍和霸道的人』如何

『開始吻加提亞。』

司維特里略羅夫款待加提亞和奏攜帶風琴的人和幾個歌人和堂倌們和兩個小夥計。他特別被那兩個夥計所吸引，因為他們都是彎鼻子，一個往左彎，一個往右彎。他們最後把他領到一個遊園去，他給他們買門票。園裏有一棵細長的種了三年的松樹和三個矮叢林，還有一座『佛克斯廳』，這實際上是一家酒館，也預備茶，周圍放着幾張綠棹子和椅子。一番可憐的歌人和一個米里克的紅鼻子的，喝醉的，粗

是極其喪氣的丑角娛樂着大眾。這兩個夥計和別的夥計們爭吵，彷彿就要鬥毆了。司維特里喀羅夫被選出來解決這場糾紛。他聽他們說了一刻鐘，但是他們嚷得那麼大，他就不能聽懂他們的話。那彷彿確定的唯一事實，便是其中有一個偷了什麼東西，竟得當場賣給一個猶太人了，但是他不願和他的同伴分贓。最後彷彿原來那偷的東西乃是屬於佛克斯廳的一把茶匙子。那東西不見了，事情彷彿麻煩起來了。司維特里喀羅夫付了匙子錢，站起來，走出園去。這時約有六點鐘。他始終並沒有喝一點酒，他叫茶只是爲着面子的緣故。

這是一個黑暗的悶人的晚上。約在十點鐘時候，威嚇着人的濃重陰雲密佈天空。霹靂一聲雷，大雨下得像瀑布樣。雨並不是成點子下，乃是如注地下着。每分鐘都打閃，每次人都能够數到五。

他淋濕到皮，回家了，把自己鎖起來，把他所有的錢都拿出來，扯碎了兩三張紙。于是把錢裝在口袋裏，他就要來換衣服，但是往窗外一望，聽着電聲和雨

聲，他便拋掉那個意思，拿起帽子，並不鎖起便走出房去了。他照直往索尼亞那里去。她在家。

她並不是孤單一人；加泊勞毛夫家的四個孩子都和她在一塊。她在給他們茶喝。她在恭敬的沉默中迎接司維特里喀羅夫，驚奇地看着他的濕透的衣服。小孩子們都立刻在難以形容的恐怖中跑掉了。

司維特里喀羅夫在棹旁坐下，請索尼亞坐在他旁邊。她怯懦地預備着聽他的話。

『我或者到亞美利加去，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道，『因為我大概是最後一次見你了，我來作幾種安排。唔，你今天見那位太太了麼？我知道她對你說什麼話，你無須乎告訴我。』（索尼亞動了一下，臉紅了。）『那些人們有着他們自己作事的方法。至于你的弟妹們呢，他們都真正被供給費用了，那指定給他們的錢，我保存穩當了，收了字據。你最好管着這收據，設若發生了』

任何事情。這里，拿着吧！唔，現在這事算解決了。這里有三張五厘公債票，值三千盧布。給你自已拿着吧，完全爲你自己，讓這事嚴密地只屬於我們自己的事，因此沒有人知道，無論你聽說什麼話。你需要這錢，因爲照舊路生活下去是不好的，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並且，現在也無須乎了。」

「我是十分感你的恩，這些孩子們和我的繼母也是的，」索尼亞匆忙地說道，「若果我說話十分少……請你莫要以爲……」

「得了！得了！」

「但是至于這錢呢，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我非常感激你，但是我現在並不需要。我總是能以掙我自己的生活費的。莫要以爲我不感恩。若果你是如此慈善，那錢……」

「這是給你的，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請你莫要在這上面費話了吧。我沒有功夫。你將需要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有兩件事情，必須擇一件：照頭一槍或

西比利亞。(索尼亞驚奇地看着她，發驚。)
『莫要不安。我由我自己得知道那一切事情，我並不是一個愛閒逛說閒話的人；我將不告訴任何人。你會告訴他自首供認，那是一個良好的忠告。那于他好的多了。唔，倘若結果是西比利亞，他將去，你將跟他去。是這樣的，不是麼？若是這樣，他將需要錢的。』

你爲着他將需要錢的，你明白麼？把錢給你是如同我給他一樣。並且，你允許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償還欠款。我聽見你說了。你如何能那麼輕率地擔承那樣的責任，索尼亞綏苗諾夫那？那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的欠債，並不是你的，因此你應當一點不管那個德國女人。你像那樣走不通的。若果有人向你詢問我——明天或後天有人要來問你——一點莫要說我此刻來看你，莫要把那錢給任何人看，一個字都莫提那事。唔，現在再會吧。』(他站起來。)
『請代向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致意。順便說一下，你最好暫時把錢交給拉如密亨君保存着。你認識拉如密亨君吧？自然你認識的。他並不是一個壞傢伙。明天，或者……』

到那個時候，把錢拿給他吧。直到那時為止，小心地藏著吧。」

索尼亞也從椅上跳起來，驚惶失措地看着司維特里喀羅夫。她極想說話，想

問一句話，但是她起初不敢，而且不知道如何開口。

「你怎麼能以……你怎麼能以此刻走呢，在下着這樣的雨走呢？」

「怎麼，動身往亞美利加去，而被雨阻止了麼！哈，哈！再會，索菲亞。」

苗諾夫那，親愛的！活着吧，長久活着吧，你將于別人有用的。順便說一下：

……告訴拉如密亭君，我向他致意。告訴他，亞爾加提伊凡諾夫那司維特里喀羅夫

致意。一定的。」

他出去了，讓索尼亞處在一種驚奇的焦心與渺茫的惶恐之情況中。

以後發覺了，在那同一晚上，在七點二十分鐘的時候，他又作了另一樁非常反常的意外的拜訪。雨仍然下着，他淋濕到皮，他走進他的訂婚人的父母所住的小

房子去：那是在瓦綏涅夫斯基島的三條大街上。他叩了些時的門，才得進去，他

的拜訪起頭發生了大大的擾亂；但是司維特里喀羅夫能以很迷人的，當他喜歡那樣的時候，因此那對懂事的父母之最初的而且實在是非常有理性的推測，以為司維特里喀羅夫大概酒喝多了，立刻便消滅了。那溫存的懂事的母親把那老耄的父親推進來，看司維特里喀羅夫，她照常用各種不相干的問話來開始談話。她從不問一句直接的問話，乃是以微笑和搓手開始，于是若果她不得不要確知什麼事情——比方說，司維特里喀羅夫喜歡在什麼時候舉行婚禮——她便開始問些關於巴黎和那里宮廷生活的有趣的而且幾乎熱心的問話，只是漸漸地把談話繞到三條大街來。在別的時會，這自然是非常動聽，但是這次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彷彿特別着急，硬要立刻就見他的訂婚人，雖說一起頭就通知他了，說她已經睡覺了。那女子自然是出來了。

司維特里喀羅夫立刻便告訴她，說他因為很急的事情不得不暫時離開彼得堡，所以便給她帶來一千五百盧布，請求她當作他的禮物接受了，因為他早就打算在他

們結婚以前送她這種小小的禮物。那禮物與他之立刻離去與在半夜大雨如注的時候爲着那個緣故絕對必須拜訪他們，這其間邏輯上的關係並沒有弄清楚。但是一切都辦得很好；就連不能免的驚奇與惋惜的喊叫，與不能免的問話，都特別少而且被約束了。在另一方面，所表現感激算是最熱的了，更加以出自最懂事的母親的眼淚。司維特里喀羅夫站起來，大笑，吻他的訂婚人，拍她的臉，聲言他不久就回來，他在她的眼中看出和稜氣的好奇心一起，有一種熱望的啞然的究問，想一想，又吻她，雖說他想起他的禮物立刻便要鎖起來歸那最懂事的母親保存着，便內心裏感覺着一種真誠的生氣。他走了，讓他們都處在一種特別興奮的情況中，但是那温存的媽媽在一半耳語中安靜地說着，解決了幾個他們最重要的疑問。她斷定司維特里喀羅夫是一個偉人，是一個作大事，有大聯絡而且有大財產的人——你不能知道他心裏有什麼主意。他要動身走路，就因爲他愛送錢便送來，因此這並沒有什麼可驚的事情。自然，他渾身濕透了，這是奇怪，但是英國人，比方說，甚且

更反常，而且所有那些上等社會的人並不想人家如何說他們，並不客氣。實在，或者他故意那樣來，顯出他任何人都怕。特別是，關於這事莫要提一個字，因為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的，錢是一定要鎖起來，而且厨子費陀細亞並沒有離開厨房，這是最走運的了。而且特別是，一定一個字莫要向那個老貓——馬丹列思麗赫——說，等等。他們坐着私談到兩點鐘，但是那女子老早就去睡了，驚嚇而且有些悲哀。

同時司維特里喀羅夫正在夜半，在路上過着橋回到大陸。雨停了，還有二陣咆哮着的大風。他開始打戰，有一會他凝視着小尼瓦河的黑水，帶着一種特別感興趣的，甚且考究的神氣。但是他立刻覺得那非常冷，在水邊站着；他轉身向着Y大街走去。他順着那條無盡頭的大街走了好久，幾乎有半個鐘頭，在黑暗中不止一次在木頭的鋪道上失足，但是他不住地望着右邊大街上找着什麼東西，他近來從這條大街經過，注意了靠近街頭什麼地方有一家旅館，用木料建築的，但是很

大的，牠的名字他記得是有些像亞德利安堡。他並沒有錯；那旅館在那上帝捨棄了的地方是如此顯著，即使在黑暗中他也不曾看不見的。這是一座長長的變黑了の木房子，雖是時間晚了，窗內還有亮，裏面還有人事的徵候哩。他進去，向一個他在走廊上遇見的衣服襤褸的傢伙找一個房間。後者詳細觀察司維特里喀羅夫，鎮定起來，立刻引他到遠遠的樓下走廊盡頭的一間窄狹的小屋裏。並沒有別的房间，所有的都被人佔了。那衣服襤褸的傢伙考究地看着。

『有茶麼？』司維特里喀羅夫問道。

『有的，先生。』

『別的有什麼？』

『小牛肉，麥酒，香菜。』

『給我拿茶和牛肉來。』

『你不要別的麼？』他帶着顯然的驚奇問道。

『不要，不要。』

那衣服襤褸的人完全失望的走了。

『這一定是一個好地方，』司維特里喀羅夫想道。『怎麼我不知道呢？』

我希望我外貌看來好像從有舞女的茄菲館來，路上遇見什麼意外之事似的。要知道誰住在這，才有趣哩。』

他點着蠟燭，更加細心地看着這房間。這是一間如此低的房子，司維特里喀羅夫僅僅能站在裏面；有一個窗戶；那張很髒的床和那樸素的染色的椅子和棹子幾乎把房子張滿了。牆頭看來好像是木板作的，糊着破爛的牆紙，那麼破而且髒，以致那花樣都辨別不出來了，不過一般的顏色——黃色——還能以看出來。有一扇牆因為天花斜破着，所以矮些，雖說那房間並不是樓頂，而是正在樓梯底下。司維特里喀羅夫把蠟燭放下，在床上坐下，沉思起來。但是隔壁房裏一陣奇異的不住的喃喃聲，有時發出一個喊聲，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喃喃聲從他進那

房子的時候起就沒有斷。他傾聽着：有人在斥責着，而且幾乎流淚地詈罵着，但是他聽見只是一人聲音。

司維特里喀羅夫站起來，用手遮亮，他立刻從牆縫看見了光；他便走去窺看。那房間比他的稍微大些，有兩個人住着。其中有一個是頭髮很捲的人，臉孔發紅含怒，照着演說家的架子站着，沒有上衣，兩腿跨開保持他的身體均衡，而且拍着自己的胸膛。他斥責別的那人是乞丐，什麼身分都沒有。他聲言他把別的那人從卑賤中提拔出來，他什麼時候喜歡把他趕出去，就可以趕，而且說只有上帝看見這一切。他斥責的對象在椅子上坐着，帶着一個極要打噴嚏的人的神氣，但是打不出來。他有時對說話人轉動怯懦的迷亂的眼色，但是他顯然絲毫不明白他說些什麼話，而且差不多就沒有聽見。一隻蠟燭在棹上快燒完了；那裏有着酒杯，一瓶差不多空了的麥酒，麵包，黃瓜，和盛着陳茶渣滓的杯子。司維特里喀羅夫注意地凝視了這些之後，淡然地轉身，坐在床上。

那衣服襤褸的聽差拿茶回來了，不禁又問他再要不要任何東西，又得了一個拒絕的回答，他最後退出去了。司維特里喀羅夫趕緊喝一杯茶，使自己暖和，但是他任何東西也不能喫。他開始覺得發熱病似的。他脫去上衣，裹在毛毯裏，在床上躺下了。他煩惱了。『當着這事故，人好好的是要好些，』他帶着一陣微笑道。房間是窄狹的，蠟燭朦朧地燃着，風在外面咆哮着，他聽見有一個老鼠在房拐裏抓咬，房子發出老鼠和皮革的氣味。他在一種夢想的光景中躺着：思想後的。他覺得極想把他的想像注定在什麼事情上。『在窗戶下一定是一座花園，』他想到。『有樹林的聲音。在狂風暴雨之夜，在黑暗中，我是何等地討厭樹林的聲音呵！他使人發生一種恐懼的感情。』他記得當他剛才經過彼得羅夫斯基公園的時候，他是何等地討厭那聲音呵。這使他想起小尼瓦河上的橋，而且他又覺得冷，如同他站在那里的時候一樣。『我從沒有喜歡水過，』他想到，『即是在風景之中也是一樣。』他忽然又對於一個奇異的觀念微笑：『的確，現

在所有這些關於審美安適的問題應當不關緊要，但是我變得更愛講究了，像一個動物樣，擇一個特別地方……爲着這樣的一個事故。我本應當到彼得羅夫斯基公廨去！我猜想那彷彿黑暗，寒冷，哈！哈！好像我在尋覓快活的感觸哩！……

哦，我爲什麼沒把蠟燭吹滅呢？」他把牠吹滅了。「隔壁他們已經睡覺了，」他沒有看見牆縫的亮，便想道。「唔，現在，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現在是你露面的時候了；天是黑暗的，時與地都宜于你。但是你不來！」

他忽然回想起來，他在沒有實行他對於都麗亞所打的主意的前一個鐘頭，他如何鼓吹拉思科里涅珂夫把她交給拉如密亨照顧。「我想我真正說了那話來撩我自己的，如同拉思科里涅珂夫所猜想的。但是那個拉思科里涅珂夫是什麼樣的一個光棍呵！他受了許多苦。他將來克服了他的無聊時，他可以爲一個成功的光棍的。但是現在他對於人生太熱望了。這些青年人們就在這點上是可耻的。但是，滾他的！讓他使自己高興吧，這與我並沒有關係。」

他不能睡覺。漸漸地都麗亞的面像在他面前升起，他渾身發抖。『不，我現在必須拋棄那一切了，』他自己振作精神，想道。『我一定要想什麼別的事。這奇怪而且可笑。我對於任何人從沒有大仇，我甚且從沒有特別想替自己報仇，這是一個壞兆，一個壞兆，一個壞兆。我也從來不喜歡爭吵，從來不發脾氣——這也是一個壞兆。我剛才對於她的應允，也是的；定落地獄！但是——誰知道？——或者她不知怎的會使我成爲一個新人哩。……』

他磨牙，又陷于靜寂了。都麗亞的面像又在他的面前升起，正如她放了第一槍之後的模樣，那時她恐懼地把手槍放低，漠然地凝視着他，因此他本可以把她抓過來兩次，而且她不會舉手保護自己的，若果他不提醒她的話。他記起在那時他如何覺得幾乎憐惜她，他如何在心中覺得一陣苦痛……。

『唉！定落地獄，又是這些思想！我一定要把他放開！』

他微睡了；熱病般的抖戰停止了，那時忽然有什麼東西彷彿在鋪蓋裏從他的臂

和腿上跑過去。他一驚。『呀！可惡！我想這是一個老鼠，』他想到，『那是我留在棹上的小牛肉。』他覺得非常不想扯開毛毯，起來，弄涼了，但是忽然之間，有什麼討厭的東西又從他的腿上跑過去。他扯開毛毯，點起蠟燭。他打着熱病般的寒戰，彎腰察看床上：什麼東西都沒有。他抖毛毯子，忽然一個老鼠跳出來在被單上。他努力去捉，但是那老鼠彎彎曲曲地來回跑，不離開床，在他的指間滑過，從他的手上跑過，忽然跑到枕頭底下去了。他把枕頭扔掉，但是一剎那間他覺得有什麼東西跳到他的胸膛上，在襯衣裏滿上身跑，從背脊跑下去。他抖得利害，於是醒了。

房子是黑暗的。他躺在床上，裹在毛毯裏，如同先前一樣。風在窗下怒號着。『何等討厭呵，』他煩惱地想道。

他起來坐在床邊沿上，背對着窗戶。『不如完全不睡了，』他決定道。不過從窗戶來有一陣寒冷的潮濕的風；他並不起身，拉毛毯蓋身上，把自己裹起來。

他任何事情都不想，而且不願想。但是面像一個一個升起，無頭無尾的不連接的片斷思想從他的心頭經過。他陷入于恍惚中。或者那寒冷，或那潮濕，或那黑暗，或那在窗下怒號，搖擺樹木的風，喚起了一種對於幻想的東西之堅持的渴望。他不斷地想着花的模樣，他幻想一座美麗的花園，一個鮮明的，溫和的，幾乎炎熱的日子，一個節日——三位一體的日子。一所茂生着香花的英國樣子的美好的富麗的鄉房，環宅都是花壇；纏着爬藤的門廊有薔薇花壇圍着。一條輕爽的樓梯，鋪着富麗的地毯，用瓷盆盛着奇花裝飾着。他特別注意到窗戶裏柔嫩的，白色的，馨香濃郁的水仙花的花球，在鮮明的，綠色的，粗長的莖上低垂着。他不願離開，但是他走上樓去，走進一間大大的會客室裏，又是到處——在窗戶上，在往望台去的門旁，在望台上——都是花。地板上撒鋪着新割的香草，窗戶開着，一陣新鮮的，清涼的，微風吹到房裏來。鳥兒在窗下吱啞着，在屋子當中，在一張鋪着白緞棹團的棹子上，放着一口棺材。棺材用白綢子蓋着，作上

厚厚的白繻邊；花園在各方面圍繞着。在羣花中躺着一個少女，穿着白棉紗的衣服，兩臂交叉着，壓在胸膛上，好像用大理石彫刻出來的似的。但是她的美麗的頭髮是濕的；她的頭上有玫瑰花圈。那嚴肅的而且已經硬了的她的臉的輪廓，看來也好像是用大理石彫的似的，她的灰白的唇上的笑容充滿了一種極大的並非釋氣的苦惱與悲哀的懇求。司維特里喀羅夫認識這個女子；棺材旁邊並沒有聖像，沒有燃着的蠟燭；沒有祈禱的聲音；這女子自己投水死的。她僅僅十四歲，但是她的心傷了。她把被侮辱毀了的己身斷送了，那侮辱驚嚇了那釋氣的靈魂，以不應受的凌辱來沾污那天使的純潔，使她發出一聲最後的絕望的呼喊，不管了，殘忍地不理了，在黑夜裏，在寒與濕中，在狂風怒號的時候。……」

司維特里喀羅夫恢復了意識，從床上起身，到窗前去。他摸窗框，把窗戶開了。大風猛烈打進小房來，刺他的臉孔和胸部，僅僅有襯衣遮着，好像鋪着霜似的。在窗戶下一定有什麼差不多像花園，而且顯然是一座遊園。在白天那里或

著還有茶棹和歌唱哩。現在雨點從樹林與矮叢林上吹到窗上；天是黑的，如同在地窖裏，因此他僅只能分辨些東西的黑塊。司維特里喀羅夫肘節放在窗臺上倚伏着，向黑暗裏凝視了五分鐘；隆隆的礮聲，接連兩次，在夜的黑暗中響應着。

『哎，信號！河水氾濫了，』他說道。『天亮時水將在大街的低下的區域旋流，漲滿了地下室和地窖。地窖老鼠將洩出來，人們將在他們把廢物拖到上層樓去的時候，在風雨中咒罵着。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他差不多還沒有想到這事，那時在什麼靠近的地方有一掛壁上鐘匆促地滴滴着，打了三下。

『啊呀，一個鐘頭以內天便亮了！爲什麼等呢！我要立刻出去，照直到那公園去。我要在那里選擇一片雨淋透的大大的矮叢林，因此人的肩膀剛一挨上，千萬滴水便都滴在人的頭上了。』

他從窗前那開，把窗關上，把蠟燭點上，穿上背心，大衣，戴上帽子，出去了，拿着蠟燭，到走道上找那個衣服襤褸的聽差，（他曾在許多燭頭和各種廢物之

中什麼地方睡熟的)，他要付他房費，離開旅館去。『這是最好的時候；我不能選出更好的了。』

他在一條長長的窄窄的走廊上走了些時，沒有找着任何人，正要叫喚，那時忽然在一個黑暗的拐角裏，在一架舊食櫥和門之間，他看見了一件奇怪的東西，彷彿是活的。他拿着蠟燭灣腰，看見一個小女孩子，不過五歲大，發着抖，啼哭着，她的衣服如同濕透的法蘭絨一般地濕。她彷彿並不怕司維特里喀羅夫，只是看着他，從她的大大的黑眼睛裏顯出漠然的驚奇。她時時哽咽，如同小孩子們哭了好久；但是開始受撫慰的時候一樣。那孩子的臉色是慘白的，疲倦的，她凍木了。

『她如何能到這裏來呢？她一定是藏在這裏，一夜沒睡了。』他開始詢問他。

那孩子忽然變得有精神了，用她的兒話喇噠起來，說關於『媽咪』的什麼話，說『媽咪要打她，』並說什麼茶杯叫她『得破了』。那孩子不停地往下喇噠着。

他只能從她所說的話，猜出他是一個失了照顧的孩子。她的母親或者是一個醉酒

的廚子，在旅館裏作事，她鞭打她，嚇她了；那孩子把她母親的一個茶杯弄打了，她十分驚嚇，便在前晚上跑掉了，在外面雨裏什麼地方藏了好久，最後她擠到這裏來，在食甕後面藏着，就在那里過夜，她由于潮濕，黑暗，和害怕她因爲那要挨狠打，而哭着，抖着。他把她抱在懷中，走到他的房裏，把他放在床上坐着，開始給她脫衣服。她穿在光脚上的那雙破鞋，濕得好像她在污水灘裏站了一夜一般。他把她脫了的時候，便把她放在床上，把她蓋起來，從頭往下把她包在毛毯裏。她立刻便睡熟了。于是他又陷入于悽慘的沉思中。

『多麼傻，自行麻煩，』他忽然決定道，帶着煩惱的抑鬱感情。『多麼呆！』他在煩燥中拿起蠟燭就走，又去找那個衣服襤褸的聽差，趕快要走。『孩子滾他的！』他開門的時候想道，但是他又轉身看那孩子睡熟了沒有。他小心地揭開毛毯。那孩子睡得正熟，她在毛毯裏睡暖和了，她的慘白的兩頰發紅。但是說來奇怪，那種紅色彷彿比童年的紅頰鮮明些，粗俗些。『這是一種熱病的紅色，』

司維特里喀羅夫想道。這像酒後的紅色，好像她喝了一大杯酒似的。她的朱紅的嘴唇熱而發光；但是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忽然猜想她的長長的黑色睫毛在動，好像眼皮在張開，一隻狡黠的眼睛往外窺看，雲眼不像孩子樣似的，好像那小女孩子並沒有睡熟，乃是假裝着似的。是的，就是這樣。他的兩唇勒成一陣笑容。她的嘴角在顫動，好像她努力約束着似的。但是一會她完全不約束自己了，一會勒嘴強笑，大大勒嘴強笑；在那十分非孩子氣的臉上有着無耻的，惹人怒的神氣；那是邪僻，那是妓女的臉，法國妓女的無耻的臉。一會兩隻眼都大大張開了；向他丟了一個發光的無恥的眼色；大笑着，招引他。……在一個孩子臉上的那樣醜陋裏面，在那副眼睛裏，在那大笑裏，有着無限地可憎可怕的神氣。『怎麼，在五歲大麼？』司維特里喀羅夫在真正的恐怖中喃喃道。『這是什麼意思？』一會她轉身對他，她的小小的臉孔完全發紅，伸出她的兩臂來。……『可惡的孩子！』司維特里喀羅夫喊道，舉手要打她，但是那時候他便醒了。

他躺在原床上，還裹在毛毯裏。蠟燭並沒有點，曙光從窗戶射進來了。

『我作了一夜的惡夢！』他生氣地起來，覺得完全混亂了；他的骨頭發痛。外面佈着重霧，他什麼東西也看不見。天差不多有五點鐘了。他睡過了！他起來，把他那還潮濕的短衫和大衣穿上。摸着口袋裏的手槍，他拿出來，于是他坐下，從口袋裏掏出一本筆記簿子，在表題頁最顯眼的地方用大大的字母寫了幾行字。他讀了一遍，肘節放在棹上，陷入于沉思中。手槍和筆記簿子放在他的旁邊。有幾個蒼蠅醒來了，落在那沒有嘗過的小牛肉上，那還放在棹上。他注視着牠們，最後他用他的自由的右手開始試捉一個。他直試到累了的時候為止，但是他捉不住。最後，他覺出自己在從事于這種好笑的事情，一驚，起來，堅決地走出房去。遲一分鐘他便到大街上了。

一陣乳色的重霧掛在都市上。司維特里喀羅夫順着光滑的污穢的木鋪道向小尼瓦河走去。他在描繪着夜間湧漲的小尼瓦河的水，彼得羅夫斯基島，濕路，燕

草，濕的樹林和矮叢林，最後描繪着那矮叢林。……他開始乖戾地注視着房屋，設法想什麼別的事情。大街上沒有一個馬車夫或行人。那鮮明的，黃色的，小的木屋，看來髒而且霉，門窗關閉着。寒冷與潮濕透入他的全身，他開始發抖。他時時遇見店鋪招牌，細心地逐一閱覽。最後他達到木鋪道的盡頭，來到一座大的石砌的房子跟前。一條髒的，發抖的狗，擋住他的路，牠的尾巴夾在兩腿裏。一個穿着大衣的人臉向下倒着，醉死了，橫在鋪道上。他看一看他，往前走去。一座高閣在左邊高聳着。『哼！』他想到，『這里就是一個地方。

爲什麼要在彼得羅夫斯基島呢？無論如何這事將當着一個正式證人的面的。』

他對於這個新的思想幾乎微笑了，便轉到那條有樓閣的房子所在的大街上。在那家關閉的大門旁，有一個矮小的人把肩膀靠門站着，裹在一件灰色的兵衣裏，頭上戴着一頂亞吉利思式的銅首銕。他向司維特里喀羅夫投了一個朦朧的冷然的臉色。他的臉孔帶着那種永遠的含有抱怨的喪氣的神色，那是沒有例外地酸氣地

即在所有猶太人的臉上的。他們兩人——司維特里喀羅夫和亞吉利恩——彼此注視了幾分鐘沒有說話。最後，那使亞吉利恩驚爲出常，一個人並沒有醉，離他三步遠站着，注視着，不說一句話。

『你在這裏幹什麼？』他說道，並不挪動或變更他的位置。

『沒有什麼事情，兄台，早安，』司維特里喀羅夫答道。

『這不是地方。』

『我是往外國地方去。』

『往外國地方去？』

『往亞美利加去。』

『亞美利加？』

司維特里喀羅夫揹取手槍，板槍機子。亞吉利恩大睜眼睛。

『我說，這不是玩這樣把戲的地方！』

『這爲什麼不是地方呢？』

『因爲這不是的。』

『唔，兄台，那我並不管。這是一個好地方。有人問你的時候，你就說，

他說他是往亞美利加去。』

他把手槍放在他的右鬢角上。

『你不能在這里幹這事，這不是地方，』亞吉利思喊道，振起精神，眼睛變得
越犬越大起來。

司維特里喀羅夫把槍機一扳。

第七章

在同日，約在晚上七點鐘，拉思科里涅珂夫正在往他的母親和妹妹的寓所去，這是巴加列耶夫住宅裏的寓所，拉如密亨替她們找到的。樓梯從大街上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脚步慢慢地走着，好像還在躊躇去不去似的。但是沒有東西會使他回轉：他下決心了。

『並且，這並沒有關係，她們還是什麼也不知道的，』他想道，『她們常以為我是反常了。』

他穿的怕人：他的衣服破而且髒，被一夜的雨水浸透了。他的面孔由于疲乏，曝曬，經了二十四個鐘頭的內心的衝突，幾乎變像了。他孤獨的過了一夜，

誰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但是無論如何他得到了一個決定。

他叩門，他的母親來開了。都麗亞不在家。就連聽差也出去了。起初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驚喜得說不出話來了；于是她拉着他的手，引他到房裏來。

『你來了！』她開口道，歡喜地支吾着。『莫要和我生氣，羅提亞，因為我這樣愚蠢地流淚歡迎你：我在大笑哩，並不是在哭。你以為我是在哭麼？不，我高興了，但是我染了這樣愛流淚的壞習慣。自從你父親死後我就像這樣。什麼事情我都哭。坐下，好孩子，你一定累了；我看你累了。唉，你是何等地髒呵。』

『我昨天在雨裏，母親。……』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口道。

『不，不，』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趕緊打斷他的話道，『你以為我要照常女人氣地盤駁你；莫要焦心，我明白，這一切都明白：現在我學了這裏的規矩，』

實在我自己看是好些。我一下永遠決心了；我如何能明白你的計畫，期望你說明呢？誰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心事和計畫，或你懷着什麼意思；因此我不應當老是推你的肘節，問你想些什麼？但是，天爺！我爲什麼來回地跑着，好像瘋了似的……？我是第三遍在讀你在雜誌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了，羅提亞。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拿給我的。我一看見，我便自己喊叫，對了，愚人，我想，他原來就在忙着這種東西；這便是對於那神祕的解釋！有學問的人總是像那樣的。他可以剛剛在頭腦中有了什麼新思想；他正在細想着，我却麻煩他，攪擾他。我讀了，親愛的，自然有許多地方我並不懂得；但那是十分自然的——我如何會懂呢？」

『給我看，母親。』

拉思科里遛珂夫拿着雜誌，披閱他的文章。雖說事實上與他的心情，他的境況並不合，他却感覺着每個作家初次看見自己的東西印出來了所經驗的那種奇異的苦苦的感觸；並且，他僅僅纔二十三歲。這僅只支持了片刻。讀了幾行之後，他

便皺眉，他的心痛得跳。他回想起前幾個月的一切內心的衝突。他帶着憎惡與怒氣，把文章扔在棹上。

『但是無論我如何愚昧，羅提亞，我自己能以看出你不久便要成爲俄國思想界裏的領袖之一，若果不是唯一的領袖的話。他們竟敢以爲你是瘋了！你不知道，但是他們真正那樣想哩。唉，卑鄙的畜生們，他們如何能够瞭解天才呢！而且都麗亞，都麗亞都幾乎相信了——你對於這作何說呢！你父親授了兩次稿給

雜誌——頭一次是詩（我弄到了那底稿，我要給你看的），第二次是一個全部的長篇小說（我求他讓我把牠抄出來），我們如何祈禱牠們被採用呵——但是並沒有！六七天以前，羅提亞，我在爲着你的飲食，你的衣服和你生活的方法傷心。但是

現在我又看出來我是何等地愚昧了，因爲你能以你的智力和才情得到你所喜歡的任何位置的。無疑地，你暫時並不關心那事，你在想着更重要得多了的事哩。……』

『都麗亞不在家麼，母親？』

「不在，羅提亞。我常看不見她；她讓我孤單着。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來看我，他是那麼好，而且他總是談你。他敬愛你，親愛的。我並不是說，都麗亞很缺少體貼。我並不是抱怨。她有她的主意，我有我的；她近來彷彿有什麼秘密，我從來對於你們兩個沒有保守過任何秘密的。自然，我相信都麗亞懂事極了，並且她愛你和我……但是我不知道這一切將得到什麼結果。你現在來了，羅提亞，你使我十分快樂，但是她出去了，不得見你；她進來的時候，我要告訴她：你的哥哥來了，你却出去了。你這些時在什麼地方？你一定莫要害我，羅提亞，你知道，你能來的時候便來，但是若果你不能，那並沒有關係，我能以等待的。無論如何，我要知道，你愛我，那于我便够了。我要讀你所寫的東西，我要聽人人說你，有時你自己來看我。什麼能比這更好呢？現在你是來安慰你的母親，這我看出來了。」

說到這里普里契里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哭起來了。

『現在我又是這樣！莫要管我的愚蠢。天爺，我爲什麼在這里坐着？』她跳起來喊道。『這里有茄菲，我却一點沒弄給你喝。唉，這是老年的自私。我要立刻弄來！』

『母親，莫要麻煩，我立刻就要走。我並不是爲着那來的。請你聽我說。』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怯懦地走到他跟前。

『母親，無論發生什麼事，無論你聽說關於我的什麼話，無論人家告訴你關於我的什麼話，你將永遠像現在一樣愛我麼？』他因爲心頭滿漲了，忽然問道，好像並不思想並不衡量他的話似的。

『羅提亞，羅提亞，什麼一回事？你如何能問我這樣話？怎麼，誰將告訴我關於你的什麼話？並且，我任何人也不相信，我不願聽的。』

『我來是要使你相信，我總是愛你的，而且我高興我們獨自在一塊，甚且高興都麗亞出去了，』他帶着同樣的激動往下說道。『我來是要告訴你，雖說你將不

幸福，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兒子現在愛你甚於愛他自己，你關於我的思想，以爲我殘酷，不願你，全是錯誤。我絕不會不愛你的。……唔，這就够了：我想我一定要這樣辦，而且這樣開始。……』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無語地擁抱他，往她懷裏撲，輕輕地哭泣着。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不對，』她最後說道。『我始終在想我們簡直是煩絮你，現在我看出了，你將有大大的悲哀，你之苦惱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好早就預先看出來了，羅提亞。饒恕我說了這件事。我老是想着這件事，夜裏醒躺着。你妹妹昨夜在睡眠中說話，別的什麼話都不說，光說你。我聽出來一點，但是我不能明白。我一早晨都覺得我好像被絞死似的，等着什麼事情，預料着什麼事情，現在來了！羅提亞，羅提亞，你往那里去呢？你是到什麼地方去麼？』

『是的。』

『我就是這樣想哩！若果你需要我，我能以同你一陣去，你知道。』都麗亞

也能以的；她愛你，她真心地愛你——而且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可以同我們一陣去，若是你歡喜。你看，我高興甚且把她當作一個女兒看。……

特密忒里普羅珂菲

支將幫忙我們一塊去。但是……你往……那里去呢？」

『再會，母親。』

『什麼，今天麼？』她喊道，好像永遠丟失了他似的。

『我不能留下了，我現在一定要走。……』

『我不能同你一陣去麼？』

『不能，但是跪下向上帝爲我祈禱吧。你的禱告或者要達到他的。』

『讓我祝福你，給你畫十字吧。對了，對了。上帝呀，我們怎麼辦啦？』

是的，他高興，他非常高興那里沒有人，他獨自和他母親一塊。經過那可怕的數月之後，這是第一次他的心軟了。他倒在她面前，他吻她的腳，兩人哭泣，擁抱。她這次並不喫驚，並沒有問他話。有幾天她都明白地覺得她的兒子要遭

什麼可怕的事，現在什麼可怕的剝那到了。

『羅提亞，我的乖，我的頭一個孩子，』她哽咽着說道，『現在你正如你小時一樣。你像這樣跑到我跟前來，摟我，吻我。當你父親活着，我們貧窮的時候，你單是和我們在一塊便安慰了我們，當我把你父親葬了，我們多麼時常地一塊在他的墳上哭，擁抱，像現在樣。若果我近來哭泣，那是我的爲母的心預先知道苦難了。我頭一次看見你，你記得那天晚上，我們剛一到這裏，我就從你的眼睛猜着了。我的心立刻往下沉，今天我開門看你的時候，我想那致命的時間到了。』

『不走！』

『你再來吧？』

『是的……我來的。』

『羅提亞，莫要生氣，我不敢問你話。我知道我必須莫要問。僅只對我說

兩個字——你去的地方遠麼？」

「很遠。」

「那里有什麼事等着你？有你的什麼位置或事業麼？」

「聽天由命了……只是爲我祈禱吧。」拉思科里遑珂夫往門前去，但是她抓住他，絕望地凝視着他的眼睛。她的臉恐懼地動着。

「得了，母親，」拉思科里遑珂夫說道，深悔自己不該來了。

「並非永遠地，這還並非永遠地罷？你要來的，明天你要來的吧？」

「我要來，我要來，再會。」他最後快快而去。

這是一個和暖的，新鮮的，明媚的晚上；早晨天便晴朗了。拉思科里遑珂夫走進他的寓所；他趕快。他想在日落以前把一切事情辦定。直到那時爲止，他不想遇見任何久。他上樓時，注意那思泰莎從銅燧炊那里跑來注意地看着他。

「能有任何人來看我麼？」他奇怪。他討厭地想到波費利。但是一開門，他却

看見了都麗亞。她獨自坐着，陷入深思中，看來她好像等了好久似的。他在門前突然站住。她驚惶地從沙發上起身，站起來對着他。她的眼釘住他，露出恐懼與無限的悲傷。單單從那兩隻眼睛他便立刻看出來她知道了。

『我是進來還是走開呢？』他躊躇地問道。

『我一天都和索非亞綏苗諾夫那在一塊。我們都在等你。我們以為你一定要到那里去的。』

拉恩科里迥珂夫走進房去，精疲力竭的倒在一張椅子上。

『我覺得軟弱，都麗亞，我非常累，我本願在這個時候能以約束自己。』
他不信心地斜眼看都麗亞。

『你一夜都在什麼地方？』

『我並記不清楚。你想，妹妹，我想一下下了決心，有幾次我在尼瓦河旁邊走，我記得我想在那里把這一切結束了，但是……我不能下決心，』他低語道，又

不信心地看一看她。

『感謝上帝！那正是我們所怕的哩，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和我。那變你對于人生還有信心吧？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拉恩科里涅珂夫辛酸地微笑着。

『我並沒有信心，但是我剛才在母親的懷裏哭泣哩；我並沒有信心，但是我剛才求她爲我所禱哩。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的，都麗亞，這我不明白。』

『你到母親那里去了麼？你告訴她了麼？』都麗亞驚惶的喊道。『一定地，你沒有那樣辦吧？』

『沒有，我沒有……用話告訴她；但是她明白許多了。她聽你在睡夢中說話。我相信她已經明白一半了。或者我去看她，這事作錯了。我不知道我爲什麼去。我是一個可耻的人，都麗亞。』

『一個可耻的人，但是甘心去受苦！你不是麼？』

『是的，我就去。立刻。是的，爲着要避免耻辱，我想投水溺死了，都麗亞，但是當我往水裏望的時候，我想若果我直到現在認爲自己強硬，我最好是不怕耻辱，』他連忙說道。『這是驕傲，都麗亞。』

『驕傲，羅提亞。』

在他的無光的眼睛中有一道火光；他彷彿高興以爲自己還是驕傲的。

『妹妹，你不以爲我只是怕水吧？』他問道，帶着一陣剛展的笑容，蹙着她的臉。

『哦，羅提亞，莫作聲！』都麗亞辛酸地喊道。沉默了兩分鐘。他坐着，眼睛注視着地板；都麗亞在棹子的另一頭站着。苦痛地看着他。他忽然站起來了。

『天晚了，是走的時候了！』我立刻就去自首。但是我並不知道我爲什麼去自首。

大的淚珠落在她的頰上。

『你哭了，妹妹，但是你能伸手給我麼？』

『這你懷疑麼？』

她擁抱他。

『你不是以去受苦贖你一半的罪麼！』她哭喊道，緊摟着他，吻他。

『罪？什麼罪？』他忽然愾怒地喊道。『我殺了一個下賤的有害的虫，一個老女當主，對於任何人都沒有用的！……殺了她便贖了四十個罪辜。她吸吮窮人的命。那是一件罪麼？我並不想那回事，我並不想贖罪，爲什麼你們在各方面都硬說是的呢？「罪！罪！」只是現在我明白地看出我的怯懦之庸愚了，現在我決定去受那無用的耻辱。這只是因爲我可耻，胸中空無所有，我才決定的，或者也是爲着我的利益，如同那個……波費利……所建議的！』

『哥哥，哥哥，你說什麼話！要知道，你流血了！』都麗亞絕望地喊道。

『那所有的人都流，』他幾乎瘋狂地插嘴道，『那成河地流着，總是流着，那像香檳酒樣瀉着，人們因為那而在元老院裏加冕，以後被稱爲人類的恩人。更仔細地觀察牠，而且明瞭牠吧！我也想着有益于人，作出成百成千的善事以補償那一點愚蠢，甚且並不是愚蠢，只是笨拙，因為那主意絕不是那麼愚蠢，如同現在失敗了所顯出來的樣子。……（一切事情失敗了的時候，都彷彿愚蠢。）藉着那種愚蠢，我只想使我自己站在獨立的地位，邁頭一步，獲得財產，于是一切事情都會以比較上無限的利益蓋過了。……但是我……我甚至于連頭一步都不能實行，因為我可耻，就是這麼一回事！然而我還不照你的看法看這事。若果我成功了，我會被加以榮耀的，但是現在我却墮入陷阱中了。』

『但是那並不這樣，並不是這樣！哥哥，你說什麼話？』

『唉，這不是如畫的，不是審美的動人心目呵！我不明白，以正式的圍攻，轟炸人民，爲什麼比這高尚些。怕出頭便是無能之第一個徵兆。我從沒有，從

沒有認識這點比現在認的更清楚，我更看不出我所作的事是一件罪。我從沒有，從沒有比現在更強硬，更堅信過。」

血色湧上他的慘白的疲乏的臉孔了，但是當他吐出他最後的話語的時候，他碰巧遇着都麗亞的眼睛，他看她眼裏的那般的苦楚，他不禁停住了。他覺得他無論如何是使這兩個可憐的女子苦惱了，他無論如何是造因的人。……

「都麗亞可愛的人呵，若是我有罪，饒恕我吧（雖說我是不能被饒恕的，若是我有罪）。再會！我們不爭辯。這是去的時候，大好的時候。莫要跟着我，我求你，我還有別處要去。……但是你立刻去，和母親一塊坐着。我懇求你！這是我對於你的最後的請求。完全莫要離開她；我讓她處在一種焦心的境況中離開她了，那她不適于忍受的；她要死或要瘋了。和她一塊吧！拉如密亨將和你一塊的。我同他談了。……莫要哭我；我要終身努力放誠實，放丈夫氣，即使我是一個兇手。或者有一天我要成名的。我將不遺羞于你，你看着吧；我還要露

頭角的。……現在暫時再會吧，」他趕緊地結束道，又注意出對於他最後的話和應允，都麗亞眼中的一種奇異的表情。「你爲什麼哭呢？莫要哭，莫要哭：我們並不是永久的別離了！唉，是的！等一下，我忘記了！」

他走到棹前，拿了一本厚厚的落滿灰塵的書，翻開從書頁中取出一個小小的水彩的象牙片的像。這是他的女老板的女兒的像，她害熱病死了，那個想作尼姑的奇怪的女子。他凝視了一會他的訂婚人的嬌柔的表情的臉，吻一吻像，把牠交給都麗亞了。

「我時常對她談許多這回事，僅只對她，」他深思地說道。「我把那以後十分討厭地實現了的事情，有許多都和她談。莫要不安，」他轉向都麗亞，「她同你一樣非常地反對那事，我高興她去世了。大大的要點是在這：一切事情現在都要不同了，都要分成兩下，」他喊道，忽然恢復他的喪氣的狀態。「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爲這預備了麼？我自己要這樣麼？他們說我必須受苦！這些無

意思的受苦有什麼目的呢？當我經過二十年苦役之後，爲艱苦與癡呆所毀，衰弱得像一個老人樣，我將更知道那受苦是爲着什麼麼？而且那時我將必須爲着什麼生活呢？我現在爲什麼願去過那種生活呢？哦，我知道我可耻，當我今天破曉在尼瓦河旁站着看的時候！』

最後他們都出來了。這于都麗亞是難堪的，但是她愛他。她走開了，但是走了五十步之後，她又轉身看他。她還看得見他。到拐角處他也轉臉，他們的眼睛最後一次相遇了；但是他看出她在看他，他帶着著急甚且煩惱地揮她走，突然地轉灣了。

『我缺德，這我知道，』他自己想道，遲了一會對於自己對都麗亞的生氣手勢覺得害臊。『但是她們爲什麼如此愛我呢，若果我不配？哦，但願我是孤單的，沒有人愛我，我也從沒有愛過任何人！這一切事絲毫不會發生的。但是我奇怪，我將在這十五或二十年內，變得那般柔順，使我在人人面前卑微，句句嗚咽

說我是一個犯人。是的，對了，對了，他們把我送到那里就是爲着這哩，他們正是要這樣。看一看他們在大街上跑來跑去的，他們每人在心裏都是一個流氓，一個犯人，而且，更壞哩，是一個白癡。但是設法要把我除去，他們便要狂熱于正義的憤怒。我是何等地憎恨他們一切人呵！」

他專心默想用什麼方法能到這樣：他可以卑微的在他們一切人的面前，不分皂白地——自信卑微。然而爲什麼不能呢？一定要這樣的。二十年不斷的束縛不會把他完全毀了麼？水都能沖毀石頭的。爲什麼，爲什麼他要在那以後生活呢？他現在知道是這樣，爲什麼要去呢？從昨晚以後，他問自己這句問話，這或者是第一百次了，但是他仍然去了。

第八章

當他走進索尼亞的房裏去的時候，天已漸黑了。索尼亞一整天都在要命的焦急中等着他。都麗亞和他一塊等着。她記住司維特里喀羅夫的話，說索尼亞知道，她那天早晨便到她這里來了。我們且不叙這兩個女子的談話與眼淚，以及她們變得何等地友好了。都麗亞從這晤談中至少得到一個安慰：她的哥哥不會孤單的。他最初爲着供認到她——索尼亞——那里去，在他需要人類的友誼的時候，便爲着那到她那里去；她無論命運派他到什麼地方，都願跟他一陣去。都麗亞並沒有問，但是她知道是這樣問的。她幾乎帶着尊敬地看着她，起初因爲那幾乎使她失措了。索尼亞幾乎要哭。正相反，她覺得自己差不多不配看着都麗

亞。先前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房中，她們初次相會時，都麗亞那麼注意地恭敬地向她行禮，她的殷勤的面像在她的心中仍舊是她的生活中最美的幻象之一。

都麗亞最後變得著急了，便離開索尼亞，到他哥哥的屋去，在那里等他。她老是想他要先到那里去的。當她走了的時候，索尼亞開始為怕他自殺了所苦，而且都麗亞也怕那回事。但是她們一天努力彼此互相勸解，說那是不能夠的，而且在一塊的時候，兩人都少焦心。她們一分手的時候，每人便都不想別的事情。索尼亞記起司維特里喀羅夫頭天如何對她說，拉思科里涅珂夫只有兩條路西比利亞或……或……並且她知道他的虛榮心，他的驕傲，和他的缺乏信仰。

『他只有怯懦與怕死使他活着，這是可能的麼？』她最後絕望地想道。

同時太陽在落着。索尼亞在灰心喪氣中站着，注意地往窗外望，但是她從那里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緊接的住宅的沒有粉刷的素牆。最後當她開始覺得他一定死了的時候——他走進房來了。

她發出一陣喜悅的喊聲，但是仔細地觀察他的臉孔，她自己變得失色了。

『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微笑着說道。『我來拿你的十字架，索尼亞。是你告訴我到十字路去的；現在歸于這樣了，你却驚嚇，這是爲什麼呢？』

索尼亞驚愕的凝視着他。他的口氣在她看來是奇怪的；她渾身打了一陣寒戰，但是她一會便猜出那口氣和那話都是一種假裝的。他向她說話，眼往一邊看，好像要避免碰見她的眼睛似的。

『你看，索尼亞，我決定了，最好是這樣。有一件事實。……這是說來話長，而且這無須乎討論。但是你知道什麼使我生氣麼？使我煩惱的是那一切愚蠢的野蠻的臉孔都立刻要對我張着嘴，以他們的愚蠢的問話麻煩我，那些我都必須回答——他們將用手指點着我……呸！你知道我並不往波費利那里去，我討厭他極了。我寧願到我的朋友——放礮中尉那里去；我將如何使他驚奇呵，我將造成什麼樣的一種轟動呵！但是我必須更要安靜些。我近來變得太易激怒了。你知道

我剛才幾乎向我的妹妹揮拳頭，因為她轉身對我最後看一看。這是一種殘忍的情況！唉！我要變成什麼樣子！唔，十字架在那里？」

他彷彿差不多就不知道他在作什麼。他站立不穩，不能集中注意力在任何事物上；他的思想彷彿一個跟着一個飛跑，他不連接地談着，他的手微微抖顫着。

索尼亞一語未發，從抽屜裏拿出兩個十字架來，一個是栢木的，一個是銅的。她在自己身上並在他身上畫十字，把木十字架放在他的頸頸上。

「這是我愛基督而甘受苦難的象徵，」他大笑道。「好像我直到現在並沒有受許多苦似的！木十字架，那是粗人的；銅十字架，那是理薩威泰的——你自己要戴，給我看！可見在那個時候……她是戴着吧？我記得有兩件東西也像這些東西，一個銀十字架和一個小小的聖像。我把那些拐回到那老女人的頸頸上。

那些現在合式了，實在，那些乃是我現在所應當戴上的。……但是我在說些瞎話，忘記要緊的事了；我不知怎的愛忘記。……你看，我來警告你，索尼亞，好使你

可以知道……就是這——我來爲的就是這。但是我還有話要說的。你自己要我去。唔，現在我要到獄裏去了，你的希望將達到了。唔，你幹什麼哭呢？你也哭麼？莫要。算了吧！我是何等恨這一切呵！」

但是他的感情動了；他看着她的時候，他的心發痛。『她爲什麼也傷心呢？』他自己想道。『我于他是什麼人呢？他爲什麼哭呢？她爲什麼像我母親樣，像都麗亞樣，照顧我呢？她將作我的看護。』

『給你自己畫十字，至少要念一個禱告，』索尼亞用一種怯懦的時斷時續的聲音央求道。

『哦，一定地，你喜歡要我念好多就念好多！而且真誠地，索尼亞，真誠地。……』

但是他想說什麼十分不同的話。

他自己畫十字畫了幾次。索尼亞拿起她的披肩，披在頭上。這是瑪爾美拉

陀夫所說的那條綠色的 *drap de dames* 披肩，『家庭的披肩』。拉思科里涅珂夫想到這，看一看牠，但是並沒有問。他開始自己覺得，自己確實是忘記事情，而且激動得討厭。他因此發驚。想起索尼亞想同他一陣去，又忽然使他發驚。

『你幹什麼？你往那里去？留在這里，留下！我要獨自去，』他在怯懦的煩惱中喊道，他幾乎愜恨的，向門前挪動。『成陣的去有什麼用！』他喃喃道，走出去了。

索尼亞仍舊站在屋子當中。他甚且並沒有向她說再會；他把她忘了。一陣刺痛的反抗的懷疑在他的心中洶湧着。

『這對麼，這對麼，這一切？』他下樓的時候又想到。『他能以停住，取銷這一切……而不去麼？』

但是他仍然去了。他忽然畢竟覺得他一定莫要問自己話了。他轉到大街上

的時候，想起他沒有向索尼亞說再會，他離開了讓她披着她綠色的披肩在屋子當中，經他向她噓了之後，便不敢動的時候，他突然停了一會。同時，另一個思想來到他的腦中，好像埋伏着等到那時驚嚇他似的。

『怎麼，我剛才到她那里去懷着什麼目的？我告訴她——爲着事情；爲着什麼事情呢？我什麼種事情也沒有！告訴她我要去麼；但是那里需要呢？我愛她麼？不，不，我剛才趕她像一條狗樣。我要她的十字架麼？我墮落到何等下賤呵！不，我要她的眼淚，我要看她恐懼，看她的心如何發痛？我必須有什麼可牽掛的事物，什麼可使我就擱的事物，什麼可看的友愛的臉孔！我竟敢相信自己，夢想着自己要作的事！我是一個乞丐般的可恥的賤人，可恥呀！』

他順着運河岸上走，他沒有好多路走了。但是走到橋頭的時候，他便停住，順那繞着走到乾草市場去了。

他熱心地往左右看，注意地凝視着每件東西，却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任何東西

上；一切東西都悄悄地過去了。『在另一個星期，另一個月裏，我將乘着牢獄做車經過此橋，那時候我將怎樣地看這運河呢？我歡喜把這點記住！』這思想潛入他的心中。『看這個招牌！那時候我將怎樣地念那些字呢？這裏寫着「商行」，這是可記住的一個東西，符那個字，而且在一個月內再看一次——那時候我將怎樣地看牠呢？那時候我將怎樣地感覺，怎樣地想呢？……這一切都一定是何等的普通呵，我現在麻煩些什麼事情！自然這一切都是有趣的……在牠們自己那方面……（哈——哈——哈！我想些什麼事？）我變成一個嬰兒了，我向自己誇張哩；我爲什麼害瞎呢？嘻，人們怎樣地擠呵！那個胖子——他一定是一個德國人——他推我，他知道他推的是誰麼？還有一個粗婆子，抱着一個嬰兒，乞求。她以爲我比她幸福，這才希奇。爲着這種不合理，我可以給她點錢。這里口袋裏剩下有一個值五戈貝克的輔幣，我在那里弄的？這里，這里……索取吧，好婆婆！』

『上帝賜福給你吧，』那乞丐用一種哭聲念道。

他走進乾草市場去。在人羣中是討厭的，非常討厭，但是他正往他看見人最多的地方走去。他本願犧牲一切，以求孤獨；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本沒有孤獨過一會，在人羣中有一個人醉了，亂七八糟的；他老是要跳舞，他跌倒了。有一圈人圍着他。拉思科里涅珂夫從人羣擠過去，對醉人注視了幾分鐘，忽然發出一陣短促的笑聲。他最後挪開了，並不記得他在什麼地方；但是當他來到方場中央的時候，一陳興奮的情感忽然征服了他，身心都被征服了。

他忽然想起索尼亞的話，『往十字路去，俯伏于人們之前，和大地接吻，因為你也得罪牠了，大聲向全體的世人說，「我是一個兇手。」』他記起那話，便打戰了。那自始至終，尤其是最後幾小時，那絕望的苦惱與焦心那般沉重地壓抑着他，以致他斷然地把這種新的未混合的完全的感觸——這種機會抓住。這像一陳猝然發生的病臨到他的身上；這像一個火花在他的靈魂中燃起，把火燒遍他的周

身。他內裏的一切立刻都軟了，淚珠湧到他的眼中。他立刻倒在地上了。……他在方場的中央跪下，俯伏在地上，帶着隆福與狂歡和污土接吻。他起來，

第二次伏下。

『他喝多了，』一個靠近他的青年說道。

發出了一片狂笑聲。

『他是往耶路撒冷去，兄台們，向他的孩子們和他的國家告別哩。他是俯伏于所有的世人之前，吻着偉大的聖彼得堡和牠的鋪道，』一個有點醉的工人續說道。

『還是一個很年輕的人哩！』第三個人說道。

『而且是一位上流人哩，』有人冷淡地說道。

『現今就不能知道誰是上流人，誰不是。』

這些喊聲與話語阻止了拉恩科里和珂夫，『我是一個兇手』這句話，或者就要

從他的口中吐出，終於消滅了。不過，他不動聲色地忍受這些話，並不往四下望，他便向往警察衙門去的那條街走去了。他在路上會瞥見什麼東西，並沒有使他發驚；他覺得一定是要這樣的。第二次他在乾草市場裏俯伏下去，他看見索尼亞在左邊離他有五十步遠站着。她在市場裏一所木房後面躲着他。那時她在他的艱苦的路上跟着他！拉思科里涅珂夫那時覺得而且堅決地知道了，索尼亞永遠和他在一塊，願跟他到天涯地角，無論命運會把他領到什麼地方去。這絞他的心……但是他正來到致命的地方了。

他十分堅決地走進院裏去。他必須上第三層樓去。「我什麼時候將上去，」他想到。他覺得好像那致命的片刻還遠着似的，好像他剩下有許多斟酌的時候似的。

又是同樣的廢物，同樣的蛋殼亂攤在螺旋形的樓梯上；又是各層樓房開敞着，又是同樣的廚房，和從那發出的同樣蒸汽和臭味。拉思科里涅珂夫從那天以後，

就沒有到這里來過。他的兩腿麻木，支持不住了，但是仍然往前走。他停了一會來休息，來定心，好進去像一個人樣。『但是爲什麼？幹什麼？』他想着奇怪。『若果我必須把這杯喝了，這有什麼關係呢？越討厭人便越好。』他想像了一會那『放砲中尉』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的樣子。他真要到他那里去麼？他不能往別人那裏去麼？往尼科丁佛密支那裏去麼？他不能轉回頭，筆直往尼科丁佛密支的寓所去麼？至少那時便要秘密地辦了。……不，不！往『放砲中尉』那裏去！若果他必須要喝，便立刻喝掉吧。」

他變得發冷而且幾乎失了意識，把辦公處的門開了。這次裏面人很少——只有一個門房和一個粗人。那看門人甚且並沒有從簾子後面往外窺看。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緊接着的那間房裏去。『或者我還無須乎說哩，』這思想從他的心頭經過。有種沒有穿制服的書記正在使自己在棹旁坐下來抄寫。在一個拐角裏有另一個書記在坐下。薩米陀夫不在那裏，自然尼科丁佛密支也不在。

「房裏沒有人麼？」拉思科里遑珂夫向樟旁那人問道。

「你找誰？」

「唉！一種聲音沒有聽見，一種景象沒有看見，但是我聞着俄國人的氣味了……在童話中怎麼敘下去的……我忘記了！待命！」一種熟悉的聲音忽然喊道。

拉思科里遑珂夫發戰。放砲中尉站在他的面前。他剛從第三個房間進來。

「這是命運，」拉思科里遑珂夫想道。「他爲什麼在這裡呢？」

「你來看我們麼？什麼事？」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喊道。他顯然是極其溫

和，而且有點高興。「若果是爲着公事而來，你是有點早了。（註）我在這裏，

這只是一個機會……不過我要盡我力量辦。我一定要承認，我……什麼，什麼？

原諒我……」

註：英譯者註云：「陀思妥夫斯基於佛忘記這是在日落以後了，而且上次拉思科里遑珂夫是在下午

兩點鐘到登在辦公處去，還因爲太遲被責備。」不過我想這是照例的一句反語。——譯者

『拉思科里涅珂夫』

『自然。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你不是以爲我忘了吧？莫要以爲我是像

那樣……羅提宏羅——羅——羅提阿諾維支，不是麼？』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是的，是的，自然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正要說對了。我打聽你許多次。我老實對你說，從那以後……從我像那樣舉動了以後，我真傷心……以後他們向我解釋，說你是一個文人……而且是一個有學問的人……而且是初步……可憐我們！文人或研究科學的人藉着創造行爲什麼事不能做！我的妻和我都頂敬重文學，在我的妻那便是一種純真的熱情！文學與藝術！只要一個人是一個上流人，所有其餘的東西都可以用才情，學問，明哲，天才得來。至於一頂帽子呢——唔，一頂帽子有什麼關係呢？我能以像買小餅子一樣容易地買一頂帽子；但是那在帽子下面的東西，帽子所蓋着的東西，那我是買不到的！我甚至於想去

向你道歉，但是以爲或者你……但是我忘記問你了，你眞有什麼事麼？我聽說你的家眷來了把？」

『是的，我的母親和妹妹來了。』

『我甚且有榮幸遇見了你的妹妹——一個深受教育的可愛的人。我承認，我懊悔自己那麼和你動怒。是的！但是至於我疑心地觀察你暈倒的暴病，——那件事情弄明白得好極了！執迷與惑溺！我瞭解你的憤怒。或者你因爲家眷到了，更動寓所吧？』

『不，我只是進來看看……我來問……我以爲會在這里找着薩米陀夫的。』

『哦，是的！自然，你們作朋友了，我聽說。唔，不，薩米陀夫並不在這里。是的，我們看不見薩米陀夫了。他從昨天以後便不在這里……他離去時，和人人都爭吵……吵的頂粗魯了。他是一個輕佻少年，就是這；人本可以從他身上希望有所成就，但是，你知道他們——我們的堂皇的青年人——是什麼樣的。他

想去受什麼試驗，但是那只是空談，說大話，不更進一層的。自然，這在你或你的朋友拉如密亭君便是一件很不同的事了。你的事業是智力的，失敗嚇不住你。對於你，我們可以說，人生的一切誘引 *temptations*（都算不了什麼）——你是一個避世的人，一個僧人，一個隱士！……一本書，耳朶上一枝筆，一種學問上的研究——你的精神就在那里翱翔着！我自己也是一樣。……你讀過里芬斯頓的遊記麼？」

「沒有。」

「哦，我讀過。現今有許許多多的虛無黨人，你知道，而且實在，並不是奇。這是什麼種年頭？我問你。但是我們想……你自然並不是一個虛無黨人吧！——公開告訴我，公開地！」

「不——不是。……」

「相信我吧，你可以公開向我說，如同向你自己說一樣！公家的職務是一回

事，但是……你以為我的意思說友誼十分是另一回事麼？不對，你錯了！這並不是友誼，乃是一個人和一個公民的感情，人類的感情和對於萬能者的愛的感情。我可以是一個官吏，但是我總不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和一個公民。……

你詢問薩米陀夫。薩米陀夫將在一個名譽不好的人家，為一杯香檳酒，用法國的語法辱罵人……你的薩米陀夫就只有這種用！然而我或者是燃燒着熱誠與崇高的感情，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並且我重要，有官銜，有位置！我結婚了，有小孩子，我履行了一個人和一個公民的責任，但是他是誰，我問你？我把你當作一個因受教育而高尚的人，訴之于你……還有這些產婆也變得特別地多。」

拉思科里遑珂夫考究地睜開眼睛。伊里亞彼得羅維支（他顯然是在亂嚷）的話對於他大抵只是一串無意思的聲音。但是其中有些他也懂得。他考究地看着他，不知要如何結束。

「我的意思是說那些剪髮的女子，」愛說話的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繼續說道。

『產婆是我給她們起的名子。我以為這是一個非常滿意的名字哩，哈哈！』她們上學堂去，研究解剖學。若果我害病了，我去找一個青年女子來醫治我麼？你怎麼說呢？哈，哈！』伊里亞彼得得羅維支大笑，非常高興他自己的口才。『這

是對於教育的一種過度的熱心，但是你一受了教育，那就够了。爲什麼罵牠呢？爲什麼像那個流氓薩米陀夫樣，侮辱高尚的人呢？他爲什麼侮辱我呢，我問你？而且看這些自殺的人，他們是何等地普通呵，你想不到的！人們化去他們最後的一文錢，殺他們自己，少男少女和老人。就在今天早晨我們聽說有一位先生，剛到這城裏來。尼爾巴夫利支，我說，那位自殺的先生姓什麼？』

『司維特里喀羅夫，』有人從別屋裏瞞睡似的無精打彩地答道。

拉思科里迥珂夫一驚。

『司維特里喀羅夫！』司維特里喀羅夫自殺了！』他喊道。

『怎麼，你認識司維特里喀羅夫麼？』

『是，我認識他。……他到這里不久。』

『是的，就是這樣。他失去了妻子，是一個染有造次的習慣的人，忽然之間自戕了，而且那麼嚇人地。……他在他的筆記簿上留下幾句話：說他死時神智清明，說他死沒人應受答。他有錢，他們說。你如何會認識他呢？』

『我……熟……我的妹妹先是他家裏的女管事。』

『罷——罷——罷！那麼無疑地你能以告訴我們關於他的什麼事了。你沒有疑心麼？』

『我昨天看見他……他……在喝酒；我什麼事情也不知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來攻他，在悶塞他。

『你臉又變失色了。這里是這麼氣悶。……』

『是的，我一定要走，』拉思科里涅珂夫喃喃道。『原諒我擾亂你。……』
『哦，絲毫不，你愛如何常來便如何。見你乃是一個快樂，而且我高興這樣』

說。」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伸出手來。

『我只是等一等……我是來看薩米陀夫。』

『我明白，我明白，而且見你乃是一個快樂。』

『我……是很高興的……再會，』拉思科里涅珂夫微笑道。

他出去了，他搖搖擺擺的，他發暈，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開始下樓，右手扶牆。他猜想有一個門房上樓到警察辦公處去，從他旁邊擠過去，有一條狗在下一層樓老是徹耳地叫着，還有一個女人扔一根麵棍去打牠，嚷着。他下來，走出到院子裏來了。那里，離門口不遠，站着索尼亞，驚惶失色。她驚奇地看着他。在她的臉上有着一種刺痛的，絕望地神氣。她緊扣着手。他的雙唇作出一種難看的，無意義的笑容。他不動地站了一會，嘗着牙，回到警察辦公處去

了。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坐下了，正在報紙中翻尋。在他旁邊站着那個粗人，他曾在樓梯上把他推過去。

「哈！又回來了！你丟下什麼東西了麼？什麼一回事？」

拉思科里遑珂夫嘴唇發白，眼睛直視着，慢慢來得更近了。他照直走到棹前，手靠在棹子上，努力要說什麼話，但是說不出來；只能聽見不聯接的音。

「你覺得有病麼，搬一張椅子！這里，坐下！來點水！」

拉思科里遑珂夫坐在椅上，但是他把眼睛老注在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的臉上，後者的臉表現出不快的驚奇。兩人彼此互相看了一會，等待着。水拿來了。

「是我……」拉思科里遑珂夫開口道。

「喝點水。」

拉思科里遑珂夫用手拒水，輕輕地，斷斷續續地，但是清清楚楚地說道：

「見我用一把斧頭把那老女當主和她的妹妹理薩威泰殺了，而且搶了她們。」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張開嘴。人們從各方面跑上來。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話重說一遍。

(卷六完)

尾
聲

I

西比利亞。在一條寂寥的寬河的岸上有一座城，是俄國行政中心之一；在城裏有一個堡壘，在堡壘裏有一所牢獄。在牢獄裏，第二等犯人羅提宏拉思科里涅珂夫被監禁九個月了。從他犯罪以後幾乎有一年半過去了。

關於他的審訊並沒有什麼困難。犯人正確地，堅決地，而且明白地咬住他的話。也並沒有把事實弄亂，也沒有錯解，也沒有爲着自己的利益把事實弄軟和，也沒有省去最小的細事。他說明那暗殺的每件意外之事，以及在被暗殺了的那女人手中找着的典物的秘密（一塊木片帶着一條鐵片）。他詳細地敘述他怎樣拿她前鑰匙，鑰匙像什麼樣，還有大櫃和那裏的東西；他說明暗殺理薩威泰的神秘，敘

述珂黑和在他以後那大學生如何叩門，把他們彼此對說的話都重說一遍；他以後如何跑下樓，而且聽見尼古拉和特密忒里嚷叫；他如何藏在空房裏，以後回家了。他在結尾指出那石頭在浮思列森斯基大街那邊的院子裏，在那石頭下面找到了錢袋和首飾。事實上，整個的事情是十分明白的。律師與法官在別的事情中，對於這件事實都十分喫驚：他把首飾和錢袋藏在一塊石頭底下，並不用，並且，他現在並不記得首飾像什麼樣，甚至于有多少。說他從沒有打開錢袋，甚且並不知道裏面有多少錢，這件事彷彿不可置信。錢袋裏結果看有三百一十七塊盧布和六十個戈貝克。因為在石頭底下放得那麼久，有些最值錢的票子放在頂高頭，受了潮濕了。他們有好久努力要查出這個被告的人，既然關於別的一切事情都照直實供爲什麼關於這事撒謊。最後有幾位更精通心理學的律師承認了，他真正沒有察看錢袋，因此當他把牠藏在石頭底下的時候，他並不知道裏面是什麼，是可能的。但是他們立刻演出這個推論，以爲他犯這罪只能是由于一時的神經錯亂，由于殺人狂，

並沒有圖財的目的與追求。這便和最近最時髦的發狂說相合，在我們今日，關於刑事案子極常應用這種學說的。並且，拉思科里遑珂夫的憂鬱病的情況有許多證人證明，有饒塞毛夫醫生，他的老同學，他的女老板及其僕人。這一切都有力地達到這種結論：拉思科里遑珂夫並不十分像一個普通的兇手和強盜，其中是有着另一種成因的。

犯人差不多就不設法替自己辯護，這種使那般持此意見的人們苦惱。對於是什麼動機驅使他暗殺，搶劫，這種決定一切的問題，他非常清楚地帶着頂粗率的坦白答稱，原因就是他的悲慘的情形，他的貧窮與無助，他希望有他所想得到的三千盧布的補助，以供給他在生活上的初步。他由于淺薄的怯懦的性格，更加以困苦與失敗，便被引上謀殺之路了。對於他為什麼供認這句問話，他答稱那是他真心悔恨。這一切都差不多是粗率了。……

不過判決是料想不到地寬容，或者一部份是因為犯人並沒有努力要證明自己無

罪，而且有些顯出希望要把他的罪說得言過其實。犯罪的一切奇異的特別的情形都加以斟酌了。犯人那時的變態的和受貧窮打擊的情形是無可置疑的。他沒有使用他所偷的東西這件事實，認爲一部份是受悔痛的影響，一部份是因爲他犯罪時候的變態的情形。偶然地理薩威泰之殺實在足用以證實最後的假設：一個人犯了兩次謀殺罪，却忘記了門在開着！最後，那供認，正在那案子因爲尼古拉由于憂鬱和惑溺而給的假證據，弄得亂七八糟得絕望的時候，並且正在對於真正的犯人沒有證據，甚且沒有疑心（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十分地踐言）的時候——這一切大有助于減輕他的判決。還有其他有利于犯人的情形十分意外地出現了。拉如密亨不知怎的查出來而且證明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大學的時候，曾幫助一個貧窮的害肺癆病的同學，化了他的最後一文錢，供給他六個月，而且當這個學生死了的時候，留下了一個他幾乎從十三歲起便供養的衰弱的老父親，拉思科里涅珂夫把這老人弄得醫院去，死時他付了葬費。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女老板也作證，說當他們在五胡

區另一個住宅裏住的時候，拉思科里遼珂夫從一個失火的人家救出兩個小孩，而且因此被火燒了。調查此事，有許多證人證實得很好。這些事實造成一個有利于他的印像。

結果犯人因為減輕的情形，判定在第二等裏作苦工，期限僅只八年。

在審訊一起頭，拉思科里遼珂夫的母親便病了。都麗亞和拉如密亨看出在審訊期間把她弄出彼得堡去是可能的。拉如密亨選定離彼得堡不遠在鐵道上的一個城，這樣好能以步步跟着審訊，同時能盡力常常地去看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害的是一個奇怪的神經質的病，加之以部份的神經錯亂。當都麗亞從同她的哥哥最後一次晤談回來的時候，她看見她的母親已經病了，在發燒的不省人事中。那天晚上拉如密亨和她商定了他們對於她母親關於拉思科里遼珂夫的問話必須要如何回答，爲着她母親編了一個完全的故事，說他爲着一件事務上的委託，必須往俄國的一個遠地方去，那結果會使他獲得金錢和名譽的。

但是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在那時和在那以後，從沒有在這個題目上問他們什麼話，這件事情使他們發驚。正相反，她却對於她兒子之突然離去，有她自己的說法；她流淚地告訴他們，說他如何來向她告別，暗示她一人知道許多秘密的重要的事情，而且羅提亞有許多很有勢力的仇人，因此他必須隱藏起來。至于他將來的事業呢，她毫不懷疑，當某種惡勢力能以除去的時候，那會是赫赫的。她向拉如密亨實說，她的兒子有一天會成爲大政治家的，她的文章和煌煌的文才證明了這點。她不斷地讀那篇文章，她甚且大聲地讀，幾乎拿着牠睡覺，但是差不多就不問羅提亞在什麼地方，雖說別人顯然避免着這個題目，那本來就足夠引起她的疑心了。

他們最後對於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在某幾件事上之奇異的沈默開始發驚了。比方說，她並不抱怨沒有接到他的來信，雖說在前幾年她只靠着希望從她的愛兒那里來信而生活。這在都麗亞是大大不安的原因；她以爲她的母親猜疑她兒

子的命運中有什麼可怕的事情，而怕問，因為怕聽見還更可怕的事情。無論如何，都麗亞看得清清楚楚的，她的母親神智並不十分清明。

不過，有一兩次，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那麼把話一轉，要答她話，而不提羅提亞在什麼地方，是不可能的，當她得到不滿意的疑心的答話時，她便立刻變得抑鬱沈默，這種心情延長了好久。都麗亞最後看出來，哄她很難，結論歸於不如在某幾點上完全沈默吧；但是這變得越發越發顯而易見了：這可憐的母親疑心有什麼可怕的事情。都麗亞記得她哥哥告訴她，她母親聽見她在和司維特里喀羅夫晤談之後，在供認的凶日以前，他在那夜裏在睡夢中說話：她沒有從那聽出什麼話來了麼？有時，在幾天甚至於幾星期的抑鬱的沈默與流淚之後，接着便有一個時期的神經昏亂病的活潑，病人開始幾乎不斷談她的兒子，談她對他將來的希望。……她的幻想有時非常奇怪。他們奉承她，假裝着和她同意（她或者看出他們是假裝着），但是她還是往下談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供認後五個月，被判決了。拉如密亨和索尼亞能如何常常去獄中看他便如何常常地去。最後分別的片刻到了。都麗亞向她的哥哥起誓，這分別不會是永遠的，拉如密亨也是的。拉如密亨在他的青年的熱誠中堅定地決要在後三四年中，至少立下安穩生活的基礎，積蓄一筆款項，移到西比利亞去，那是一個富於各種天然財源的地方，需要工人，活動的人與資本。他們要在那里羅提亞所在的城裏安居下，大家一塊開始一種新生活。他們在分別時都哭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前幾天非常多夢。他關於他母親問了許多話，不斷地焦心她。他那麼十分地操心她，簡直使都麗亞驚奇了。當他聽說他的母親病了的時候，他變得非常抑鬱。對於都麗亞他始終特別不輕說話。藉着司維特里喀羅夫所留給她的錢的帮助，索尼亞老早以前就預備跟着他也在裏面的那被充到亞比利亞去一幫犯人同走。關於這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和他之間並沒有通過一語，但是兩人都知道是要這樣的。在最後別離的時候，他對於他妹妹和拉如密亨熱心地預想着他

出獄以後他們在一塊的幸福的將來，奇異地微笑着。他預言他母親的病不久便要發生致命的結果。索尼亞和他最後動身走了。

遲了兩個月，都麗亞嫁給拉如密亨了。這是一個安靜的悲哀的結婚；不過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和饒塞毛夫被邀請了。在這時期中，拉如密亨帶着一種堅定的決心的態度。都麗亞深信他能實行他的計畫，實在，她不能不相信他。他顯出一種希有的意志力來。在別的事情之外，他又開始到大學聽課，爲的是要領學位。他們不斷地爲將來計畫；兩人都打算至少在五年以內到亞比利亞安居下。直到那時爲止，他們把希望放在索尼亞身上。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高興給都麗亞和拉如密亨的結婚祝福；但是在結婚之後，她變得甚且更抑鬱，更焦心了。爲着使她高興，拉如密亨告訴她說拉思科里涅珂夫如何照顧那可憐的學生和他的衰弱的父親，說他在一年以前，因爲從失火裏救兩個小孩，如何被燒而且受傷了。這兩條消息把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的

混亂的想像弄興奮了，幾乎弄到消魂的地步。她不斷地談這些事，甚至於在大街上和在人談起話來，雖說都麗亞總是陪伴着她。在公共舟車上和店舖裏，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她能抓到一個聽話人，她便開始談她的兒子，他的文章，他如何幫助那大學生，他如何在失火時被燒了，等等！都麗亞不知道如何制止她。除開她的病態興奮的危險而外，還冒着有人想起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姓名，談到新近的審訊之險。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把她兒子所營救的那兩個小孩子的母親的住址找出來了，硬要去看她。

最後她的不寧達到極點了。她有時忽然地哭起來，時常害病，發燒得不省人事。有一天早晨她聲言，以她計算，羅提亞應當不久便回家來了，說她記得，當他向她告別的時候，他說她們必須盼望他在九個月以內回來。她開始預備着他回來，開始把自己的房子替他收拾整齊，把家具擦乾淨，洗掛新的東西，等等。都麗亞焦急，但是什麼話不說，幫助她佈置房屋。經過累人的一天，在不斷的幻想

中，在愉快的晝夢與眼淚中度過，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夜間便病了，到早晨她便發燒，不省人事。這是腦熱病。她在那星期內便死了。她在不省人事中吐出些話，顯出她關於她兒子的可怕的命運所知道的，比他們所想的，多的多了。

雖說從拉思科里遑珂夫到了西比利亞的時候起，他們按時通信，然而有好久他並不知道他母親死了。通信之進行是憑着索尼亞，她每月寫信給拉如密亨夫婦，而且按時接到回信無誤。起初他們看索尼亞的信乾燥，不令人滿意，但是以後他們結論歸于來信不能再好了，因為從這些信裏他們得到他們的不幸的哥哥的生活之完全的畫圖。索尼亞的信充滿了頂多的細事，是關於拉思科里遑珂夫因犯人的一切環境之最簡單最明白的敘述。沒有說到她的希望，沒有猜疑到將來，沒有敘述到她的情感。她並不努力解釋他的心境和內部的生活，只寫出簡單的事實——他自己的話，他的身體的正確報告，他們晤面時他要什麼，他託她什麼事，等等。這一切的事實她寫得特別詳細。他們的不幸的哥哥的像最後十分明白地正確地顯

露出來。那是錯不了的，因為除了事實以外，什麼都沒有寫。

但是都麗亞和她的丈夫從這消息得不出什麼安慰來，尤其是在起初。索尼亞

寫信說他常是鬱鬱的，不願說話，說他差不多對於她從他們來信中所給他的消息，並不發生是趣，說他有時打聽他的母親，而且說當她看出他猜到實情了，最後便告訴他，說她死了的時候，她看他彷彿並不因之大受感動，無論如何在外表上是這樣的，她喫驚了。她告訴他們，說雖然他彷彿專心于自己，而且似乎離絕一切的人——他却對於他的新生活具有非常直接簡單的見解；說他明白他的地位，暫時並期望什麼好些的東西，沒有起心不善的希望（這在他的地位上是十分平常的），而且對於他環境中的任何事物，那麼不像他先前所知道的任何事物，他彷彿差不多並不驚奇。她寫信說他的身體是令人滿意的；他作他的工作，並不躲懶或求多作；他幾乎對於食物漠不關心，但是除了在星期日和節日以外，那食物是十分壞，以致他最後高興接受她——索尼亞——的點錢，每天喝自己的茶。他求她別的什麼東

西都莫要煩心，聲言關於他的這一切的大驚小怪，僅僅使他苦惱而已。索尼亞寫

信更說，他在獄裏和其餘的人同房，說她並沒有看過他們營盤的裏面，但是斷定那里是擁擠的，悲慘的，不衛生的；說他睡在一張木板床上，下面鋪一塊氈子，他不願作其他任何安排。但是他這麼可憐地，粗陋地過活，並不是由于什麼主意或計畫，乃只是由于不注意與平淡而已。

索尼亞簡單地寫信說，他起初對於她的會見並不顯出什麼興趣，實在幾乎煩惱她來了，不願談話，而且對她無禮。但是結果這種會見對於他成爲一種習慣，幾乎成爲一種必須的事了，因此當她病了幾天，不能來會他的時候，他的確痛苦了。她常在節日在牢獄大門前或在看守所裏見他，他被領到那里去見她幾分鐘。在工作的日子，她便去看他工作，或者在工作場裏，或者在磚瓦窰裏，或者在伊爾蒂希河岸上的棚裏。

關於她自己，索尼亞寫信說她竟得在城裏結識幾個人了，說她縫紉，而且因爲

在那城裏差不多沒有一個作女服的裁縫，她便在許多人家裏認爲是不可少的人了。但是她並沒有提當局因爲她而對於拉思科里涅珂夫發生興趣，他的工作被減輕了，等等。

最後一個消息傳來了（都麗亞實在在前幾次來信中便看出驚恐與不安的徵候），說他遠離一切人，說他的同獄囚犯不喜歡他，說他一連幾天不說話，臉色變得非常慘白。在最後一封信裏，索尼亞寫信說他病得利害，住在醫院的犯人病室裏。

II

他病了好久。但是並非對於牢獄生活的恐懼，並非苦工，惡食，剃了的頭，或補綴的衣服，毀壞了他。她管什麼所有那些的艱難辛苦哩！他甚且高興作那苦活。身體上的疲乏，他至少可以靠着幾個鐘頭的安眠。那食物于他算什麼呢——薄薄的菜湯裏漂着甲蟲麼？在過去當學生的時候，他時常連那都沒有哩。他的衣服是暖和的，而且合于他的生活習慣。他甚且覺不着腳鏢。他害臊他的剃了的頭與雜色的上衣麼？在誰面前呢？在索尼亞面前麼？索尼亞怕他，他如何能在她面前害臊呢？仍然他甚至于在索尼亞面前害臊，他因為那便以梅藜的粗魯的舉動苦她。但是他所害臊的，並不是他的剃了的頭和他的腳鏢；他的驕傲

受重創了。使他害病的，乃是受創的驕傲。倘若他能够自責，他是何等地幸福呵！那時他能以忍受任何事情，甚至于羞恥與凌辱。但是他嚴格地評判自己，他的更加苦惱的良心，在他的過去裏，找不出特別可怕的過失，除了一種簡單的莽撞^①而外，那在任何人都可以發生的。他害臊，正因為他——拉思科里涅珂夫——受了盲目的命運之賜，如此絕望地，愚蠢地，完全失敗，必須使自己謙卑，服從判決之『愚事』，若果他無論如何要平平安安的話。

現在的渺茫的無目的的的焦心，將來的無結果的不斷的犧牲——這便是展在他面前的一切。在八年底，他僅只三十二歲，能够開始新生活，這在他算什麼種安慰呢！他必須爲着什麼生活呢？他必須企望什麼呢？他爲什麼要奮力呢？爲着生存而活麼？怎麼，他先前有千萬次，願意爲着一個信仰的緣故，爲着一個希望，甚至于爲着一個幻想，而放棄生存。僅僅的生存對於他總是太不算什麼；他需要更多的。或者正是因爲他的慾望之力的關係，他以爲自己是一個比別人

准的事情多些的人。

但願命運加悔恨于他——熱烈的悔恨，碎他的心，奪去他的睡眠，那悔恨，那其中的怕人的苦痛，帶來自縊和自溺的幻象！那會高興呵！眼淚與苦痛至少還是人生。但是他並不悔罪。

至少他在對於自己的愚蠢發怒中找到安慰，如同他對於那使他到牢獄來的那些奇怪的莽撞發怒一樣。但是現在在牢獄裏，在自由中，他又把他所有的行動細想一遍，批評一下，絕不看牠們是如同在那致命的時候所彷彿是的那麼莽撞，那麼奇怪。

『在什麼方面，』他自問道，『我的學說比那些從世界開始便雲集衝突的別的學說愚些呢？』一個人只消十分獨立地，寬大地，觀察事情，不受庸俗意見的影響，我的意見便絕不彷彿是那麼……奇怪的。哦，懷疑的人們與不值錢的哲學家們，你們爲什麼中道而廢呢！』

『爲什麼我的行動使他們驚爲如此可怕呢？』他自言自語道。『是因爲那是一件罪麼？罪是什麼意思呢？我的良心是平安的。自然，那是一件法律上的罪，自然，犯了法律的字面，流了血了。唔，就爲着法律的字面懲罰我……那就得了。自然，若果那樣，許多人類的恩人，他們並不是繼承權勢，而是替自己奪取權勢，應當在初步便受懲罰了。但是那些人成功了，因此他們便是對的，我沒有成功，因此我便沒有權利邁那一步。』

他認他的罪只在這，只在他沒有成功而且把事情供認了。

他還爲這個問題所苦：他爲什麼不自殺呢？爲什麼他站着看着河，而寧願供認呢？是生之慾如此強，是他如此難以征服麼？司維特里喀羅夫雖說怕死，他不是把牠征服了麼？

正在他站着往河裏看的時候，他在苦惱中間自己這句問話，而且不能明白這點，他或者朦朧地覺悟出自己和自己的信心之根本謬誤了。他並不明白，那種覺

悟會成爲將來的轉機，新的人生觀，和他將來的復活之兆的。

他寧願讓之于本能的重擔，那他邁不過去的，又是由于懦弱與卑鄙。他看着他的同獄囚犯們，看他們何等地愛人生，寶貴人生，而驚奇。在他看來彷彿他們愛人生，重視人生，在獄裏比在自由中還甚。其中有些人，比方說，漂泊者罷，忍受了什麼樣可怕的苦楚與困窮呵！他們能像他想見他的情人那般十分地愛一道陽光，愛原始的森林，藏在什麼沒見過的地方的冷泉，漂泊者在三年以前看見的，而且極想再看，夢想着那周圍的綠草和矮叢林中唱着的鳥兒麼？他繼續下去，還看見更多的不可解的例子。

自然，在獄裏有許多他沒有看見，而且不想看見；他彷彿低着眼睛過活。在他看來那是討厭的，難堪的。但是結果有許多事情使他發驚，他便彷彿自動地開始注意許多他先前所未料到的事情。那使他最驚的，乃是在他與所有其餘的人之間橫着的那可怕的不可能的深淵。他們彷彿是一種不同的人類，他看他們和他們

看他，都帶着憎惡與仇恨。他覺着而且知道他的孤立的緣由，但是不到那些緣由是如此深而且強的時候，他絕不會承認的。其中有幾個波蘭的流犯，他們是政治的囚犯。他們簡直輕視所有其餘的人爲無知識的粗人，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能那樣看他們的。他看這些無知識的人在許多方面比那些波蘭人聰明的多了。還有幾個俄國人——一個先前的軍官和兩個學生——也一樣地侮慢。拉思科里涅珂夫同樣清清楚楚地看出他們的錯誤。人人都不歡喜他，避着他，他們最後甚且開始恨他了，——爲什麼，他並說不出來。罪重的人被人輕視，而且他的罪遭人恥笑。

『你是一個上流人，』他們常說道。『他不應當拿着斧頭亂砍；那不是一個上流人的事情。』

在四旬齊的第二個星期，攆他和他那班人拿聖餐。他到教堂去和別人一塊祈禱。有一天發生了一陣爭吵，他並不知道怎樣地。大家都立刻在一陣狂怒中攻

擊他。

『你是一個沒有信心的人！你不相信上帝，』他們叫道。『應當把你殺了。』

他從沒有向他們談論上帝，也沒有談過他的信仰，但是他們要把他當作一個無信心的人殺了。他一句話不說。有一個犯人十分瘋狂地向他撲去。拉思科里和恩珂夫泰然地沈默地等着他；他的眉毛並不顫動，他的臉色並不畏縮。衛兵把他和他的攻擊者調停好了，不然便會流血的。

還有另一個問題他不能解決：他們爲什麼都那麼喜歡索尼亞呢？她並不設法獲得他們的歡心；她很少遇見他們，有時只是她來看一會他作活。仍然人人都知道她，他們知道她是出來跟着他的，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如何生活。她從沒有給他們錢，並沒有特別幫忙他們。只有一次在聖誕節，她送給他們大家餡餅和捲子。但是漸漸地在他們和索尼亞之間便發生了更親密的關係。她給他們寫信寄

信到他們親屬那里。到這城裏來的囚犯的親屬，受他們吩咐，把給他們的贈物和錢留在索尼亞那里。他們的妻子和情人認識她，常去會她。當她會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作活的時候，或者在路上遇見一帮囚犯的時候，他們都向她脫帽。『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小姐，你是我們的親愛的良善的小姐，』粗野的打烙印的犯人們向那個脆弱的矮小的人說道。她便要微笑，向他們鞠躬，而且她微笑的時候，人人都高興。他們甚且嘆賞她的步態，回頭看她走路；他們還爲着她那麼矮小而嘆賞她，事實上是不知道頂嘆賞她什麼好了。他們在病中甚且找他幫忙。

從四旬齊之中，直到過了復活節之後，他都在醫院裏。他好些的時候，便想起他發燒，不省人事的時候，所作的夢。他夢見全世界遭了一場可怕的新的奇怪的瘟疫，那從亞洲的深處傳到歐洲。除了很少幾個被選的人而外，大家都要被毀滅。有幾種新的微菌攻入身體，但是這些微菌都賦有智力與意志。爲牠們所攻的人立刻便變得瘋狂暴怒了。但是人們從沒有像這些遭難者認爲自己是那麼有智

話，那裏完全把握住真理，他們從沒有認爲他們的決定，他們的科學的結論，他們道德上的信仰是那麼無誤的。整個的鄉村，整個的城鎮和人民都傳染瘋了。大家都興奮了，彼此互相不瞭解。每人以爲他自己得道真理，苦惱的看着別人，捶胸，哭泣，扭手。他們不知道如何判斷，他們對於認爲什麼是惡，認爲什麼是善，不能同意；他們不知道誰該受咎，誰該宣佈無罪。人們在一種無意義的惡恨中互相殘殺。他們集合成爲軍隊互相反對，但是即使在行軍時，軍隊便要開始互相攻打，互相刺呀，砍呀，咬呀，吞呀。城裏的警鐘終日響着；人們跑到一塊，但是爲什麼召他們以及誰召他們，並沒有人知道。最普通的職業都廢弛了，因爲人人都提出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改良，他們不能同意。土地也廢弛了。人們相聚成羣，同意于什麼事情，起誓一塊保持着，但是立刻又開始作與他們所提議的十分不同的事情。他們互相責難，互相爭鬥，互相殘殺。發生了大火災與饑荒。一切人與一切東西都陷于毀滅中。瘟疫流行推移得越遠越遠。在整個的世界上

有幾個人能以被救。他們是純潔的選民，命定的要創造新人類與新生活，使天地更新，純淨，但是沒有人看見過這些人，沒有人聽見過他們的話和他們的聲音。

拉思科里涅珂夫很煩惱，這種無意義的夢那麼慘憺地纏繞的他着記憶，這種發燒不省人事的印象保存了那麼長遠。復活節後的第二個星期到了。春日是睛暖的；牢獄病室裏格子窗戶開了，哨兵在窗下踱着。在他病中索尼亞僅得會他兩次；她每次必須得到允准，然而那是困難的。但是她時常到醫院病室跟前來，尤其是在晚上，有時只站一會，仰望一望病室的窗戶。

有天晚上，那時拉思科里涅珂夫差不多病又好了，他酣睡着。醒來時，他偶而來到窗前，立刻看見了索尼亞遠遠地在醫院大門那里。她彷彿在等着什麼人。那時有種東西刺他的心。他發抖，離開窗戶。第二天索尼亞沒有來，第三天也沒有。他注意他自己在不安地期待着她。最後他出院了。到了獄裏，他便從人們口中得知索尼亞在家臥病了，不能出來。

他非常不安，派人向她問好；他不久得知她的病並不危險。索尼亞聽說他焦急她，便送給他一個鉛筆寫的字條，告訴他，說她好的多了，說她微微着涼，而且說她不久，馬上就來看他作活。當他讀着的時候，他的心苦痛地怔忡着。

又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清晨一早，在六點鐘時，他便往河岸上去作活，他們常在那里舂石膏，在那里一個棚裏有一個燒石膏的竈。他們只派了三個人。其中有一個犯人和衛兵一陣到堡壘去拿傢伙；另一個人開始預備木料，放在竈裏。拉思科里和珂夫走出棚外，來到河岸上，在棚旁的一堆木頭上坐下，開始凝視着那寬廣的荒涼的河。從高高的岸上看見眼前開展着一片寥闊的風景，歌聲從對岸漂來，微微可以聽見。在廣漠的荒原上，沐浴在陽光裏，他能恰好看見遊牧人民的帳幕，像黑點子樣。那里有自由，那里有別人生活着，完全不像這裏的一些人；那里時間本身彷彿站着不動，好像亞伯拉罕時代和他的羊羣還沒有過去似的。拉思科里和珂夫坐着凝視着，他的思想入于畫夢了，入于觀照了；他並不思想什麼，

但是一種渺茫的不寧使他興奮，使他煩惱了。忽然他發見索尼亞在他的身旁，她無聲響地來了，在他的身旁坐下。天還是十分早；清晨的寒氣還是刺入。她穿着她的可憐的舊長衣，披著那綠色的披肩；她的臉還顯出病態，比較瘦些，蒼白些了。她向他作出一種歡迎的愉快笑容，但是照舊羞怯地伸出手來。她總是怕伸手給他，有時便完全不伸，好像怕他拒絕似的。他總是好像不願似的握她的手，總是彷彿煩惱去見她，有時在她來會時始終固執地不作聲。有時她在她面前發抖，深深地傷心走了。但是現在他們的手不分開了。他迅速地偷看她一眼，無語地低眼看着地上。他們是孤單的，沒有人看見他們。衛兵暫時迴避了。

這事如何發生的，他並不知道。但是忽然之間，有什麼東西彷彿抓住他，把他扔在她的腳前。他哭泣，縶着她的兩膝。頭一下子她嚇得要命，她的臉變得失色了。她跳起來，看着他發抖。但時同時她明白了，一道無窮幸福的光出現在她的眼中。她知道，並不懷疑，他愛她超乎一切，而且這時刻畢竟來了……

他們想說話，但是不能；淚珠噙在他們的眼中。他們都是灰白的，瘦瘦的；但是那兩副有病的灰白的臉孔，却因新的將來與在新生活中完全復活之開始，而鮮明了。愛情使他們更新了；心心互相保有着無盡的生之源泉。

他們決定等着，忍耐着。他們還有七年要等，在那時以前有着什麼樣的可怕的苦與什麼樣的無窮的幸福呵！但是他又復活了，這他知道，這他在周身中覺着了，同時她——她只在他的生活中生活着。

在這天晚上，營盤下鎖的時候，拉恩科里涅珂夫躺在他的木板床上，想着她。他那天甚至于幻想，所有作他的仇人的那些犯人都不同地看着他；他甚至于和他們談話起來，他們和陸地回答他。他現在想起這事了，以爲是應當這樣的。現在一切事情不都是應當改變麼？

他想着她。他想起他是如何不斷地苦她，傷她的心。他想起她的灰白的瘦瘦的小臉兒。但是現在這些回憶差不多不使他煩惱了；他知道他現在願以什麼樣

的無窮的愛情報答她所有的苦。過去的一切，一切痛苦算什麼呢！一切事情，甚至于他的犯罪，他的判決與監禁，現在在頭一陣感情暴湧中，在他看來，都是好像身外的奇異的事情，他並不關心。但是那晚上他不能一下想好久任何事情，而且他不能意識地分析任何事情；他只是覺着。生活走進了哲理之域，有種十分不同的東西要在他的心中完成。

他的枕頭下面放着新約。他機械地拿起來。這書是屬於索尼亞的；就是她從那裏面向他讀拿撒路的復活的那本書。起初他怕她關於宗教麻煩他，怕她談論福音；拿出煩擾他。但是使他大大驚奇，她一次也沒有談到那個題目，甚且連新約都沒有給他。那是他在病前不多時自己向她要的，她把那書帶給他，一句話沒有說。直到現在他都沒有打開看過。

他現在並沒有把她打開，但是一個思想從他的心頭經過：『現在她的信心不能算我的麼？她的情感，她的感興，至少……』

那天她也大受騷擾，晚間她便又病了。但是她那麼幸福——那麼料想不到地幸福——以致她幾乎爲她的幸福所嚇了。七年，僅僅七年！在她們的幸福之初，有幾會兒，她們兩人都甘心看那七年彷彿七日似的。她並不知道，那新生活並不會白白交給他的，他必須付重大的代價，那要費他大大的努力，大大的受苦。

但是那是一篇新小說的開始——那小說叙一個人漸漸更新，那小說叙他漸漸更生，叙他從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叙他開始一種他所不知道的新生活。那可以作一篇新小說的題目，但是我們現在的小說算完了。

(全書完)

寫在書後

新近逝世不久的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稱陀思妥夫斯基將『新話』帶進俄羅斯文壇，這便是所謂的都市文學。假如『俄土的偉大作家』託爾斯泰結束了舊時代貴族生活文學最後尾聲，『那殘酷的天才作者』陀思妥夫斯基却開始了資產社會新興文學底開場白。他們兩位是俄文壇上無比的對峙的雙峯，無匹的並立的巨人。

經過童年的窮困潦倒的家庭生活，消磨了愁苦寂寞的無聊時光，陀氏於是成爲培林斯奇底社會主義理想之崇拜者，而開始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爲首的結社，悉心研究福利耶學說。在這種思想支配之下，他寫了『窮人』，『白夜』，『兩面人』等較短名著，與『被侮辱與損害的』，『死室記』等不朽的長篇小說。在經過彼

得堡的刑場上死刑的宣布，牧師賜犯人以十字架，而臨終者貪饞地想將嘴唇向十字架一吻，以求最後的贖救的時候，陀氏便由『死亡』中看見了永生，他在意識中已朦朧地皈依了基督。不過此種生活變遷，却很隱晦緩慢。他之後寫了他的代表作『罪與罰』，與『未成年的』，『魔鬼』，『白癡』，『喀拉瑪卓夫兄弟』等驚人巨製。

在陀氏前後偉大的著作中，其所描寫的人物大抵是窮人，罪犯，醉鬼，乞丐，小偷，奸人，惡漢，惡婆，娼婦，魔鬼，白癡等等。他們在社會殘酷的壓迫之下，都成了永久的窮苦無告之徒，以致結果幾全成爲無可贖救的罪人。他早年的短篇作品『兩面人』可以作他全部著作的題辭。他所描寫的主人公，幾乎無一不是心靈分裂者，永久苦悶，長期懷疑，內心不斷地衝突鬥爭，成爲他們一生的無限的懲罰。有人說，陀氏是寫了一部現代都市生活底偉大的『神曲』，的確不錯，只是這裏面只有『地獄』，並沒有『淨土』和『天堂』。任誰讀了他的任何著作

之後，都難免要感到一種難言的陰淒的寂寞。他使你的心頭發熱，發痛，使你流淚，這是舉世的不幸者惟一的安慰。

還有一點我們要知道：陀氏暮年雖是赤心皈依基督的人，却並不同於一般庸俗的說教者。你讀完他的任何作品之後，永遠會對於現社會發生一種憤憤不平之感，因而養成了一種反抗的精神，陀氏著作在這種意義上便成爲時代生活革新的動力。他在他的最後一部巨著『喀拉瑪卓夫兄弟』中，曾藉主人公的口，說上帝將世界創造錯了，所以大多數的好人喫苦，而惡人却享受人世生活的至福。因爲這樣，上帝便懲罰自己，首先將獨生子作了極慘的贖罪的犧牲。他相信將來在地球上要實現一個真正的基督王國，那是爲窮苦不幸的人們建立的。在這個王國裏，沒有奸私，沒有剝取，沒有惡詐欺騙；所有的只是幸福，和平，與永久的相互真誠的友愛。

不過，陀氏並不重視西方文化。他期望着他的理想實現，曾發出這般狂吼的

聲音：西方文化快要日暮途窮了，我們斯拉夫人民要担起革新全世界末日額運底使命。蘇俄人民教育委員長盧那卡爾斯基在陀氏誕生百年紀念席上（一九二一年）曾說，是的，我們今日的俄羅斯人民，是正應驗着偉大思想家陀思妥夫斯基的話，而從事於全世界人類革新的運動的。在這意義上，陀氏又成爲現代的新預言者了。

盧那卡爾斯基也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以爲陀氏全部不絕的心靈創造，有如一條無盡的火河在奔流着。他的每種作品，雖都不做技術上的講求，然而毫無疑義地，每種都是深沉動人，透澈了人的底裏生活的抒情詩作，他常從卑污醜陋的靈魂中，發見那永不熄滅的生命底希望之火。實在，這是真確的，陀氏是曾作爲不幸者們的偉大的辯證人了。

『罪與罰或者是一切寫實派作品中的最偉大的，』現代英國文學家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說。醉心于流行的唯物主義，被迫於悲慘環境竟以至殺人劫

財（却而不用）的大學生拉思科里和珂夫，曾把自己和拿破崙相比，曾把他的乞丐般的母親的僅有卹金所抵押借來的幾十塊盧布，由於憐惜，白白全給了一個新近壓死了的酒鬼底寡婦，終因內心的衝突，恐懼，厭惡，自傲與自貶，以及包探頭的纏擾，逼壓，在無可奈何中，向一位以賣淫養活其繼母的小孩之年輕娼婦索尼亞——一個基督的靈魂，暗示了他是一個新犯的兇手。索尼亞驚愕之餘，勸他要向世界告白，要向官庭自首，要甘心受苦，受苦洗罪。他聽從了，亞比利亞的八年牢獄苦工開始了，索尼亞伴着他過着辛苦生活。在索尼亞的無涯的柔愛中，他終於看出了神的光輝。一個清晨在伊爾提希河岸上，牢獄外面，他匍匐在她的足前，新的生活於是展開在他的眼前了。

全書中所描寫的人物極其複雜：有主人公拉思科里和珂夫的窮困及其犯罪前後的心理；有都麗亞爲着母親哥哥嫁給一位無愛情的丈夫之受辱；有酒鬼瑪爾美拉陀夫的墮落及其女兒索尼亞之悲慘的賣淫情態；其他如代表新發戶的辦事人盧辛之狡

猾陰險；酒色之徒的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殺妻自殺；包探界的波費利之刁狡詭詐，千方百計誘人招供；言不顧行的熱心的稚氣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萊比綏亞利珂夫，先不屑與娼婦索尼亞同寓，後又熱心爲之作證使她跳出盧辛的奸計；最後如意志堅強且思想純潔的美麗的都麗亞，拒絕了有錢的惡漢盧辛與色鬼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嫁給一個熱心懇直且精明能幹的窮大學生拉如密亨：凡此種種，均寫得沉痛逼真，爲本書中最有精彩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素園記于西山。

附記：叢燕譯完了這部巨著，我心裏很高興，因爲我很愛牠。但是病中不能讀書，現僅就以前讀過的最新俄國文學（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著）和文學底影像（盧那卡爾斯基著），回憶中寫成此文。文中譯名從本書譯者。

未名叢刊：25. 罪與罰（下）

實價一元六角

不許翻印

1. * 苦悶的象徵。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八版）價五角。
2. * 蘇俄文藝論戰。俄國楮沙克等作；任國楨譯。（三版）價三角五分。
3.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五版）價七角。
4. 往星中。俄國安特列夫作；李露野譯。（再版中）價四角五分。
5. 窮人。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韋叢燕譯。（四版）價六角五分。
6. * 十二個。俄國勃洛克作；胡敦譯。價三角五分。
7. 外套。俄國果戈理作；韋素園譯。（再版）價三角。
8. 白茶。蘇俄獨幕劇集；曹靖華譯。（再版）價五角。
9.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但兼珂等作；董秋芳譯。（再版）價五角五分。
10. 工人綏惠略夫。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魯迅譯。（三版）價六角。

11.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魯迅譯。（五版）價八角。
12. 小約翰。荷蘭望謁單作；魯迅譯。（再版）價八角。
13. 文學與革命。俄國特羅茨基作；韋素園與李霽野譯。（三版）價一元一角。
14. 黑假面人。俄國安特列夫作；李霽野譯。價三角五分。
15. 格里佛遊記（卷一）。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再版）價五角。
16. 格里佛遊記（卷二）。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再版）價五角五分。
17. 格里佛遊記（卷三）。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在印）
18. 格里佛遊記（卷四）。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在印）
19. 罈袋。蘇聯愛倫堡等作；曹靖華譯。（再版）價八角五分。
20. 黃花集。北歐詩歌，小品，散文集；韋素園譯。價五角五分。
21. 不幸的一羣。俄國，波蘭，美國小說選集；李霽野譯。價七角。
22. 第四十一。蘇聯拉甫列捏夫作；曹靖華譯。價七角五分。
23. 蠢貨。柴霍甫等作；曹靖華譯。價六角。

24. 罪與罰（上）。俄國陀思妥夫斯著作；韋叢燕譯。（即出）
26. 近代英國文學史（全）。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即出）
26. 渥茲渥斯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即出）
27. 拜崙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價一元三角。
28. 初期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即出）
29. 譚尼孫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即出）
- 附近三十年的英國文學。美國愛斯庚作；韋叢燕譯。（即出）
30. 被侮辱與損害的（上）。俄國陀思妥夫斯著作；韋素園與李霽野譯。（在印）
31. 被侮辱與損害的（下）。俄國陀思妥夫斯著作；韋素園與李霽野譯。（在印）
32. 文學中的性表現。英國加爾佛唐作；李霽野譯。（在印）

北平東城
景山東街 **未名社** 出版部發行。

有。號者，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未名新集

君山。韋叢燕著情詩四十首。實價七角。再版中。

朝華夕拾。魯迅著回憶文十篇。實價五角五分。三版。

地之子。臺靜農著短篇小說集。實價七角。

影。李霽野著短篇小說集。實價四角五分。再版中。

冰塊。韋叢燕著雜詩集。實價三角五分。

建塔者。臺靜農著第二短篇小說集。即出。

我和我的魂。韋叢燕著對話體散文詩五篇。即出。

墳。魯迅著。(三版)實價九角。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臺靜農編。(再版)實價四角。

近代文藝批評斷片。李霽野輯譯。價四角半。

開瑪的花園。英國霍勃著印度情詩集；韋叢燕譯。即出。

在「寫在後面」第五面第十一行中第十四字下脫「答應」二字，
又本行中還有「丈夫」二字應改爲「事務人」。



